# が後端を

青樓 艷 盗 艷如桃李,冷若冰霜,柔情似水的一位羣芳魁首,竟然是一位鬧得滿城 風雨女飛賊——個中人物表現得英雄血性,肝 胆照人兒女私情,實係無篇不美,無字不麗。



914

### 後 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蕭逸的新作——艷俠故事之一。 青樓 艷盗 7 , 本故事題材新穎 , 風格别創 , 內容曲折 , 情節迂 一書中主角人物身世離奇,亦俠亦盗,他們肝胆照人 的英雄血性,氣勢磅礴!深感動人。而他們綺麗細膩的兒 女私情,悱惻纏綿,亦哀亦艷。至於他們今後的一段情未 來發展怎樣?有待下篇上大地鳴雷「交代。請先欣賞本文。

朱羽的風·林·火·山故事之一 上疾如風 <sup>7</sup> 今期終結 。下期起繼續推出故事之二 上徐如林 <sup>7</sup> ,敬希留意。 上疾 如風「今期情節高潮迭起,內容曲折動人,充份的把人類 

貪婪心理揭露無遺,不啻爲」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了的寫 照,本故事餘波未了,請不可錯過下期的。徐如林了。

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馬雲君的鐵拐俠盗故事」通靈 使者了,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其中玄妙非常理所能 忖測,內容描述一個巫師自稱是通靈使者,他口中發出的 預言非常靈驗,但在科學昌明的今日,竟然令到西方人仕 也大爲震驚!三俠爲了揭發眞相,不惜冒險,不辭艱苦, 深入調查,終於……?請看本故事精彩的刊出吧!

aje aje aje \* \* \* \*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吉 樓 艷** 盗 ( 艷俠傳奇故事之一 )

本文是篇别開生面、獨具匠心的武俠小說, 內容奇詭,情節緊凑,亦俠亦盗,亦哀亦艷 , 千變萬化, 不可捉摸, 今期隆重推出, 讀

者諸君,萬勿錯過………………………… 蕭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疾 如 風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一) ◀完▶

貪財閱牆門 設阱釣金鰲……… 朱 7339

硃 砂 井 (俠義傳奇故事)

嬌娃叠遭劫 瞎婦迭受欺…………高 庸51

憨人憨福(新派俠情中篇)

支功驚豪客 妙計揭奸謀………曹若冰 6 1

血雷飛珠(新穎俠情小說)

禍由累積起 變生肘腋間……………… 倪 匡 6 9

血 阜 冠 (司馬洛傳奇故事)

縱嬌杳秘密 槍鼻迫內情……………… 馮 嘉 7 7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甘十九妹

情仇難分野 恩怨難兩全…………… 蕭 逸 8.5

一劍寒敵胆 片語脫籠牢…… 臥龍生93

### 奇人奇技 練功秘聞

窮巷貼身刀(練功秘聞) …… 麥海雲47 空手擲箭顯奇能(奇人奇技)…慧 心59

會 印人:羅 威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計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堆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ED 刷 承印者:環 球

>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儒務委員會海外儒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塲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侠世界

第91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毎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P

得至情至聖

愛得凄迷

武林出版社出版長篇俠義奇情故事

第一集320頁定價港幣四元二角



却有着濃得化不開的文藝氣息! 邵氏影業公司購得電影版權; 由楚原導演,經已開拍。

是一部出色的武俠小說。



第二集320頁 定價港幣四元二角

本外埠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第三集450頁 定價港幣五元八角

全書七十五餘萬言。分三集出版 全套定價港幣十四元二角

###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一十三號 A 電話5-488261(10機)

再版發行中

### 流星、蝴蝶、劍



\* 下 是一部寫人性,寫意 景,文藝氣息極強的 引 武俠小說。男主角性 格突出,他靠個"誠 "字,竟避過致死的 環境而戰勝武功比他 強的高手。

> 全書700頁 定價 HK\$ 8.00



明月是個騙人者, 刀是個被騙者,明 月是被人利用,刀 是孤獨無助。作者 從這兩個人身上勾 引出一個又鬥智又 門武的動人故事

定價HK\$ 6.00



失魂引

月白風凄夜,血紅 屍滿亭。一個世家 子誤闖深山發現一 宗武林奇案,並牽 涉上身。由此引出 一個恩怨情仇的俠

全書328頁 定價HK\$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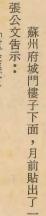
義動人故事。

文圖

逸

令

蕭盧



「重金懸賞

通緝獨行女飛賊一名,姓名、年貌不

格以期緝拿歸案。 作案纍纍,官民受其害甚劇,特定重金賞 技擊,尤擅輕功,夜行畫伏,蘇州境內

擒獲送官者。賞白銀五百両。 通風報訊成獲者。賞白銀二百両

豪士,共襄義學。

闆、平、 齊等八處城門告示牆 盤

懼。 怪乎全城的居民都驚動了,風風雨雨,為 這座水明花秀的名城,帶來了一片肅殺恐

子裏走走,那裏有道地的蘇州彈詞,還有 飯飽之後,如果興猶未盡,還可到雜技園 照常滿座,蘇子河畔,也不乏雅客,酒足 種本地的小調,都蠻有個意思。 在東城,穿過一道環城大街,就來到

告示是用硃砂紅筆,寫在黃紙上,每 江寧府衙共啓 ×年×月×日

的聲音。

清清,只有三兩個荷花大少,吆喝着帶馬今天這個時候,這條胡同竟也顯得冷

艷俠「傳奇故事之一

這是蘇州近來所發生的一件大事,莫

開了,她唱的是:「——小奴家呀沒有客」的姑娘,倚在大紅的木柱上,乾脆就唱,靠巷尾的「寶華班」裏,那個叫「小艷

查·該女賊爲一江湖獨行大盗,頗精

賊,官人查得很嚴,這地方的生意已淡得

可是這幾天,由於地方上出了一個女

踵,形成了最熱間的場面

熙熙攘攘擠滿了遊客,鮮衣彩帽,摩肩擦

,尤其是華燈初上的時候,這地方一定是

了一個更綺麗的地方,這是本城的銷魂窟

自公告日起緝獲爲止均有效,盼八方

胡同,據說本城裏最美的姑娘,都集中在爺,尋樂至此,都少不得要穿一穿這條小小胡同,小得連車子都不能進,有錢的大

大街的西面,有一條幽徑胡

,這個

一個字都有碗口大小,分貼在婁、一個字都有碗口大小,分貼在婁、

彩門裏,姑娘們閑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種脂粉的香味,在紮着紅綠燈籠的各個小 種脂粉的香味,在紮着紅綠燈籠的各個小走進胡同裏面,鼻子裏立刻就聞到一

,有的磕着瓜子兒,有的弄着絲竹、

可是,當夜色來臨的時候,茶樓酒肆

嚷啦,嫌没客人,就該出去拉呀,你沒瞧白了他一眼,啐了一口,道:「别窮家嚷白了他一眼,啐了一口,道:「别窮家嚷 麼,咱們這窗戶上都生了銹啦!

着了 姑娘買花吧,茉莉花,香啊……」的小姑娘,手裏拿着花籃子,嬌聲道:「 兒不能去,偏偏藏在咱們蘇州,我要是抓 我眞是幹不下去了,媽的,這個騷賊那 ,她,我呀,挖出她的心肝下酒喝!」 那個毛夥跺了一下脚,道:「這一行 小艷噗哧一笑道·「別吹大氣了

「來,我看看!」 小艷就樂得像小馬一樣的,跳過去道

的可是來啦! 了喉嚨,高聲叫道··「誰要買花呀,賣花那個破鑼嗓子的毛夥,苦笑笑,拉開

個鶯鶯燕燕之聲,吵成了一片。 這一嚷嚷,立時就由樓上跑下了十幾 「喂,金虎,看着她別叫她走了, 「我買,我買!」

拿錢就來!」

過來了,笑着叫着,把那個賣花的小姑娘一刹時,分穿五顏六色的姑娘,都跑 圍得緊緊地,急得她尖叫道:「別擠,別 唉唷,誰踩了我的脚啦! 毛夥咧嘴道: 「放心,她走不了

莉把你的花拿過來,叫我先挑挑!」 老鴇子搖着芭蕉扇子也由樓上走下來 「都別吵,我說小茉

· 幾個毛夥慌忙站起來,就在這時,側邊 說着她就扭着她那個胖身子,走過來

J 4

着一塊布,背後揹着一個小藥箱。 一個老頭,手裏拿着一根細竹竿,竿上挑

老小子最不是東西,金虎,以後他再進我 老鴇子也氣得怒罵道。「甚麼東西,這

金虎笑得嘴都閤不攏,這時鴇母已挑

「這老東西眼睛裏就只有一個芷姑娘,真 別的姑娘,有的撇嘴, 有的小聲道:

,留着劉海髮,倒也淸秀可人。 前先說話那個姑娘,穿着青色的小襖

賣身,人家嗓子好,又漂亮……」 ,沒聽說麼,人家是落難的千金,賣藝不 她嘆了一口氣道:「誰叫人家命好呢

才說到此 ,忽聽金虎吆喝着道。

姑娘們聞聲抬頭,門外來了一騎大黑

宫紗,寶石長衫,外罩大青色的京緞小坎馬,馬上客人巳翻身下了地,他穿着一襲

大家禁不住一齊轉身望去,進來的是的一個小門,「吱!」一聲推開了。

高叫道:「金 他向姑娘們一笑,然後扯開了嗓子 不倒!

們的班子,就打斷他的狗腿!」 才吆喝一句,就被姑娘們給攆了出去

裏悶着,也出來溜溜腿!」 這幾來花,給芷姐兒送去,叫她別老在房 好了幾朶花,交給一個姑娘道:「呶,把

這一個妓女答應了一聲,接過花就轉

身跑了。

物,妳看人家芷姑娘,來到班子幾個月啦 比對她的媽還孝順……」 ,就是不接客,這老貨對她,一點辦法沒 另一個冷笑着說:「這叫做一物治一

金虎搶上去接過了馬,哈着腰:「大 ,屋裏請!」 這只是一個背影。

J 5

這人一轉過了身子,金虎不由怔了 暗呼·「喝!好俊的小子

包括那個鴇母在內,所有的眼睛都直 她們眞想不到 ,這種地方,竟會出現

泥」。這時更顯得醜陋不堪,真可說是「判若雲 如 立着,像是一顆梧桐,金虎在他的身前, 約莫有六尺左右的身材,他那麼挺直的 此一個人物,來人是個二十四五的少年 白淨的面皮上,襯着劍也似的一雙眉 ,雖帶有幾分含蓄,却掩不

俊 住銳利的目光,他儒雅,但是魁梧,他英 ,又有些少年人的風流神采,令人望而 鴇母立時含着笑,迎出道:「唷!我 却又十分的想去親近他-

眼生,快請裏面坐吧! 說大少爺,你是第一次來吧,我可是瞧着 院子裏的姑娘們,也都不買花了,只

微微發紅,他輕輕咳了一聲,顯得有些不 份俊逸的儀表,吸住了她們每個人的目光 ,甚至於有的連招呼都忘了打。 管用眼睛瞅着他,這個人突然的來臨,這 在衆目之下,那張俊臉,禁不住

把他讓了進來,落座之後,又笑着道: 紅漆的兩扇格花門,笑着

鴇母嘻嘻一笑道。 少年吶吶的道:「我姓郭

> 出了名的美人窩!」 個姑娘來給你看看,我們寶華班是這地方

個安道:「少爺,請用點果子吧!」 這時有一個穿紅衣服的小丫頭,端着 這時鴇母拉長了嗓子道。「綉雲,追 郭姓少爺,微微搖頭道:「謝了!」 一碟瓜子走進來,向着少年請

道縫! 那雙眼睛,眞有點像「新月」小得成了兩 挺不錯,只是綉雲的鼻子扁一點,追月的 高個子大眼睛的姑娘,她叫綉雲,她後面 丢的姑娘,手裏都拿着手絹,爲首的一個 個嬌小玲瓏的姑娘,叫追月,模樣兒都 紗門一開,一下子進來了四個花不溜 少年忙搖手道:「且慢!且慢!」

理人!」 年左右,綉雲嘟着嘴笑道•「怎麼啦?不 這兩個一左一右的依上來,分坐在少

料到,這少年,猛然雙臂一分。 追月輕輕推了他一下 ,方要撒嬌,沒

姑娘竟都像綉球也似的滾了出去,各自發 出了一聲尖叫! 他本是一個隨便的舉動,可是,兩個

鴇母嚇得臉上變色道:「大少爺,怎

不 我來此是專爲拜訪這裏一位芷姑娘的 知她在不在? 少年顯得不大好意思 押了押才道。

呀!」 她就一撇嘴,道:「原來是這麼回子事 綉雲本還賴在地上撒嬌,聽了這句話

追月一面啊唷 ,一面站起來 ,向着那

> 鴇母道:「媽呀,這是怎麼回子事呀!人 家找芷姑娘,妳又叫咱們出來幹嘛,差點

這麼大的勁兒呀!」 芷姑娘,幹嘛不早說呀?再說也用不着使

「不管,你得給我揉揉!」

激怒了這位好客人,趕忙把她推開了去道 「去吧,叫妳鳳妹妹給妳去揉吧!」

說着站起身來,鴇母一笑道:「在

眞有你的,這麼說,我倒是怪不好意思的

鴇母這才笑嘻嘻的道··「大少爺,少年一笑道··「我馬上就走。」

可

,請隨我上樓去吧!

時,却禁不住又把伸出去的手又收了回去 ,可是,當她看見少年那一雙精銳的眸子

「大少爺你可眞是好眼力呀……」

笑了笑道•「可是……價碼兒也就……」 比太陽,不能比啦,可是……」接着她又 幾個姑娘,要是跟芷姐兒一比,真是星星 吃吃一笑,她又低聲接道:「方才那

他探手自袖筒裏,拿出了十両重的 少年微微點頭道·「這個無所謂!

,用不着,用不了

扭了我的腰……啊喲!」

鴇母咧嘴一笑道:「我的大爺,你找

少年忽然劍眉一挑,鴇母眼快,生怕

鴇母

要走了 少年微微皺眉道:「芷姑娘不在我就

在一 我的爺,你別急呀!」

然後她瞇着一副小眼,阿諛的笑着道

的,唱綳綳戲的,整個院子亂哄哄的。

長身少年有些不大習慣的皺了皺眉

隱可聞調笑之聲,還有唱彈詞

的,唱大鼓

紙的綉房裏,傳出了五顏六色的燈光,隱

,那胭脂粉香味更重了

,在貼着五色窗戶

一個四合院

錠紋銀,一笑道·「這點銀子,算是給芷

說着又着實打量了少年幾眼,點頭笑

直說了,我們正姑娘可是官家千金,賣藝 不賣身……」 道:「我看大少爺也是個爽快人,我也就 擊朗笑道:「久仰芷姑娘出汚泥而不染言才到此,那長身少年,突然發出了

追月還哼哼着,走到了少年面前,道 髒的念頭,豈不是冒瀆了她,妳不必關照 所以今日才特地來訪,我如果有那種骯

幾個姑娘乘興而來,敗興而去。

芷姑娘可是不隨便接客人的……如果她不

又彎腰吶吶的道:「可是還有一點 口中連道。「是,是,是

一面說,一面就伸手來拉少年的袖子

那個穿紅衣的小丫環,說道: 「給大爺掌

少年點了點頭,那肥胖的鴇母,招

姑娘買花戴的吧!」 鴇母接過,笑得閣不攏嘴道。「太多

了照洞門,其上有一小方玉匾,刻着「長少年自丫環手中接過了燈籠,回身照 軟枝花蟬」的黃色大花。

方石的花徑,花徑兩旁,盛開着一種叫

在兩排長青樹的拱奉下,是一條水磨

過一個月亮洞門,先前所感覺的脂粉俗香 這時鴇母却領着他又走出了這爿院子,穿

,頓爲一陣陣淸淡的花香取而代之。

鴇母嗞着牙道。「這是正姐兒自己刻

春館」三個梅花小篆,筆力十分挺秀

堂室內,只剩下了少年一人。,這時那個打燈籠的使女也已退出院外, 說罷就與那個叫春紅的婢女上樓去了

去!」的,字也是她描上去的,上個月,

才裝上

長身少年點了點頭,心中忖思道:

屛 太師椅,上加猩紅緞子坐墊,西面 雖不甚大,擺設却十分精緻,一套紅木的 屏上绣着八仙過海, 他站起身子,隨便踱步,見這間客廳 綉工很細 似非網

正中粉牆上,掛着一幅中堂,畫的是 兩邊一幅對聯,寫的是:

良友來時四座春」 「好書悟後三更月

桃,愈發顯得美雅而有詩意。 照映着樓前的青竹,和開得一排紅的夾竹 通向一處閣樓,樓前插有兩盞長燈,燈光

靜

,是一片荒蕪的草地,草長過膝,蒼凉僻

順着這條花道再走下

去,有一座茅亭

在亭子左面,又有一條小道,蜿蜒的

必定就是芷姑娘本 心中不由一動,自然這「江南白芷」 沒有上欵,下欵署名是「江南白芷」

誰能想得到,風月場中 ,會有如此

自 心,忽見鴇母笑着自樓上下來了 他望着這幅對子 ,不禁有所感觸,正

出了

,已是不及,只聽見笛聲忽止,樓上傳

一個嬌嫩的聲音道:「來啦!」

長身少年這時突然有點後悔,正想阻

角微微上彎着,帶着幾分稚氣,她下得樓

一雙眼珠骨骨碌碌的向着少年轉着

綠衣小姑娘,這姑娘頭上還梳着丫

接着自樓上,跑下了一個十四五歲的

紅

有客人來了

嘆了一聲道·「她又在想心思了

說着向前推開了門,高聲喚道:「春

裊裊的笛音,似乎是在傾訴着什麼,鴇母

正有人在樓內吹弄着笛子

「大爺,我可是走了 幾步跨下樓來,吃吃的輕笑着又道。 說時,一身胖肉都動了起來,開心地 往後瞧你的了

出頭來,向着少年連連招手道: 請上樓來,還有,我們姑娘問你的大名 這時那個叫「春紅」的丫環在梯口探 「郭少爺

身上轉着道。「郭少爺,你住在本地?」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不錯! 一面拾級而上,春紅一雙大眸子在他 少年笑了笑,道:

長身少年微笑道。「這時候打擾妳們

「郭相公!」

鴇母一指少年道:「見過郭相公!」

請咱們姑娘去,相公你先坐坐!」

春紅笑着說:「現在才早呢,我上去

鴇母站了起來,說道:「我也上去看

登樓後,由春紅引到了一間香閣內

郭飛鴻不由吃了一驚,猛然轉身,只郭相公,勞你久等了。」

覺得眼前一亮,不知何時,背後已然俏立 着長身玉女妙齡少女。

似的一雙剪水雙瞳。 長的一雙峨眉,有若遠山,其下是碧海也 微呈長圓形的臉蛋兒,帶着兩片紅暈,細 的立着,平視着,像是月下仙子一般, 那少女生得簡直太美了,她那麽亭亭 那

頭 不美,那俏麗的一雙唇角,更似風情的源 極了,那眉兒,雙瞳,櫻唇,瑤鼻,無一 鴻一陣急速的心跳一 ,只消微微牽動,雙頰上便瀰漫出萬種 總之,她這麼突然的出現,使得郭飛 他只覺得這姑娘美

是越增韻緻。 漆黑的秀髮,只是那麼隨便的挽着,看來 這就是眼前的芷姑娘,她還留着一 頭

豈敢!我來得太冒失……姑娘妳不要見責 郭飛鴻微微一欠身, 說道: 「豈敢,

給這位相公沏茶!」 一轉,淺淺一笑,露出了一對梨渦兒,道 「相公快請坐!」接着轉向春紅道: 這位藝名白芷的姑娘,秋波向他微微

郭飛鴻稱謝落座,只是他那雙癡情的 ,仍直直地望着她,望得她怪不好意

然是一雙天足 的小汗衫,下身則是一襲葱色的八幅風裙 脚下是一對綉有蘭草的青緞子花鞋 這位白芷姑娘身上穿着一件粉色彈墨

> 附近麼?怎麼會想到來這裏玩?」 微一藏,淺淺一笑道··「相公你家就住在她似乎發現對方在看她的脚,不由微

的儀態談吐所感染,漸漸地也就恢復了 於這位白芷姑娘的大方舉止,以及她不俗 郭飛鴻初來,本有幾分情怯,可是由

娘風範,今日特來拜訪,想不到姑娘竟是 如此女中楚翹,好不令人欽佩!」 當時聞言之下,他含笑道:「久仰姑

道:「女中楚翹,我那裏敢當,郭相公眞 芷姑娘露出了細白的玉齒, 瞟着他笑

要不嫌棄,已是感激不盡,怎當得這欽佩 輕愁,輕輕嘆了一聲,苦笑道:「相公只 說到此,蛾眉微垂,似乎勾起了一點

蓮花不染汚泥,更是難得,怎敢出言譏諷 屬初見,但覺姑娘秀質天生,風華絕世 ,姑娘萬請不要誤會才好!」 郭飛鴻搖了搖頭道:「我與姑娘,雖

句話,我可是記在心裏了。」 飛鴻望去,遂即輕輕點首道:「相公這幾 雙澄波的眸子,含有幾分的怯意的向着郭 這位芷姑娘,聞言不由微微一怔,那

走出來, 芷姑娘微微一笑道: 「相公請用 說話間,春紅巳捧着一個古瓷的蓋碗

送向郭飛鴻面前 她說着遂自春紅手中,接過了茶碗,

我還不渴!」 郭飛鴻雙手迎接着道:「謝謝姑娘

話未完,不知怎地,只見這位玉人兒

J 7 飛鴻身上飛了過去。 也似的芷姑娘,足下蹌踉一滑 一世之間
一世之一
一十二
一十
<

指 驀地向外一分,掌心微送,巳用食中姆三 及防備,只見他口中「噢!」一聲,右手 輕輕捏住了蓋碗的底部 郭飛鴻不由爲之一驚,事出突然,不

也似的飄到了一邊。 同時間,他身形側轉, 如同一隻燕子

那種姿態,看起來眞是美極了

濺。 手中的那碗茶, ,騰身,刹時完成,等到落地之後,這兩種動作,幾乎是同時施展, 依舊是原來樣子 ,滴水未 再接碗

絲毫不覺得勉强,竟是那麼自然如意 ,在他施展起來

本事 她就嫣然一笑,道··「相公!好俊的 芷姑娘似乎微微呆了 一下,可是接着 一身

輕功 些不自然。 郭飛鴻急切問 ,爲對方看出了秘密 ,不 自覺的施展出 , 臉上也顯得有 一手

• 「姑娘你的手可曾燙着了 可是,他也不介意,當下關心的問

涵! 「如非是相公手快 **真是大大的失禮,相公** 非是相公手快,我可難免要出大醜了芷姑娘望着他甜甜的笑了笑,說道: 你可要多多包

視過來, 個「謎」! 看出些什麼來,對於這個人 她說着話 似乎是極力的想由郭飛鴻臉上 ,那雙剪水瞳子 ,她仍然是一 直直的逼

場虛驚 ,很快的就過去了

得有幾分落落寡歡。
可是,這位風華絕世的芷姑娘,却似

她不時的凝視着郭飛鴻 ,或暗暗的發

場的 尖銳的意志 少年 芯,只是這些,對方那位初涉歡不自禁的舒展開時,却透出一種一雙峨眉,時而輕輕的顰起,可 雙蛾眉

個風塵奇女子來說,郭飛鴻不便多留 首次來訪,尤其是對於芷姑娘如此 ,竟是沒有發現! 坐

依不捨的含笑說道:「相公,明天再來坐芷姑娘一直送他到月亮洞門前,才依的不多時,他就起身告辭了。

郭飛鴻笑道: 「一定

聽不清她在說些什麼 淺笑,喃喃自語了一句,只是聲音太低遙遠的望着他那頎長的背影,帶出了一 大步向前面走去 **立**大低, 芷姑娘

着寒日 色的兩扇大漆門上,掛有一雙大銅環極廣的宅子,門前立有一雙大石獅,一 郭飛鴻回 閃閃放光。 到了家門口,那是一座佔地 ,深黑 9 映

似的快

這是蘇州富戶 ,郭老員外世 的府第

字閨中,不過自幼巳許配了人家,過了年巳成家立業,服官京中,女兒飛萍,尚待巴成家立業,服官京中,女兒飛萍,尚待明世昌共有二子一女,長子飛羽,早

知書達理而不求功名,尤其令郭老員外寒傷感的一件事,他稟性聰明却不求上進, 說到這個次子郭飛鴻 ,那是老員外最

> 留戀,自從郭飛鴻十五歲走失之後,整整 八年沒有晉訊,一直到半年以前,才又回 心的是,這個家對於他,竟是絲毫不值得

乎較諸前更怪異了許多 可是他回來以後,性格絲毫未變,似

如此 的心胸,久懷的壯志,却益發地掩不住 郭老頭一生氣,也就懶得再管他的事 ,郭飛鴻生活倒也自在,只是他如

這個家裏,他不理任何人,除了和妹

聳人聽聞的閒話來。 可是時間久了!下 人門却傳出了 一些

修竹上飛躍着,起落間明的晚上,他親眼看見 原來是便於練習武技。 他們傳說這個二少爺所以獨居的原因 據一個年老的家人鴻福說 ,他親眼看見二少爺,在院內的 ,在一個月

少爺用掌中劍,劈下如此一來,這位 如此一來,這位 如此一來,這位 他後來形容說,所看見的只是一片白光, 且更有聲有色的說,曾親眼看到這位二 鴻福還偷看過這位二少爺練習劍術, 這位二公子身懷絕技的傳 劈下了兩隻當空的燕子

不習慣人們那種好奇驚異的目光 也就爲此顯得更孤獨了,他 九,因而也 他很

就動了 思遷之意 ,府

的兩個大燈籠,照着門前高大的登馬石夜色之中,他的馬來到了門前,郭

的塌

個芷姑娘。 郭飛鴻翮身下了馬,他腦子裏仍在想着那

他喜歡她的風雅不俗,尤其是她那

輕微的足步聲,他飛快的轉過身子, 正當他要上前叩門環 走出了兩個漢子 的轉過身子,却只象,身後突起一陣

曹金,及其手下捕快魚鱗刀秦二風。 他認識,乃是蘇州府的三班大捕頭閃電手 這兩個人 仔細一看,他不由皺了皺眉 ,在公門中,地方上,都很 這兩個

突然到來,郭飛鴻不禁有些吃驚! 吃得開,一般人也都不敢得罪,這時二人

二爺回來了,我們等了老半天!」 爲首的曹金,老遠的哈腰高聲道。

事沒有?」 魚鱗刀秦二風跟着抱拳道: 「二爺有

位來此有什麼事?」 郭飛鴻看着二人,微微皺眉道。

風塵之色。 秦二風年約三旬,瘦削的臉頰上帶着一些結實,赤紅的一張臉膛上帶有幾道皺紋, 捕頭曹金,年約五旬,身子骨格很是

竟有如飛鳥也

今夜咱們是專爲拜訪二爺才來的一 知道的,我們這一行,無事不登三寶殿 曹金聞言呵呵一笑道。

作了甚麼違法之事不成?」 郭飛鴻不由面色一沉,道:「莫非我

們來此是有所要求! 曹金忙搖手道:「二爺你誤會了

煩,得啦二爺,你賞個光,由咱們作,我們有多大的胆子,敢找你郭二爺案二風也聳肩笑道:「二爺可眞會糟

閃電手曹金赫赫一笑,道: 「一爺你 可眞是有兩下子!」 倆了,二爺,這個女賊可不比一般 女飛賊,這個女賊可真害死了我們哥兒曹金一摸頭,噴!了一聲道:「不錯 ,人家

是眞人不露相,我兄弟算是高攀了

個

咱們三杯下肚,再說好不好?」

,我可不明白你們說些什麼,我還有事

郭飛鴻微微一笑道:「二位太抬擧了

-二位有話請快說,不必客氣,如能帮忙

那 哥兒倆個要給人家要,不怕二爺你笑話 可眞是鷄子兒碰石頭,不能不碎?」 秦二風又接口道:「兩下子?十下子 簡直是看燙眼,摸着手扎, 我

道:「二爺,你眞會裝,你難道見死不救 自應爲官家辦事,這件事找我作甚?」 二人爲之一怔,曹金眯着小眼赫赫笑 郭飛鴻哈哈一笑道:「你們穿上官服

能助!」 郭飛鴻冷哼了一聲,道:「我是愛莫

的竄了過來

陽!

秦二風搓着手

,又插口道: 「一爺你

帮個小忙不可

,要不然,我哥兒就過不了

了一樁難題,這件事,嘻

非得二爺你

玩了,我給你這麼吧,我們哥兒倆,遇上是聰明人,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別逗我們

我一定効力。」

閃電手曹金低笑道:

「得啦,二爺你

晚上西城的賈胖子大掌櫃的,丢了千両銀 件事就算不爲了我們哥兒倆個,爲了地方 知道你是一位奇俠,你老是不露鋒芒,這秦二風急得直抓頭,道:「二爺,我 子還不說,兩個耳朶也給割了!」 ,你老能看着這個女娘這麼胡鬧?昨兒

財欺人,這也是該受的教訓!」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賈胖子素來仗

話又說回 數壞呀,第一個就該數他賈胖子了,可是 ,帮咱們這個小忙吧!」 曹金一 你就算看在我們哥兒倆個的面子 來,這是有王法的地方呀!得啦 笑道:「一點不錯,西城要是

說!

走了。

別走,我們在這門口腿都站酸了

郭飛鴻皺眉道。

「那到底是什麼事快

曹金忙一横胳膊,笑道:「你可干萬

不耐煩的道。「你們再不說什麼事,我可尚摸不着頭腦,被弄得胡里胡塗,他顯得

也比我小子大腿還粗些!」

他們繞圈子說話,郭飛鴻有些丈二和

說句不怕見笑的話,二爺你拔根汗毛, 只要一點頭,就算救了我們哥兒倆個了

可

靜了 ,這個女賊也許就嚇跑了,地方也就安 秦二風更躬下身道:「二爺只要一伸

J 8

滿城風雨,你會不知道?!」

曹金一怔道:「我的爺,這件案間得

爺您總該看見了吧?」

郭飛鴻搖了搖頭道。

您這麼直說了吧,城門樓上那張告示

,

曹金乾咳了一聲,眨眨着眼道:

賊?

郭飛鴻

說道:

「你是說那個女

冷一笑,道·「你們也許看錯人了,我不 郭飛鴻微微呆了一呆,可是他隨即冷

過是一個讀書人……」

「對不起,我實在沒有力量! 說罷,轉身又向街上走去,曹秦二人 曹金還要再說,郭飛鴻已一抱拳道:

武功 不由都怔住了 聲,道。「我們這一趟算是白來了 閃電手曹金冷冷一笑道·「他會不會 遠遠望着郭飛鴻的背影,秦二風歎了 ,我一試就知道。 •

了進去,前行的郭飛鴻不由霍地一個轉身 ,只見他足尖微微一點,就像一支箭也似 一聲道:「好飛賊,看妳往那裏跑!」 口中叫着,身子驀地向一叢樹林中撲 說着他眸子向兩邊一掃,驀地大吼了

她! 說是快如電閃星馳,緊跟着,他上身向前 塌,口中叱道:「曹捕頭請退,我來擒 身形一落,已來到那叢林前面,眞可

的 就到了樹梢上 飛鴻身形微幌,已似「龍形乙式隨身掌」 起手式·把身子拔了起來,只是一閃 他口中低叱了聲道。「朋友,請下去 叱聲中,忽見正面大樹微微一動,郭

吧! ,那棵大樹立時發出 雙掌向外一撒,一揚,掌力已發了出 「嘩啦!」 聲巨

飛濺的半天都是。 響 去 整個的樹帽像小山般翻了過去 枝葉

地自上面直竄了下來 就在枝葉飛揚中,一條人影, 這種威勢,委實足以驚人 刷

一聲冷笑道:「朋友,你還想

出這人就是那位捕頭閃電手曹金 當下自收招定身, 那曹金雖未被他傷

着,可是他掌上餘力,仍把他逼得蹌出了 七八步,才拿椿站稳

「我的二爺,我這條老命還想多活幾年閃電手曹金回過身來,吁了一口氣道

呢! 這時一邊的秦二風也笑着跑了過來 一面說 ,忍不住 呵呵的笑了起來-

虚專。一接着又連連向郭飛鴻打躬,道:·娘胎,還是第一次看到,高明,眞是名不何面抱拳道:·「二爺這兩手絕活,我自出一面抱拳道:· 「二爺,您要是再不賞臉,我可要給虛傳。」接着又連連向郭飛鴻打躬, 你跪

不禁微微着惱,道:「原來是這麼回子事 至此,郭飛鴻才知道中了二人之計

那能逼出你這手功夫呀!二爺,我們 打躬作揖道:「我的二爺,不這麼着,說罷拂手就走,曹金嚇得連忙趕上去曹捕頭,你未免欺人太甚了!」 也求

,我給

搭在了對方肩上,方要吐力 雙手向前一探,用「金豹現掌」 身子驀向下一飄·便到了那人身後 的絕技

一叫,身子向前一栽,大聲道: 眞有你的,是我呀!」 那人似已有些不堪負荷的「啊唷 二一爺

郭飛鴻驀地一呆,由語音中,他已聽

事? 郭飛鴻面色一沉道•「這是怎麼一回

秦二風又過來陪笑道:「一了老半天了,你眞這麼狠心?」

看一 • 「快起來,有事好商量,當街跪下多難 了下來,郭飛鴻不由輕輕歎息了一聲,道這回說跪就跪,眞個的噗通一下子跪

J 9

我寧可跪斷了腿!」 「二爺你不答應

就是了 了 女飛賊 ,他內心裏也實在對於這個鬧翻了天的郭飛鴻生怕路人看見,不好意思,再 下,就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你們 郭飛鴻生怕路人看見, ,動了些好奇之心,當下微微思忖 不好意思,

起來道:「二爺,你眞賞臉! ,後者着實的向着郭飛鴻作了一揖 閃電手曹金,及秦二風聞言不由大喜

數 曹金咧着嘴道:「二爺,你可說話算 ,咱們下館子去,我請客!

見得準成,我只能盡力試試!」 寧蘇州如此橫行,無人能予制服,我也不是我却也不敢說大話,那女飛賊旣能在江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話雖如此,可

就行了,走,咱們喝酒去。」 曹金點了點頭道。「有二爺你這句話

不能對外人說,否則,這件事我就抖手不用客氣了,此事我一定留神,只是你們可 用客氣了 郭飛鴻搖搖頭,道。「我還有事 ,此事我一定留神,只是你們

當然!」 曹秦二人連連點頭,說道。「當然

定 你們二人!」 ,有事不必來這裏找我,我自然會去找郭飛鴻寒下臉來,道: 「那麼一言爲

等他走遠了,那秦二風才嗞着牙道。「我 言罷轉身自去,曹秦二人彎腰相送

的奶奶,好難請的諸葛亮!」

才叫 女賊再能上天,看見沒有 閃電手曹金一隻手摸着下巴,微微一 「只要他答應了這件事,就不愁那 ,人家那兩手

他兩盅去,光愁也不是辦法!」 說着他咳了一聲又道:「走吧,咱們

兩個傢伙,心定了一半,真就喝酒去

靜的 着 一盞明燈,今天晚上的艷遇, 心湖 郭飛鴻獨自在書房沉思着, 起了巨大的波濤。 使得他平 書案上點

不像堂子裏別的 得出 衣着,正因爲如此,她才更美得脫俗,美頭珠飾,她只是那麽淡雅的輕妝,隨便的 娘 像堂子裏別的姑娘,那般滿臉脂粉,滿 ,竟然會是如此 他眞沒有想到 不像一 般女子那麼做作 個不凡的人物,她美 那個墜身青樓的芷姑 , 更

曾有 如 癡的感覺,這種感覺,是他以往從來不 想到這裏,他內 心不禁起了一種如醉

空虛和寂寞。 多情的少年俠士,感受到一種難以排遣的窗外虫聲唧唧,窻外一燈明滅,這位

一樣,似乎也只有自己才能的瞳子裏,似乎可以看出她姑娘一張微微長圓形的粉驗 鬱和不 樣,似乎也只有自己才能體會她那種憂 一張微微長圓形的粉臉,因她那沉鬱 幸,也似乎只有自己才能安慰她! 裏,似乎可以看出她身世的不幸, 搖曳燈花中, 聲 切,似乎和自己 因這位芷姑 似乎顯現芷

娘 ,他又連想到自 他又連想到自己。 郭飛鴻自己長嘆了一

> 不能安下自己的一顆心。 ,那是不確實的,這偌大的一個家,並 照說自己應該是一個幸運的人了,可

說: 惡爲善,立定一 的责任,也就是去人羣裏化不平爲平, 的造就了自己之時,恩師曾嚴肅地對自己 在天山的絕頂,恩師摘心老人,是如何 「人世上, 個目標志向,生死可以不去人羣裏化不平爲平,化 不平的事情太多了,你我 整整八年的時間,他想

身武功,男兒志在四方,去吧! 又說:「飛鴻你要記住 ,珍惜你這

家? 就如此的告一段落,何時再能見到他老人口「寒松劍」,贈予自己,師徒一塲,也 「寒松劍」,贈予自己,師徒一 然後,老人把他隨身四十餘年的那

自己之後,竟把它束之高閣,無以爲用 光,這是一口殺人的利刀,它銳利的鋒 兒紅珊瑚結子,燭光之下,閃閃的發着紅兒紅珊瑚結子,燭光之下,閃閃的發着紅唇紅珊瑚結子,燭光之下,閃閃的發着紅閉櫃門,那口寒松劍靜靜的放在木板上, ,不知飲過多少惡人的血,可是當他屬於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走到書櫃前,打 口

凉,顫抖的劍双, 微挑,熱血沸騰不已。 抽出了劍刃,只覺得冷氣森森,侵膚生 他姆指緊壓劍上啞簧,一片絲絲聲中 微微發出龍吟之聲 0

郭飛鴻信手拿起這口劍,止不住長眉

志又昇起來了 低頭撫劍 使他幾乎已冷却的雄心壯

在劍上噹噹!彈了兩聲, 這位身負奇技的少年俠士 他忽然覺得自己太消沉了 **恢士,慨然唸道:** ,顫動的劍光影裏 ,不禁曲指

> 屈身於下流的風月塲裏…… 飛鴻,你的雄心壯志那裏去了。」 姑娘……似你如花容月貌如此,却又怎會 ,他接下去喃喃的又道: 「寶劍無恙,斯人沉醉…

們都是囚於樊籠之內的……」說到此, 苦笑了笑,把劍放回櫃中 ·哈道·•「我們都是懷才不遇的人…… 轉過身來,他搖頭 「嗆! 」一聲,合上了劍鞘 ,他悲憤 他我

又想起她來了?莫非我真的迷上了她?迷 上了這個僅有一面之交的妓女! 一笑,道。 「怎麼

不接客!」 她賣藝不賣身,那鴇母不是說過 「可是,她竟然破例的對自己垂青 「不!」他又改正道:「她不是妓 ,她從 女

舒展開了。 英雄……」 看來她確是別具慧眼 想到這裏, 他那微剪的長眉 ,竟能識得自己這個

離開這裏……」 豈能常去的?唉……我還是走吧 忖道··「我眞是意亂情迷了 可是,他又搖了搖頭, 走吧,遠遠的 歎息了一 聲

右手驀地在桌上輕拍了一下 ,道:

愈外 耳中聽到一 只覺得一腔悵惘消退不少 燈光爲他拍得跳了 聲清晳的冷笑之聲,彷彿就在2一腔悵惘消退不少,忽然,他2他拍得跳了起來,他站起了身 起來

**!」地一聲啓開。** 外微微一送,那扇 · 文一会,邦豪慰戶,猛地向兩邊「呼郭飛鴻不由爲之一驚,只見他左手向

影子 \*他清楚的看見了一個人的

技,飕! 便纖腰一擰,施展「燕子鑽天」的輕功絕 意要展露一 聲把身子寫了起來。 下傑出的身法,窻門一開,她 個娉婷的女人影子,她似乎有

塊黑色的面紗 這時郭飛鴻才發覺她臉上,還覆着一

角之上 翩翩若一隻大鳥也似的,落在了屋頂的簷 她騰身之勢極快,身形向下一落,便 ,並又由鼻中發出了一聲冷笑。

來人是一 ,來到自己這個地方窺探,更沒有想到,郭飛鴻萬萬沒有想到,竟會有夜行人

一個念頭,電也似的在他腦子內閃了

他忽然想到了方才曹金秦二風託囑自

己的事情,這個女人必定是…… 一念及此,他朗笑了一聲道。「好賊

落身的屋角之上撲去。 叱聲中,雙掌一錯,直向那蒙面少女 今夜妳可是來得去不得了!

落去 的捷出身法 身的同時,嬌軀向下一塌,似 蒙面少女一聲輕笑,就在郭飛鴻騰起 ,再次縱起 ,向着一叢花樹間 「凌波步」

賊,妳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郭飛鴻不由更怒,冷笑道。 「好個女

後 內力,身形驀然竄起來,眞好比飛鷹搏兒 一般,身子向下一 足尖一點樓角,這一次他提足了丹田 落,已到了蒙面少女身

J10

郭飛鴻打量着够上了步眼 口中低叱

> 了聲: 右手向外一揚,駢中食二指

行少 可是他顯然是太輕視對方了 女「志堂穴」 ,直逼前

二指方自遞出,只聽見那少女一聲輕

笑道·「還差了一點吧!」 身子微微向前一跳,那姿式美極了

郭飛鴻的二指果眞是差一點沒有點上。

把身子又翻了出來。 這刹那間,對方少女已如同風車也似的 ,他顯然已爲這個蒙面少女,把怒火激 郭飛鴻足尖飛點,第三次飛身窟了上 他不由心中一動,右手向後一抽,就

起來 就在郭飛鴻騰身半空的當兒,這少女 可是這個蒙面少女,又豈是弱者?

姿式。 身形一轉,已擺出了一種「犀牛望月」 猛然右足向前一踢,上身向前一塌,接着

心內射出了一對光華燦爛的銀丸。 這個「打!」字一出口,驀地自其掌 同時她口中出聲嬌叱道:「打!

穴道 面前 這一雙亮銀珠只一閃,便到了郭飛鴻 ,陡地向兩邊一分,分奔郭飛鴻雙肩

了聲:「去! ,禁不住吃了一驚,隨着他吐氣開聲的 郭飛鴻沒有想到,對方竟會有此一手 叱

为力所豐驚,呆了呆,旋即蓮足一頓,箭而來的兩隻銀丸,雙雙打得飛了出去。而來的兩隻銀丸,雙雙打得飛了出去。 就這一刹那,他巳氣貫雙掌 奮力向

跳擲,幾個起落,已到了花牆的盡頭 郭飛鴻冷哼了一聲,騰身就追。也似的又直竄了出去。 ,這男女兩條身影有如星丸

麼一 」直向少女後肩環上切去。 向前一數身,右掌疾探,用 一數身,右掌疾探,用「進步隨身掌來,就難免要驚動宅內衆人,他猛然郭飛鴻不願對方翻出了花牆,因爲那 郭飛鴻不願對方翻出了花牆

興了 着幾分戲耍的意思,這時,已沒有這種雅 少女也似被他逼得急了 ,她本來還存

「不要急,我還不想跑呢!」 郭飛鴻掌勢一到,她口中冷冷一笑道 身子猛地一個倒仰,竟用「金

鯉倒穿波」的身法,倒竄了回來 五指如刄的 右掌斜着向外一領,一招「玄鳥劃沙」這少女這時眞怒了,只見她身軀一族 ,向着郭飛鴻胸前猛地劃了 只見她身軀一落

清楚她是什麼模樣兒,她面上掛着一襲黑 令人無法窺出她的廬山 雖然是面對的立着,郭飛鴻仍不能看 眞面目-

夜私入人宅,定必是一個賊子,也許正是他實在不知這少女是誰,但旣然她黑 細 ,那雙露在面紗之外的眸子尤其是黑白 郭飛鴻只覺得對方身材頗高,腰肢很 ,透着智慧的光

那個懸賞緝拿的女賊 有念及此,他更就打起了精神,要好 定必是一個賊子,也許正是 ,自己豈能够放她逃

好與她周旋一二了。

分毫不動 不動,容得她指尖幾乎已接觸了胸前蒙面少女掌式逼到,郭飛鴻身形竟是

少女口中「噢」了一聲,似乎已覺出的刹那,他才陡地向後一撤身。

只見她猛想擰身側閃 可是郭飛鴻的

掌力已如同疾風驟浪 少女足下一蹌, 也似的推了出去 **国飛了出去,「碰** 雙掌同時向外一

,就像雨也似的落了下 」一聲,撞在了一棵樹上,樹上的槐花 ,整個身子直被震得倒 來

這少女一聲咳嗽,道: 「你……好狠

重手法,把她降服手下 郭飛鴻正要第二次以「鐵背弓胎」

些不忍心下此毒手,再者,這少女的話 也使他微微一怔。 可是想到對方是一個女流 ,他實在

接着冷冷一笑,目射精光道:「如果妳他不由後退了一步,道。「你是誰? 因爲,他突然覺得這語音有 熟熟悉

再 不取下面紗說出來意,郭某可就掌下無 那少女聞言之下,呆了一呆,可是她

仍 不屈服 胸口頻頻的起伏着,顯然方才那一撞之 當不輕一 一雙妙目上下的打量着郭飛鴻

州地面上,還藏着如此 她微微冷笑了 ---聲 一個厲害的人物 道。 「想不到蘇

我……」 …我看錯你了 少女頻頻喘着道:「想不到你竟是: 你

們以前見過麼?」 郭飛鴻一驚,道: 「妳……是誰?我

蒙面少女身形微微 \_ 顫 ,恨聲道:

這句話,觸動了傷懷 蒙面少女微微顫抖了一下,那雙大眼 ,閃出了一些淚痕,她似乎被郭飛鴻

今夜我不是偶然來的,我是來告訴你,我 只見她後退了一步,道:「郭飛鴻 , 你不要插手……

是受人恐嚇的?」 郭飛鴻朗笑了一聲道:「笑話,我豈

」說着, 道:「言盡於此, 可是你絕不能與我爲敵!」頓了頓,才又 郭飛鴻早已防到了她有此一着,見狀 少女恨聲道··「你的武功雖比我强 她身子一幌, 聽不聽在你,我走了。 猛地竄了出去。

聲狂笑,身子霍地向上一騰,巳翮若驚

鴻地落在了她正前方 蒙面少女雖似身負輕傷,可是却仍然 旋即雙掌一錯直向少女兩肋上插來 ,只見她雙腕並學猛揮, 竟用

掌逼了開去 雙桃手」的小巧手法,把郭飛鴻來犯的雙 她顯然是有些急了,杏目圓睜道:

你……莫非還不叫我走? 郭飛鴻冷笑道:「妳既承認是那個女

少女猛然迎面擊出一掌,道:「快閃 我當然更不能放過你了!

隨着掌式,她身子却斜着向院牆上猛

郭飛鴻哈哈一笑,身形再次騰起來

這一次身法更快了,只一閃,已先少女落 身於院牆之上,同時右掌以五成內力向外

是再也站不起來 後一塊假山岩石上,只覺得一陣昏眩,竟 坐在了院牆之上,她頭部重重的撞在了身 逼,又復倒翻了下來,「噗!」一聲 少女凌空的身子,吃郭飛鴻如此

要瞻仰一下妳的廬山眞面目了!」 少女猛地把身一翻,可是她這時再沒 他朗笑了一聲道:「對不起姑娘,我 郭飛鴻身子一飄,落到了少女身前

了一個冷戰,那聲音使得他全身的汗毛 忽然聽到一陣極爲刺耳的怪異聲音! 有能力逃避這一刦難,郭鴻飛第二次探手 根根都直立了起來 正要去揭她的面紗,就在這時,他耳中 郭鴻飛一聽到這種怪聲,便由不住打

眞切了 子後退一步……這時,那種聲音,聽得更 郭鴻飛爲這一陣尖細的怪聲, 驚得身

忽然,他看見一個怪異的影子

那個怪影子 影子,那尖細刺耳的怪聲音,正是發自 就在對面的院牆上,出現了一個怪異

爲那影子並沒有什麼怪異之處,只不過是 一個腰背佝僂的影子而已。 其實說是「怪影子」是不確實的,因

的聲音,就顯得十分怪異恐怖了 可是在此時此刻出現,再配上這神怪

個什麼樣的人,更不要說對方的臉相了。極的影子,郭飛鴻幾乎看不真切,對方是 由於距離很遠,其間更隔着些樹葉枝

比

的東西,凑在口邊吹,那刺耳的嗚嗚之聲 顯然正是由這東西發出。 這個人手上拿着一根細短的竹管也似 不過有一點,却可以看得很清楚。

輕功絕技中,一種最難練的「追風三跳」 的就放走她,口中厲叱一聲:「站住!」 踉蹌的向牆上的影子,疾速的狂奔而去。 少女,聽到了這聲音,却掙扎着站起來 到 這是一種全靠丹田眞力提縱的功夫,非 一陣說不出的恐懼與心燥,地上的蒙面 盛怒之下,他足尖飛點,竟然施展出 郭鴻飛見狀,吃了一驚,他豈能如此 這種怪異的吹竹聲,使到郭飛鴻感覺

施展出這種輕易不露的絕藝。 郭飛鴻情急之下,生恐對方走脫,竟

了少女身後 他右手向前一探,駢中食二指,直向

前

却是一個短節,方起即止。 這時吹竹聲,突然又起,更加尖銳

到 向着自己身上撲了過來。 這聲音,竟比吹竹聲更恐怖

人已被彈了出去。 他只覺得手掌一麻,心口一陣發慌

有極深的內功造詣,萬難施展。

招

只見他身形狂飄而起,只一閃便趕到

少女「三里穴」上猛點了過去

「你是找死!」 隨聽一個極爲沙啞的聲音,桀桀笑道

一股强大的勁力,有如排山倒海般,直 他雙掌向外一封,發出了七成功力。 可是,他的掌力,顯然無法與對方相 郭飛鴻不由爲之一驚,同時間,他感

老的低笑之聲。 ,自對面牆上猛撲了過來,還帶着嘶啞蒼 恍惚中,他似見一條疾快如飛的影子

覺前胸氣悶地似要窒息。 抱在了懷中,郭飛鴻奮力向前一撲,却只 這條人影只是一掠 ,便把那蒙面少女

右面 個佝僂的影子,正向斜刺裏猛竄,整個的 「寒山拜佛」,霍地雙掌齊出,直向這 當即雙掌一合,右膝一屈,施出了 ,完全暴露一 可是他仍然不願便宜了敵人,眼見那

覺 怪客右肋擊去。 他掌力方自擊出,那怪人似已有了驚

却如同走馬燈也似,一下來到了郭飛鴻面 力,逼得轉了轉,可是借着這一轉之勢 只見他身子微微一幌,被郭飛鴻的掌

搖幌之中。 笛,向前一點,郭飛鴻早巳昏眩欲倒, 人笛到,他那裏還能閃避,萬幸他身子在 朦朧夜色中, 這人用他掌中的那支竹 怪

的,由於他身子搖動了一下,有了些偏差 ,這一笛就點住了他右胸脯上。 頓時,他全身一軟,再也站不住 這笛子本是奔他「心坎穴」死穴上來

通!一聲倒了下來。 迷糊中,似乎聽得見那蒙面少女尖叫

,噗

由自己面門上擦面而過,風力使得他嗆了 一聲:「師父饒他一命。」 同時間,他便覺得一股極大的風力

一下,並帶得他滾向了一邊。 又聽到一個蒼老啞笑的聲音道: 「便

來 ,細細一看,非金非玉,份量頗重。郭飛鴻心中有些奇怪,走過去檢了起 他忙自走進房中,就着燈光再次觀察

,有點像古銅,只是份量比銅要重得多, ,依然看不出是一個什麼玩藝兒! 那是一塊像盾牌也似的東西,黑黑地

鷹,鷹腹上有一 見這牌子上,正面刻着一個展翅引頸的大 裏曾有過這麼一樣東西,愈發的留意着, 其上刻着一些凹凸不平的字跡圖案。 郭飛鴻皺了皺眉,實在記不起自己家 個圓圈,其上有一個突出

像是一塲惡夢。

四射,百骸盡酸,方才所發生的一

他勉强的坐起身子,只覺得眼前金星

父,饒了他吧!

隨後那巨大的掌力,

,那個蒙面少女爲自己討饒的聲音••

他尚能依稀的記得,在千鈞一髮之際

却也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

院子裏虫聲唧唧,失去了怪人與少女

郭飛鴻雖幸未被那股風力擊中

聲音已自牆院之外

非……這是一件甚麼信物不成?」 的 「令」字。 郭飛鴻不由心中一動,暗忖道:「莫

認之下,上面刻有八個字:「令在人在 在生有青色斑點的牌面上,有幾個字, 令失人亡」。 想着隨手又翻到另外一面,另一面 細

的玩藝兒,確是一件武林帮會的信物令牌 鴻飛不由心中一動,如此看來,這不起眼 這八個字,如非細看,不易認出,郭

的事情

那個蒙面女賊,竟會對自己心存厚道?她

餘悸猶存,

留了情,否則只怕自己早已不在人世了。 去,顯然是那怪人聽那少女的話,對自己

想到這裏,他又不禁連連打着冷戰,

所令他懷疑不解的是,爲什麼

爲什麼爲自己求饒?這眞是一件耐人尋味

的詳細內容。 的飛鷹,似乎涉及江湖上一個蜚短流長的 傳說,可是細想下去,却又想不起那故事 他反覆的在手上看着,只覺得這牌上

失落的了 他把玩了半天,不得要領,自己旣無 ,看來這件令牌必定是方才二人之一

禁暗暗道了聲慚愧

子的長像,自己都沒有看清楚,想起來不 個怪人,他到底是男是女,是一副什麼樣 乎江寧蘇州無人能敵了,更可怖的, 爭鬥的情形,還歷歷如在眼前

院子裏,滿是殘枝敗葉,方式

與女賊

想不到這女賊,竟會這麼厲害,

是那 莫怪 ,只不過胸前有些氣悶

他緩緩的站起來,身上總算沒什麼傷

衙內 ,當下他就把那牌子隨手放在了桌上的竹可是這些事情,並不能引起他的興趣 想到此,心中不禁又動了

## 振奮雄心 隻身赴險

起身也就晚了一點。 由於昨夜的交手,使得他疲憊不堪第二天,他精神感到是非常之不振

他試了試身手

,覺得骨頭還有點酸

當下推門走進書房,不由爲之一怔。 開書散,滿屋亂七八糟,像是爲人大翻過 般。 原來書房內,已非昨夜情形,只見屜

心願,自己一定要查出一個究竟-

-這個

女賊是一個什麼人,那個吹竹的怪影子

-又是誰?

牌竟然仍在。 過去,拿起筆筒,伸手入內一摸,那塊令 少,那麼,這個賊必是來找一件東西的 被洒散了一地,點一點數目,亦是分毫不 料之外的,那口「寒松」劍,竟然未失。 。他劍眉微微一皺,再看屜內的金銀也 忽然,他想到那塊令牌,於是立時 只是由劍身的位置看,顯然已被動過 他心中一驚,立刻打開書櫃,出乎意

也許這個地方太隨便了 ,對方沒有注

轉回 沒有找到,想必是誤以爲在別處失落了。 他暗暗推測,必定是那師徒二人再次 ,他們很可能是在找這塊令牌,他們

視了它。 牌就有相當意義存在了,自己倒是不可忽 果眞是這一件假設屬實,那麼這塊令 他認爲這個推想,是合乎情理的

又突然感到有些心驚。 下他小心的把牌子揣在身上 有此想法,他就不敢再隨便放了 ,這時想想

,他感到自己太大意了

詞所能自解的? 箱倒篋,自己竟然渾然不知,又豈疲倦 己是睡在內室,可是有人在書房裏如此翻

如此一來,彼此都不能就此放過了。 們已經鬪上了,看一看鹿死誰手!」 郭飛鴻這一刹那,雄心頓起,他立下 本來這個女賊和自己並不相干,可是 他對自己冷冷一笑,道:「好了

他立下决心之後,心情也就平定了不

聲,隱隱的傳過來,有一番令人陶醉的意 胡同,紅綠的燈光一閃閃的亮着一 過了那十字大街口,就看見那條幽暗的 晚飯後,他信步又來到了西大街,穿

班子裏的那位芷姑娘,止不住的有些兒神 郭飛鴻不禁停下了足步,想到了寶華

娘聊聊天去,也許可以解除自己的一些煩 他想,眼下既然無事,何不去找芷姑

的就大聲叫道:「郭大爺,郭大爺!」 寶華班的毛夥金虎,一眼瞧見了他,老遠 想着,他就轉向那小胡同走了進去

别叫! 金虎嗞着牙笑道: 「我就猜大爺你今 郭飛鴻怪不好意思的擺了擺手道:

夜準來,果然來啦!」 郭飛鴻含笑進了門,幾個妓女正要上

來招呼,可是當她們認出來人後,却一個

他目光接觸到一樣東西

,一個黑忽忽發

他歎息了一聲,正要返身回房

,忽然

J12

那東西略呈半圓形,正落在自己身前

亮的東西

,雖然自

J13

啦! 吧,後院裏那個芷姑娘可是等着您呢!」 裏面扭着屁股走出來,說道:「郭大爺來 郭飛鴻沒有理會他,鴇母這時聞訊自

麼? 郭飛鴻點了點頭,說道:「芷姑娘在

不行麼?」 她奶娘來了, 鴇母皺了皺眉頭道:「在是在,不過 也住在樓上……大爺非找她

機 ,還想找她聊聊。 郭飛鴻俊臉微紅道。「我與她談話投

花這麼多錢 鴇母陪笑道•「這自是好 甚麼也沒有撈着……怪不好 ,只是大爺

着摸出了五両重的一塊銀子,遞過去道: 「妳收下這個。 郭飛鴻微微一笑道:「沒關係!」說

不 點 子接了過去,小聲道:「大爺你可小心一 理她也就是了。」 ,她那個奶娘脾氣不大好,愛罵人,你 鴇母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遂把銀

郭飛鴻點頭笑道。「我知道!」

當下就向着內院走去。

穿過那個四合院子,來到了「長春館 却見那個叫春紅的丫頭,正自打着一

下,鴇母就上前去問道。「芷姑娘還沒 當她看到鴇母和郭飛鴻時,似乎怔了

走到郭飛鴻面前,叫了聲·「郭相公!」 春紅搖了搖頭道:「還沒有!」說着

> 聲道·「別去。 然後皺了一下眉毛,又擺了擺手,小

> > 嘆息了一聲。

樣!

了個方子,要我抓藥去!」 旋又笑問鴇母道:「婆婆心口痛,開

環却巳走了,鴇母凑上道:「大爺,你自 飛鴻正想問一問她是怎麼回事,這丫

的示意放在心上,當下就大步向長春館裏 己去吧,我也不陪你了,當心那個婆婆! 說完,也轉身去了。 飛鴻心中甚是好奇,全未把方才春紅

行去,來到了白芷所居住的小樓前。 樓內有燈火,却是無比的寧靜。

道。「芷姑娘在麽?」 郭飛鴻推開了門,跨入堂屋,咳了聲

現出一絲不安。

隱傳出大口吐痰的聲音,芷姑娘面上立時

以一雙妙目睇視自己! 姑娘,正站在梯口欄杆邊沿,居高臨下的 口中叫着,猛一抬頭,却見那位白芷

輕愁,秀眉微微皺着,以二指壓到唇上道 她面上並沒有什麼喜容,反倒有幾分

: 走下來,又怨又愛的望着他,說道。「你 「別襲口 飛鴻正要說話,見她已經輕步自樓上

來了?」 說着伸出玉手,輕輕搭到飛鴻手上

道。 的 玉手輕握,不禁有些神馳! 露出半截粉頸,更增無限嬌媚,這時爲她 ,上身穿着對襟彈墨汗衫,雲鬢輕挽 郭飛鴻見她今晚穿着一襲長裙是葱色 「來,我們上樓談話去!」

內,他才發現是一間書齋,心中正自懷疑 娘一直把他拉到了一個小偏門前,掀簾入 却見芷姑娘側耳聽了聽,皺了一下眉 當下就情不自禁的跟着走上樓,芷姑

她那一雙帶有責怪,但却含有深情蜜

意的眸子,直直的看着他,有些是欲言又 止的樣子。 郭飛鴻握住她一隻手,道:「妳怎麼

當你不會再來……再來了!」 呐呐道··「你沒……什麼不舒服麼?」 ,莫非怪我不該來麼?」 才言到此,忽聞內室一陣輕咳,並隱 飛鴻一笑道•「姑娘何作此說……」 言罷一雙妙目,在他身上打量了一下 白芷雙目一紅,微作笑容道:「我只

還有事…… 苦笑一聲,道:「你今晚早點回去吧,我 她忽伸出一手,搭在郭飛鴻的肩上

了麼? 白芷突然花容變色,道:「你怎麼知 飛鴻不由怔了一下,道:「是婆婆病

道?」 的一 郭飛鴻一笑,說道:「我是聽春紅說

容道:「相公,你聽我的話,明天晚上 芷姑娘面色才回復原狀,她又强作笑

處? 我去找你,我們再談好不好?」 飛鴻一怔,道:「妳怎麼知道我的住

麼?」 「郭二相公,蘇州城誰不知道,我不會問 芷姑娘先是一怔,遂笑了笑,說道:

便,姑娘今晚既有事,我明夜再來也是一 飛鴻劍眉微軒道·「妳找我只怕不方

的淺笑道:「也好,那我送你下樓去。」 芷姑娘面上現出一些紅暈,有些愧疚

送,我自己會走。」 有些不悅,他淡淡一笑道··「何勞姑娘相 冷漠,並似有些像下逐客令的樣子,不禁 飛鴻一腔熱情而來,未想到對方如此

先等一等,我去去就來。」 並有人啞聲呼道:「芷芬,妳來!」 芷姑娘立時神色微變,小聲道:「你 正要學步出室,却聞到方才咳聲又起

勢 通這是一個什麼道理,聽鴇母說,這婆婆 不過是一個乳母,一個奶媽何能有如此氣 ,未免不盡情理 說罷匆匆出室而去,郭飛鴻實在想不

我不送你了 她進室之後,即匆匆道:「你快去吧 心中正在奇怪,已見白芷去而復返

,樣子是很焦急,飛鴻不由更加狐疑, 「婆婆叫你有何事?」 一面說,一面並用手來拉飛鴻的袖子 道

你,那怎麼行,你快走吧!」 郭飛鴻劍眉一軒,道:「既如此,我 白芷輕輕踢了一下脚,道:「她要見

就見見她,這又何妨?」

你可要自己小心!」 道:「你既然一意要見她,我不能攔你 在那一間房裏?……姑娘帶我去如何?」 說着掀簾而出,有意大聲道··「婆婆 白芷呆了呆,她輕嘆了一聲,失望地

嘆道:•「她聽見了你的聲音,你也走不成 飛鴻正要問她爲什麼,這姑娘又已一

那間室內 快帶他進來,莫非還要我老婆子親自下 室內,傳出一陣嗆笑之聲道:「芷芬果然話聲方完,就見對面垂有假簾的

咐幾句,那間房內,又傳出那婆婆大聲咳 嗽之聲,道:「你們在嘀咕什麼呀? 心上,芷姑娘望着他苦笑了笑,正要再囑 郭飛鴻微微一笑,並未把這句話放在郭飛鴻微微一笑,並未把這句話放在 正姑娘杏目斜視飛鴻,輕輕一嘆道:·

芷姑娘只得一拉他, 說道。 「我們進

說着走過了掀起了簾子,道:「郭大

就隨着白芷身後大步走進房內。 婆婆,要看一看她是一個什麼長相, 郭飛鴻實在很想見一見這個厲害的老 裏面已傳出一陣啞笑聲道:「請!」 當下

紮着,足下一雙青緞面子的便鞋 睜開,但見一個骨瘦如柴老嫗倚臥榻上 的異香味,滿室烟霧迷漫,連眼睛都不易 外罩一件大紅色的背心,雙踝用白布緊 才一進房,鼻中立時就聞得一種濃重 這老嫗,身穿一襲紫醬色的兩截衣褲

枚雀卵大小金鐶,閃閃發着金光。甚是白爭,一雙耳朶甚大,其上名 只見她雙顴高聳,隆鼻,厚唇, 一雙耳朶甚大,其上各戴着一 面色

是何等的高了 ,却腫泡泡只見一綫,她雖只靠床裏她雙眉彎彎,甚爲細長,其下那一對 雙足由床邊伸出來,足見這婆子

,床邊的一個矮脚几上,放着一個烟盤 這時她半倚在床上,右肘下墊一個枕

> 鼻烟,火石……無不齊備 其中有各樣小玩藝兒,諸如烟袋,烟籤

異香味,正是如此而來。 口 長有三尺許的烟槍「波!波!」有聲的 二人進來時,這位老婆婆正架着一桿 口鼻之間噴出一滾滾濃烟

你就是郭相公麼?失敬失敬! 翡翠的烟嘴,咳了一聲,桀桀一笑道: 當她看見飛鴻之後,才自口中抽出了

起 郭飛鴻面上逼視了過來,同時微微曲身坐 一邊說着,那雙腫泡泡的瞳子,直向

厲害,只是腰背有些佝僂而已 這時郭飛鴻才發現到,這位老婆婆原 不過並非一般駝子那麼駝得

識多久了? 又發出了一聲啞笑道:「芷芬,你們認 叭!」的敲了兩下,敲出了其內的烟燼 她把手上的長烟管,在烟盤之內「叭

我親生女兒是一樣的。」 是她的奶娘,她是我從小拉巴大的,就和 這婆子桀桀一笑,向着飛鴻道。「我 芷姑娘面上微紅道·「沒有多久?」

口,撇了一下嘴又道:·「我姓金——」 凡上端了一個紅瓷小壺,嘴對嘴的喝了一 芷姑娘嘆了一聲,說道:「少說幾句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 老婆婆一隻戴着翡翠鐲的瘦手,自小

要好好看看他呢!」 金老婆子偏頭看了她一眼,有些不高

當眞向郭飛鴻招了招手道:「郭相公

不要上前,郭飛鴻却已走了過去,伸手把 ,你扶我老婆子一把,我好站起來!」 白芷霍然臉色大變,正要阻止郭飛鴻

嗎?」 不會怎樣他的,他是妳的心肝寶貝,不是 突然足下一軟,向前一蹌,郭飛鴻忙

金老婆婆望着白芷笑道:「放心,我

伸手扶住他,道:「婆婆,妳站穩了!」 老了,不中用啦!」 這婆子推開了他的手,桀桀笑道。

嘮叨着道··「春紅這丫頭片子又上那兒去 了?來!芷芬,妳過來給我搥搥!」 說着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口中 白芷向着飛鴻一點頭道。「郭相公

公,你別走,我還有事要問你呢!」 金老婆婆鼻中哼了一聲,道:「郭相 飛鴻含笑道·「什麼事?」

有事你先走吧!」

手管一件閒事,不知是不是真的!」 啞氣的道:•「聽說相公身具武功,並且插 這婆婆咳了幾聲,啐了一口痰,啞聲 郭飛鴻不由面色一變,他怔了一下道

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何必多問,我老婆婆只是奉勸你,各人自 郭飛鴻面色一沉,道:「老婆婆妳這 金老婆婆桀桀笑道:「聽誰說的,你

「婆婆這話是聽誰說的?」

是聽說你一是個有錢人家的少爺!什麼幹 老婆子活了這把子歲數什麼沒見過,我只 ••「年輕人,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啦,我 老婆婆噴了一口烟,瞇着雙目,笑道

話是什麼意思?

妳說是不是? 不好,跟公門裏的一打交道可就完啦!」 說到此,鼻中又哼了一聲道: 「芷芬

吧!」 眼,白芷臉上微微發紅,只是低頭捶着背 這裏太髒,婆婆也要休息了,你還是回去 她看了飛鴻一眼,苦笑道:「郭相公, 說着森森的一笑,抬頭看了花姑娘一

外傳,這老婆婆不過是道聽途說罷了! 金或秦二風二人之一走了口風,是以風聲 知道此事,突然他想到此事定是那捕頭曹 郭飛鴻不想進一步追問這婆婆,怎會

走,我明天再來看姑娘吧!」 點了點頭道:「好吧,既然姑娘一再要我,竟誤會芷姑娘厭棄他或另外有約,不由 如此一想,他就沒有再問,這時聞言

了,明天再來!」 只見她面色牽强的笑了笑道:「我不送你 說罷轉身出室,芷姑娘跟着走出來

聽到那金老婆子,在屋內發出一陣冷笑, 郭飛鴻隨便答應一聲,大步下樓,却

陰陰地道··「那來的明天,你是作夢!」 爲這老婆子的反對而不歡迎自己! 他聽了心中一動,更認定芷姑娘是因 他不由怒哼一聲,恨恨自語道。「我

情,戲子無義,看起來眞是不假了!」 一番深情算是白費了!難怪人家說婊子無 他此刻對於芷姑娘的情意,已是一落

千丈,滿懷失意的步出長春館,直了大門 外行去。

-你怎麼走啦?」 鴇母由院中追出來道: 「相公!相公

郭飛鴻頭也不回 ,理都沒有理她,一

直走向大街上

,越想越太不值得,想不到自己一番眞 ,人家根本沒有放在心上,自己未免太 他悶悶不樂的返回家中,心中十分悔

J15

方開罪了她不成? 是含着一種懾人的怒火,莫非自己什麼地 實令人費解,這婆子反對自己與白芷交往 白芷的一個奶媽,竟然如此作威作福,確 ,而在凝視自己之時,那雙瞳子內,也總 他又想到那姓金的老婆婆……不過是

床上一倒,無意間伸手向懷中一摸,不由愈想愈是不解,愈想也愈有氣,就向 猛地大吃了一驚!

自不在了。 郭飛鴻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一骨 原來早先藏於懷內的那一塊令牌,竟

奇怪的是,那塊令牌揣在懷內,好端端的 找到那令牌踪影,這才確定眞是遺失了, 碌自床上翻了起來,呼道:「怪也!」 他匆匆又在身上到處摸了一遍,仍沒

,怎會遺失? 當他仔細推想了一遍之後,才恍然大

身子似乎在自己身上撞了一下,除此之外 記得自己在摻扶那個金婆婆時,對方

士,這一次却是走眼了!」 道。「郭飛鴻呀,郭飛鴻!你自認是個俠 想到此,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自語

個身懷絕技的江湖人物!只憑她能從自己 懷內探手取物,而絲毫不被自己察覺,這 如此看來,這金老婆婆— 分明是一

> **黙巳非一般武林中人所能望其背項了。** 想到這裏,他簡直呆住了

更止不住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噢 由這位金老婆婆想到那位芷姑娘,他

時下傳說中的女賊,這也未免太難以置信 如果說那嬌柔的芷姑娘,就是

何能一口咬定。 擾,再者自己並未抓着她們眞憑實據, 華班」去看看,可是轉念一想,現在夜已 他匆匆走出門外,本想立時趕到「寶 那寶華班必已歇業,實在不便再打 如

芷姑娘既有明晚之約,何不明夜再去查她 他想了想,只得又轉回身子,心忖那

何的倒床便睡,但直到天巳微明,才昏昏 想着甚是有理,便走向房內, 無可奈

睡着。

霍地翻身下地道•「誰?」 不知何時,他爲一陣叩門聲驚醒,他

頭在堂裏等你半天了!」 郭飛鴻略一沉吟,道:「知道了,我 室外應道:「二少爺醒了沒有?曹班

向堂屋行去,跨進堂屋— 說着匆匆换了件衣服,開門出房, 直

二風二人在室內來回搓手走着。 ,你老可是起來啦!」 泰二風首先看到他,叫道••「我的爺 一就見曹金與秦

事不成?」 飛鴻皺眉道:「二位來訪,有什麼急

曹金跺了一下脚道:「二爺,可壞了

事啦,那位女賊昨夜裹鬧得更大啦!」 飛鴻冷冷一笑道··「先別急,什麼事

的,這一下全完啦!」 去庫銀一千両,這些銀子是預備今天發餉 衙門的銀庫昨夜三更天叫人給弄開了,失 曹金搓手道。「事情是這樣的,府台

道又是那女賊所爲,也許是別人作的也不 郭飛鴻不由劍眉微皺道:「你怎麼知

個是幪面的女人,另一個却是一個老太 庫房的老李親眼看見的,說是兩個人, 秦二風在一邊擺手道。「一點沒錯

婆! 果然是她們了……」 郭飛鴻緊緊咬了一下牙,暗自道:

啦!」 要不破案,我吃飯的傢伙,都只怕保不住 這件事怎麼辦?府台大人急得不得了, 兩個人都有一身通天的本事,兄弟,你看 袋,獨眼張那一隻眼,也叫她給弄瞎了 們給點了穴,聽說那老太婆使的是一根烟 **真俐落,守庫房的十二個兄弟,全都叫她** 曹金皺着眉毛道·「這兩個人手下是

法?」 我去一個地方,我倒要看看她們怎麼個說 郭飛鴻冷冷一笑,說道:「你二人同

之處了,我們走!」 飛鴻微怒道:「我巳料知這女賊所藏 曹金一驚道·「你要上那兒去?」

「二爺,你等着,我去拿傢伙叫人去。」 二人聞言立時神情一振,秦二風道。 說着撒腿就跑,却爲曹金趕上一步,

> 你叫什麼人?我們三個人足够了 給抓了回來道··「歇着你的吧,有二爺在 郭飛鴻這時已匆匆走出大門,二人自

後疾追而出,同聲問道:「到底是什麼地

你也叫我們知道一下呀! 上一步,道:「二爺,到底去什麼地方? 身後,不一刻已行到了十 飛鴻一言不發,疾步前行,二人緊隨 -字街前, 曹金追

曹金嗞牙一笑道: 「二爺你眞會開玩 郭飛鴻手指前面道:「寶華班!」

笑,寳華班不是個窓子嗎? 「一點不錯!」郭飛鴻冷笑了一聲。

的美人兒,怎麼會是..... 兒我也知道,是寶華班頭一塊招牌,出名 曹金一搖腦袋道:「不可能吧!芷妞「那個女賊就在裏面,化名叫白芷!」

早! 走過來,見狀忙道:「喝-條小胡同 2來,見狀忙道:「喝!相公來的可真,胡同,迎面就見實華班的大茶壺金虎說話間,三人巳穿過街道,拐進了那

在? 郭飛鴻站住脚,問道: 「芷姑娘在不

就走了……」 了,芷姑娘春紅同着那個老媽媽,天不亮 金虎一摸腦袋道: 「相公不問我都忘

「糟了,他媽的 捕頭曹金聽到此,重重跥了一下脚道

下再說。」 秦二風瞪着眼睛道。 「把老鴇子先扣

大嘴巴,「叭!」一聲打在了臉上,同時話還沒說完,便被秦二風掄圓了大個 金虎嚇了一跳道: 「怎麼回事?」

胆敢窩

鴻一伸手把他擋在了一邊。 說着就要去抓金虎的脖子,却爲郭飛

道:「大爺,這與我什麼相干呀, 金虎嚇得面無人色,當街就跪了下來 我知

郭飛鴻揮手道:「走你的。」

該設法去捉正點子才對!」 接着冷冷一笑,問曹秦二人道。「這

入與鴇母無關,不必找他們麻煩,你們應

省事了,怕就怕還在蘇州,要是再鬧出一 是逃走了,我們發海捕公文緝拿她們倒也 曹捕頭嘆了一聲道:「她們幾個眞要 我他媽的第一個就得跳河了!」

扭頭就走,二人叫他也是不理。 件事你們忙你的去吧,我辦我的!」話落 郭飛鴻冷笑道:「跳河有什麼用?這

到了江邊,借着習習的江風,舒暢一 但郭飛鴻却並未往家裏走,他一直行就走,二人叫他也表了了 這件事,他一切全明白了 非但那個

那個所謂的金老婆婆無疑了 女賊就是芷妞兒,就連那夜來家的幪面女 也不是別人,至於那個吹竹怪客也就是

「妳們未免欺人太甚了,我郭飛鴻豈是如 想到此,他不禁冷冷一笑,自語道:

不遠處已是長江出口,江闊水深 越想他越覺得羞愧憤怒,一時順着秦 程,見江上 一行船來往 ,烟波

望着江水,不禁激起了內心的雄心壯

在江湖上行些俠義事情,也不負自己習武志,暗暗忖道:趁着探這件事,自己正好

他憑江深思,忽見一艘黑篷小舟

,自

眼前疾駛而過。 也似的,都翻打到了船身之上,整個船身 由於那小舟行駛過速,浪花如同白雪

這小舟何以如此疾駛? 漢子,甚是壯悍,郭飛鴻心中正自疑忖 全都濕了。 撑船的,是一個頭戴馬連波大草帽的

的 起來,自艙內探出了一個頭梳丫角的姑娘 就慢一點。」 向着撑船的漢子叱道:「你是怎麼撑船 ,金婆婆不舒服,你莫非不知道麼?」 那漢子慌忙陪笑道:「是!是!我這 一念未了,就見艙簾嘩啦!一聲拉了

簾子嘩啦!一聲才又放了下來。 那姑娘冷笑一聲,才把頭縮了回去

那個丫環春紅 出了,那個探頭的姑娘,正是芷妞兒身邊 郭飛鴻驀地大吃了一驚,因爲他巳認

連忙追着這艘小船走下去。 這一突然的發現,太出意外了 ,當下

船自後划來,他就招了招手道:「喂,搭同時翻下河堤,來至江邊,恰好一艘 我一程!」 說着也不待船夫回話

子在他手中,手指前方那艘黑篷船道: 小伙子,見狀要阻止,郭飛鴻塞了一塊銀 繩子翻了上去, 駛船的是個二十歲上下 **上個二十歲上下的 时,就拉着船上的** 

船夫看了一下手上的銀子,逐就一聲

顯然有落後的趨勢 它馳行甚速,直向大江中馳去,這艘漁船 郭飛鴻全神貫注前行那艘小舟,只見

那船上的漢子,忽然回過身來,厲聲道: 他所乘這艘小船拚命躡了上去,前行 當下催促道・「快!快!」 你這條船跟這麼近幹什麼?慢

是! 點。」 漁船上的舟子,連忙含笑道··「是!

固 特別細窄,兩舷均有鐵葉子包裹,十分堅 無什麼特別之處,只是設計很輕巧,船頭 郭飛鴻立在艙內,細看前行小船,並

,他就令漁船慢行,遠遠的跟着。 爲恐被前船上的金老婆及芷姑娘發現

太近。 色,目標顯著,不慮走脫,倒也無需跟得 來往船隻甚多,可是由於前船船身漆成黑 這時船已駛入長江 ,水面豁然開朗

看!」 其是來往的行船一襯起來 泊着一艘金漆五色大帆船 然,所乘的小船一下停住,在水中直幌着 並見那舟子走過來對他說道。 說着用手向前一指,但見遠處江岸邊 郭飛鴻全神貫注在那艘小黑船上,突 不,益發顯得氣派加,甚是壯觀,尤 「大爺你

驚人! ?你怎麼不走了?」 郭飛鴻劍眉一皺道。 「那船是誰家的

知道 ・這五色大船所停處周圍一里內,不船夫面上變色道:「大爺,你莫非不

許泊船的規矩麼?」

,這是那一家的規矩!」 飛鴻心中一動,冷笑道。「豈有此理

很,他們可是把殺人不當回事,我們作小 生意的犯不着得罪他們。」 道,這是水面上的規矩,這船是幹什麼的 我們也不清楚,不過據說船上人兇得 船夫看着郭飛鴻道··「大爺你那裏知

那艘大船,果然聲勢奪人,船上似乎有的 **纏青烟。** 極大的銅鼎,黃光閃閃,鼎內嬝嬝昇着幾 人來往走着,船尾舵頭上,像似立着一個 郭飛鴻在他說話時,細細打量了一下

漁船以外,附近果然絕無停舟 無不遠遠迴避!舟子所言不虛, 它那麼雄偉的橫泊在那裏 , 除了這條 附近行船

是了!」 船駛去,郭飛鴻不由冷冷一笑道:「這就 可是奇怪的是,那艘小黑船向那艘大

一老二小三個女人。 五色大船,遂有人放下了軟梯 在閃閃陽光之下 小黑船靠近了那艘 ,上船的是

到一種說不出的憤怒,若非是自己人力單 ,他眞恨不能立時就趕過去。 郭飛鴻瞳子裏射出了烱烱神光,他感

對付如此江洋大盜,只憑一時之血勇是不 如今這一口氣只有忍下來,他知道要

當下他冷冷一笑,問身旁的船夫道。

下功夫,倒也不急,就揮了揮手道:「你 「你知道這艘大船,什麼時候開?」 郭飛鴻巳下定决心,要在這條大船上 船夫搖了一下頭道:「這個

J17

道 面駛來,交錯而過,花船內一人驚駭的叫 剛剛開動,却忽見一艘搭有彩篷的花船迎 郭飛鴻聽這人口音 「小心呀!」 ,含着極濃重的甘

**达**! **达**中一動 只見對方船中 ,設有 一張臥椅, ,連忙抬頭望過 那 口

衣白帽的老書生。呼「小心」的,乃是一個五十歲上下, 白

光亮。 頰,在陽光下,看起來簡直沒有一絲血色 ,彷彿是一具殭屍,只是那雙微微陷進去 極强烈的光,很是刺目 由於他全身白,在陽光之下,反射出 ,這個人瘦削的雙 ,烏溜溜的甚是

甘陝外鄉客,自然很吸引人注意。 如此一個人物,又是一個

緊抓着船邊的欄杆 起,現出一副頗爲驚恐的樣子,兩隻手緊 他口 中叫着,身子巳由椅子上翻身而

頭上還留着寸許長晶瑩透剔的指甲。 那是一雙其白如雪,宛如女子的玉手,指 郭飛鴻無意間又看見了他那一雙手

人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這種人,只知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飛鴻的見識裏**,**這 所能看見的只是如此,這個人在他心目中 心讀書,放情於詩書山水。 只可惜兩船交錯時間太短促,郭飛鴻

己就沒有這老書生那種悠閑淡泊的意態 郭飛鴻忽然感覺到一種羞愧,因爲自

> 船上所載又是何物?以及那個化名芷姑娘 五色大船的底細?自何方來?往何方去,沒有閑情去想這些的,他必須要明白那艘 及金老婆婆,又是什麼人… 這些念頭不過是一閃而過,眼前他是

頗不好受 霧也似的捲起來,掃在人臉上 夜風輕吹着地面,把岸上的沙子,像 ,麻癢癢地

邊 郭飛鴻就在這時候,悄悄的來到了江

金漆大船 行! 他所關心的 ,他總要設個法子,設法上去才 ,正是停泊在眼前的那艘

異常一 是一個遠景,此時就近一看,更覺其雄偉 白天,他曾觀察過這條船 ,不過那只

眞還很少看到這種大船,兀自稱異不止 上,就像是一座水上的排樓一般,郭飛鴻 ,雙桅六帆的大傢伙,它靜靜的泊在江面 他藏身在一叢竹子後面,正在動着上 它是一艘寬三丈 ,長十丈,金漆虎座

兩聲馬嘶,郭飛鴻不由心中一驚! 船的念頭,耳中忽然聽到了一些聲息。 那是一種車行的聲音,間雜着還有一

式一帶馬韁,二馬同時揚起了前蹄,車了,風掣電馳而至,灰沙瀰漫中,但見車把 刹息之間,已有一輛二馬雙轅的篷車

爍爍的向大船打着信號。 姑娘,她手上提着一盏特製的馬燈,閃閃車門開處,跳下了一個頭梳着辮子的 倏地停了下來。

的郭飛鴻,乍看情形之下,暗驚道:「是明滅的燈光,映着這姑娘的臉,暗處

春紅!」

馬燈,向着那大船揮動着。 是在「長春館」內充任芷姑娘使女的春紅 口細窄的鳳翅刀,她不停的明滅着手上 ,這時候却是一身勁服,背後交叉插着兩 頃刻間,大船口有了動靜 一點不錯,這個頭梳辮子的姑娘,正 ,接着燈光

着一葉小舟,向岸邊上駛來,小舟一靠岸大明,遂見兩個披着玄色披風的漢子,划 • 「金婆婆身子不舒服,要早些開船,二 然後其中之一,把小船拉到岸邊,道 鳥似的落在了岸上 邊,兩個人同時騰身而起,就像是一雙小 0

小姐來了沒有?」 話聲方落,車座內出現出了一個身長

眼就認出了她是誰,禁不住暗暗慨嘆了一雖然她如今已改了裝束,可是,郭飛鴻一如玉,蛾眉杏目,身披金色披風的少女, 聲

姑娘一出車廂,那兩個漢子,一齊彎腰行 無論如何不像是拿刀動劍一流的人物! 可是,這是一點也不會錯的,只見這 在他心目中,那位嬌柔多姿的芷姑娘

搬上去!」 來,道:「一共是四個箱子,你二人小 這位姑娘只微微點了點頭,遂跳下車

漆木的箱子,白銅的扣花,映着冷月閃閃郭飛鴻就看見車子後座上,放着四個黑色

全部都在這四個箱子裏,你們可要小心芷姑娘冷冷的道:「這一年多的收穫

了 一禮,齊聲道。「參見二小姐

二人答應了一聲,立即拉下了車篷

箱子搬下車來,由他二人的動作上可以看 ,那四 兩個漢子口中答應着,小心翼翼的把 個箱子是異常的沉重!

內了 蘇州所失的珠寶金銀,必在這四口箱子之 郭飛鴻暗自忖道。 「這就是了

他不禁有些衝動, ,可是另一個念頭,立時使 止不住微微用手握

得他停住了動作。 住了背後劍柄 「不可造次, 我應設法探出她們的巢

四 穴所在,再設法一網打盡, 就難免打草驚蛇了! 口箱子抬上了小船,船身在江水裏幌動 轉念之間,那兩個漢子,已陸續的把 否則如此一來

道·「我們上去吧 得十分厲害一 馬車掉頭如飛而去,隨後她又對春紅招呼 那個化名白芷的少女, 揮了 一下手

環,也飛身縱上了船。船的船頭上,接着那個化名「春紅」的丫 隻剪空的燕子,起落之間,便落在了小 口 中說着,只見她蓮足一 頓,如同是

二女上得船後 ,小船隨即向大船駛了

過去

登上那大船才行,否則船一開走,以後再 查可就麻煩了 郭飛鴻閃身而出 ,他必 須要儘快設法

放下繩索,軟梯之類的東西 ,小船巳靠近大船 ,人聲甚是混 ,大船上有人

,他手中事先早已準備了數截竹管子,他 郭飛鴻自忖時機不可錯過,早已有備

一節竹管。 這時繞到大船的側後方,向水面上拋出了

第二節 水面的竹節之上,接着他迅速的又打出了而起,直向着水面上落去,正正的落在了 在他拋出竹管的同時之間,霍的騰身

棄渡江,和「登萍渡水」有異曲同工之妙 ,非有極高深的內功根底,萬難施展。 這是一件極難練的輕功絕技,名叫一

鬼影子! **乍起乍落,看起來,就如同是一個飄忽的** ,此刻他施展出這種輕功絕技,在水面上 郭飛鴻在輕功提縱術上,曾下過苦功

冷汗

船的船尾 第三起落完成,已臨近了那艘金漆大

起 ,落足在船尾甲板上。 但見他雙臂一振,已自水面上拔身而 時機匆忙,已不容他多作猶豫。

裏,郭飛鴻身子一落下,這人驀地一個轉 身,道:「誰? 暗影中,正有一個黑衣漢子 ,立在那

人何必緊張!」 郭飛鴻微微一笑道:「相好的 ,自己

的一塊黑綢子,只是比起披風却要小上許個人一樣,在他背後却披着類似披風一樣 身黑色勁服, 多,爲風飄起來,就像是生在背後的翅膀 ,很可能這是他們一種獨特的標幟。 這人是一 和先前從小船上下來的那兩 個面生于思的長臉漢子

,道·「朋友你是……請報上字號……」 這人聞言之後,怔了一怔,上前一步 才說到此,郭飛鴻向下一殺腰,雙掌 ,直向這人前胸打去。

> 的兵双,同時口中大吼一聲:「不……」現出一種憤怒之色,一抬手就要去摘背後一個疾轉,已閃開了飛鴻的變掌,他面上 這漢子吃了一鱉,悶哼了一聲,足下

漢子咽喉之上 貼近了他的身子, 一探 探,「颼!」一聲,正正的切在了這了他的身子,右掌用「切手」式子向一個「好」字還沒有出口,郭飛鴻已

噜」 的 儘管如此俐落,郭飛鴻自驚出了一身 隨着郭飛鴻右足一掃之勢,這人「咕 一聲就躺了下

手 她的對手了 就以那金婆婆來論,自己就可能不是 因爲這大船上 知藏着多少武林高

看了看倒地的漢子,似乎已斷了氣了 船頭上所發生的 所幸這船正在搬箱子 一切,郭飛鴻伏下身子 沒有人注意到

與他無冤無仇 · 無寃無仇,一上來先就害了他一條命 他不禁內心有些悔疚,因爲自己到底 可是,眼前也只有如此。

這時那四個箱子,都已抬上了甲板,,自己就在一個木桶後面坐了下來。他把這漢子輕輕拉到一邊的帆布之下

燈光閃爍中

,船面上共立着六個人。

命!

的披巾 那兩個搬箱子的漢子以外,另外還有兩個 ,二人一高一矮,各人肩後都披着金色 這其中 ,除了白芷及春紅二女,以及

頭檢視着四個箱子 兩個人的面貌,只看見這兩個人,正在低 由於距離較遠,郭飛鴻不容易看見這

郭飛鴻左右看了一眼

,輕輕把身子向

六人是在說些甚麼。 前移動了一些,這時 ,這時他已能隱約聽到船頭

這四箱東西一繳上去,少不了是奇功一件一陣像山羊也似的笑聲道:「恭喜師妹, ,只是愚兄我也就益發覺得慚愧了 那兩 個金色頭巾的 人之一 這時發

金色的門牙 ,當他說話之時,冤唇微啓,露出了兩枚 郭飛鴻可以看見此人生着白卡 他說話時,微微抬起臉來, 卡的長鼻 燈光之下

刃 犯 犯,在他背後,斜繫着一口彎彎的特,一頭亂髮,活像是方自牢內出他身邊另一個較矮的人,更是 「弧形劍」 一個較矮的人,更是相貌奇 日寧灣的奇形兵

無愧,無怪乎金婆婆不遠千里,親自來接智勇雙全,今日看來,師妹妳果眞是當之智,然不以不知, 這個人此時也搖了一下 呵呵笑

位師兄何必取笑,這一次如不是金婆婆來黑蝴蝶唐霜青這時淡淡一笑道:「二 名是唐霜青,當下就暗記了下 小妹真是不堪設想,現在總算不負使 來

底自語,原來這個化名叫白芷的少女,本

說罷又是一陣大笑,暗影中

郭飛鴻

心

他的福氣,他要是來了……」說着,一嗞妹妳放下心來,那小子要沒有找來,那是 **妹妳放下心來,那小子要沒有找來,那是婆婆已說過了,可是那個姓郭的小子,師瘦削漢子聞言直着嗓子冷笑道:「金** 他那兩顆大牙,獰笑了一聲,接下 一……我叫他知道我鬼臉常通的厲害。」 去道

> 沒有甚麼大錯,我們一走也就算了道:「二師兄你誤會了,其實那姓 常通嘻嘻一笑,看了一下天道:「師 其實那姓郭的並

妹妳辛苦了 唐霜青道:「金婆婆怎麼還不出 ,進裏面歇着去吧! 來點

的青年道: 話聲方落 「婆婆來了 ,就聽得左首 那個大頭長髮

六人同時彎腰叫了聲:「金婆婆!」 椅上盤坐着一個白髮皤皤的金婆婆, 艙門開處,推出了 一張靠背的輪椅 艙面

放着光亮。 她那雙細長的眸子,幾乎分辨 湿是閉着,耳垂下的那雙金鐶,閃閃她那雙細長的眸子,幾乎分辨不出是這婆子此刻看來,似乎是面帶病色。

裏看起來,眞有幾分令人驚怕。杖,絲絲白髮,爲江風吹得飄起來 在她蒼白的右手 拿着 一支象牙 **,黑夜** 

腹以下 在她身後立着一個四十上下的下,却覆蓋着一條黑色的條子 她身上穿着一襲大紅色的 睡襖 ,自腰

把金婆婆推送到了衆人身前 衣着很是樸素,她雙手推動着輪椅 9着輪椅,一直

「婆婆病好些了沒有 黑蝴蝶唐霜青這時 獨自上前一步 這四箱東西 ,請道

妳老人家過目! 金婆婆微微點了點頭 伸 出 隻手來

「掌燈!」 雙手奉上 唐霜青立刻 上,金婆婆接過之後· B立刻自身上取出了一 , \_ 本小册子 道了聲:

鬼臉常通連忙把燈籠移過 盏 立到

J18

黑蝴蝶唐霜青聞言呆了呆 ,旋即苦笑

甲板上只剩下了金菱菱。 了一眼,那兩個漢子立時低頭退了下去, 戶之時低頭退了下去, ,以及那個大頭的長髮青年,還有春紅

開箱子報貨,要小心。」 這時金婆婆才冷冷的道:「馮大海

個化名「春紅」的姑娘道:•「柳鶯,妳去 隨即上前蹲下身子,唐霜青却轉對那 那個大頭青年應了一聲:「是!」

全開了 上拿出了一串鑰匙,過去把四口箱子的鎖 那化名春紅的姑娘答應了一聲, 馮大海遂打開箱子 由身

的蓋子

,看了看

字,一面把一包包的東西由箱子裹拿出來 經她點頭之後,馮大海才又把那些東西一 白貨各四十两,金針木耳各二十對!」 口中報道。「海砂子一箱,重三百両,紅 金婆婆對每一樣東西都注意的核對着 他一面不停的說着這些奇異古怪的名

些江湖黑話,可是却能由所報名字猜出 必定就是代表着一種稀世奇珍,諸如珠寶 樣樣的收回箱內。 玉翡翠等等之類 郭飛鴻不由暗自驚心 他雖然不明這

才一一驗單,重新裝箱收好。 四大箱東西,費了一段相當長時間

見妳比往年細心多了。」 霜青點了點頭,道:「東西一樣不少,足金婆婆收起了小册子,向着黑蝴蝶唐

燈光之下,但見她那雙細長的眸子睜開來說到此,忽然發出一聲冷笑,閃燦的

項大錯,妳可知道罪麼?」 ,森森的道。「……可是霜青,妳犯了 此言一出,非但是在場諸人吃了一驚

低 就連暗影中的郭飛鴻也不由爲之一怔。 頭跪了下去,口中吶吶的道:「婆婆開 黑蝴蝶唐霜青,更是花容一變,立刻

非忘了麼?」 的 亂髮,桀桀怪笑了幾聲,道:「妳即知罪 ,我也就不罸妳了,當初我是怎麼關照妳 ,本門戒條第一條就是『戒情』,你莫 金婆婆伸出一隻瘦手掠了一下頭上的

聲音微抖地道: 唐霜青打了一個哆嗦,她抬起頭來 「婆婆我沒有……」

長春島的大事了。」 如不是我臨時親自趕來,只怕妳已壞了 金婆婆桀桀一笑道:「自然妳還沒有

子也不敢洩露島上機密……」 唐霜青顫聲道:「婆婆,弟子天大胆

想隨便一點…… 此重用妳們,就是沒有這些規矩,妳也休 妳們都在祖師爺神位前歃血明誓,島主如 金婆婆搖手道:「你當然不敢,慢說

嘿 自己行為不檢點,而壞了島上的事情,嘿 接下去道: 說到這裏,她咳嗽了一聲,陰森森的 「島主對妳不薄,妳要是由干

掃,接道.. 不會放得過妳!」 就是他老人家不親自動手,我金婆婆也 店霜青連連戰抖道. 金婆婆接着又嘿嘿一笑,冷然道: 「……島主的手段妳應該知道 「是!是!」

那雙閃閃有神的眸子

,向着唐霜青一

妳可要小心!」 那姓郭的小子,今後妳不能再理他,要是 有一點風聲傳到了我的耳朵裏,唐霜青,

是妳一大失敗!」 賊,這地方妳以後也別再打算露面了 這件事了,都知道寶華班的芷妞兒是個飛 獰笑着又道··「現在蘇州地面上全都知道 黑蝴蝶唐霜青低頭一語不發,金婆婆

唐霜青仍然一語不發,金婆婆嘆了

着左右看了一眼道··「你們也許不知道我 黑蝴蝶慢慢站了起來,金婆婆掃目向

為甚麼要提前起程的原因。」 鬼臉常通微微一笑道••「婆婆是怕地

仇家。」 在告訴你們吧,我們是在躲避一個厲害的 說,就憑他們那幾塊料還用得着担心?實 金婆婆冷笑一聲,說道。「簡直是胡

,只是我聽到了一點風聲而巳。」 「不過眼前並沒有甚麼跡像顯示這人來了 衆人全是一驚,金婆婆又冷笑一聲:

們以前沒有聽說過這件事呢?」 鬼臉常通問道:「這人是誰?怎麼我

金婆婆桀桀一笑道:「詳細情形,只

麼名字? 馮大海賢大了雙睛道:「這個人叫

聲,說道:「我只知道這個人姓雲,人家 金婆婆微微的閉上了眸子,冷哼了

很少。」 個人沒有?

聲道:「妳起來吧!」

面上的鷹爪子(官人)找麻煩吧?」

有島主一個人知道,我只知道此人是島主 個大敵,至于怎麼結的仇,我也不清楚

都叫他雲先生,叫甚麼名字,則知道的人

唐霜青秀眉微皺,道。「婆婆見過這

要設法避開,不可正面與此人爲敵 人小心,要我遇見這個人之時,無論如 小心,要我遇見這個人之時,無論如何接着吶吶道:「島主只是關照我對這個 她似乎對于這位「雲先生」有點害怕 金婆婆搖了搖頭,道:「沒有。

違背! 倒希望能會一會他,只是島主之令又不便來,從來我就沒有見過這麼一個怪人,我就到此,冷冷一笑道。「可是十幾年

這件事不要談了,吩咐開船。 輕的在椅子上敲了一下,嘆了一聲道•• 她說到這裏,用手中的象牙短杖,輕

向船尾掠了過來。 親自把箱子抬進艙內,唐霜靑身形縱起 話罷,她揮手命馮大海及鬼臉常通

後艙內立時有人答應了一聲 她口中叱道•「周山開船。 六帆的金

人,飛快地張帆起錨·這艘雙桅六帆

漆大船,開始徐徐的向江心移去 黑蝴蝶唐霜青望着岸邊,徵微的嘆息

內心不無懷念吧。 了一聲,也許她對于蘇州的那位郭飛鴻

吹得滿滿地,航行甚是安穩迅速 江上吹的正是順風,六面風帆吃江

此刻内心感到一些後悔,暗責自己未免太郭飛鴻慢慢由木桶後面移出身子,他

行,到時自己如何下去?又怎能再藏?再說這條船,聽他們口氣,是往回 試想憑自己一身之力,又能作些甚麼了。

果如何,到時候再說吧! 摸清了對方的巢穴,便無從着手對付,結

這麼一想,他內心就略爲定下了些?

### 玄功駭 絕藝驚人

,這艘船巳開出了個把時辰了 但見天星點點,郭飛鴻算計了一下時間 時已深夜,江上行船寥寥,仰視河漢

班啦!」 個黑衣漢子,口中嚷道•-「關勇,該你的 那邊移,忽 他左右前後打量了一陣,正要向內艙 見眼前燈光搖幌着,走來了一

上的燈四下照着。 人口中咦了一聲,又向前走了幾步,用手 誰知叫了兩三聲,沒有一點回聲,這

死的那個漢子叫關勇不成?」 郭飛鴻不由心中一動,忖道:「莫非

只要這小子再敢走進幾步,自己也說不得 想到此,他不油硬下心來,唔忖着,

,只好把他斃之掌下了。 也許是這人命不該絕,他只用燈四下

照視,却未走過來。

之下,他看到一雙人脚 的跑了過來,用燈向下一照,在一層帆布 他口中「咦」了一聲,三步併作兩步

找不着你麼?」

過去 不好啦,船上來了人啦,你們快來啊!」 一陣顫幌,摔在地上,他揮臂大喊道:「 這漢子「啊!」了一聲,手中的燈籠 ,却見船頭連續的掠過來三個人,其 郭飛鴻不禁緊咬了一下牙,正要騰身

J 20

中之一,正是鬼臉常通 這常通那張弔客臉,在月光之下

身子一縱,便來到了那關勇屍身旁邊,道 他低叱了聲,道:「不許吵!」 說着

「掌燈!」 他身後的那個漢子 ,忙把熄滅了 的 燈

燈光細看了看,只見關勇面色一片青紫, 籠又點亮了,鬼臉常通掀開了帆布,就 七孔流血,早已身死多時。 鬼臉常通雙眉微微向兩下一掛,冷森 着

樣厲害的人物,能逃過我常通的手去?」 猛地站起身來,冷然道:「這件事,先不 要驚動了下面的人,我倒要看看,是甚麼 森的道•「好厲害的手法。」說到此,他 他身邊一個漢子面上變色道••「二爺

視起來。 他那一雙銳利的目光,却巳開始向四週搜 鬼臉常通冷冷一笑,沒有答話,可是

、這人會在這條船上麼?」

二爺眼皮子底下,還沒有你現醜的餘地… 中的桅桿,道。「朋友,你以爲常二爺就 …」 說着森森地一笑,驀地抬頭看着半空 道·「朋友,你招子未免太不亮了,在常 他把身子向前移了幾步,冷笑了一聲

冲天」的輕功絕技,驀地把身子拔了起來 襟提起了一些,陡然一點雙足,以「一鶴 ,直向着第一根桅桿上落去 他說到這裏,用右手微微把過長的下

他二臂平着一分,如平沙落雁也似的巳落 一隻巨大的怪鳥,待臨近了桅桿頂尖處, 黑夜裏,常通這種身手,簡直就像是

足在桅桿梢頭上

他肩後的那領金色披風獵獵有聲的飄起來 ,看來確是險到了極點 這時天風呼呼,把他身上黑衣 ,以及

通這一身輕功,却也令他暗自驚心。 通這些舉動,他看得很清楚,這時見對方 無的放矢」,禁不住有些好笑,可是常 郭飛鴻雖是藏身于暗處, 可是鬼臉常

中 個倒翻 頭下脚上的,已把整個帆面,都看在眼 (翻,只以足尖勾掛在了第一片帆頭上常通單足點在桅桿頂尖,身子霍地一

有人,鼻中發出了一聲冷哼。 這時,他已證實了第一根桅桿上是沒

燕子,就在他乍分二臂的同時,雙足陡地 一踹,已又把身子竄到第二根桅桿之上 旋見他二臂一分,如同是一隻剪空的 這兩根桅桿距離文許遠近 ,可是常通

不見他怎麼吃力。 緊接着他身子一個倒仰之式,翩翩如

身子直竄出去,就像伸手可及一般,絲毫

我常通名字倒着寫 桐葉飄空,巳把身子落下了桅桿 ,他發出類如貓頭鷹也似的一聲長笑道 「朋友,你要是逃得過常二爺的掌下 這時只見他那張弔客長臉,變得更白 ,我們就看誰狠吧。」

那邊,忽然傳來一陣亂囂之聲,有人大聲 掌力,向四下逼打出去,就在這時,船頭 我們的麻煩。」 的叫道·「常二爺,你看這條船是存心找 說着雙掌就胸一抱,正要試着以劈空

鬼臉常通陰森森一笑,道:「這就是

船頭 蜓點水」的輕功絕技,條起條落的來到了 話聲中,足下一個疾熟,已施展「蜻

地方,行駛着一艘搭有彩篷的小花 目光望處, 只見大船前面兩丈左右的 船。

是令人驚異 大江深處,竟然會有這麼一條遊船,少有人用來在長江裏行駛,如此深夜 這種小船,通常是供人遊湖用 一條遊船,實在人遊湖用的,很

禁暗暗的叫了聲:「怪也」 再看那船上的乘客,鬼臉常通,更不

了一下眉毛 這個所謂的 外,就只有唯一僅有的一個乘客,細看 這條小花船上,除了一個撑船的 「乘客」,常通更不由暗暗皺 漢子

桌,一張靠背的臥椅如此而巳。 却見那花船上設置甚是簡單,一張方

變成了青碧之色。 這兩盞燈,亮光十足,使得附近的江水都 一盞青光閃燦的松蕊油燈,小船上由于有 靠船壁的兩根細漆柱上,各自懸掛着

躺着一個白衣帽的文士模樣的人物。 這時,在那張舒適的靠背臥椅之上

由年歲上看來,這人可能是五十左右

也可能是四十左右,很難判定。 他那瘦削的雙頰,深深的凹下去,連

之上,却生着灰黑色,過長的一雙黑眉毛 ,也無一處不是白的,白得一塵不染。,這個人非但是面色奇白,就連全身上下 內部的牙床,都清楚的由面皮上印 在他那雙烏黑溜溜,異常明亮的神目 出來。

神的在讀着一本書,一雙細腿,高高的放 這時他正自躺在臥椅上,彷彿聚精會

左右道:「這條船來了多久?我們走快一 鬼臉常通看到此,忍着心中怒火,問

一爺,你那裏知道,我已忍了他半天的氣 很有些蠻力,故亦得到這麼一個綽號。 虎 ,外號人稱「鐵胳膊」,這個人雙臂上 他聽了常通之言,雙目圓睜道。「常 他身邊一個黑衣漢子 ,此人名叫劉一

去吩咐停船。」 鬼臉常通冷冷一笑道:「這好辦, 找蹩扭,我們快,他也快,我們慢,

他也

了,媽的,這條小船,顯然是存心給我們

看誰橫! 劉一虎怔了一下 ,旋即道。 「好

動了 風 **着他招呼船尾管舵,管帆的,同時動手,** 把放在船頭的一個大鐵錨踢到了水中, 帆一轉,這艘虎頭大船,頓時就停住不 說着他一抬腿, 「噗通!」一聲,

鐵錨下水,帶出了極大的浪花

低的把它栽下去,由于船身過小,看起來打着秋千,浪花高高地把它抬起來,又低 是相當的驚險。 眼望着前面的那艘彩篷小舟,在水上

撑船的呀?」 的書本,呵呵笑道··「老七,你是怎麼個 他說着,那隻白玉也似的細手,在方 那個看書的老文士,忽然放下了手上

可是奇怪的是,那動蕩起伏的船身

桌上微微的一按,看起來是扶着要倒的身

的浪花,如何的汹湧,船身却是平着前行 竟然忽地不再搖動,而趨平穩,一任船底 絕不起伏

黗 會注意,而大船上各人竟都有注意到這一 當然,這種情形,錯非是明眼人,

老七,人家停下了,咱們也停下歇一會吧笑,以一種極難懂的甘陜腔調道:「喂! 遂見那老書生回頭看了一眼,嘻嘻一

死趕個甚麼勁呢? 那叫「老七」的船夫,聞言咧嘴一笑

道••「小的還不是聽你老的吩咐嗎!」

踢落水中,小船頓時也定住了。 一抬腿,「噗通!」一聲,也把船錨 兩船相距不過一丈四五,可說相當的

靠近了

道:「老七,把我的『七月黄』泡上一碗白衣書生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咳 我潤潤嗓子。」

了文士面前的桌上 了文士面前的桌上。 提起了水壺,泡了一杯茶,雙手捧着送到 老七答應了一聲,遂至船後小爐子上

說道:「好!眞好! 這個老書生端起來 ,微微呷了一口

上的書本拿起來,重新看了起來 說着又往躺椅上一坐, 把那本放在桌

人,他望也沒望一眼。 把面前大船看在眼中,甚至于連大船上的 種悠閑的樣子,似乎根本就沒有

小船上的文士,是有心和自己這條船找整對勁了,他不是儍子,一看也就知道,這對勁了,他不是儍子,一看也就知道不大

胆? 身犯險, 幾個人,也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來人隻 自己,以及黑蝴蝶唐霜青,海鷹馮大海這 這條船上,慢說還有金婆婆坐鎭,就是以 俗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自己 如沒有驚人的身手,焉敢如此大

**擰在了一起。** 常通這麼一想,止不住一雙弔客眉

可! 船上扎過去,却爲常通橫臂阻住道:「不 句粗話。「他娘的 說着順手撈起了一根長篙,就要向小 他身邊的那個鐵胳膊劉一虎,却罵了 ,眞有這種事!」

看不出嗎?簡直眞是欺侮人嘛!」 鬼臉常通冷冷一笑道:「得罷手處且 劉一虎一翻眼道•-「常二爺,你老還

罷手,能容人處先容人-

道:「前船的朋友聽了,兄弟們這條船大 ,改個路,感恩不淺。」 ,可能會撞着了尊駕的小船,請閃開一旁 語畢他就在船頭上抱了抱拳,朗聲笑

些個來路,焉能有如此好聽的口吻。 可是他一番用心,却是白費了 鬼臉常通如非看準了那船上的文士有

船

益發顯得冷清 絲毫也沒有反應,只有習習的江風吹過 這幾句場面話說過之後,前面小船上

上的老爺在向你老說話呢! ,才笑向那個老文士道:「老爺子,大船 停了甚久之後,那小船上的船夫老七

「他又沒有提名道姓,誰知道他是跟誰說 老文士歪過頭來,嘻嘻一笑,說道:

好性子一 文士又轉過身去 老七咧着嘴笑道:「你老爺子可眞是 ,伸出一隻白脂玉

尊船如不讓路,可就怪不得我們直行無忌 爲之呆住了,他也實在是忍不下這口氣了 剔了一剔,又倒下身來,繼續看他手上的 ,當時冷笑一聲,道··「在下話已說過 ,用寸許長的指甲,把燈蕊上過長的花 這種情形看在了鬼臉常通眼中

老爺子,人家可是要撞我們 小船上的船夫老七聞言一驚,道:

我們家的,人家要走你管得了麼?」 老七一縮脖子笑道: 「是!是!」 文士面上帶着微笑道:「長江又不是

得很不相觀。 倒是有了個意思,只是二人一白一黑 黝黑的皮膚,和船上的老文士一搭一檔, 這小子二十六七的年歲,一頭亂髮

當下胸有成竹 鬼臉常通知道這條小船找定麻煩了 ,冷笑了一聲,說道··「開

小船上的那個老文士,同時抬起頭來道: 「開船?」 誰知他這開船二字將方一出口 ,就見

丈左右,真正把人氣死。 ,兩船同時向前緩緩行, 小船仍然還是在大船前頭,相隔距離一 大小兩船的鐵錨,同時自江中起上來 只是一點沒有變

鬼臉常通忍不住一聲尖笑,道••「朋

友,你未免欺人太甚了 他忍無可忍,回身向身邊的劉一虎道

了: 「劉一虎 ,要俐落。」 ,把那個行船的混小子給放倒

森森一笑道·「常一爺你放心!」 鐵胳膊劉一虎 ,早已忍無可忍,聞言

直向着小船上的船伕老七背心上飛射了過 了一步,手中篙,驀地向外一翻,如同是 一隻穿射的怪蛇也似的,「嫂!」一聲, 說着他一編手中長篙,前足向前猛跨

胳膊劉一虎這種手法,任何人也會以為那 小船上的老七,是無論如何也休想逃得開 由於二船相隔的距離如此之近,以鐵

來的好! 在這刹那,耳聽老七口中一聲斷喝道。 出的長篙眼看即將扎在了老七的背上,就 可是事情竟是那麼出人意料,這支飛

隻右手 他巳把飛來的那支長篙,緊緊地抓在了掌 心 身子側着向後猛地一個轉身,分出一 ,陡的一抓,整條小船一陣顫抖

支長篙就像箭也似的射了出去:「瘦!」 聲,深深的投入江水之中。 接着他哈哈一笑,順手向外一擲,這

見一般的 向大船上望一眼。 老七仰天打了個哈哈,仍然像無事人 ,繼續的撑着他的船,望也沒有

這種調調兒,眞和他那個主人是一模

眼怒叱了聲··「好小子,我看你這次往那 裹跑?」 鐵胳膊劉一虎不由怔了一下,隨即瞪

J 22

一樣

可謂之有其主必有其奴一

話落,一彎身子 ,雙手在小腿上一探

> 它叫做「手插子」,是一種隨身的殺人利 身正中,有一道小指寬的血槽,北方人稱 兵双每一口都有尺許長短,細窄鋒利,刀 ,手上已多了一把寒光四射的匕首,這種

常一爺,我過去了!」 一身功夫不弱,當下向着常通恨聲道: 劉一虎雙双在手,殺機狂現,他自己

虎試一試對方身手,當下點了點頭道。 一虎,你要小心了!」 鬼臉常通沉吟了一下 ,正好借着劉

放心! 說罷他雙足用力一頓,整個身子直竄 劉一虎嘿嘿一笑,說道:「常爺 ,你

起來,向着面前的小花船上落去。 前行的小舟,仍然是沒有反應; 撑船

的老七,甚至於連頭也沒回顧一下。 他口中低叱了一聲·「我宰了你這個 鐵胳膊劉一虎輕功並不怎麼高明。

雙七,一上一下,直向着老七背上猛然扎 混脹小子 口中如此說着,身子向前一撲,掌中

了過來。

了下去,看起來實在是險到極點。 冷風,一上一下,直向着老七後背上猛扎 鐵胳膊劉一虎這一雙七首,夾着兩股

差了一点!」 不驚人的老七, 背上的刹那時之間,却猛然聽見那外貌毫 但容得這一雙七首,幾乎已揷在老七 口中一聲叱道·「只怕還

Ļ... ,劉一虎那一雙刀,便一左一右擦着了他」,身子一俯,不知他身子怎麼那麼一扭 足下向前一踢,使了一 「犀牛望月

的衣邊扎了個空。 復又聽他一聲狂笑道··「小子

你找死!」 身子側着向後一轉 一封,向着劉一虎

臉上 「單掌伏龍」式向外一 猛劈了過來。 心巳不禁打

開來了, 個寒戰,胆力已失去四五。 ,身子向左面 一聲,硬生生地把遞出的雙刀收了這時眼見老七掌式來到,他口中「 ,總算僥倖的讓他逃 了回嘿

發出了一聲狂笑道:「江裏面水凉快, 去洗個澡吧!」 他足步還沒有站穩,老七已又

閃,一股疾風掃身而 劉一虎方自心驚,猛見眼前前黑影

當下 急促之間,他似看到一支長桿挑來

但却仍是慢了一些 - 只見那條長竿

老七一聲叱道:「去吧!」不倚,正好打在了劉一虎下半身,並耳聞只聽得「叭!」一聲,這一竿子不偏 只聽得「叭!」一聲,這一竿子不偏個轉式,已變成由下而上之式。

出了兩丈以外,「噗通!」聲中,水花四 濺,頓時就投入水中去了 長竿再復一掃,鐵胳膊劉一虎足足飛

都大吃了一驚,鬼臉常通怒叱了聲: 這種情形,大船上諸人看在眼 中

大海,復又發出了一聲冷笑,道: 人抓住了腕子,他回身一看,見是海鷹馮他口中叱着,正要縱身過去,却為一 「師兄

> 不必過去,該誘他們過來才是!」 常通咬牙切齒道:「他們未免欺人太

,這是

甚了

待慢! 大船一 邊船上二位朋友請了,有甚麼過節,請來 馬大海這時挺身上前,朗聲道:「那 敍如何,兄弟敬備水酒接待,絕不

錨,定住了船身。 他說完之後,大船第二次又拋下了巨

錨,停止了行進。 水浪激濺中,前行的小船照樣也下了

來 才放下了手中的書本,優條斯理的站了 小船上那位五旬左右的老書生,這時

叫陣了,俗語說得好,奴才闖禍問主人一 帶着一種極爲輕卑的冷笑,緩緩轉過身子 -看來我不過去一趟是不行的了。 向着那划船的老七道:「這可好,人家 略微把過長的衣袖挽了挽,面頰上 L\_\_\_

我老七還行。」 我過去一趟就得了,對付這一羣龜蛋一 老七磁牙笑道:「老爺子,用不着你

初生犢兒不怕虎,要只是這幾塊料,我老老書生用鼻子哼了一聲,道:「你是

人家也不用站起來了。」

我就打擾了 雙手抱了抱拳,道。 沒手抱了抱拳,道·「既然如此,老夫說着他抬頭向着大船上衆人微微一笑

輕飄飄的落到了大船之上。 那修長的身子,巳如同是狂風裏的風筝 話落,根本就沒有怎麼作勢,可是他

白的綢衣吹得飄起來,他那蒼白的面頰 **飕飕江風,把這老書生身上的一襲雪** 

種仇恨,這種仇恨,是由於心和心在作對 沉鬱的一雙眸子,顯示出他內心蘊藏着某 ,絕非輕而易學所能化解開的。

無一人在輕身功夫上達到此一境界 功絕技,名喚「一飛羽」,乃是一種極難 船那種身法,乃是數十年前失傳的一種輕 禁面上變色,他們知道,這老文士方才上 練成的功夫,據二人所知,當今天下, 是海鷹馮大海及鬼臉常通這兩個人,更不 船上諸人見了,無不暗暗心凜,尤其

大名如何稱呼?」 氣,抱了抱拳道:「尚未請教尊駕貴姓, 鬼臉常通稍後退了一步,抽了一口冷

文士微微一笑,雙頰上那兩道深刻的 ,陷得更深了

方步,向大船艙面上行入。 點頭道:「不必多問,可請金婆婆出來! 常通方自一怔,這位文士,已是邁開了 他向船上每個人臉上掠了一眼,點了

糟。 四箱東西,全都在內,倘有閃失,可就討 海鷹馮大海生恐他直入艙內,因爲

否則恕愚兄弟不便招待! 「奪駕不示姓名— 因此,他忙橫身過去,冷冷一笑道… -可否將來意賜知-

「憑你也配! 老文士偏頭看了他一眼,淡淡一笑道

交待我兄弟就是! 適,只怕不便見你,足下有什麼話,只管 馮大海冷冷的道··「婆婆此刻身子不

皺,道:「金婆婆她還不出來?

說到此,那雙蒼白的眉毛,微微皺了

文士聞言呵呵笑了兩聲,那雙銳利的

也算是有鼻子有眼睛的人物,好!」 又點了點頭,道:「眞對不起,我竟然忘 目光,在馮大海及常通二人身上轉了轉, ,你們二位也是領繫金巾,在長春島上

要出 就是先會一會你們兩位,想那金婆婆總是 |來的! 了雪白的牙齒,又道••「……我

個先來? 說着,由鼻中一哼道:「你二人那

有點受不住了,此刻見對方指名叫陣,更 對方當着人前,如此輕視自己二人,早已 也不能含糊。 海鷹馮大海雖然內心有些驚懼,但是

再

大海先請教了 當下他冷冷一笑道。「旣如此,我馮

一個猛塌,雙掌同時向外推出以「連環 話聲一落,身子一個疾翻,又驀地向 ,直向對方胸腹上擊去。

實不錯了。 一般說起來,這馮大海一身武功也確

高得簡直不是他所能望其項背。 可是此刻所敵之人 ,實在是武功太高

他却 身子就像不倒翁也似的搖幌了起來,可是 實實地打在了這老文士身上,這文士整個 如同年青人一樣的笑着。 只聽見「碰!」地一聲,馮大海雙掌

遂見他大袖輕輕的一拂,**叱了聲**:

了船板上,頓時昏死了過去。 輕輕一掃,直飛了出去,碰!一聲,撞在 海鷹馮大海一聲慘叫,竟吃他這麼地

袖風所拂的地方,竟自湧出了一大股的濃 在他那張臉上,也就是方才爲那文士

起來。

視。 老文士這一手功夫,頓時把船上所有

血,整個的變成了一張血臉,令人不忍直

的人都鎮住了

打上,或是指掌所中,那還了得? 袖上的風力已如此厲害,如果眞爲他袖子 他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試想他

說話 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沒有一個人敢

道。 鬼臉常通一咬牙,挺身而出道。「朋 文士顯得有些不耐煩了,他冷冷一笑 「那一位還有雅興,不才却不便久候

老文士咽喉上點去。 在燈光之下爆出了一點銀星,隨着他身子 一撲之勢,這支「萬字奪」,直向着對方 友,你欺人太甚了! 「萬字奪」撒在了手中,三角形的双頭 口中說着,右手腰間一探,已把一支

老文士雙目霍地大睜,叱道。「你是

妙! 忙向後抽奪兵双,可是對方袖子上就 叱聲中,右手袖子一翻,常通巳知不

銀虹!「篤!」地一聲,釘在了桅桿之上 袖中 巳由常通掌內飛了出來,空中帶出了一道 像帶有極大的一股吸力,不容他抽招換式 ,手中奇形兵双萬字奪,巳吃對方捲在了 入木半尺,整個的船身,都為之搖動了 袖子不過那麼微微一抖,那支萬字奪 就見那文士一聲輕笑道·「撤手!」

鬼臉常通由於用力過大,右手虎口震

他面色一變,返身就跑,那文士嘻嘻

地上。 裂

- 鮮血如豆子也似的一滴滴的淌在了

一笑道。 「想跑麼,不行!

右手駢二指,凌空一點。

不動 才跨出了一步,頓時就保持着原來的式子 來是那麼如意,指力一出,鬼臉常通不過 這種「凌空點穴」的指力,他施展起

來了 船上幾個漢子,見狀嚇得嘩然大亂起

大聲呼喚:「好了,婆婆來了 去把金婆婆喚出來,我見見她就走了 幾個漢子正不知如何是好,忽聽一人 那文士一聲冷笑道:「不要怕,你們

艙簾開處,一個四十許的婦人,推着

她坐在椅子上的身子,竟然微微地有些戰 幡白髮的金婆婆。 這婆子此刻臉色看起來,白中帶青

個金製輪椅走出來,椅上坐着正是那個

聲道: · 「雲先生,我老婆子推算,該是你一出得艙門,她便發出一聲啞笑,冷

來了 向着金婆婆抱了一下拳,說道: 文士聞言面色巳微變, 他冷冷一笑 「婆婆請

退下去,我自己來。」 金婆婆回身向身後那個婦人道。「妳

年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但是這身打扮 椅,一直行到了文士身前才停住,她面上 說着她雙手交替着推動二輪,座下 ,這多

是要敬的。」 春島一聚,我想

先生如不嫌棄,可否隨同往長春島與外子 晤如何?」 說着咳了一聲,啞聲笑道:「……雲

刻下沒有工夫!」 老文士冷冷一笑,搖了搖頭道。「我

先生你打算如何?」 金婆婆略作沉吟,苦笑道:「那麼雲

請婆婆帶着船上兄弟下船,這條大船及船 上的東西,都給我留下 老文士仰天怪笑了一聲:「似簡單

段

,也許妳並不清楚!」

說到這裏,他鼻子裏哼了一聲,又接

「我這人是最分得淸楚,金婆婆,妳

也等於是半個主人,不才與島主告年那一

便打擾,可是婆婆既與他是夫妻關係

面上突然炸開了兩道冷酷的笑容, 文士微微一笑道:「不必了

「按說長春島上的老頭不在船上,我

)<u>[</u>[

說到此,臉一沉,冷冰冰的道:「婆

過是交由金陵蘇州二府會同處理罷了!」 婆妳不要誤會,金銀財寶我分文不取, 頓了頓,冷冷一笑道:「至於這條船

昔年與外子結仇情形,老身一概不知一

金婆婆桀桀一笑,道:「雲先生,你

過,我是久仰雲先生這個人的,外子曾

如果見着你老,務心請到長

市過我·

看這件東西應該如何?」

,我自會另行處理,婆婆妳意如何?!

恕老身不能接受! 金婆婆桀桀一笑,道:「條件太苛

我老婆子如此容易打發的麼?」 站起,冷笑道••「雲先生,莫非你就以爲 她說着雙手往後一推輪椅,身子雕椅

雲先生沉聲說道:「婆婆不必自取其

是怕事之人,雲先生,你劃出道兒來吧 自己受了! 我老婆子如是接不下來,丢人現眼,也是 「我老婆子旣敢代外子出面江湖,又岂 金婆婆啞聲一笑,前行了幾步,說道

身犯險?算了吧。」 婆不試也罷,在下如無必勝之心,焉會隻 雲先生哂然冷笑道: 一在下看來,婆

看! 貨當然行,却要拿出些玩藝兒給我婆子看 生就一副不服人的脾氣,雲先生要留船留 金婆婆獰笑了一聲,道:「我老婆子

他那冷峻的面上,突然現出了一片怒 文士點頭一笑,道:「好!」

容,只見他前行了幾步,探出了一隻右手 ,道…「婆婆請!」

,向當空一劃,遂即後退了一步,含笑道 話聲中,右手微微學起 ,五指合併着

是什麼把戲,哼道。「尊駕這是……」 金婆婆不由皺了皺眉,不知對方玩的

·這些帆怎麼了?怪事! 才說到此,忽聽有人大聲叫道:「咦

冷氣,只見第一根桅桿上的三面大帆 金婆婆抬頭一看,禁不住倒抽了 。 ---口

> 飄拂着 分成了六面,有如六面旗子也似的在空中這三道長口子,把三面大帆,平均的

金婆婆看在眼內 ,連連倒抽冷氣,面

和對方對敵,未免太不知趣了 伸手,就知冇沒有」,雲先生這一手功夫 金婆婆她自知以自己這身功夫,要想去 她雖是一身武功了得,可是 「行家一

說,我也不必現這個眼了!」 令人佩服,我婆子是望塵莫及,正如你所 ,苦笑道·「掌駕這一手『凌空裂帛』 當時她低頭沉吟一 良久才點了點頭

那時候只怕不是尊駕三言兩語所能打發的 走,只是日後我們必定還有見面的時候, 說着,低數了聲,接道:「我們這就

麼? 人道··「還不退下小船,莫非還怕丢不够 她說到這裏,獰笑了一聲, 對身邊各

四個黑衣漢子, 都已嚇傻了

西 望着老文士冷冷笑道:「尊駕如無其它吩 及常通雙雙抬下一艘拖附的小船,金婆婆 ,都交給你了! ,我們就再見了,這條船,以及船上東 這時聞言,立即一齊動手,把馮大海

時不候,婆婆你帶人走吧!」 ,老夫在九華山頂敬候賢夫婦駕到,過 金婆婆一口牙咬得格格直響,却是無 雲先生微微一笑道•• 「八月十 五 一夜子

可奈何,因爲對方功夫太高了 當時,她重重的跥了一下脚,道:

奪捲飛。



老文士大袖一捲,把鬼臉常通刺來的萬字

如同刀切也似的被劃開了三道大口子

好!

,婆婆裁了,不要多問,我們到小船上去 金婆婆發出了一聲啞笑,道•「孩子

義士了!可惜!可惜! 這月餘來鬧得金陵蘇州天翻地覆的那位女 微一笑道:「如果老夫眼不花,姑娘必是 雲先生望去, 說着搖頭嘆息了一聲,唐霜靑聽對方 唐霜青不由又呆了一呆,一雙明眸向 後者打量了唐霜青一眼,微

促她道:「不必多言,我們走吧!」 由心中暗怒,正要出言反擊,金婆婆巳催 竟稱自己爲「女義士」分明語帶譏諷,不

雙雙飄下船旁小船之上,隨即解繩而去。 唐霜青答應了一聲,當時同着金婆婆

片冷笑,突然回過頭來高聲道:「老七 你上來!」 文士模樣的雲先生,此刻面上帶出了

騰身而上 小花船上的老七 聞言一聲響諾

木箱,你搬到我們小船上去,快!」 雲先生鼻中哼道:「艙內有四口黑色

「老爺子,你也下來吧!」 會已把四口箱子移上了小船,他笑道: 老七應了一聲是,立刻轉入艙內,不

到前面去,我料理這大東西就來了。」 雲先生冷笑了一聲道:「你把小船划

文外,就見大船上雲先生雙足一頓,整個 老七答應了一聲,方自把船撑出了數

> 倒帆飛,江浪自四方八面反捲過來。 大船發出了驚天動地的一聲大震,一時桅

成碎碎片片,帶着殘破的軀壳沉入江底去 頃刻間,這艘虎頭金座的大帆船,已

有如 那艘花篷小舟上 異人雲先生,陡發一聲長嘯,拔身而起 是一頭巨鷹也似的,翩然的落在自己 就在船沉的那一刹時,這位風塵中的

他! 向江面望了一眼,微一笑道: 「我竟忘了 他說罷正要把船划走一 老七一笑道··「老爺子你眞行!」 --却見雲先生

之處指了一下道:「快救他上來!」 說着手指指向遠處,也就是大船沉沒

小船撑過去。 水中逆流游行着, 老七順其手指方向望去,只見一人在 不由吃了一驚,忙自把

,在浪花中划着,身手頗是矯健。當下他 月光之下,他看出水裏是一個少年人

他身上帶上來的水,把船頭都打濕了。 內一翻,嘩啦!的一聲,已躍上了船頭 別游了,小心大魚把你給吃了! 就伸出了長篙,笑道:「上來吧小伙子 那少年一伸手拉住了篙頭,身子在水

看到了 飛鴻,剛才大船所發生的一切,他都親眼上船的少年,正是匿藏在大船上的郭 一時竟忘了自己。 「好像伙!」 ,由於震驚那雲先生的驚人手法

手 想不到這位老怪,最後竟又來那麼 「頓足舟沉」,他也因此就落到水裏

這時他爲老七救上了小船,臉色甚窘

老七嘿嘿一笑,道:「你也別謝我的道:「多謝老兄搭救!」 是那位老爺子叫我救你的,你還是謝他去

郭飛鴻轉頭望去,就見那位風塵異俠

此刻又恢復了以往的神采,正自躺在睡 養神兒

輩打救之恩!」 郭飛鴻深深打了一躬道:「多謝老前

雲先生只微微點了點頭,却是連眼也

,老七望着雲老道:「老爺子,船回 郭飛鴻頗覺無味,就走到一邊席地坐 頭

們的事了 那四箱東西 雲老頷首 ,要不然人家還當咱們是黑吃黑 ,我們交給蘇州府衙 一笑道·「自然是回去了 ,就沒 咱

郭飛鴻的一顆心倒是寬慰不少,無論恨,郭飛鴻心中一動,正要發語,却見這眼,郭飛鴻心中一動,正要發語,却見這

何, 總算解除了蘇州那兩名捕快的困難

老七見他如此俐落,禁不住叫了聲。

針對自己懷疑而發的 切很明瞭,真正是怪了 只是這位怪老爺子這幾句話 ,看來他似乎對自己 ,似乎是

樣的異人望去。那天的情形,他止不住又向這位老文士模子,日前自己曾在秦淮河上遇見過,回想 由皺皺眉,忽然想到 ,這位老爺

> 人不敢相信。 老人,竟然是身懷可技俠隱一個,委實令 越覺他一身瘦骨,滿臉無神,如此一個 在兩盞明燈之下,他越看這位老爺子

相公上岸!」 然睜開眸子,向老七道: 然睜開眸子,向老七道••「老七,送這位一連打兩個冷戰,就見那位雲老爺子,突 江風颼颼,週身水濕的郭飛鴻不由得

「兄弟,你上那兒去呀?要不要我送你 郭飛鴻坐在船上也是不自在 老七答應了一聲,笑向郭飛鴻問道:

道 種冷漠的樣子,却大有「拒人千里」的味 接近這位畢生僅見的異人,只是, 對方那 他雖想

我自己會走。」 只得隨便指了一下道:「就煩老兄靠岸, ,自己臉皮再厚,不走也是不行,當下 這時聞言,分明此老已是在下逐客令

是來路不明的人,最好少交爲妙,否則 了一聲,目視江心道•-「少年人應該定下老七答應了一聲,却見那雲老冷冷笑 一旦陷身進去,可就比跌落江心還要危險 心來,好好作點事,不要沉迷女色,尤其

苦笑道:「是!是! 郭飛鴻知他對自己說話,當下尷尬的

他換換吧! 你看他冷成那個樣子,取我一件衣服,給 雲老微微一笑,對老七道。「老七

了要飯的了!」 郭飛鴻一聽,心想。 「這可好,我成

這時老七巳把掛在柱上的一件白綢長

凍壞了!」衫取了下來,拋給他道··「拿去穿吧!別

郭飛鴻接在手中 ,只得道謝道…「多

適時船巳靠岸 ,老七笑道:

這位老爺子這回倒彎腰回了一個禮,道 郭飛鴻恭恭敬敬的向雲老行了 一個禮

說着向四個箱子指了一下,笑道:「「你去吧,以後凡事小心謹愼些。」

這件事,我爲你辦了!一 郭飛鴻不由忙謝道:「謝老前輩!

他正想探問一下對方住處,小船却已

揚波而去,轉瞬之間,走得無影無踪。 聲,在岸邊隱僻處,換上雲老所贈的那 一切都歸於安靜之後,郭飛鴻嘆息了

色! 件衣服。 點破曉的意思了,東方透現出一片魚肚白 穿好衣服,他抬頭看一下天 想不到對方身材 倒與自己完全一樣 ,天時已有

一聲! 中動了一下,忙探手一摸,不禁「啊!」 鼓鼓的,其中似乎装着一樣東西似的 忽然,他覺得這襲長衫口袋內,有點 1

袋 原來,觸手處 ,似摸着一個軟軟的錦

外表,已是價值不凡 綢金邊,上面鑲滿了珍珠的珠串,但看 當時他忍不住掏出 一看,果然是一個

綠的翠環子,樣式甚是特別,扁扁的,寬 郭飛鴻打開珠囊,見內中放着一隻碧 ,顯然是女人戴在腕上的飾物

> 隻手環之上,還刻有字體。 他翻轉看了看,更意外的發現到 , 這

然在制止着自己:「也許這是人家的隱秘 我是否便於私看?」 郭飛鴻心中怦然跳了一下 ,他內心雖

只見上面刻着幾行小字不過是: 可是他的眼睛,已情不自禁的望了上

囊之內 封信 郭飛鴻劍眉微微一 ,却又另外看到了一樣東西,那是

女 上 郭飛鴻看罷心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女,小小年紀,便身懷一身絕技,在江湖「雲思佳」這個人,他是久仰了,久聞此郭飛鴻看罷心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因爲 巳是作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 下欵只有「內詳」二字, 不見具名

佳的那個姑娘不成?」 中那個成名的女俠,人稱『冷劍』,雲思 他忖道:「難道這個思佳,就是傳說

面是 竟是一封血書。 想到此,他忍不住打開了這封信, 一張素色的宣紙,其上寫遍着血字 裏

事 道 ,自己眼前 郭飛鴻情不自禁的戰抖了一下 是在作着一件有違良心的自禁的戰抖了一下,他知

寫的: 當下他匆匆的看完了這封信 可是,他怎麼也壓不住內 ,信上是這麼 心的好奇

去了 邊 ,我們母女只怕連這麼一點心聲,也難了,永遠的去了,若非是妳爹爹在我身 「思佳,當妳看到這封信時,娘已經

以傳遞了

死後,把我埋在後面的梅花嶺下,思佳!,這一場病下來,當然是更不行了,所以 整整兩年,可是妳知道,娘的身體太弱了 整整兩年,可是妳知道,娘的身體太弱了 常來墳上看看娘吧! 妳不是最喜歡到那個地方去玩麼?那麼妳 妳離開我的第二個月娘就病了,一病不起「 思佳,我可憐的女兒,你知道,當 「思佳,我可憐的女兒,你知

腸也動心

我真該死,這封信,我怎能偷看呢?

郭飛鴻不由重重的歎了

聲

自責道

麽婉轉的開導她,眞是一字一淚,鐵石心地這位父親心存芥蒂,懷恨,她母親是那她這位父親心存芥蒂,懷恨,她母親是那姓這位父親心存芥蒂,懷恨,她母親是那姓這位父親心存芥蒂,懷恨,她母親是那

看起來,似乎雲思佳之母已死

這封信,交給雲老,連同這隻鐲來,似乎雲思佳之母已死,她臨

武功 辛酸冷漠,可是孩子,原諒他吧,這也不辛酸冷漠,可是孩子,原諒他吧,這也不我母女吃了許多苦,讓我們飽嚐人世間的能原諒妳爹,雖然他早年實在太狠心,讓 何况妳爹已經知錯,妳就不必再恨他了 是他的錯,只怪娘的命不好,現在他回來 了,娘就安慰了,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 再說如非是他,妳也不會有這一身傑出的 「我寫這封信給妳最主要的 孩子,妳能聽娘最後幾句話麼? 狠心,讓

了男人就恨麽?這都是娘自小灌輸給妳的它,傻孩子,現在妳還那麼不通人情,見戴了一輩子,現在移交給你,妳好好珍視 「永訣了,娘要去了,可是,孩子然誰還敢要妳呢?妳也不小了,不是麼 思想,如今妳大了 「這隻鐲子是妳最喜歡的,在娘手上 也該改一改了,要不 不是麼?

個寒顫 書,喃喃自語道: 他匆匆收起了這對有血有淚的血 「天,這是… ,郭飛鴻又止不住打了

他現在有些明白了,這位 「雲先生」

> 好呢?」 他皺了一下眉 自問: 「我該怎麼是

肌膚

明

,水面上散浮一層濛濛霧色

想到這裏,

,他抬頭看了

下

下,天巳大下,天巳大

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最後他定下心來,不知將會如何的焦急,他這一刹那,眞 ,想道:• 不知將會如何的焦急,他這一試想那雲先生發現遺失了這 「我不如在此候他轉回便了。 就在原地找了一塊石頭坐了下 ,他這一刹那, 珠囊之後

來,靜靜的等着那花篷小船轉回。來,靜靜的等着那花篷小船轉回。 ,一直等到了晚上

回 又怎還會留在蘇州 非定居蘇州 蘇州找尋, 現在 ,他不由有些失望了 ,以他個性 ,以他個性,必是萍踪無定,,可是轉念一想,這雲先生旣他不由有些失望了,他想立刻

這麼一

妳知道娘多疼妳,多捨不得離開你啊……

了江邊。 一日鵠候,水米不沾,這麼一想,他可又凉了 ,他只得歎息了一聲 ,郭飛鴻眞有些 信步離開

遍地栽種,故而得名 ,名叫「梅村」, 這是隸屬「高郵」縣境的一 因爲鎭人多喜歡梅花,

J 26

J27

失神的凝望着。 情,忍不住又掏出了那封信,放在燈下 飯後,在燈下 ,他反覆的想着這件事

子口小竹塘十號。一 信封上一行字。 「交長沙白雲梯東柿

了一下 他腦中靈光一閃,不禁在桌上「砰」地拍 這行字在他眼前不住跳動着, 突然

何不親自送去,交與這位思佳姑娘,豈不對自己說道。「這信封上,旣有地點,我 是好?一 ,我眞是胡塗極了 一他自己

?」接着,他又點了點頭,自語道:•「我是,那雲姑娘旣不認識我,她會怎麼想呢 事的!! 不妨直言直說,諒必那姑娘是不會怪我多 可是他又不禁有些顧慮的忖道..

金婆婆,唐霜青 情不自禁的想到了昨夜的一切,又想到了 珠囊, 想到這裏,他就定下了心來,收起了 倒到床上,暫時把這事拋開,但 却

女俠客-

那 小的一張嘴,那烏黑如雲的一頭秀髮... ,浮現出來,她那彎彎的一雙柳眉,那小 那化名白芷姑娘的唐霜青,在他眼前

• 「忘了她吧,她不過是個賊!」 郭飛鴻翻了個身,歎了一聲,咬牙道

含沙射影」的一番話又在他耳響起。 就在此時,那怪老人雲先生在船上一 「年輕人應該定下心來,好好作點事

人… ..」

上熱熱的直發紅 凉水,使他頓時息下了那顆火熱的心, 一想到這番話,他有如當頭繞了一盆 臉

知,他怎麼連我心裏的事情也會知道了 他暗奇道。「這雲先生看來眞是無所

信 子,是彎曲不得的,否則明眼人一望就知 呢?可見得一個人的行為,正如同樹的影 ,我還是好好放下心,好好作人吧! 那麼,第一件事情,該是到長沙去送

顯得嬌美可愛。 都被滌洗得綠油油的,光采采的,益發 是一個細雨濛濛的日子,附近的花樹

踽踽的行進着,他不時的駐足向四外掃 在一條泥濘小道上,郭飛鴻冒着細雨

方 視 到了十號,就可以見着那位他久存敬仰的 ,正是「白雲梯東柿口」,那麼只要找 ,面上浮現出一種欣慰的希望。 顯然他的苦心並沒白費,眼前這個地

眞有點 禁不住有些情怯,因爲對方到底是個姑娘 家,她要疑心自己有甚麼別的企圖,那可 他腦子裏編織見面之後的說詞,突然 「冷劍」雲思佳了。

想到這裏,他就皺了一下眉毛 ,由不住微微發呆起來。 ,停住

青山道上,可以看見白石砌成的石階,羊一邊却是蜿蜒的一彎流水,在淡淡烟雨的 腸也似的一路延伸上去,遠看就像是一條 怪蛇彎曲的向上爬行着,直入青冥 這地方眞美, 一邊是青青的山脈,另

> 的果園子,正有幾個頭戴竹笠的莊稼漢子 是由而此來,在靑山道下,有用籬笆圍着 着翅膀,細雨打濕了牠們美麗的羽毛。 在清理着果樹的葉子,晨鷄在竹籬上鼓

,這麼早,可能那個姑娘還沒起床呢? 郭飛鴻忽然發覺到,自己來得太早了

然又猶豫了 起來

「去吧,怕什麼,把東西交給她之後,撥 就走就是了

前行,在一棵結滿了柿子的大樹下,正有 個孩子用竹竿在撥打着。

東柿子口在那裏?你知道麼?」

號,十號大概要往下走!」

寶劍,能不能殺人?一 現驚喜的叫道··「你是不是保鏢的?這是

郭飛鴻摸了摸他的頭,一笑道:「怎

,口袋裏還裝滿了柿子,不由的哈哈 說着見這孩子一張臉全被柿霜給抹白

他點了點頭,「白雲梯」之一名,必

啊!

自己對自己說:

望着他直發怔,郭飛鴻含笑道:「小兄弟 郭飛鴻走過去,那孩子忙放下竹竿

是東柿口,你找誰? 了點頭,用道地的湖南官話道:「這裏就

小孩怔了一下,道:「我家是二十二

你可別用寶劍傷牠!」

郭飛鴻笑着連聲道:「好

一面巳順着那小孩所指方向

,一路走

回頭道:•「你快走吧,牠是我們家養的 「汪汪」吠叫,小孩就跑過去趕狗

這時,撲過來一條黃狗,向着郭飛鴻」

他來回的走了 在風塵僕僕千里之後,想不到竟然突 幾步,

這麼一想,他也就拿定了主意,繼續

,你知道十號在那裏嗎?」

笑,說道。「少吃幾個吧,會吃壞肚子的

那孩子也有十一二的年歲了,聞言點

郭飛鴻上前拍了拍他的肩道: 「謝謝

麼不能殺人?專殺壞人,不殺好人!」

突然發現郭飛鴻背上有柄劍,立時面

牌,上面寫着「十號方寓」四字。

茶花和夾竹桃的小木門前,釘着一塊木 去,果然前行不遠,看到在一處開滿了

郭飛鴻不由心中一怔道•-「怪呀!怎

麼是姓方呢?」

旋即他就點點頭,也許那冷劍雲思佳

的是一個二十上下的美秀書生,一身青衣甚久,就見這扇小木門打開來,開門 上輕輕叩了幾下 下身上的雨水,略為整理一下,上前在門是寄居在友人家也未可知,當下就抖了一 腰繫紅維。

找誰? 他望着郭飛鴻有幾分奇怪的道••

問有一位雲思佳姑娘,可是住在這裏?」 士子,不由心存幾分敬意的欠身道: 書生聞言略怔,低頭道•「你找她幹 郭飛鴻見對方學止很像是一個讀書的 一語

可讓我入內細談,這件事 郭飛鴻尷尬的笑了笑道: 「仁兄是否

,溫和的道:「不行,你先要說明了來意 我才能讓你進來! 才說到此,那清秀的書生便搖了搖頭

個女孩子似的,郭飛鴻怔了一下,遂即點他說這幾句話時,臉色微紅,很像一

鴻身上骨骨碌碌的轉了幾轉,面上現出了說着,他那雙明亮的瞳子,又在郭飛,仁兄你貴姓大名?還有這件事::」

凝脂,十指尖尖,在挽着士子髮髻的黑髮 ,郭飛鴻眞會把他當成是個女人,就是女 **熟迷惘**。 ,露出雪白的頸項,如不是他這身裝束 郭飛鴻近看這位方和玉,只見他膚如

知怎麼說才好,那書生聞言,面色微變道

這件事實在是難說清楚,他一時眞不

「啊!」同時,他那雙澄波也似的眸子

東西,託我交給她,其實也不是託我,而

微頓,歎了一聲接道··「她母親有件

頭道:「好吧!」

正襟危坐,冷冷道•「仁兄尚未回答小弟 人也很少有這麼嬌美的。 方和玉見他只管用眸子望自己 當下,他望着他,一時爲之呆住了 ,不

才照了些、原道・

「好吧,你進來吧!」

郭飛鴻道了聲:「打擾!」就學步進

,在郭飛鴻面上直直的逼視着,好半天,

人院內。

小院中,佈置得是那麼清雅,不大的

,都讓花樹給佔滿了,在進門處的

飛鴻,是由蘇州來的…… 郭飛鴻忙欠身道…「是!是! 小弟郭

你可以把雲姑娘的東西交給我,由我轉交 方和玉繃着臉道:「郭兄,我是說

姑娘本人,恕小弟不便從命!一 又搖了搖頭,道•「這東西,只能交與雲 郭飛鴻劍眉微軒道• 「這個… 

出不妥,就微笑道··「小弟要見到那位雲

郭飛鴻點了點頭,正要取出,忽然覺

有東西來,不知可在身邊?」

落座之後,書生就問••「方才你說帶

可還是那句話,很雅緻。

郭飛鴻就進到了堂屋,見屋內很小 書生打開屋門,道。「請進!」 座瓜棚子下,掛着十來條紅瓜。

姑娘,才好拿出來!

不成?」 時才能回來,郭兄莫非能在此等她一輩子 個身懷絕技的俠女,此番雲遊,不知何「郭兄未免太固執了,只是雲姑娘她是 「郭兄未冤太固執了 方和玉秀眉一挑,却歎息了一聲,道

在城裏候她幾天,如果不回 「此事關係重大,我想 ,也只得暫時

是她母親手交與你的麼?」 郭飛鴻搖了搖頭道。「不是,是她父 方和玉呆了一呆,道··「你說的東西

J 28

名和玉,雲姑娘乃是我的表妹。

書生秀眉揚了揚,道:•「我姓方,小

郭飛鴻一欠身,道。「原來如此,失

才吶吶的道…「還未請教仁兄貴姓

,大名

郭飛鴻不禁有些失望,他呆了一下,

你把東西給我也是一樣。」

「雲姑娘如今不在,不定甚麼時候回來

書生不由微微一怔,粉面紅了一下道

敬了

方和玉看了他

二眼

,道…

「不必客氣

親雲先生,雲老前輩轉託的

就不認這麼個父親了!一 雲思佳說過,她沒有這麼一個父親,她早 了一聲道•「郭兄可能記錯了吧,我常聽 方和玉「哦!」了一聲,接着又冷笑

得,只好走了。一

好在他還記得八月十五子時在九華山

轉念一想,這是人家私事,又何必多言 不知道那件事, 想着正要把自己所知情形略告,可是

郭飛鴻心中一動,忖道:「敢情他也

父親轉託,別的小弟就不大清楚了。\_ 當下他搖了搖頭,苦笑道。「確是她

道:「郭兄遠道而來,小弟禮當招待,只方和玉這時忽然轉慍爲喜,微微一笑 顧說話,竟是忘了!一

辭了 已經轉回也未可知! 郭飛鴻站起身道。「不敢當,我想告 方和玉怔一怔,注目道: 「郭兄下榻 ,過幾天再來看看,至時也許雲女俠

謝方兄,告辭了。」 郭飛鴻搖頭笑道:「不必,不必 何不就在寒舍屈就幾天?」 謝

便吧! 方和玉微顯失望道:「也好,郭兄請

件心事,誰又想到她偏會不在,照情形看 佳在此,把東西交給她,就可了却自己 道而來,却白白撲了一個空,只當是雲思 郭飛鴻止不住歎息了一聲,想不到自己遠 玉道了聲不送,也就關上門,出門之後, 短日之內她也未見得就能轉回 郭飛鴻道了聲打擾,直出大門,方和

要是那雲思佳果眞不回,自己也就說不 自忖道無論如何自己也得等上幾天,萬 想到這個問題,他不由自主有點心煩 「我又該如何是好?」

> 福綠深厚 艷福無邊

己趕到那裏,把東西交還雲老也是一樣。 頂,雲先生與長春島主有場約會,到時自

想到這裏,內心也就暫時定下來

老的字號,生意却是很清淡。 處是在城北的「老長沙」客棧,是一家很 得很,鮮衣怒馬,行人如鯽,郭飛鴻下榻 長沙乃是湖南大鎮,城內尤其是熱鬧

有個秋天的感覺。 , 斜風吹過來 這時細雨仍未停住,反似較先前更大 ,令人有些「冷」意,很

過來用布巾在他身上擦着雨水,道•• 公怎麼不打把傘?看這身水!」 郭飛鴻跨進了客棧大門,一個夥計忙 「相

服,每當他想起那穿珠的錦囊,內心便禁 謝 ,走回房中,把濕衣脫下,換了身乾衣 郭飛鴻心情惡劣,懶得答理,道了聲

以外,也都在悶悶的想着心思。 不住浮上了 整整的一天,他都沒出門,除了三餐 一陣傷感。

却令客居的遊子,倍感凄凉。 只是夜晚嗖嗖的寒風,也正由此吹進來 方,開有一個天窻,光綫多半由此而入 **窻口,却有雕着空花的閣欄,上方斜角地** 這是一間尚稱寬大的客房,南面有排

就這麼,他睡着了。 行動,寶劍和那個珠囊,則都壓在枕下 他在床頭上點了一盞油燈,便於夜間

矇矓中,他張開了眼睛,却發現風把

床頭的那盞燈吹熄了。

F 29 現床尾處,竟立着一個人 當他摸索着要去點燈的時候,突然發

郭飛鴻不由打了一個寒戰,他冷叱了 一甚麼人?一

珠囊已無踪影。 手 長,巳由天窻直竄了出去,郭飛鴻匆匆探 向枕下一摸,那口劍雖然還在,可是那 只聽那人鼻中微微哼了 一聲,身形一

瓦面上如同洒了一層霜也似的白亮, 這時的雨巳停,天邊一彎新月,照得 「好賊子,我看你往那裏逃?」 驚,直令他魂飛九天,當下怒叱 一點,已穿窻而出,上了屋頂

之中,只能看見他那一雙光亮的眸子。 立在屋角上,一身黑衣,面蒙黑巾,目光 郭飛鴻躍身向前一撲,雙掌同時擊出 那個偷去珠甕的人,竟並未逃走,正

襲去。 ,發出了兩股絕大的風力,直向那人前胸 可是那人似乎早巳料到他有此一手

身子驀地向後一倒雙足在簷頭上輕輕一點 的捷身方法,緊追了過去。 箭也似的,已飛身到另一邊屋頂之上。 郭飛鴻第二次一殺腰,用「浪打金舟

彷彿可見對方是一個身材細長的少年。 他雙足一沾瓦面,正是黑衣人身後,

此功力·

極大的勁風,直向對方背肋插去。 **欺**,「金鷄抖翎」,右手五指上,帶出了 急怒之下,郭飛鴻二話不說,身形疾

外一分一盪,以中指指尖,對準着郭飛鴻 ,已把身子轉過來,月光下但見他右手向 黑衣人身子向下一塌,倏地一個滾翻

急切之間,他只得撤招後退。 ,動作從容,分明是一個極厲害的人物, 郭飛鴻不由大吃一驚,這人手法奇絕

郭飛鴻頭上掠了過來 那人冷笑,二臂一振,怪鳥也似的由

塊瓦。 得後退了一步,「叭!」一聲,踩碎了一 上發出了一股勁風,郭飛鴻被這股勁風襲 在他騰身的同時,袖管後揚,自袖沿

如 一縷輕烟也似的飄出六七丈以外。 再看那黑衣人,巳帶着一聲輕笑,直

牆之上,那份輕靈,簡直令郭飛鴻感到慚 他身子翻落下,正好落在這客棧的院

囊竊去,可說比竊去他的命還要使他着急 試問他將來如何向人家交代? 這時候,眼前黑衣人想走,他如何依 郭飛鴻這時整個心都亂了,這人把珠

驚,他沒想到,郭飛鴻這個人,居然有如 丈高下,空中翻身,直向着黑衣人撲去。身內力,一式「一鶴冲天」,足足拔起八 黑衣人抬頭看了一眼,似乎也略略吃 他咬緊了牙, 雙腕向下一按,使出全

可是又很顯明的,他不想與郭飛鴻交

淡淡的影子 牆時,淡月之下,那黑衣人已只剩下一片 又縱了出去,等到郭飛鴻再次騰身掠出圍 郭飛鴻身子一翻一撲下來,黑衣人却

這種情形令郭飛鴻心中明白 ,在輕功

上幾籌。 上幾籌。

一刹時間,郭飛鴻呆住了。 一個人的悲哀,莫過於絕望……

己强, 丢臉,還能如何 却不再追趕,因爲他知道,追上去也沒 他怔怔的看着前面那人一路飛縱而去 而且高出甚多,那麼追上去,除了 無論在內功,輕功上,這人都比自

細認之下,那是••

「東西我帶走了

不必庸人自擾…」

在門上,有人用白色的石筆寫着幾個字

查看房內各處,郭飛鴻這才發現,就

又仔細找了找,那珠囊果然是遺失了

郭鴻飛回到房中,點燃了那盞油燈,

聲。 他在月下好立了甚久,止不住長嘆一

差了,差的等於沒有 這一剎間,他忽然覺出自己的武技太

而去。

寫字,忽爲自己所驚,才中途停筆,脫逃 背向自己,這時想起來,一定是那人正在

他想起方才驚醒時,那刹那間似見那

郭飛鴻細看字體潦草,自己並不熟悉

好像語意還沒有完,忽然中途停住的

林中所謂的高手,簡直不行, 發覺到,自己這身功夫算不了甚麼,對付 驕傲,可是最近這一連串的挫折,却使他 般江湖人物足有餘,可是若是遇上了武 在以往,他這一身功夫,曾令他感到

單容易之事,他却偏偏把那小小珠囊偷去

,眞令人不解了

無論如何,今天這一個臉是丢定了

不取,即使是要取自己性命,也是極其簡

試看枕下長劍,衣內金銀,這人分毫

非自己親眼得見,眞還難以令人相信。 說自己作夢都不會想到,高的那麼去,如 幾個人,尤其是雲先生,那一身功夫,可 的夜行人,再加上那金婆婆以及雲先生這 試想那黑蝴蝶唐霜靑,以及今夜所遇

罸我吧!

吧,找雲先生一切坦白認錯,任他隨便責 郭飛鴻不由又長歎了一聲,自語道:「走

在紅木院門前站立甚久,郭飛鴻才略

有如此身手,也算相當的驚人了。 青雖是較自己略差,但以一個姑娘家,能 這些人,才眞是厲害角色,其中唐霜

先生門下,那是最好不過,只是 ..... ,自己務必要苦練功夫,如能投在那雲 郭飛鴻不由暗自下定了主意,此番事

他那一顆火熱的心,頓時就凉了半截。 想到雲先生,再想到了眼前的情形

中 當時他歎息了一聲,廢然回到客棧房

非是不在家,就是太過懶散了 ,放聲叫道:「方兄弟,請開門!」 五條絲瓜,居然都沒有人拾起來,主人如 三天的時間,似乎一切都改變了 略微提起一些勇氣,他不得不在臨行之前 小院中花葉扶疏,可是如今,僅僅不過 向這個叫方和玉的少年交代一下。 郭飛鴻歎息了一聲,在門上叩了兩下 但見院內枝葉滿地,瓜棚下散落着四 記得二天前,他初次來到這裏的時候

,深深地發出了

不會怪你就是! 旣說無妨,自是無妨 方和玉見他滿臉懊喪,一笑道: ,我保證雲思佳她必 「我

賊子找到,追回原物交還雲女俠! 飛鴻有三分氣在,我誓必要把那偷東西的 雖略微放心,不過兄弟你記着,只要我郭 你這麼說, 我

笑道:「真的麼? 在他說話之時,那病弱的方和玉微微

郭飛鴻點頭道:「自是眞的!」

花,大都凋謝了,不由問道:•「兄弟,莫和玉正在病中,一切疏於收拾,瓶中的菊 ,大都凋謝了,不由問道…「兄弟 郭飛鴻環顧屋內情形,似乎由於這方 方和玉微頷首道: 「好-·有志氣!」 , 莫

子的,所以也是一個人住在此地!」 ,一向獨居,她離開後,我是來爲她守房 方和玉點了點頭,道:•「雲姑娘喜靜

當是什麼大事呢,郭兄千里傳書,盛情已

方和玉聞言~竟微微一笑,道:「我

足感人,雲姑娘如今下落不明,東西丢了

今身染病,怎能再事操勞,這樣吧: 頓了頓接下去道。-「如果兄弟你不嫌 郭飛鴻誠摯的道。「這麼說兄弟你如

病體復元之後,我再離開,如何?」 方和玉似乎頗爲動容,却笑着道••「

這個朋友,你此刻身在病中,無人照顧如談不上甚麼交情,但是我却很是喜歡交你 郭飛鴻慨然的搖了搖頭道• ?請少等一下!」 窗簾拉開,有人微弱的應道••「是郭兄麼

身在病中一般。 由微微 

去了原有的風采。 書生方和玉,只是三日不見,看來他巳失 門已自打開,立在門內的,正是那個年青 郭飛鴻心中正自奇怪的當兒,面前院

只見對方雙眼紅腫,一雙秀眉無力的 郭飛鴻乍見之下,更是大吃了一驚!

張凊秀的臉頰,顯得更蒼白了,其上更微 蹙着, 蘊含有無限沉鬱。 短短三天的時間,郭飛鴻却發覺他那

烏髮散亂着。 微呈現出一片青色,在一塊青綢綁紮下

想你是該來了,請進來吧!一 ,郭飛鴻鱉訝道••「方兄,你這…是?」 方和玉默默的望着他,苦笑道:「我 看那情形,真是一陣風就能把他吹倒

握住了他的右臂,道••「兄弟小心!」 轉,幾乎要倒下,郭飛鴻忙伸出一隻手 說着閃開身子,讓郭飛鴻進來,身子

看了他一眼,遂即歎了一聲道。「謝謝 方和玉忽然張大了一雙腫泡泡的眸子

說着低頭戰抖了一下 ,益發顯得弱不

他病中情狀,更增幾分憐惜 這位小書生留下好感,他喜歡他那種秀逸 的氣質,那種讀書人獨有的氣質,這時見 郭飛鴻不知怎地 ,自第一面起,就對

他不禁同情心大起,當下右手輕托方

是不該出來吹風的!」和玉脅下,徽歎道:「待我扶你進去,你

去掙開郭飛鴻那隻有力的膀臂,更且,他 出一片紅暈,推拒道•「不用 ……嘛!」 方和玉聞言回頭了看他一眼,面上現

藥味。方和玉坐到一張靠背椅上,他那無 神的眸子,向郭飛鴻望着,點了點頭,道 正自熬着一個藥罐,空氣中散發出很重的 見室內門窻緊閉,在一個紅土小火爐上 「謝謝郭兄!」

事不成?」

「方兄弟,我……」

郭飛鴻呆了一呆,長嘆了一聲

,道••

方和玉秀眉微颦道••

「你有話但說無

事不談也罷,郭兄今日來,莫非就談論此

方和玉冷冷一笑,面色發青道。 「此

突然病重如此?請大夫看過了麼?一 方和玉微微笑了笑,道: 「無妨,不 郭飛鴻劍眉一皺道•「兄弟,你怎麼

妨!

郭兄,你來此是找雲思佳姑娘的麼? …… 邊 不由衷,他用袖角擦了擦,把頭轉向了一串淚水,珍珠也似的洒落於地,顯然是言 由衷,他用袖角擦了擦,把頭轉向了一 。少停,他重又回過臉來,苦笑道。 他說 ,那雙瞳子裏,突然滾下了兩

如此說法?」 郭飛鴻不由一驚道•「兄弟,你怎麼

眞要疑心他是個女孩子,

,歎道: 「兄弟 ,你

甚至連走路的力量也沒有 他似乎實在沒有許多的力量,

頓

之事自己如何得知。當下忙自打住,頓了

說到此,他忽然警覺不對,雲母去世

,才又道••「兄弟你旣與雲姑娘是表兄

如今雲母巳

::

了她的感染,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何况

,也許你與雲姑娘相處日久,不免受

妹之親,還望好好開導她才好!」

郭飛鴻半扶半攤的把他帶進堂屋,只

過是受了些風寒罷了!」

你諒解才好,我……我把雲老託交之物丢

郭飛鴻頻頻苦笑道:「此事尚盼兄弟

她不會 回來了,也許她早死了!」

也就算了。

之態,如非是那一身男人裝束,郭飛鴻眞 方和玉揚起了雙秀眉望着他 ,那嬌弱

怎知那是書信?」

大方的說是算了。

同時,他大爲奇怪地道••「兄弟

你

聞言之下,必然大怒無疑,却未想到如此

郭飛鴻不由怔了一下

,他本以爲對方

他自己保重,今後不必再找她了,她是不 的姑娘,郭兄如見着那位雲老先生,可請 就見他苦笑道…「雲思佳是一個苦命

一聲長嘆!

只廳得「刷!」

一聲,一道翠綠色的

郭飛鴻道•「方兄弟,

非你一個人獨居於此?一

棄,我可暫時搬來住上幾天,等到兄弟你

我也巳習慣寂寞,有郭兄同住於此,只怕郭兄盛情可感,只是如此我不敢當,再者 反而有些不便!」

你不要再說了,你我雖是才第二次見面

兄你見諒,只是我失落了托交之物,總覺 得無以向姑娘交待,於心不安!

郭飛鴻說着,右手握拳,左手展掌

戚容,郭飛鴻歎了一聲道・「此事雖蒙方

說到此,眨了眨那雙瞳,現出了一副

女傳情,自然少不了書信 . . . ]

方和玉輕描淡寫的笑笑道••「旣是母

初識,怎敢有屈郭兄你……?」 方和玉呆了呆,眼圈微紅道:「你我

歡靜,我夜晚就在堂屋裏睡覺就是了!」 朗 涉世的年輕孩子,不由更加關愛,當時朗 只是 ::-終於微微點頭道:「郭兄眞乃古道熱腸 個人總是要交朋友的,兄弟,如果你喜 一笑道:「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方和玉一雙澄波的眸子注視了他片刻 郭飛鴻見他拘謹如此,分明是個未曾

頻頻起伏不巳,郭飛鴻生怕他支持不下去 歇一歇吧!! 忙過去扶他道·「兄弟,你快進去躺下 說着微微閉目長歎了一聲,突然胸前

賴別人!當下只好退後一步,方和玉單手郭飛鴻以為他生性恃强,不願事事依:「郭兄不用扶……我 ……自己會走!」 扶牆,喘息了一刻,慢慢踱入臥室。 「郭兄不用扶…… 方和玉用手推開他的手,臉色微紅道

練過些時候! 比不得自己習武之人,在江湖上多少巳歷 地關上了,他不由內心有點好笑,暗忖自 己巳够怪性,這位却比自己更矯情,當然 ,這也是由於年紀太輕,臉皮太嫩之故 郭飛鴻正想跟進去,却見這扇門竟砰

這是很自然的事 這麼一想,他非但不以爲怪,反覺得

便面謁雲先生,說明一切, ,也只有躭誤了幾天了。 踢震先生,説明一切,可是如此一來他本準備立即上路,趕往九華山,以

有三間的小屋子,一間客室,一間臥室 他首先把屋內整理一下,這是一幢僅

> 之後 另一間是書房、 當他把院子打掃乾淨,爲花瓶放好水

泣聲。 ,忽聽方和玉室內傳出一陣低低的飲

這位兄弟,還有甚麼傷心之事不成?」 郭飛鴻不 由呆了呆,心忖道:「莫非

聲的啜泣 於是,他走到方和玉房門前,輕輕推 ,却見方和玉在擁被埋首,正自低

去!」 頭來,怒聲叫道:「誰叫你進來的?快出 郭飛鴻方一進門 ,方和玉忽然抬起了

點,你那裏不舒服麼?一 郭飛鴻一楞 ,苦笑道…「兄弟,想開

俊臉時,却是怎麼也發作不起來了, 她那雙帶淚的眸子接觸到郭飛鴻那張誠摯 方和玉秀眉一揚,又待發作,可是當

管我,請出去……吧!」 只見他抽搐一下道••「郭兄,你不要

可能這房間,過去正是那雲姑娘所居 郭飛鴻這時鼻中聞到一陣淡淡脂粉香 有如來到了女子閨房一般,心中暗忖

露在被外,十指尖尖有如春葱 衣 ,更顯出淸秀絕倫,他那雙無力的手 這時但見那方和玉,頭上纏着一方黑 ,把整個頭髮緊緊紮着,身着白綢長

代那雲思佳看守房子的,總似有些牽强 只是這是人家私事,人家又有些諱莫如深 看這位方兄弟分明是個嬌生慣養的讀書公 却怎地一人獨居於此,雖說他曾謂是 郭飛鴻看到這裏,又禁不住思忖道,

> 望着他道••「我的病只怕十天半月尚不能 過去,方和玉接過喝了一口,抬起眸子癡 好,如此勞累大哥,我心中實在不安!大 郭飛鴻見几上置有溫壺就斟了一杯水

未痊癒之前,愚兄是絕不離你獨去!」 笑道: 「兄弟,你只管安心養病,在你 ,可見並非無情,私心甚慰,當即搖頭

好了 ,忽然有所感觸的道:「大哥你太……太

在病痛之中,怎不令人格外垂憐? 兒,郭飛鴻還眞是第一次見到,偏偏他又 黑密箭的長長睫毛,如此別緻嬌弱的小哥

稀飯,等一會好了,就爲你送來,你少吃 點,再好好睡一覺!」 郭飛鴻微微一笑道:「我已熬上一鍋

淡淡的道··「大哥,你可知我內心多麼的的轉回身來,向日夜服待自己的郭飛鴻,

在那個結滿了絲瓜的棚架邊,他徐徐

感激你麼?要不是你,唉,我可能就一病

粉壁上,懸着一口形式頗爲古雅的長劍 絲穗的長劍,細細的,窄窄的,郭飛鴻是 那是一口黑蛟皮鞘,綠玉把手,墨綠

當下他不由不吃了一驚,道:「兄弟

話,也許不該多問,只是……」他又抬起頭來,道:「大哥,我有一句說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

郭飛鴻聽他竟自改口稱呼自己「大哥

直未曾舒展過 雙細細長長的眉毛

現在

當金黃的陽光

輕輕的洒落在這種滿

細細長長的眉毛,自從臥病以來,便一心好像埋藏着無窮的沉鬱和悲哀,他那

只是這個小哥兒

好似有些洒不開,

乎好得多了

各色花卉的院落中時,方和玉的意緒似

語畢正要轉身出房,却忽然看見床前

不起了

寶刀。 識貨之人,一望之下,便知是一口罕世的

病的時候?-」

方和玉低頭看着脚尖,

過了一會兒

「兄弟,你不要說這些,人誰又沒有個生

郭飛鴻望着他微微一笑

,走過去道·

這口劍是你的麼。原來兄弟也是劍門中 方和玉冷冷一笑道:「大哥不必誤會

,此乃雲姑娘遺忘留下的,與小弟沒有甚

那麼兄弟,你好好休息吧!」說罷大步出

室

能在院子裏緩緩散步,作一些輕微的活動

公的病,終于有了起色,現在,他已 在郭飛鴻日夜費心的照顧之下,這位 室內,頓時呈現一片死也似的寂靜

方和玉倚身在床上,輕輕歎息了一聲

說着微微閉上了眸子 ,顯出了他那漆

少。 飛鴻一笑道:

蒙大哥如此恩待,對于大哥,却知道得太方和玉平視着他,徐徐的說道:「我

弟有話但說無妨!」

住臉色微微一紅。郭飛鴻爽朗的道。

說到這裏,這位面嫩的小相公,禁不

我不是說過麼,我家住蘇州,上有父母 方和玉睨着他道·「上有父母 ,中 ,這件事,我又怎能推卸責任,我……」一旦發現失落這些東西,該是如何的着急 劍眉微微皺了皺,搖頭又道:「我眞

他 方和玉在他說話之時,一直留意看着

我如今尚無妻室,自然沒有子女了,兄弟

你呢?」

兄妹,下呢?」

飛鴻搖頭笑道。

「你眞會開玩笑了

,兄妹四人……」

些不願就此……與你分手……」 ,聽完,輕嘆了一聲,道:「我只是有 他很吃力的說出這幾個字,面色又紅

有白交你。 ,道…「兄弟,你有這番心意,我就沒 方和玉似沒有料到飛鴻會有如此親熱 飛鴻不由一笑,走上去握住了他一隻

又豈是可以改變得了的?飛鴻是一個相當却一時的無從說起,而且對方性情如此, 要是和自己一樣的走動江湖,那可就不行 女孩子,這種人,閉戶讀書,固無不可,太嫩了,無論模樣兒,性情,簡直就像個 怪,並不介意,在他感覺裏,對方實在是 對于這位小兄弟的怪異脾氣,他已見怪不 姑娘回來,請代我向她致歉,也許雲老前 豪爽實幹的人,方和玉已然病體已然復元 了。有此感覺,郭飛鴻就想勸他幾句,但 鴻握住的手抽了出來。 自是不願多留,他嘆息了一聲道。「雲 郭飛鴻不由又微微一笑 ,這十天來

頓了頓,又說道。「大哥,你已决定要走

,我就放心了,也該辦一辦我自己的事

方和玉冷冷的道:「去九華山見雲先

郭飛鴻點了點頭,說道:「你的病好

出看來是有情的光芒,他轉身走了幾步,

他說這句話時,一雙眸子裏,却閃射

方和玉冷冷的一哂,道•「沒有什麼

,總不許我問你,這是什麼道理?一

聞言後郭飛鴻不禁一笑道:「你只管

走了 輩會親自來探望她的……」 向方和玉點頭一笑,道: ,你要保重身體……」 「兄弟 ,我

劍,配合我這口長劍,乃是雌雄一對,你的匕首,遞給方和玉,微笑道:「這口短 說罷,他由腰側取出了一把尺許長短

> 盼的 生兄弟。」遞過短劍,又道:「見物思人我雖爲初識,但有此十日相處,已勝似親 起曾經有過我這麼一個朋友,愚兄我是切 。兄弟今後只要看見了這口劍,也就會記

雙玉手抱劍,輕輕按動柄上啞簧。把它抽的短劍,形式古雅,方和玉春蔥也似的一 了出來,在襲人的冷氣裏,他不由讚了一 那是一口青色鯊魚皮劍鞘,珊瑚把柄 方和玉面色一白,慢慢的接在手

道:「此硯乃我十年來未曾離身之物,滴 袖內摸出了一塊墨玉硯台,低頭細看了看 ,我的未免太寒酸了。」說罷,就見他自哥一件東西才行,不過比起大哥這件禮物 保存,永不離身,禮尙往來,我也得送大旋即抬頭望着飛鴻道。「我必定好好 聲「好劍……」

動作,面色勃時一變,他用力的把被郭飛

問我

道理。」

文雅和沉默,喜歡他那股子讀書人的蹩扭

,不知碰了多少次釘子了,飛鴻喜歡他的

來,這幾天郭飛鴻就爲了想進一步瞭解他

說罷,他那雙眉毛,却又輕輕的皺起

說了麼,你不要問我

方和玉臉一凝

,冷冷的道·· 「我不是 ,我無可奉告。」

這禮物太重了 飛鴻接過看了看,一驚道: ,我實不敢……」 「兄弟

贈大哥留作紀念吧!」

水成墨,最能潤毫,亦可解人煩思

,就回

吧。」 不起,我生平不慣爲人送行,大哥請自去 方和玉一笑道:「大哥不收,就是瞧

些離別的悵悵 山風,捲起了一些灰沙,飛鴻不禁感到 說罷, 條地轉身入室 ,院中吹來一陣

間。 低頭,像是一塊礁石,突立于急流駭浪之 的性情,這種性情似乎是永遠不會向現實 染的少年,正和自己同樣的具有一種孤獨 **奠裹的駱駝,而方和玉,這位不爲世俗所** 他忽然覺得自己太孤獨得像是一隻沙

> 可貴。 那麼,這份友誼,怎不令人感到珍惜

就如此的離開了。 風散,萍聚風散,世事本來如此,郭飛鴻 像是浮萍,而今又離別的那麼驟然,有如 十天以來,兩個陌生者驀然中相遇

飛鴻這一路,好不辛苦。 江至池洲,來到了皖南名峯— 走長岳,經黃鶴,踏入皖境,又渡長 -九華山 ,郭

後,把所經歷的一切,向他陳訴,求他對生,恨不能脇生雙翼,立時見到了他,然 自己諒解。 但因爲急着會那位奇人異老,雲老先

是自己實話實說,對方可能會一笑置之 雲先生這種奇人異士 也可能會爲此與自己立時翻臉。 飛鴻內心充滿着惶恐和愧疚 ,個性最難捉摸, 因爲像 要

,眞有 九華絕峯,但覺天風冷冷,低頭俯視大地 他在八月十五中秋夜,早早的登上了 「登上九華而小池洲」之感。

九華天下秀,蒼松奇石 ,烟雲繚繞

的掛着,山風陣陣,蟲聲唧唧,夜已深 他抬頭看了看天上的那輪皓月,那麼靜靜 身石後,現在,他可以一覽峯頭而無遺 郭飛鴻選了一處可資藏身的怪石一入前人詞章,盡成九華風光。 掩

想到這裏,心中頓時狐疑了起來。他不禁暗忖道。「他們別是不來了吧。」 勉强的又等了「個更次 已上中

頓時感到有些不耐了 天,夜凉如水,仍不見有人出現 正當他狐疑莫解的當兒 忽然 ,郭飛鴻 ,他發

J 32

把事情看得太簡單 ,試想那位雲老前輩

郭飛鴻道:「兄弟,你到底年紀輕

一定不會怪你的。」

方和玉轉過身來,嘆了一聲道:「我

飛鴻又點了點頭,道:「不錯。」

不是告訴過你,東西丢了就算,那雲思佳

是那麼驚鴻一閃 ,已來到了峯上。 郭飛鴻猛地心中一驚,那盞明燈不過 ,也就在郭飛鴻眨眼之間

這時,飛鴻已能清楚的看清來人的模

削的老者。 看出上來的是兩個人,其中之一,正是他 在一盞大紅紙燈籠的紅光照射下,他

氣派驚人! ,在紅色燈光映照之下,燦爛奪目,好不 那襲長衫之上,也綴滿了閃閃發光的金片 閃耀着一片炫眼的金色霧光,敢情他身上 成一條粗如兒臂的短短髮辮,垂掛在頸後 ,看來眞像是霜雪一樣的白,老者把它結 張臉頷下 ,在辮梢上還結着一枚閃閃發光的金環。 使飛鴻感到驚異的是,此老週身上下 這老者身高約在七尺左右,瘦削的一 ,飄着一絡山羊鬍鬚,滿頭白髮

那位金婆婆,看來也似比前風采得多

是如今,像是已經完全痊癒了。 記得月前初見她時,她一臉病容,可

前後,各綴有一塊金色團花,燈光之下 也閃閃有光 她穿着一身大紅的襖褲,只是在上衣

緊張了起來,他猜想,那個瘦削老者必是 所謂的長春島主段老頭兒了。 這兩位的驀然來臨,頓然使得郭飛鴻

「看樣子,我們來早了! 只見這老者上得峯後,冷冷一笑道:

> 敬! 悦,冷笑道··「客人等主人,未免有失恭 金婆婆幌了一下手上的燈籠,滿臉不

入石內半尺有餘。 燈籠,就像箭似的飛了出去,只聽見「篤 !」一聲,燈籠的提桿兒,竟自突突地插 說着,這婆子右手一抖 ,掌中的紅紙

力已是如此,那位長春島主,自必更加 「好厲害的乾元如意眞力,這婆子一身功飛鴻,止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心忖道: 右手向外徐徐一推,摇幌立止,石後的郭 已,儘管如此,那燭光兀自未熄,金婆婆 像是正月裏玩的彩球 也似的,左擺右幌不 那盞燈籠經此一震,倏地蕩了起來

華山 此時月正當中,如銀的冷輝之下 ,一草一木都清楚可見。 ,

出一道深深的疤痕,在月光之下泛着暗紅下是正直的一條鼻樑,在他左頰上,却現 的顏色。 一般,深邃的一雙眸子,無力的睁着,其的星月,他那張瘦削的臉,彷彿是紙糊的 長春島主段老頭兒,抬頭看了看天上

個來,我們也吃吃!」 是閑着,老伴兒,把妳帶來的月餅拿出兩 笑道:•「離子時尚還有一些時候,閑着也 這老頭兒看了一下天時之後,微微一

你竟然還會有此雅興?」 金婆婆嘆息一聲,道:「大敵當前

此個性,今朝有酒今朝醉……」 老者呵呵一笑道··「我段南溪生就如

天下秀,我們遠涉千里,來到這裏, 秀,我們遠涉千里,來到這裏,明月向四下羣峯環指一下,接道:「九華

當頭,怎能不賞?」

,在他笑聲裏,都似乎震動了

一片綢巾,四平八穩的落在了地上,他笑勁兒,段南溪笑聲一歛,忽地抖手打出了 道…「來,來,來,坐下 片綢巾,四平八穩的落在了地上,他笑

來

化」之感! 肥大的衣衫揚起來,月光下眞有「飄飄羽

個 興頭,遂也坐了下來,她由身後解下了

郭飛鴻倒是未曾想到,這二人竟然值

兒來了,由我一人應付,我們是多少年的 老交情了,故人把晤,真乃大快事也!」 大意不得,姓雲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就聽得那段南溪道••「等一會那雲老

段南溪大口嚥下了月餅,冷冷道:

當空一聲長唳,正有一隻白鶴飛掠而

遂見段南溪又冷冷一笑,道·· 「下去

人踏空而至。

說罷,仰天發出了一陣狂笑,整個山

郭飛鴻心中不由暗暗讚佩此老的豪邁

另外還有 包裹,打開來,其中是一些散碎銀子 一盒月餅。

之約了ー 他如果沒有十分把握,也不會有此九華山

也輸不起

這時天風更烈,呼呼地,把二人身上 話落,人已經盤膝,就綢巾上坐了下

金婆婆見丈夫如此,也不願掃了他的

的有此雅興,真的吃起月餅來了

金婆婆鼻中哼了一聲道。「島主,你

這麼說,我們是輸定了!」

金婆婆搖了搖頭道:「我們不能輸

轉兒 過,段南溪右掌疾招,那白鶴就空打了個

> 着峯下墜落而去 一聲,雙翅盡折 緊跟着五指一抓一放,那白鶴 ,白羽飄散了滿空,直向

爪』比起他那一手『凌空裂帛』如何?」 要知道這雲老兒是找來的!」 段老頭呵呵一笑,道:「我這『分雲 金婆婆慘笑道··「南溪,你不可大意

「不要再多說了! 她還要說下去,段南溪却一聲冷哼道

是我老眼不花,姓雲的來了 此言一出,金婆婆不由霍地站起來 忽然偏頭看了一下 ,冷然笑道…「如

麼? 道。 段南溪伸手指了一下 「在那裏?」 道: 「那不是

「何必如此故弄玄虛!」 他接着神色微微變了一下 ,冷冷的道

一抄,巳把飛來之物接在手中。 藝兒,就見坐在地上的段南溪右手平平的 中直直的飄來一物,像是束簡紙片之類 郭飛鴻尚未看清這到底是一件什麼玩 循着他手指方向看去,郭飛鴻果見容

金婆婆忙就近一着,只見是一張大紅 ,其上寫着·

駕多時,雲朋友,你來遲了!」 段南溪一抬頭,狂笑道:「愚夫婦候 金婆婆霍然色變道。「他來了 「雲舒眉拜!」 四個大字

大紅拜帖便箭也似的射了出去。 說着原地不動,只把袍袖一展,那張 就在這時,但只見眼前人影閃動,一

神器了 由此也可以推想到,那是一口多麽<u>蜂利的</u>關不住森森的劍芒,一絲絲的侵入人心,

不同的動作,可是這人却施展得如此輕快衣,現身,落地,伸手,接帖,雖是四個天風嗖嗖,飄拂着這人那襲雪白的長

來 拂着他那一雙大袖子,慢條斯理的站了起 坐在地上的段南溪此時呵呵一笑,輕

帖子,落地時,

就像浮空而來的一個鬼影

,有如是一個式子

他那雪也似的一雙白手,

輕輕的托着

多了! 爲與日俱深,駐顏有術 老哥, 額首冷然道·· 「不錯,三十年沒有見了 你看來仍然是那麼年輕,足見修 那雙無力的眸子,打量着雲先生 ,而我,哈哈,老

相比 雲先生不過四旬左右 郭飛鴻吃了一驚 ,實在無法與段老頭 ,因爲就外貌上看

而這位段老頭,竟然口稱他爲「老哥

放光,道:「這三十年來,南溪兄,我找 ,委實令人想不通! 雲先生這時森森的一笑,瞳子裏灼灼

得你好苦!」 段南溪沉聲笑道·「你到底已經找到

指」段南溪的老人,又呵呵發出了一陣乾 說到這裏,這位長春島主,人稱「金

今夜,此老,雖依然舊時衣着,但他衣白帽,是何等一個幽閑情態!

記得月前在長江初見此老時,此老白

重的負荷 神色的異樣, 同故友寒暄問候

郭飛鴻在石後暗暗吃驚,這位雲先生

給他緊張的心弦,帶來了重

了我!」

持着豪士的風度,不忘在甫一見面時,

先

他雖激動得聲調微抖

,可是他依然保

像拉長了許多。

更慘白了,他那深深陷入的兩道皺紋,也

說話時

白衣人那張蒼白的臉,看來

水一別

匆匆三十春秋

,老朋友別來無恙

白衣人站定之後,莞爾一笑道:「漢白衣人站定之後,莞爾一笑道:「漢 金婆婆那等高的武功造詣,竟也未能看清

除了那位長春島主段南溪此外,就連

那儒雅的面上,却顯得那樣嚴肅,像是罩

飲,勃然變色道··「長江道上,老兄你那 一手可真够狠絲毫沒有給兄弟我留一點餘 爲此,我老頭子要來謝謝你! 接着他面上浮上了一層憤怒,笑聲一

你三十年前一指之恩!」 沉的笑容,他點了點頭道··「這正是報答 雲先生淸癯的面頰上 ,帶出了一絲深

正中處,用銀色的鍊子,垂繫着一柄不足另外郭飛鴻發覺到,在雲先生前胸,

上了一層秋霜。

看了 說罷,這位全身雪白的雲先生,抬頭 一下天,以切齒的聲音 ,繼續說下去

了我,這是我懇切邀請二位來此一會的原,道:「南溪兄,我希望你今夜索性成全

的時光,速速作一個决斷的好!」 面,明月當頭,我們還是不要浪費這大好 這顆頭顱也沒準備再帶着回去,老朋友見 你找我,在我意料之中,段某千里而來 金指段南溪一聲狂笑道: 「雲舒眉

雲先生鼻中哼了一聲,道:「閣下言

• 「妳不必再多說了 才說到此,金指段南溪便厲哼了一聲,道 雲大俠,如果你能過往不究,何妨……」 怎麼一回事, 當時望着雲先生,嘆息了一聲,搖頭道: 兩個人將要白刄相向,禁不住一陣胆戰 「雲大俠,我老婆子雖不明白當年你們是 這時一邊的金婆婆,見情已知道,這 可是俗謂冤家宜解不宜結

「老哥, 旋又冷笑了一聲,目視雲舒眉,道。 你劃下道兒來吧,天時可是不早

頓,微微一笑道:「只是今日的雲舒眉 很敬佩你這種爽朗作風,只是一 却是大異於當年了 雲舒眉點頭道:「很好,南溪兄,我 一」頓了

何物?何不亮出一觀?」 着段南溪,又道:「南溪兄,你身後所捐 ,彷彿睜大了一倍。接着森森一 他那雙含蓄的眸子,在說這幾句話時 笑,目 視

揮,「呼!」一聲,那東西便自展了開來 了一個長條圓柱型的東西,只見他信手 殷南溪右手向後一探,已自背後摘下

> 色怪旗 小的金鐶,金鐶正中有一個「令」字的金 雲先生看到此旗,呵呵一笑道:「如 那是一面三角型正中繡有一枝核桃大

如意旗令』了,幸會,幸會! 果雲某眼不花,這正是足下馳名四海的 殷南溪一展手中旗兒, -

哥 「不錯,這也正是我段南溪的兵刄,雲老 雲舒眉皺眉冷臉道:「正要領教!」 段南溪候教了 呵呵狂笑道:

以外, 緊緊握在胸前銀色短劍之上 一聲脆响,當空像是閃出了道寒電! 隨即他足下向後一點,飄然蕩出數尺 說着,他那雙奇白的手 緊跟着右手向外一撒, ,微微抬起 「錚!」地

好劍! 一口奇光刺目 段南溪不由面色一變,嘿嘿笑道:「奇光刺目,狀如牙形狀的月型短劍。 在一陣龍吟聲中,雲先生手中已多了

聲叱道:「老婆子,你閃開!」 手上三角怪旗,呼地捲出去,同時一

似的竄了起來,身形向下一落,已置身在 一塊突出的石筍之上。 金婆婆雙手向左右一分,如同怪鳥也

山下滾去。 隔空捲起, 空捲起,發出了一陣轟轟巨聲,直向段南溪旗角巨風,把峯頭上一塊巨石

恰似生在崖邊的一棵巨杉,一任天風捲過 ,他身子却是絲毫不動。 一般,待到金旗一收,他那偉岸的身子 這老兒展旗, 進身, 收旗,如同旋風

一聲道•「段南溪,今夜如不能敗你雲先生短劍向天一指,豪氣干雲的朗

二尺的短劍

J34

種說不出的冷

全是銀色,一片銀色光華,映着星月 這口劍,呈月牙形,整個劍鞘,劍柄 ,直似那劍鞘兒

,竟是一面金色閃閃的旗子

怪旗閃電一展,「呼!」一聲,由上而下 ,直向雲舒眉正前方捲了過來。 金指段南溪怒叱了一聲•「好!」 身子霍然騰空而起,翻身疾撲,三角

溪忽地踉蹌後退了一步。 雲先生殘月劍側斜着向上一舉,段南

似的,又撲到了雲舒眉身邊。一聲勁叱,足尖一點,如同是一三角型金色的旗面,搭在了手臂 聲勁叱,足尖一點,如同是一片彩雲也 一角型金色的旗面,搭在了手臂上,陡地 這一次他左掌剛現,雲先生屹立的身 他面色一變,第二次一展手中旗,那

金旗跟着「呼!」地揮出。 了「點」「挑」「捲」「打」「崩」,五 這桿怪旗在他這一揮之下,同時包含 竟向左一搖,段南溪一聲怪笑,如意

,真正令人心驚,堪稱獨絕武林。出雙招的,巳不多見,段南溪這一旗五打 武林中能以一樣兵双,在同時之間使

更妙的是,他左手巳逼住了雲先生的

的「打」,和旗邊的「崩」! 金旗上五招字訣威力,分別發揮在桿

,這五字訣,無不用到奇絕陰狠的骨節眼 三角形怪旗,閃爍出一片耀目的金光

創指式,從未使用過的厲害秘學。 他這一手「金旗五打」,乃是近年新

雲先生萬無敵擋之理,只有設法後退,而 老實說,這一招,段南溪勢在必勝

> 時雲舒眉身子騰起來,那麼其後果,將是這一點,段南溪也早已考慮到了,如果這 墜落千丈深淵!

聲 掌同時挾着排山倒海的劈空掌力,吐氣開 ,平胸推出。 金指段南溪如意金旗甫一攻出,他左

暴風。 石,他整個的人,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魔影 連同着金旗和掌勢,構成了一團滾動的 峯頭上吃他這裏巨力,捲起了一天沙

勢 武林中 ,從未見過如此駭人的怪招威

對方大敵於死地!這麼厲害的招式,顯而易見的,他是欲置 在凜烈天風裏,這位長春島主施展出

的那根短髮辮,整個的直立了起來。 他雙目如怒鷹也似的睜得滾圓滾圓

到這麼一個老朽的人物,竟然會有如此厲 在他沒有出手之前,任何人也不會想

飛獵冤的一隻魔爪。 這時他那裏像是一個人,簡直像是一 ,老虎,那伸出的左掌,也像是低

掌勢, 觀的金婆婆,也禁不住怪笑了一聲道: 殷南溪這招「一旗五打」,與隨附的 甫一發出之後,就連一邊佇立作壁

由自主驀地站了起來。 石後的郭飛鴻更嚇出了一身冷汗,

但只見金白兩個影子,就空一合,暴 了一天的銀子也似的,泛出了萬點銀「嗆哪!」的一聲脆响,殘月劍像是

> 亮… 那是多麼動人心魄的一擊,清脆,廢

串駝鈴,唏唏哩哩的,震人耳膜,撼人心 劍上的龍吟之聲,有如是沙漠裏的一

金白二影一擊之下,都佇立着不再動

不過是多了兩道深刻的冷笑皺紋。 長春島主段南溪楞了 雲先生右手抱劍而立,清癯的面頰上

生平僅見,段某今夜……」 一聲,聲動天地,道: 「好招法……段某 楞,忽地狂笑了

個的九華山峯都爲之動搖了。 這狂笑聲,傳遍了整個峯頂,似乎整

出去,就像是空中的星光一般。 數百十的閃爍金片,隨着夜風一片片的飄 經注意到他身上不再是金光閃爍了,那為 接着,他徐徐的轉正身子,你也許已

一手什麼樣子的劍法,竟能如此挫折戲耍 段南溪,塲外的兩個人,是一點點也沒 至於,白衣的雲先生,究竟是施展了

那 林數十年之久的「如意金旗令」,這一刹 幌着身子,雙手沉重地揮動着那桿稱雄武 月光映着段南溪那張長臉,他微微搖

「雲桌承讓了!」 雲先生右臂輕起,冷如寒冰的道了聲

插回 那一邊觀戰的金婆婆,一聲怒叱,自 他說完這句話,「鏘!」一聲,短劍

石筍上拔身而起,直向着雲舒眉,疾撲了

了,戲已經完了!」 過身來,冷笑了一聲,道。「你可以出來 郭飛鴻不由暗吃了一驚,心中却存着

遺失,爲何人取走就是!」 怪我一時大意,贈衣時我忘了取出那包東 ,却也怪不得你!你告訴我,此物怎麼 雲先生忽地長嘆了一聲,道。「這都

身形一閃,巳到了郭飛鴻身前,冷然道:

雲先生雙鼻中微微哼了一聲,只見他

一些懷疑,一時出來不好,不出來也不好

,戲已經完了!」

大感爲難。

「郭飛鴻,你還不出來麼?」

聲,遂把月來一段經過,由頭到尾的詳說 此找你老人家的原因!」接着,長嘆了 飛鴻苦笑了笑道•「這正是我千里來

長沙訪雲思佳不獲,巧遇方和玉時,面上 雲先生中途一言不發,僅在飛鴻說到

豈能會是……雲姑娘?」

雲先生鼻中哼了一聲道:「信不信

老前輩,你說的可是真的?……那方和

可是他却又情不自禁的紅着臉道••

飛鴻面上轉個不停,郭飛鴻不由甚窘的低

說着,他那雙光采灼灼的眸子,

談上三句話,却想不到竟會對你如此優容

不錯,你大概是送我遺失的東西來的,

雲先生目光烱烱,道•「如果我猜得

「老前輩請恕失禮……我……」

郭飛鴻只得站起身來,垂首窘然道。

視着郭飛鴻,徐徐的道••「小夥子 才說完一切,雲先生聽後,冷冷一笑,目 郭飛鴻前後足足說了一盏茶的時間, ,你受

那襲雪白的長衣,爲風吹得獵獵作响,他那張長白的面頻之上,沒有一絲笑容,他 那麼逼視着郭飛鴻,令飛鴻感到不寒而心

飛鴻抬頭看了他一眼,只覺得雲先生

郭飛鴻吃了一驚,道:「老前輩這話

方和玉,他是個什麼長相?」 先生,冷森森的一笑,道:「你說的那位 這位外貌如同是個老儒的風塵異人雲

飛鴻想了想道: 「二十左右的年紀

可以告訴你,雲思佳並沒有一個姓方的表 雲先生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我

暫息雷霆,容我細禀!」

雲先生雙眸微微閉了閉,遂即鬆開了

,後退了一步,道:「你慢慢說!」

莫非把我那包東西遺失了?」

飛鴻咬了一下牙吶吶道:「老前輩請

伸,已沉實地按在了飛鴻雙肩上。

只見他身子一陣顫抖,道:「說!你

雲先生忽地雙眉一挑,雙手同時向前

郭飛鴻只有頻頻苦笑,他不知怎麼啓

「那姓方的不是別人,正是『冷劍』雲 仰面哈哈一笑,笑聲一歛,遂又接道 ·你空負了一身武功,却是

飛鴻不由面色一變,道。「噢

頓時就怔住了!

雲先生含笑道:「你在想什麽?」

却也未免過於親近!

想到這裏,郭飛鴻只覺得兩頰火熱

並沒有什麼越矩的行為,但是病榻深談

天之中,與方和玉朝夕相處的情形,雖說說時連連搖頭苦笑不巳,他想到那十

這麼說了……我只是慚愧,唉,真是丢臉

飛鴻冷汗涔涔道:「老前輩,你怎麼

姑娘還配不上你?」

這不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麼?莫非那位 忽地帶出了一些慈愛的笑容。「小夥子

雲先生那張原本嚴肅的面頰上,這時 他止不住一頓足,道。「糟了

雲先生冷笑道·•「這位雲姑娘個性我 問這位姑娘何故戲耍與我,再者……」 飛鴻恨聲道:「我要到長沙去,問

《對了,你老人家的東西,必定是她拿,口中「哦——」了一聲,吶吶道:「突然他後退了一步,似乎猛然想起什

低頭嘆息,自認愚蠢以外,簡直無話可說 」這事情如今就像鏡子一樣的明亮,除了 字,「不必庸人自擾,東西我已拿去! 一時深深遺憾不已! 他更記起了那客棧樓牆壁上的

裏,早走了-道。「你不必再跑這一趟了,她不會在那 雲先生見狀,忍不住又笑了,他點頭

倒可不必再担心 確是那位姑娘自己取去了,如此你老人家 ,我還懷在鼓裹!這麼說,前輩的東西 飛鴻苦笑道·「如非是你老人家指點

狐疑,再由那位方和玉一言一動細細想來

雲老的話

,忽然啓發了他原有的一些

郭飛鴻只覺得脊椎間一陣發癢,直出

一切都明白了。

謂的心!」 我就已猜出 雲先生頷首,微微笑道:「你一說 ,是她取去,根本不會担這無

望,道··「你不是說 說罷,他又情不自禁的向着飛鴻望了 ,曾贈送她一口短劍

姑娘喬裝改扮! 飛鴻吶吶道:「我當時不知他就是雲

再說了,我只問她可曾送你什麼?」 郭飛鴻一怔道• 「這…… 雲老目光注定着他,道: 「這就不必

了我一塊古硯· ,也就照實直說,吶吶道:「有的,她送雲先生如此問。好不令他爲難,略一遲猶 他乃是一個正直人,生平不擅說謊

,一言難盡,請容我一一稟告,你老郭飛鴻生恐他發作,忙接道:「此中 最瞭解,平素最是自負,很少有人能與她 這……不可能吧!」

出來。

微微現出了一絲異容。

是什麼意……思!」

哥 你上當了!

男女不辨,豈不好笑?·」 思佳,小夥子一

星....

拿樁站定。 去,却是足下自亂,踉蹌後退了五六步始 金婆婆便來勢如電,去勢如風地倒折了 他只把右手五指箕開,在面前一遮, 雲先生森森一笑道:「婆婆作甚?」

不致爲難吧!」 旗令今後江湖除名,長春島半年之內解散 島上不得駐留一人,些許小事,島主當 雲先生以比冰還冷的聲音,道:「金

巳齊柄陷入石內。 石笱上火星一閃,那桿「如意金旗令」 他回過身來,向着雲舒眉一 段南溪哈哈一笑,只見他右手一擲 陣苦笑

翅的大鶴也似的,向峯下直落而去 見! 說着雙袖一揮一收,就像一頭凌空束

道:「多謝尊駕劍下留情

,一切遵命,再

用足踵,手指的力量,在石壁之上略略沾 熟,看起來真比箭矢還快 他是背貼着壁峯直落下去, 中途只利

話都不敢說。 的武功太高太玄了,高玄得令她連一句大 她並沒說幾句後會之言,只是對方那驚人 金婆婆這時望着雲先生,點了點頭

婆子告辭了 她只點了點頭,苦笑道:

落去。 一轉身,隨着段南溪之後,也向峯下

雲先生向遠天癡望了一刻 ,突然徐曹

的寧靜。

九華山巓,萍聚風散

,又回復了原有

J36

失了

老前輩猜得不錯,我,我.....把那珠囊遺

飛鴻忍不住嘆息了一聲,苦笑道:「

雲先生目光一亮,身子不禁瑟然抖了

好? 雲先生伸出手,道:「拿給我看看可

就不錯了!」 雲先生接過細看了看,點頭喃喃道••「這 飛鴻惶恐道:「此硯太以名貴,老前 飛鴻只得把那方墨玉古硯取出送上,

好保存着吧!」 送你,自應歸你,我何能擅自收回?你好 飛鴻接回古硯,徐徐收入懷內,雲先 雲先生一笑道:「豈有此理,她既然

輩如認爲不妥,請收回便了

戰抖, 長衣吹得飄動不已。 僅有的一個親人!」 知道,雲思佳乃是我的女兒,也是我如今 雲先生說這幾句話時,身子微微有些 颼颼的風,把他那一襲雪白的

的對手

思?分明他是在指自己不是他女兒雲思佳

郭飛鴻心裏一動,那能不明白他的意

生看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你也許已經

直的松樹一般。 可是,佇立着的身子,就像是一棵筆

功一定很高吧?」 兒之身,但生性要强好勝,狂傲,這個天 郭飛鴻驚奇的望着他,道:「她的武 冷笑一聲,他繼續道·「他雖然是女 除了她母親,她不服任何人……」

底下

退,快似飄風 生却已似一片雪球般的飄了出去,一沾即 郭飛鴻呆了一下,道:「你老人家這

在了他肩頭上!

郭飛鴻方自覺出肩上一痛,對方雲先

子可以想知!」

「你還有想不到的!

雲先生冷笑一

郭飛鴻熙照頭,吶吶道:「這一點弟

過一半,雲先生的那隻手已實實在在的落

個側轉,身法極快,可是當他身子尚未轉 飛鴻肩上拍來,郭飛鴻心裏一驚,忙自一

雲先生森沉的笑着,突然一掌直向着

的沉痛

松幹上,瘦削的臉上,這一刹刻劃出深切

面前有一棵巨松,他一隻手撑在

應該想到,她那一身常人不及的武功,也「你旣知雲思佳是我的女兒——當然

是我所傳授的!」

功,是以雖然僅僅隨我三年,已造就出一聲,又道。「我女兒天質敏悟,又勤於練 身常人萬萬不及的傑出武功

雲先生搖搖頭,說道•-「不行,還差

「差的遠?」

「我是說比起我女兒來還差的遠! 」雲先生輕輕哼了 一聲道・

望着他苦笑了笑,一 郭飛鴻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臉上一 「一個男子漢要是被個姑娘人家比了 時不知說些什麼

紅

落在了郭飛鴻臉上:「也許這些希望,你 唉!

郭飛鴻一怔道:「我?」

懷有多麼深!」 是能够緩和我們父女之間感情的唯一的一 裹顯示一種慈愛••「非但如此,也許你更 「不錯!」雲先生又嘆了一聲 -你絕不會想到,我對我女兒的關 一,目神

解不開的過節?」

雲先生那雙眼睛裏, 交熾着深切的期

一個旣能繼承我武學

了一定的界限之後,就甚難百尺竿頭再上 因爲這樣,無形中她的武學成就,在達到 -她吃虧在爲人自大,任性,目無餘子-微微頓了一下,他才接下去道:- 「-

方何以要對自己說這些,有何用意?

過去,豈不丢人?」雲先生微笑的望着他

「你以爲如何?

能代我完成也未可知!」 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他那雙眸子却又

郭飛鴻悵悵的望着他,一剎間心緒紊

諾!

層了!坦白說,這一點,我對她很是失 郭飛鴻苦笑一下

眉。「這些道理實在比練武更重要,但是 她一定武學之外的道理!」雲先生皺着雙 「這些年來,我實在希望能够多灌輸

2却不知用什麼話來對答,只管張口的瞪激,大大的覺出臉上掛不住——只是一

飛鴻原是生性要强之人,被對方當面

雲先生冷冷的一笑,緩緩向前走了幾

,話到唇邊,他逐即又吞向肚裏。

,層層起伏,有如萬馬奔騰

-令人很自

一陣風過,雲海即形成了劇烈的波蕩

心裏一動,只是這些話却不便隨意出 「莫非他們父女之間,竟會存有什麼

「這多少年以來,我無時無刻不在物

色着這樣一個人-,又能達成我理想心願的人!」 雲先生的眼睛自然而然的落在郭

了微笑··「我選中了你,你可願入我門下 飛鴻的身上,又道•「現在我終於找到了 這個人!」

「是……我?」

「你是說……」

郭飛鴻甚爲激動的道

「不錯,就是你!」雲先生臉上現出

,心裏不大明白

拜我為師?」 郭飛鴻焉有不願之理?

時難能認定! 更有費人神思的其它因素,這些却是他 只是這一切來得過於突然, 况乎其

說了這句話,他遂即垂下頭來 雲先生道:「你不願意?」 -我只是要仔細想想

亦願盡力而爲,只是却不便對您作任何承爲師,參習上乘武學奧秘,除此之外,我 盤算好了?」 苦笑了一下,他接道·「我甚願從您 郭飛鴻點點頭道:「我想過了 片刻之後,雲先生渴望的道。

情誼與默契!」 作過任何承諾,但是我們之間却有深厚的 着眼前一片雲海··「這片雲海也不曾對我 「這就足够了!」雲先生很高興的指

然的想到了「白雲蒼狗」這句話! 郭飛鴻刹息間的决定,不啻爲他 即請賜閱「艷俠故事之

佳」的一段兒女之私,却有待未來的發展 的未來,預展了新的里程,至於與「雲思 而加以證實了 「大地鳴雷」



歐第一大廠出品

曹三十天

瑞典歐化(遠東)有限公司

一週年紀念

香港及九龍兩大門市部同時舉行酬賓大特價

買北歐傢俬,一定要大廠出品先至靠得住.瑞典歐化牌傢俬

係北歐第一大廠出品,並由瑞典歐化(遠東)有限公司

直接入口, 唔使被人左賺右賺, 所以, 不但樣樣靠得住, 價錢亦都 更相宜. 要選購正宗原廠北歐傢俬,

朱羽 盧令

・文・圖

高新喬緊記師兄劉君武訓誨,凡事强忍,他佯允牛角二兄弟,願出百両黄金,要他們趕 的一名兄弟,牛角二兄弟則硬說高新喬在牛角鎭做了案,要分紅,三組人全來勢洶洶,前文表表。名大漢的包圍,楊飛說賣給他一項消息,關洛雙雄要向他討回失踪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新喬遭受到牛角二兄弟,關洛雙雄及楊飛等一共十六

見你們,只要你們胆敢跟我照面,我就揍 揍,並不還手,老大牛飛彪只冷冷地說,耍狠不是在拳頭上,從此刻起他們跟定了 跟得高新喬一步也動彈不得一 走楊飛和關洛雙雄,待他們走後,高新喬改變主意,立發拳脚攻擊牛角二兄弟,他們挨 高新喬不想再跟他們囉囌,冷冷地說 「我現在要回房去睡覺,別讓我再瞧 貪財鬩牆

ŦŦ

設阱

釣

金鰲

他的房間。 說完之後,他就離開了店堂,回到了

牛角兄弟是怎麼「跟」法的

灶房裏也沒人,連灶裏的餘燼都消失

他却看得很清楚,沒人,他真弄不明白

高新喬離開床榻,開了門,走道雖黑

下他一個人。

靜,靜得出奇,好像整個牛角鎮只剩

待着,可是,風聲却也催眠作用,他終於 希望窻外再响起那熟悉的聲音,他睜眼等 惱人的風聲之外,倒沒有別的騷擾。他很 不得而知。回到房裏就躺上了床,除了那 牛角兄弟是否真的跟定了高新喬,他

挨了一拳,一脚?

難道他們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破?白白地

牛角兄弟呢?他們就這樣離去了嗎?

麼响動驚醒了他嗎? 過那種曚朦朧矓睡意漸消的過程。是有什 ,是表示他在一瞬間恢復清醒,沒有經 高新喬突然醒來,這裏「突然」兩個

到,連風聲都停止了。 姿動也不動地凝神傾聽,但他什麼都沒聽

减弱,他曾經打聽過。 在此地,只有天亮前那一刻風勢才會稍稍

板壁可依靠的,索性就靠着睡了起來。

這羣人,是旣骯髒,又疲倦。

在另一副座位上却單獨坐了

張桌子上有一壶茶,那些漢子有的伏在泉

十幾個大漢分坐在三副座頭上,每一

一打盹,有的以手托頤,背後有柱子,有

怎不令人吃驚?

那是個木頭人。

店堂中不但有人,而且還有十多個

十多個人坐在這兒竟然絲毫無聲息,

嚇了一跳,換了任何人都會嚇一跳,除非

當高新喬一脚跨進前面店堂時

,他却

徐如林 烈如火

孫子兵法

睡着了

高新喬也這麼想,他保持着原來的師

他明白,風聲停止是表示天將破曉,

疾如

**抬**奠在六十左右。 抖擞的老者,花白頭髮,雙目烱烱,年紀 這莫非就是名揚江湖的旋風鐵騎常春

握,那個老者冲着他一點頭,抬手向 高新喬不知該進該退。事實上已不容

他對面的空位子學了一學。 請這裏坐,很客氣,却也有一點兒命

高新喬不知道是否該接受這個邀請,

他缓緩地走過去,坐下 果那老者是旋風鐵騎,就不容他拒絕,

那十幾個大漢仍在盡情休憩。

「睡得還好嗎?」老者的語氣,很溫

他們這夥人靜悄悄地坐在這兒,就是

**喬就太受他們尊重啦。** 怕驚吵了高新喬的好夢嗎?果如此,高新 高新喬點點頭,毫無意義地點頭

號的總櫃。」 老者道:「我姓毛,草字運祥,福全

起來才够味見。 也許他認爲這兩個字應該冲着旋風鐵騎說 「久仰!」高新喬的聲音不够嘹亮。

「老弟的名字叫做高新喬,對嗎?」

「高老弟還有個師兄,叫劉君武,對

「死了。」 一是的。」 他人在那兒?」

嶺的刦案了 「聽口氣,你老弟好像已經聽說鐵棗

想買回來。」

已經有無數人在我面前提過這碼事

已經死了。」 毛運祥道。「哦,你老弟認定令師兄

「可是沒見屍首,最好還是不要太認

般人

「此地風大,也許將屍首刑跑了 「你老弟眞會說笑、」毛運祥日光中

走了那批價值連城的珠寶嗎?你老弟說說 出來。「大風刮走了劉君武的屍首,也刮 閃過一絲慍色,但,他沒有將怒火發作

「沒聽說過?

我沒在意。」 高新喬道:「也許我聽說過,大概是

年, 如果追不回來,福全號就要吃賠賬,三 高新喬道:「作買賣有賺有賠,這可 五載都可能翻不過身來,」 「那批珠寶值不少錢,福全號有干係

着風砂,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呀?」 不去,這些都不必提啦,我頂着尖風,冒 過不去,是存心跟我這個總掌櫃毛運祥過 「話是不錯,這帮朋友不是跟福全號 「那當然是想將那批珠寶找回來。」

「哦?」高新喬開始少說話了。因爲

已經發現這位總掌櫃並不是什麼好纏鬥的 人物,最好三緘其口 毛運祥道: 「我不是想找回來,而是

> 毫沒有動氣,這證明他的涵養也超過了 般人能够忍受的範圍,不過,毛運祥却絲 高新喬這種戲謔的語氣已經超過了 「難道這山區小鎭還盛產珠寶嗎?」

> > 認爲這宗以案是我跟師兄裏應外合幹下的 跟我談起這宗刦案,大家全有一個看法,

「總掌櫃,在你之前,已經有無數

,如果總掌櫃也這麼想,可就錯了。」

「錯了?你老弟講說說看,我錯在那

講。」 沒關係,你老弟心裏怎麼想,咀裏就怎麼 的人?」毛運祥的態度仍然十分溫和 用兩個字,以你看,我是不是一個講信用 「高老弟,幹咱們這一行講究的是信

談這些幹什麼?」 福全號的總掌櫃?不過,我不明白你跟我 「你可能很講信用,不然,憑什麼當

「不明白・」 「老弟眞不明白?一

價,就算刦得的人再有門路,這批珠寶他 意出十五萬大洋收回,要那家錢莊的票子 能賣個二十萬塊錢已經頂了天!福全號願 咱們就開那家、」 約莫值七八、十萬塊大洋,小路貨賣不起 「那我就照說了吧,那批珠寶估價,

幹什麼呀?」 高新喬道•「總掌櫃,你跟我說這些

說,咱們這兩家字號丢不起這個人。」 好,福全也好,保證從此不再追究。老實 說一是一,說二是二·銀貨兩訖,正泰也 「老弟,你還在裝迷糊呀,我毛運祥

「總掌櫃,你可能是誤入歧途了。」

刻點頭答應。」 「傳給誰?」 「那麼,就麻煩你老弟傳句話。」

「如果那件刦案是我作的,我一定立

坐等回話。」 毛運祥道:「傳給令師兄劉君武,我

不會幹!」

不驚,爲了不躭擱你的寶貴時間

,我才把

聽歸我聽,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 來我可以不理你的確兒,你說歸你說,我

高新喬從容不迫地說。「總掌櫃,本

我這個人最守信,說過不再追究,就一定 ,就算送他十萬,八萬大洋也是應該的 「你老弟的消息倒很靈通,常老爺子

河渡頭聚首,是三年前就有的約定,爲什「總掌櫃,不瞞你說,我跟師兄在黃 「老弟,我表現的誠意還不够嗎?」

了嗎?」 「高老弟,你可知道這件刦案驚動誰 「旋風鐵騎常春蔭常老爺子

,劉君武在正泰近十年,功勞苦勞都不少,而且隱臟隱得非常巧妙,我是衷心佩服林子。憑良心說,這件案子作得出人意外林子。憑良心說,這件案子作得出人意外

了路。老實說,我也在查臟緝兇 你說眞話,你走錯了路,旋風鐵騎也走錯 你出現之前,那一帮人誰也沒看在我眼下 麽?我不想告訴你,也沒必要告訴你,在 我就有心逗弄逗弄他們,如今我可要跟

河 喬的態度很嚴肅,一點也不像是在信口開

一番說解所動。 毛運祥沒有吭聲,似乎已爲高新喬的

高新喬又問道•「常老爺子如今在何 「這……我不便奉告。」

「我想見見他。」

你遲早都會見到他。不過,我要奉勸一句 ,最好不要見他。」 「如果我剛才談的交易沒法子作成

「他就好像閻王爺,見了沒好事。」 「爲什麼?」

年那座廟,神不是當年那尊神啦,」 變成了輕風,鐵騎變成了小毛驢,廟是當 櫃,我不是存心侮辱誰,人要服老,旋風 「哼!」高新喬冷笑了一聲。「掌總

獲過多少悍匪?」 「高老弟,你可知道常老爺子當年緝

是悍匪。」 「那是當年,不是如今,而且我也不

」商人,多少跟「武」字還沾上了邊。 雖是福全銀號的總掌櫃,可不能算是「純 中闖蕩了幾十年,名鏢師,名武師,如今 毛運祥兩隻眼睛瞪得像銅鈴,他在道

爲什麼?不外乎三個原因:一是對自己所 結合起來的一股强大的力量;三是旋風鐵 高新喬;也就是不敢低估這兩個師兄弟所 作的判斷沒有太大的把握。二是不敢輕視 高新喬如此狂妄?可是,他竟然忍住了。 騎常老爺子一定給了他什麼指示 像他這樣一個大人物,怎麼忍受得了

「總掌櫃!」高新喬語氣緩和一些

重要?」 明,總掌櫃!到底是追贜重要?還是救人 證之下,竟然誣良爲盗,而且師兄生死不 您的虎威,不過您也得替我想想,沒臟沒 不過措辭仍很强硬。「我的話也許冒犯了

這幾句話很有份量,也很有道理。 「高老弟,你說得有理,劉君武在正

泰九 會往壞處想,絕不會往好處想。」 然應該替伙計想想。不過,換了任何人都 年,功勞,苦勞都不小,作掌櫃的當

錢。 處想呢?才是劉師兄不幸被殺,或者被擄 兄勾結外人刦走了那批珠寶,是嗎?往好 。那麼,在你們眼裏,人命並不比珠寶值 「總掌櫃,你所說的壞處,就是劉師

櫃 感到難堪和痛心?」 你爲什麼不想想,你的言語多麼令人 「挑眼。不錯,我是在挑眼兒。總掌 「高老弟,你這是一支筷子吃藕。」

是你們幹的?」 「高老弟,一句話——那宗刦案是不

「說了你不信,說了還不是白說。」

變了臉。「你太狂,太傲,太目中無人了 「高新喬!」一直到現在,毛運祥才 「可惜你缺少判斷真假話的能力。」

邊是喁喁細語,還是大聲吼叫,他們都沒 有反應就好像他們生存在另一個世界中。 ,那十幾個大漢好像都是木頭人,不管這 ·你把我看成什麼東西?」 高新喬很注意四週的環境,奇怪的是

激動。「所以我不想說眞話,眞情實話都 「總掌櫃!」高新喬並不像對方那樣

是難以入耳的。」

眞話給我聽聽。」 的 「好,你聽着:那件刦案不是我們作 「高老弟,你就試一次怎麼樣?說句

「好!我也相信。繼續說眞話,劉君

都是精神抖擻

毛運祥一擺頭,那十幾個大漢立刻都

,那十幾個大漢立刻彈跳而起

,一個個

毛運祥絲毫沒有猶豫,他雙手輕輕一

「請他們全部出去,我要單獨跟你談

武是死是活?」 「活着。不過他跟死了並沒兩樣。

「這話怎麼說?」

張桌子將門頂上。

高新喬跟過去,將大門關上,又搬了

的黑暗日子。」 ,他只有永遠隱姓埋名,過着不見天日 「因爲他被人陷害,如果眞相不能大

嘴,就全部吐出來了。

批珠寶全在高新喬的肚子裏,只要他一張

毛運祥很有耐性地等待着,就好像那

武被人陷害,我都相信。不過,。你說你們沒有作下這宗刦案, 我相信你,你也應當相信我。 繼續往下說,把你所知道的全部說出來 邪惡之徒他的目光中多少會洩漏一點秘密一個壞人,一個匪徒,一個心術不純淨的 現你有一股獨特的氣質,而且目光純淨 該相信你。可是,當我們照面之後,我發 些有關你的傳說也是毀多譽少 關你的傳說也是毀多譽少,照說我不「高老弟!咱們沒見過,耳裏聽到一 我要求你

麼的交情?」

北京正泰金銀號的總掌櫃胡龍相跟你是什

開始說起

毛運祥並沒有催促,沉靜地等待着

「總掌櫃,我想先請教你一個問題

即開口說話,似乎在盤算,該從什麼地方

高新喬又回到座位上,但他並沒有立

「這十幾個人都是你的手下?」

聚,

不是他南來,就是我北上。」

「有十來年了。不過每年都得聚上一

「有多久沒在一起了?

「三十多年的老朋友。

「我們在這兒吵吵鬧鬧,他們爲什麼

沒有絲毫反應?」

號的經濟情况

°

「正泰經營有方,經濟情况一向不錯

喬又特地補上一句··「我指的是正泰金銀

「胡總掌櫃的近况你了解嗎?」高新

凌厲無比的攻擊。」 們的錯覺,事實上他們可以在一瞬間發動 「那是故意裝的,想使你產生低估他

個要求……」 你已對我非常信任。那麼,請再答應我一 「總掌櫃,你將這件事告訴我,足證

風險也減少了。 有火車, 旅程縮短

所以,保鏢這門行業是一

,貴重物品在外運送的

「如今交通發達,水路有洋船,陸路

「哦?

「總掌櫃,只怕你的看法錯了。」

這是一個老江湖的所作所爲嗎?」 的人之外,誰也不知道究竟在誰的身上, 的對外揚言,說什麼珠寶匣除了那個帶着 寶,却被胡龍相拒絕了,而且還故弄玄虛 劉師兄以負責人的身份堅持要看看那批珠 毛運祥默不吭聲,似乎也同意了高新

喬的看法 高新喬又接着說下去。「去年劉師兄

貂皮百餘件。下了兩趟江南,劉師兄什麼 一個 價值不下百來萬…… 也沒見着,胡龍相却對外宣傳有金銀珠寶 一共出了三趟門。一趟遠赴關外,只不過 小包包,胡龍相却對外宣稱,說什麼

搪塞過去。拖到今年五月節,『瑞趺祥』債,也不知道胡總掌櫃用什麼高明的手法

不敢相信的樣子。

「去年年底,

『瑞趺祥』就在逼這筆

錢莊就欠了十來萬大洋·」

「哦?眞有這種事嗎?」毛運祥有些

年都在鬧虧空。光是在『瑞趺祥』這一家

儘管看起來他的架子撑得很大,實際上年

手下的人員來節省開支。手下十二個分櫃 的威笔呢,還是碍於情面,他並沒有减縮天不如一天。胡總掌櫃不知是迷信他自己

八,九十個武師,這筆開銷非常可觀。

作這種賠本生意?」他要分給福全號十來萬塊錢哩,他幹嗎要 「這就不對了,去年南下那兩趟買賣

看債務有了着落,才停止催逼,其實,這件事關得盡人皆知。『瑞趺祥』正因爲眼

是胡總掌櫃玩弄的一招手法。」

「這話怎麼說?」

安全運送到南京,費用是二十萬大洋。這

聽。就在這個時候,突然有人來委托運送 又來催討,而且討得很急,話也說得很難

一批珠寶,說這筆珠寶價值百萬,只要能

底 一起結算。」 「還沒有。胡龍相打過招呼,今年年 「總掌櫃,那十來萬塊錢付了嗎?」

信 中幹了八、九年,不是個外行,他愈想愈 似的。不幸被他料中,總掌櫃,你要是不他似乎早就想到這一趟出門會出什麼漏子 送南京時就立刻派人把我從塞外找了來, 不妙,所以一聽說又是百來萬珠寶要他押 ,我也就不必往下說啦!」 「這可就對啦,我那劉師兄在這一行

那筆債務……」

,你這麼說,好像太離譜了

胡龍相在自說自話,目的在拖延

相在自說自話,目的在拖延『瑞趺祥「根本就沒什麼人委托運送珠寶,是

說 毛運祥一迭連聲地

還在迷信過去輝煌的成就,等待奇蹟 現正泰是個空架子,靠借債渡日。胡龍相 「我跟劉師兄把情况判斷之後,就發 ,他

> 一定在玩 萬不要忘了喝幾口幸運之泉,以保一路平其這次出門的時候,一再交代劉師兄,千 安。劉師兄當然恪遵吩咐,何况多年來已 何必多喝幾口凉水、」 經養成了習慣,要不然剛剛打尖不久,又

這檔子事? 毛運祥道·「高老弟,你爲什麼提到

病就出在那處幸運之泉。」 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 • 「總掌櫃,毛 高新喬聳聳肩頭,流露了一絲苦笑, 「哦?」毛運祥似乎已經猜出了八九

分。

,突然一個個地暈倒了……」 「大夥兒喝過山泉正準備上路的時候

「不錯,正是泉水有毒。」 「泉水有毒?」

「當時你在什麼地方?」

施展陰謀的人爲什麼只殺死別人,而留下 看究竟。那時,除了劉師兄之外,其餘的 久不出來,使我生疑,於是就進林子去探 劉師兄同進同退。可是,他們進了林子久 大師兄,老實說,我也不明白。」 「我只是在暗中跟着,自然不方便跟 …總掌櫃,你也許覺得奇怪

他當然要一一問清楚。 新喬所講述的情况中似乎還有許多破綻 ,他的腦海中也一定不停地在旋轉,在高 毛運祥手裏拿着個茶杯不停地旋轉着

毒藥?」 ,以你猜測,那是一種什麽

……總掌櫃,跑江湖跑了這麼些年,我也 山麻,紅頭根,羊齒藤之類都是這種毒樂 「大概是使人昏睡片刻的毒藥,像冰

有點兒有心招謠嗎?在臨行前的頭一晚,擺下餞別酒宴,大搖大擺地上路,這不是 所企盼的奇蹟永遠也不會出現。我們猜想 態改變了,江湖的情勢也不同於往日,他從沒有作過收縮的打算。殊不知社會的形 的隊伍南下。」 弄什麼詭計,於是,我决定暗暗跟着押運 這一次胡龍相爲了絕處求生,

空鑣。」大概毛運祥也懷念當年輝煌的歲 ,口裏仍然說着鏢行的術語。 「高老弟,你怎能肯定這一趟走的是

伴,在途中, 身携帶,反而交給別人 師當中數一數二的高手, 是胡龍相最信賴的人,也是正泰所有的武 個珠寶盒。而且,根據事理分析,劉師兄 一查問過,結果是每個人的身上都沒有那 「這十幾個高手都是劉師兄的多年伙 劉師兄也曾用巧妙的方法 說得通嗎?」 珠寶不交給他隨

示出來 當然說不通,不過,毛運祥並沒有表

說過嗎?」 刦案的那座樹林子裏頭有一處山泉,你聽 「總掌櫃,那座樹林子……就是發生

了,山泉清洌芳甜,尤其是夏天,幾口下「髙老弟,你這麼一提,我可想起來 喝了幸運之泉的水,就會一路平安。」 過那座樹林都要飲用山泉解渴,久而久之 ,胡龍相就叫那處山泉爲幸運之泉,說是 「據說當年胡龍相南下走鑣的時候經 「哦?山泉,我沒聽說,怎麼樣?」

不好受。」 肚,暑氣全消·」 「不過,這種天氣喝下冰凉的山泉並

「江湖中人喜歡遵守一貫的傳統 「是呀!」

「別忘了我那師兄是正泰的得力武師

J 42

,如果遇上這麼大筆買賣,想瞞都怕瞞不

「總掌櫃,

你是兔子他爹-

老跑的

,還會故意宣揚出去嗎?」

毛運祥道.

「怎見得就是胡總掌櫃在

,他一再建議,人貨要悄悄離京,胡龍相

。反而還預訂登程日期,在正興園

**决?**却又用這種毒藥先將人毒昏再施殺戮 「施毒的人爲什麼不放劇毒,一次解 學問可不簡單。輕了,中毒的人只會感到懂得這些玩藝兒。不過,施放這種毒藥的 師兄自己估計他約莫昏睡了半個鐘頭。」 用狗尾草搔他的鼻子,他很快就醒了,劉 ,我發現劉師兄中毒就將他拖出林子, 重了,中毒的人又會大睡不醒。當

也只有 死。爲什麼?可就弄不清楚啦! 「我也弄不明白,如果要找原因,那 ,我要提醒你,泉水是流動 施放毒藥的人不願劉師兄

?這不是多費一道事?一

眼上來啦!」 高新喬道•• 「總掌櫃,你可說到節骨

待着下文。 五分驚訝。老練的他不發一問 對這樣一句話,毛運祥是五分疑惑 ,靜靜地等

要算得準確,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是不的出水量,流量,以及屬入毒藥的份量都 候在源頭處的人就開始在泉水中屬入毒藥 亂石間。劉師兄帶人一進入樹林,一個守 百步左右,那裏地勢較高,在一遍嵯峨的 泉水的地方不是源頭,源頭離開那裏還有 。這個人必須對毒藥非常內行,要將泉出 「我去現場仔細看過 ,路過之人飲用

一個放毒的人,對不對?一個放毒的人,對不對?一 「高老弟 「總掌櫃,先不談這個人是誰 。當劉

「這是可以肯定的。毒藥絕不可能預

老弟,再往下說。 先放妥,因爲有毒的泉水很快就會流失

,就該探討到這個人是誰

,以防洩密,是不是?」 踪而不被任何人發聲—— 不被任何人發覺,必須絕對忠實 「這人必須對毒藥內行 必須一 可靠跟

!這是必須具備的三個條

人。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人够這資格。」說到這裏,高新喬停頓了一下,才接着 「還要能連殺十幾個人而 不會手軟

推測與分析是如此的精細 他不敢相信,但又不能不 不敢相信,但又不能不信,高新喬這時毛運祥臉上的表情實在難以形 的容

們先不確定這個人是不是胡龍相 「高老弟,這簡直太驚人了 「總掌櫃不信? 0 0 假定 是 我 在 我

他 「附近?他爲什麼不匆匆北返 如今他身在何處?」 等着

死劉師兄。」 高新喬道••「我相信他還在找機會殺

負責賠償的欵子撥過去?

何必多費一道手脚?」 不趁他飲了泉水中毒昏迷的時候下手?又「如果他想置劉君武於死地,爲什麼

就能找到答案。」
「這是目前唯一想不通的問題,」高

多少 ,在我來之前,你已經見過

「爲什麼沒有跟他們提起這件事?」

「我就能信任嗎? 「因爲他們不足以信任

你當然可以信任,一個不完計作騙的對象的當人,但是不是的關相玩弄詭計作騙的對象。

武見面一談。」 」毛運祥提出了請求:「讓我跟劉君「好,如果你信任我,就請信任我到

。」高新喬毫不考慮就加以拒

「爲什麼?」

刻出現。」 「難道合你我三人之力,還贏不了他 「劉師兄一現身 胡龍相就可能會立

「總掌櫃,你又怎知胡龍相只帶了

局面難倒 這個當年風雲一時的人物也被眼前複雜的 毛運祥瞠目結舌 無以答對 顯然

實上我知道常老爺子根本就沒有出動,對的旋風鐵騎常老爺子都為此案出動了,事 「總掌櫃,你對外揚言 ,連退休多年

道的呢?」 「高老弟,這是實情 ,你又是如何知

案,他絕不會使出這種拙劣的手法,這是我現出臟物,如果是常老爺子在辦這件刦 「剛才有幾起入物,千方百計地想逼

我出的主意。」 毛運祥訕訕地說: 「眞慚愧,這都是

高新喬道•• 「請問:常老爺子爲什爲

「年事太高 ,而且他已多年不問外惠

「哦?」毛運祥驚楞地望着高新喬 「總掌櫃 ,只怕不是這個原因。」

伙子所折服了 他似乎已被眼前這個既狂妄,又精明的小

馬的。」 「是一見面

,就拒絕了你的請求,還

「那就 「是在我講述了案情之後,他才拒絕 9

不想惹麻煩。 驗豐富,他一聽就知道內中有蹊蹺,所以

案並無破綻。」 老爺子並不知道,在表面上看來,這件刦 「高老弟,你方 才講述的那些秘密常

毛運祥道:「哦?有那些破綻,不妨 「破綻太多, 只是總掌櫃忽略了

一個人想逃離現場,這不是很明顯嗎?」 以分析出,他們沒有經過拚鬥,甚至沒有 一個人下手,根據擺屍首的聚集情况就可 「死者的死狀都是一樣,很明顯是由

「總掌櫃,說句坦白話,你現在心目 何一個屬於你的人。」 這劉家老店的百步之內,我不希望見到任

「高老弟!說了算。」毛運祥站起來

目光

「沒什麼呀!」她還在閃避高新喬的

走了 重。他勢必要採取某種行動,但在行動之 眉深蹙,神情凝重,他的心情必然非常沉 高新喬坐在那兒一動都沒動,他的雙

前他必須要深謀遠慮,不得輕率 終於,他站起來,向後面走去

龍相,你這一出現

,我們的計劃就被破壞

「照你這麼說,我須離開此地啦?」

要追緝的是真兇,說得明白

一點,就是胡

,還有那一筆空中樓閣的珠寶。而我們所

?沒關係,請明白表示。」

「我是疑信參半,這是真實話。」

你所要追緝的是劉師兄

中的兇手主犯仍然是師兄劉君武,對不對

這畢竟是肅殺的冬天 ,可惜它只能發射出昏黃而晦黯的冷光 似乎有很多人等待着它那明亮的光芒

許是你的計策,

我一退,你們正好高飛遠 ·請恕我說句良心話。這也

,那時我就悔之晚矣!」

神色 繫,但他却落了空,因此他臉上有失望的 過;他也許等待着師兄劉君武再度跟他聯 到房裏來之後就一直是這個姿勢,沒有動 高新喬和衣坐在床上,他從下半夜回

一個人 親切,目光冷淡,甚至不屑和高新喬招呼 熱騰騰的洗臉水。她不像昨夜那樣溫和 一聲。當白日來臨時,她似乎又變成了另 門推開,銀鈴走了進來,她手裏端着

個兩全之策。」

道這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毛運祥道:「高老弟!

以我看,有一

應該如何才能說服毛運祥;而他也明明知

高新喬一時沒有答話,他似在思索

半夜變得好長!」 我終於見到妳了, 「銀鈴!」高新喬從床上跳下來。 妳知道我的感覺嗎?下

語氣冷冷地,那是店家詢問客人的慣常語 氣 ,她的目光望着別處 「高爺!你會兒個要上路嗎?」 銀鈴

「那我可得給你準備吃的……」 「哦?我可能還要在這兒住一天。」 高新喬終於發現了

J 44

約晤。

我們再碰頭如何?」

毛運祥道••「你大概也需要跟劉君武

「是的。總掌櫃千萬不要打攪我們的

「放心,我是君子,絕不是小人。」

「你的人可以留在牛角鎭,可是,在

這件事我也不能立刻作决定

,明天一大早

來到了關洛平原,他就出不去。」

「總掌櫃!我了解你的立場,不過,

細談談,然後我們共進共退,只有胡龍相

「有的,請劉君武出面,我要跟他仔 「總掌櫃,我認爲絕沒兩全之策。」

怎麼啦?」

「銀鈴!妳變了,是有人向妳提出了

事的小姑娘。」 「高爺!別爲難我,我只是一個不懂

就連忙走了出去。 楚可憐的模樣兒,又不忍追問了,銀鈴也 高新喬本待盤根究底的,瞧她那副禁

則在揉麵作饅頭 面店堂走去。啞吧婆娘在灶下燒火 高新喬洗了一把臉,出了廂房 ,銀鈴

苦追問呢? 度冷淡是受了外界的壓力,那又何必去苦 他沒有去理她們, 既然知道銀鈴的

店堂有人,是毛運祥,就他一個人 「早!」毛運祥很隨和地向高新喬點

**渾样對面坐下** 「早!總掌櫃一夜沒睡嗎?」 他在毛

心答覆。 毛運祥笑了笑,似乎認爲這個問題不

「總掌櫃,關於你的要求 ,我一時沒

法子回答。」 「爲什麼?」雖是一個問號,語氣却

很清淡 高新喬道••「因爲我一直都沒跟劉師

兄連絡上。」 「是的,自從跟總掌櫃分手之後,就 「那麼你們原先一直都保持聯絡?

有取得聯繫。 毛運祥道•「高老弟!你應當了解

「當然去過了呀!我原想請他親自出 「常老爺子那兒你去過嗎?」

常老爺子是老捕頭 經

說來聽聽。

,我們認為是劉君武下的手,而你也「高老弟,這一點我也想到了 ,而你却指稱

我不能等

不能等也得等,因為你要跟劉師兄當面談「總掌櫃!我要說句很不客氣的話, 而他却不知去向。 「也許他不知躱到那兒睡着了

「這是可能的。可是咱們却沒有法子

教你 久,我找不出什麼破綻。 一個問題。 「高老弟,你對我所說的話我想了很 現在,我只想請

「總掌櫃如有疑問,儘管提出來。」

馬的動機何在嗎? 這筆錢化得不在少數, 「你買了一輛車,買了 我能問你買車買 拖車的大麥騾

道車馬是用來運送珠寶? 想,仍然沒有回答,只提出了反問: 高新喬似乎被對方問住了

題。 「高老弟!請你很忠實地回答我的問

硬 「我不能回答。 高新喬的語氣很强

我不會再跟你說任何一個字。 定你是不是跟胡龍相一個鼻孔出氣之前 「總掌櫃!這不是藉口 在我沒有確

沉 許你不知道昨晚這兒發生了什麼嚴重的情 。你現在必須信賴我。」 毛運祥神色凝重地說••「高老弟!也

<u>崗子上下有許多沒葉兒的枯樹都被利刀削一場激烈的打鬥,時間約莫在黎明前,土</u>了在鎮口的一個小土崗子旁邊發生了 斷 ,而劉君武又突然失踪了 「哦?」高新喬目光中佈滿了疑問

J 45

明 前 一刻我並沒有入睡 的踪跡,他會立刻發出警號 跟劉師兄有連絡暗號 如果發現

事 櫃 咱們照咱們的預訂計劃……失陪!」 咱們合作是不可能。你照你的目標行 ,將劉師兄看得太不濟事了 「沒法子!因你根本不信賴咱們。」 「總掌櫃!你未免將胡龍相看得過份 「也許他來不及發出警號 高老弟!那不會碍你們的事嗎?」 ……總掌 就……」

, 有 一去不回,這也是事實。」 一個珠寶商被人請去鑑定珠寶的真偽 「那是一個秘密?我真弄不懂……還 對不住!那是一個最大的秘密 事:

高老弟!我只要你回答那輛大車的

場。 **刦案看來更逼真。總掌櫃!你不妨想想看** <del>却</del>匪得手後第一 還有時間去鑑定珠寶的真偽嗎?」 「那都是胡龍相的詭計,爲了 件事情就是儘快脫離現 使這宗

新喬的看法 毛運祥一時沒有說話 ,似是同意了高

巳經變成破 人一定以爲珠寶藏在大車上一個秘密地方 **點兒也不感到驚奇,當然他也沒有憤怒。** 這似是高新喬早巳料到的事,因此他一 他再去看看他那輛大車 高新喬也沒再說什麼向店門 車,不知被多少 人檢查過,別 眞慘 口走去 ,新車

> 沒 是昨兒夜裏他駕車前來牛角鎮的那條路 走了約莫一里之遙,他才緩慢下來。 有指出正確的方位。他一直往東走,就 他也找不到那個小土崗,因爲毛運祥並 出了牛角鎭,高新喬東走西逛

在. 有 是在尋找什麼東西 身百結衣,懷裏還抱着一根打狗棍,坐 路邊衝起肫兒來了 事實上風吹沙蓋,路而上什麼痕跡也沒 突然 現在 那人好像是一 ,他發現路邊有個人坐在那兒 ,他的兩眼出神地看着路面,像 個流浪漢,蓬頭垢面 ,也像在觀察什麼痕跡

有沙 發現高新喬往這裏走來才故意裝着衝盹兒 那 麼 ,這證明他是剛剛才坐下 那流浪漢的衣服雖髒,肩膊頭上却沒 可是,在高新喬的眼裏却另有看法 他這麼作的用意又何在呢? 的,也許是

想戲耍對方一下 根指頭嵌着那根打狗棍往上 頭嵌着那根打狗棍往上一抽,也許他高新喬緩慢地走到流浪漢的面前,三

他這 一抽,竹竿立刻分成了兩截

鋼 刀 下面那一截嵌着一把長約八寸的明晃

鍋刀順勢挑到了高新喬的顎下

擊, 漢大有問題,但他絕沒想到對方會突然攻 **喬的意料之外。他也許看出了這個流浪來得太快,來得太突然,完全出乎高** 高新喬只聽說過這種竹杖刀 而且還是由他帮對方拔去「刀鞘」。 今天總

算讓他看到了 **躲過下巴,刀刄僅僅擦過,就立刻出刀來得快,他也躱得快,躲了咽喉,** 不但讓他看到了而且還讓他嚐到了

却

沒躱過下巴,

現了一道血口子

第三刀他絕對逃不過 高新喬只要後退, 下盤,下盤是最不容易保護的地方。現在宜,右腕一沉,鋼刀擺橫,掃向高新喬的宜,右腕一沉,鋼刀擺橫,掃向高新喬的 路旁都是荊棘, 只要他一退,流浪漢的但他知道不能退。路窄

在 褲管破了,左大腿又出現了一道血口,現竹竿上滑過,不過,刀尖仍然掃到了他, **生對方的利双。有效,唰地一聲,刀刄從** 份內部都有鋼片,那半截竹竿還捏在他手 他身上有兩處流着血。 在情急中,他只有用那半截竹竿來格 他曾經聽說過,竹杖刀 刀鞘」部

顯然已發現,即使全力猛攻也未必就能達地位。流浪漢跳了起來,沒有再攻擊。他血流得有代價,他不再是慘遭攻擊的 到他想達到的目的。

半晌流浪漢才開 兩人對峙着 「下次不要去戲弄潦倒的流浪漢 ,誰也沒有先說話 口。「這是敎訓

好! 「這個理由難道還不够嗎?算你運氣 你出刀殺人 ,就是這個 理由?」

「如果我的運氣好 ,挑就是你的運氣

壞。

「哦?

話完全沒北方味兒,當然這並不絕對表示示這流浪藥是胡龍相的殺手,可是對方說果。他曾希望對方是北方口音,那可以表 高新喬想從對方的語氣與 口音中去判

「這又算你運氣壞了 「路邊不是衝肫兒的地方 「預謀?怎見得我是預謀呢?」 「你殺人是預謀, 怎麼?你教我流着血走嗎?」 可是你沒成功。」 ,我身上沒有傷 你可 走啦。

藥 藥 你得儘快跑到牛角鎭去 高新喬似乎不 ,那兒一定有

,我也好回答呀 流浪漢笑了笑, 「以後有人問起我下巴處的傷 · 將刀身插進了「聽一,他將竹杖刀雖如,他將竹杖刀雖如 似乎覺得 鞘扔。

高新喬也沒再問

中。這一類 被高新喬緊緊地扣着,曲屈在背 那流浪漢幾乎毫無感覺 的假着像一個老人。 的另一隻手壓在她的後頸處,使他的身 邊時,突然動了手,實在太快,快得連高新喬住回路先去,當他走過流浪漢高新喬住回路先去,當他走過流浪漢流浪漢,流浪漢也將刀身插進了「鞘」 ,實在太快,快得連 。現在 ,他的右腕 後,高新

「說吧!」高新喬冷冷地問。 「是誰

他再施壓力 沒有回答 「快說,再過一會兒你想說也說不出他再施壓力,使那流浪漢面孔貼地。 那原是高新喬意料 中事

浪漢吼叫着 「你怎麼知道有人派我來殺你?」

「我一定要那個「你旣然知道 「因爲我知道有 個人的名字從你口中,那又何必問我?」 人想要我死 中說

「不說你就死!」高新喬兩手都使出 「我不會說,我永遠也不會說……」 天是頭一次負傷哩!」 雖敗猶榮,我在塞外將近十年,鬥 ,鬥過悍潑 ,我

疤痕,我連跤都沒有摩過。,除了這兩處之外,我身上 「我身上還在流血 7上再也沒有一處,這就是你的傑作

他的耳根處開始流血

,只要一眨眼

實地壓在地

「朋友說吧,是誰教你來殺我的? 「我真的雖敗猶榮,我真的是…… 我絕不

不會再

吐露秘密啦!

立刻就要死

亡;死

人是永遠

他必須停

,如果他再這樣使勁壓

使得高新喬意

我也 只好認命。 「我當然不願死, 可是遇上了勁敵

他們因 隻腿 旬 話 不敢找你。如果我殘掉你一隻手,或為你一柄竹杖刀,有一身武功,所以 「因爲你殺我兩刀 「你?爲什麼要這樣作?爲什麼?」 ,他們就可公然找你報仇了……」 柄竹杖刀,有一身武功,所以人,像你這種人一定有許多仇家 ,竟然不肯 回答我

高貴料子

人並不是

是一

個殺手!

個殺手!是一個高貴的殺手一個真正的流浪漢。

「失敗的

人就只有閉着眼接受死

有眼接受死。\_

「朋友!你這樣死了

隻膝蓋跪上那人的小腹。

貴科子,皮膚白皙,肌肉結實,顯示那,以及很多方法來盤問他的「俘虜」,以及很多方法來盤問他的「俘虜」條蓋跪上那人的小腹。他可以用很多時一個人,他一隻手撇着對方的額頭,一

躺在地上,他

高新喬又使了一個

小手

法

護那人平

「你可以殺我洩忿」

的方法對待你?我相信, 高新喬可不是說着玩兒的, 人一定很多。」 方法對待你?我相信,想把你撕成碎「我不願當惡人,何不讓別人用更殘 他的右手

拿起了那人的竹杖刀,他的左手則拉起了 他只要挑斷 一根筋那隻手就殘廢了

「那是因爲你的功夫太好

,我不得不

的功夫真的好嗎?

一出手就失

怎麼還不算侮辱?」

「我這樣躺着,就像一頭牛被撇翻在

「不死就要接受侮辱。

你可以不死

我並沒有侮辱你。」

氣說: 部 可以勉强彎起來,那人以極爲痛苦的 由於他的手鬆開了 「殺我, 我寧願被殺! 那人的上身和 頭

(像,一個人,手拿七首,正向他虎視高新喬往那人的眸子裏看到一些古怪那人的眼睛瞪得很大。

那是幻影,是反射,拿着七首的人

個 過高新喬的心臟,那就是他獲得自由的 正在高新喬的背後,殺手的呼吸都停止了 裏還在說••「朋友,說吧,這是最後。高新喬盯着瞳孔中逐漸接近的影子 機會,誰要你來殺我?」 他似乎在等待鋒利的匕首在突然之間穿 這是最後 時

子,而高新喬突地躍起,他的左手也全力一高新喬突地躍起,他的左手也全力一高新喬巴在「鏡中」看到一切。 想到一個人的瞳孔有時會成爲一面鏡他的匕首如閃電般向前刺去。但他並 潛行在高新喬背後的人終於展開了動 我不能說,這是規矩……

樣,死者就不會是也,從他的瞳孔中看到狙擊者, 也被他帶動着站了起來。 ,因爲他左手緊握那殺手的右手,殺手 那把匕首正好從殺手左肋刺了進去 果那個殺手閉着眼睛,不讓高新喬 ,結果又會怎麼

, 反而使他痛苦, 因 刀也許就會插進高新喬背心窩 高新喬倒希望胡塗地死掉。活 爲那個狙擊者竟然

師兄劉君武

不會愚蠢得去乍走りまり、一得手,正向攻擊得手的機會當然更 劉君武手裏仍緊緊地握着那把沾血的 ,但他並沒有再攻擊,背後攻擊未督

手 新喬,你犧牲了我一個最有用的: 不知道。但願我永遠也不知道。 爲什麼你難道還不知道嗎?」

人 個隨時可能出現的强勁的敵

殺手不是用來對付你的

是他要刺殺我

0

不是他,胡龍相還在北京城 胡龍相?

任何一 那會是誰? 個對我有威脅的人。

師兄,你剛才曾經想殺死我

不錯。 爲什麼?」

因你連串犯下不可饒恕的罪過

方桐和花信風,什麼雙雄,雙兄弟也應該「你可以殺死姓關的,也可以殺死了 哦?」

死 你却放過了

「師兄,我不明白 咱 們爲什麼要殺

放過了 「殺死追緝我們的敵人,我們才會安 「師兄,我們爲什麼一定要殺人?」 「你也有機會殺死毛運祥 可是你都

帕誰追緝?我們應該讓他們了解眞相 「師兄, 我們並沒有作任何虧心的

而言? 進而同情我們,帮助我們呀…… 「新喬 你所說的 『直相』 是指什麽

J 46

幸,你剛好遇上那個逃得過的。朋友!你也很精純,十個人中有九個逃不過,很不「朋友!你的奇襲手法快而準,刀法

弄殘你

招苦練。 拳脚的基本動作列為許多個招式,逐類的獲益,就因為他們沒有把每一種 之,學習西洋拳或摔角,都沒有這一 處就是練習功夫的人能够獲得的,反 到的,看來好像很是平凡 ,有許多種招式是一般人沒法想像得 在中國古代相傳下來的武功當中 却在生死關頭救你命,這種好看來好像很是平凡,有時碰得

跪步 半身盡量靠後,使眼睛看着天空,有 如老道士夜間仰觀星斗。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沉低脚步,下邊用 前面有障碍, 且沒法在那麼快速的動作當中躱閃, 展的,倘若你在奔走當中,忽然發覺 可能是刀劍棍棒,你避無可避,而 ,這一招聽來很優雅 ,上面兩邊左右手一齊撥開 首先我想談及的一招 或者有人當胸直刺過來 ,它是如此施 「仰觀星斗

總之,你懂得仰觀星斗這一招, 或右邊斜角打上去的,實在不容易覺 如果你不懂這一招,很容易就給他的 怎料他忽然轉身一個鞭捶打來 擋,橫拳難捱,古有名訓 况且在奔走當中,更難躱閃 倘若你發覺一個封匪窮追不 招往往在追逐當中發生極强 睛,因爲這一拳是從左邊

> 邊衝上,化爲「霸王敬酒」 然落空。這一招並非單獨演出的, 又把上半身向後仰起來,他的橫拳自 管是否落空,立刻要變招 得太快,便要施展它 充其量使你的馬步變成跪步, 突然坐下半步 ,右拳由下

那一拳打中對方的下頜,他就倒下來 方任何 ,拳師也難抵擋 任何一拳已經落空之後,沒有變招有兩種妙用,第一種妙用就是在對 因爲那一處是血管和神經密集之處 霸王敬酒這一招緊接着仰觀星斗 你突然出擊,由下邊衝上去,

斗跟住化為霸王敬酒,這兩招是連續的,因為你早有防範,故此,仰觀星的,然後有資格展開攻勢,那是不容易 招想攻你的上門,必須抝低你的右拳留在前面,把它看做前鋒手,對方發留在前面,把它看做前鋒手,對方發 確有相當效用 倘若你這一拳落空

可以把一條棍撥開,跟着霸王敬酒,可以把一條棍撥開,跟着霸王敬酒,了把上半身向後傾斜之外,還要把左了把上半身向後傾斜之外,還要把左方把上半身向後傾斜之外,還要把左 如果發覺對方所持的是棍,那一手就 棍快如風,當胸給他刺了一 倘若對方忽然回身用長棍刺來

> 相也並沒有玩騙局 是我揑造的,正泰的經濟情况很好 「新喬,讓我坦白告訴你吧:那些都 一當然是指胡龍相的騙局而言。」 ,胡龍

麥海雲

「你是說,這一次南行,的確是運送

在正泰,我是一流的武師,貴重的東西 「珠寶原本就帶在我身邊,你想想看

「如此說來,你是監守自盜囉?」

『盗』 「可以這麼說,如果你一定要用這個 字。

了一個實質上的補償。」

「師兄,爲什麼事先不告訴我?」

全力來阻止我。」 ,也不 「你的脾氣我太清楚,寧可窮一輩子 願意幹這種事。而且,你還會使盡

「師兄,現在還是要阻止你。

爲有你在身邊,凡事有個照顧,後來我發 「這就是我要殺你的原因,先前我以

「師兄 「爲了保護自己,用任何手段對付任 ,如此作對,太過份了吧?」

,十年不見,你竟然變得這樣

批珠寶?:」

當然由 我帶着。」

「你的行爲難道不算『盜』嗎?」

「當然不算『盗』,這麼多年來,胡

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相。? 何人都不會太過份。我雖然暫時瞞着你 一半是你的,想不到,你一直想發掘 日後還是會向你揭露,而且,這批珠寶有

變得比以前聰明。 厲害,不過,你只是變得狠了些,並沒有

來 「什麼意思?」劉君武的臉色沉了下

「什麼意思?你犯了嚴重的錯誤,

,他不可能爲了好面子虧下這麼一大筆債很有地位,武功高强的人一定有自制能力 的錢,他還反而有一筆龐大的存欵。」 現你在說謊。胡龍相不但不欠『瑞趺祥』 。於是我就在暗中展開調查,很快我就發 我時,我就發現了疑問,胡龍相在江湖上 「真的嗎?當你將你編造的故事告訴 我並不是個易犯錯的 人。

發現。 「我不相信你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有所

問你一件事,你把陳天保找了去,他爲你 鑑定了那批珠寶嗎?」 「我說的是事實……這些都不談,我

「結果如何?」 「鑑定過了。」

「貨眞價實。」

「價值多少?」

「約莫三十萬元左右。」

「他的人呢?」

手鏨是第一流的。」要經過改裝,否則就難以銷售出去,他的 「他正在爲我作一件事 許多珠寶都

塊石頭到了他的眼前 一流,可惜他鑑定的技藝却是第八流 高新喬冷笑道:「他的手藝的確是第 ,他又可能都會看成

這話什麼意思?」劉君武吼

數是會一脚戰勝的,因爲他倒了下來 ,長棍就給你搶去,非輸不可。 不提防你會飛脚踢向他的中部,大多 蘆,原因是他集中精神在長棍上面 飛起來,這一脚就把對方踢到滾地胡到手,下邊跪步留下來的一脚,向前最忌的就是這一招,一穿一抓,長棍

**却赤手空拳,他用不着向前飛奔,尺長的單刀,假如他有單刀在手,** 此,這一刀只是貼身刀。 那一刀只是小刀,或者佩劍,决非三 往深處研究,如果你在奔走當中 ,忽然從腰間拔出刀來,

: 彈簧刀 劍,總之,這種刀法是要跟敵人貼身 然後轉身當胸直插過來的,故此稱 所謂貼身刀,包括短兵器,例如 ,三角銼,以及一尺長的佩

間劃過,倘若你沒有仰觀星斗這一招續作戰,原因是這一刀不過在兩手之 刀喪命,故此,練習仰觀星斗這一招 抓不住對方的手,捱了一刀,仍可繼 交加手,剛剛把他的攻勢打消,就算 由下邊到上邊,使勁一托一撥,稱做 說得更清楚點,這一手並非交加手 這種刀法既然當胸插來,你兩手 部,那是心窩的部位,一,擋住他的刀,他的短兵 一雙手由下邊伸到上邊去

上並那三招連環施展仰觀星斗加

別注意,因爲這是一種確實能够自衞 如果含有這三招,你學習它,都要這酒,再變穿心脚,不管那一個門派上蝴蝶手,下邊是跪步,變成霸王 ,下邊是跪步,變成霸王敬 都要特

是整個跪下,但仍保持上半身的直立脚跪下來,如果走得快速,跪步真的 ,右脚仍是在奔走狀態的,故此,右在奔走當中收不住脚,雖然左脚沉低是弓箭步,何以要用跪步呢?就因為 此,跪步一定要練習 狗射尿,十分狼狽,並非跪步了 姿態,如果上半身因爲下邊跪下之際 應該以堅實爲主,不是四平大馬, 無法支持, 最後談談跪步。照道理說 向前仆倒,那就變成黃 步法

單腿支持整個身體的體重,另外一條以在公園裏面飛奔,突坐低馬步,用練習跪步方法,非常簡單,你可 手自然會伸到前面去, 一點,跪步必須做得十分準確,沒有腿只是配合它,那就是跪步。記得這 ,對方一脚向你的頭部踢去,你看也 剛跪下來,整個身體向前仆倒,那雙 苦練過它的人,切勿使用 弄巧反拙 變成四脚爬 ,否則 剛

,要是你對各種馬步和拳脚有更深的 多個例當中 步法和身型配合 值得你作爲參考 招只是許

拿去賣 珠寶,除了少許黃金之外,其餘全是玻璃 ,全部價值也許不超過十塊錢,不信你 「你從北京一路携帶到這兒來的那批

「你必須相信。」 「我不信,」劉君武憤怒地吼着

發一筆橫財,是不是?」 把我激得一怒而去,然後你再垂手而得 「我爲什麼一定要相信你的話?你想

聰明,反而更笨了。 以前狠心手辣,但是你並沒有變得比以前 「師兄,我方才就說過了 ,你變得比

劉君武的雙眼發紅,像要噴出火來 「在離京之前,我跟胡龍相深談過

「你?」劉君武揚起了手中的匕首

分享那批珠寶,因爲你知道我不要。」 的內心,你是個功利主義者,你不會讓我,當然也不願你對我有所傷害,我認識你 「師兄,我不願你作出有辱師門的事

「胡龍相親自帶着那批珠寶在前面, 「新喬,你到底作了些什麼呀?」

過,我們仍然犯了很大的錯,那十幾個人你帶的全是假貨,只值十塊錢的假貨,不 的性命應該比那批珠寶還要值錢。 不過,我不會上你的當,我深信陳天保 劉君武冷冷地說·「你向胡龍相告密 「新喬,我不知道你在打什麼詭主意 「我不承認是『告密』 ,只是……」

的評估不會錯。」 「在你到達之前,我先一步到了他那

63

「我告訴他,有一個人,天天想發財 「哦?」劉君武顯得非常吃驚。

他兩百塊錢,那不是一筆小數目。」 不然那個瘋子可能會動手打人,我還給了 寶,都是玻璃貨,你一定要說是真的,要 已經瘋了,他可能會請你去鑑定一批珠

「你難道不怕我殺死陳天保嗎?」

財夢應該可以醒醒啦。」 的手藝去改裝那批珠寶……師兄,你的橫 「你暫時不會殺死他,因爲你需要他

「師兄, 一新喬, 你應該相信,我在塞外有個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我知道, 大夥兒全叫你一陣風。」

得像一陣風……」 思考,甚至於我在跟人搏殺的時候我都快 「一陣風,一陣風,我的動作,我的

「我倒寧願沒有這樣一個師兄。」 「新喬,我們是師兄弟,爲什麼…」

他顯然已經將他的師弟恨透了 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最後變成鐵青 高新喬的話已經說得很絕了,劉君武

得太過絕了吧?」 來殺我,不成,你又自己動手,你未免作 ,我都能忍得你,可是,你竟然僱用殺手 「師兄,你貪,你詐,你甚至利用我

條路. 樣稱呼你,沒有路可走了 「師兄,看在師父的份上,我還是這 「新喬,你爲什要破壞我的計劃?」 ,要走的只有

何殺自己 「師父當年只教我殺人 ,沒有敎我如

「師兄,福全的總掌櫃毛運祥已經到 ,憑你,還能把我怎樣?。」 你還想圖個僥倖?」

鎭,你還不知道嗎?

他的手裏,這樣將使師門蒙蓋。 道那是爲什麼嗎?我不願意讓你落在「師兄,我在毛運祥面前還說了謊, 「新喬,你還想拉我一把?」 「就算他來了 ,又能把我怎麼樣?」

「是的。」

地催促

可以闖出去 已被毛運祥封鎖,憑我倆之力,還有機會「我們現在還來得及,關洛平原雖然 「師兄,我不會帮你逃,絕不 會

祥的手裏嗎?」 「是的,你落到他手裏只有一個 「你剛才不是說,不願讓我落到毛運 **『死** 

字 「你不願我落一個 『死』 字,又不願

帮我逃 「我要你自己了斷

個人知道呀。」

出面, 的機會都沒有了 還來得及, 再慢,你恐怕連自己了 ,趁毛運祥還沒有

,那豈 命,只 了……落到毛運祥手裏,你仍舊難逃一死 不是使師門豪羞嗎? 用你一條命去抵償,這已經很合算師兄,你必須面對現實,十幾條人 我絕不會自殺,那是懦弱行爲

出去 劉君武沒有說話 ,手中匕首突然刺了

行了斷,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 「師兄,你不能再胡塗下去了, 高新喬以矯健的身法避開,疾聲說: 如果你自

> 過,想殺我並不容易。」 是帮我,逃離關洛平原,一是殺死我,不 ,你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

持你的榮譽。」 「我只希望你自行了斷,或許可以保

而 機 悔恨,費盡心血,得來的却是一批假貨 他却害怕這個頑强的師弟,當然,他也 ,面對一羣追緝者,他並不感到畏懼 劉君武在發抖,他似已看出眼前的 「師兄,時間不多了,」高新喬冷冷 危

我死之後,那批珠寶你就獨吞了!」珠寶是假貨,讓我洩氣,然後再逼我死。 吼起來。「對;我想到了,你故意說那批 「我不信,我不信。」劉君武突然嘶

「師兄,你太會猜想了,那批珠寳在

什麼地方,我並不知道呀!」 「可是陳天保又在何處呢?只有你 「你明明知道還在陳天保的手裏。

不定你暗暗跟踪我,早就知道了那批珠寶 要脅,我死之後,他就不用再怕我了。說 他聽我的話,是因爲我以殺害他的全家爲 的下落。」 「陳天保遲早會回到他家裏去。如

至來殺我,我還不至於跟你一樣。」 「師兄,你對不起我,想利用我,

有害我之意呀! 小就不合,師父過世之後,咱們分道揚鑣 不相往來。我有殺你之心,你也照樣會 「爲什麼你就不能跟我一樣?咱們從

「我不會錯。」 「師兄,你的判斷錯了……」

> 那十幾個同行悉數殺害,而且,連我也不 在你身上,你大可以一走了之,不應該将無法分辨珠寶的眞假。而且,珠寶旣然帶 一連串的錯誤,將近十年的經驗,你竟然「你不要否認,從開始,你就犯下了 以一走了之,不應該將

選擇 知道的都必須死……現在,請你作最後的

邊啦,瞧,有人來了。 誰教我們是師兄弟呢?我只有跟你站在一

有毛運祥 現在都來了。 雙雄,有……凡是在劉家老店出現過的 ,有關正,有牛角兄弟,有關洛

鋒利的匕首插進了劉君武的背心窩。 然不會防備, 貼,這是一個聯手抗敵的架勢,劉君武當 劉君武霍地轉過身來, 高新喬就在這一瞬間將一把 如此卑鄙……如

泉之下蒙羞,原諒我…… 毛運祥那帮

。高新喬凝視着死去的劉君武 ,滴

下了

「怎麼回事?」毛運祥疾聲發問。 夥人現在都已到了現場

「哦?……這又是誰?」 「劉師兄被殺了。」高新喬唏嘘說

來人很年輕,竟然是高新喬。

「那麼,我得一半也是很公平的。」「的確很滿意。」

這樣我才放心。」

你教我等了半個月

人有點兒興奮,也有點兒埋怨

高新喬的語氣有點兒怪,同時,他將 「麻煩?當然不會有 「以後我永遠不會有麻煩是不是? 永遠都不會有

我一命,求求你……」

「陳天保,人爲財死

「不是要分開,一人一半嗎?」

回兜了

一個大圈子,毛運祥可能以爲我已經

「是很長。在我來說已經很快了,我

不是很長嗎?」

到塞外去了。」

「令師兄的遺體呢?」

就要分我一半的,如今他巳死 ,這是沒法子分的 ]死,這批珠寶

爲你可惜。」

可是你也無可避免地走上了這條路

他的背後。「想不到你也懂得這句話

「我呢?我担了這麼大的風險

難道

到意外和驚訝了。

「總掌櫃,」高新喬冷冷地說..

毛運祥突然在這裏出現,委實太令人感

高新喬很鎭定地站在那裏一動都沒動

「第二天就安葬了,葬在牛角鎭。 「好啦!現在談談咱們的事啦!

麼說出這種幼稚的話呀, 「陳天保!你活了這麼大把年紀,怎 你要這些東西幹

什麼?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原來這人就是陳天保,他當然聽得懂

避。

脚 後毛運

,漏子可就大啦!」

「可是,我沒法回家了呀?我回去之 「不是事先就說好了二一添作五。」

祥不是會來盤問我嗎?萬一露出馬

「那

麼

,你就暫時到別的地方去避

你不能這樣對待我!你不能……」 「高爺!」陳天保的稱呼也改了。

對付我師兄 你?你認命了吧! ,爲什麼就不能用這種方法對

」陳天保恐懼地往後退

很穩定,當箱子揭開,琳瑯滿目的珠寶出箱子,放在桌上,他的動作很慢,神情也 老者從一個破舊的木櫃中取出了一隻

天保這種人應該不費吹灰之力 永遠充滿了信心。以他的功力,殺死陳 高新喬緩緩地拔出了匕首,他的動作 ,却有無比的威勢,他對自己似

意放棄一切,什麼都不要,只求饒我一命 高爺! 「高爺!」陳天保慈聲乞憐, 「我願

J 50

珠寶一一切割改鑲,手工精緻,出手容易遠走高飛,但我沒有那麼作;而且將這批

「半個月的時間足够我獨吞這筆財富

「你還滿意嗎?」老者平靜地問

時,他都沒有激動。

「滿意?你是說……

?

以割掉我的舌頭……高爺,我求求你,饒 ,如今你死之後,就只有我自己知道 「高爺!我發誓不說出來,不信你可 是也有漏洞。」毛運祥說

「什麼漏洞?」

「高新喬!」突然一個冷冷地聲音發 ,你沒聽過?」 ,我眞 一陣風,我猜想的不會錯吧?」

「總掌櫃!你帶了多少人來?」

「就我 一個。」

「你要我怎麼樣?」 「如果你想逞兇,那就不止一個。」 一個?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毛運祥很認眞地說:「高老弟!只有

過來時,刀尖巳到了毛運祥的類下。千鈞 腕。那是一個白髯垂胸的老者。 强而有力的手腕飛快地扣上了高新喬的右 一髮,險象環生。偏巧在這個時候,一陣 他一面出刀,一面轉身,等他整個轉

毫無疑問,他定是旋風鐵騎常春蔭 ·」白髮老者說·• 「是你快還

他總算夢醒了;醒了並非解脫,他還要面 作了一塲夢,一塲驚心動魄的惡夢,現在 高新喬手中的七首落下了地 ,他彷彿 一誰?」

想到有一個人比你更快。」

「再快也快不過你,你號稱一陣風

行勁快,頭腦轉圈也快,可是你沒

的小事。」 知,常老爺子根本就不會管這種鷄毛蒜 「總掌櫃!你又把他給抬出來?據我 「旋風鐵騎常春蔭常老爺子 °

「如果你眞這麼想,那你就錯了

解初步情况之後,就作了一件大事。」 的座右銘就是『疾如風』三個字,他在了 案子却有興趣。他一向以快出名,他辦案 「常老爺子雖然不問江湖事,對這件 「什麼事?」

晚都會來動這個餌。他的算計的確不錯 「釘住陳天保,這是一個魚餌 魚早

,帮我逃?·還是殺死我?」 「我不希望任何 人知道這件事,凡是

「唉!」高新喬突然嘆了一口氣,

有人來了,而且是從四面八方湧來

高新喬跳到劉君武身後,二人以背相

此狠毒? 「你……你……你竟然如此卑鄙…… 人的手裏,那樣會使師父在九 對不起,我絕不會讓你落在

劉君武倒了下去,高新喬這一刀刺得

「半個月是十五個白天加十五個晚上 「半個月?你以爲很久了是不是?」

箱蓋蓋上,鎖扣扣上

就是我一個人的了。

高新喬話中涵義,霍地站起,向後退去。

「陳天保!我既然能用最殘酷的手段

有幾分道理

「東西呢?

那老者沉默了

,因爲高新喬的話的確

妻棄子?」

「有了這麼大一筆財富

,

你還在乎拋

你教我背井離鄉,拋妻棄子?」

他的背脊貼上牆壁,已無路可退。

。這個秘密只有我們兩個人知

動了… 「大概是胡龍相請來的殺手

出來了,「他已經好多年不在關洛平原走 「是『竹刀』方霸,」關正一眼就認 …高老弟, 你掛了彩

有匕首,劉師兄殺死他的時候,他也同時注意他手中的竹杖刀,想不到他靴简裏還 殺死了劉師兄……眞遺憾,眞遺憾! 高新喬僞造了一個故事,顯然想保全 「唉!」高新喬嘆息着說。 - 「我全力

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大概是盡心盡力,撫胡龍相能够不吐露眞相嗎?高新喬爲什麼那樣行嗎?這事牽涉到賠償的問題, 不對毛運祥吐露眞相才行。

劉君武的名節。不過,這也要胡龍相日後

買這樣一輛大車, 心無愧而巳 樣一輛大車,現在我可以回答你這個「總掌櫃,你曾經問過我,爲什麼要

「那輛車要用來爲我劉師兄收屍。

「哦?」

似乎沒有引起任何注意,連狗都懶得吠叫 ,因爲主人並不聽牠們的警告 荒村。深夜 條黑影閃進了這個荒村

幾次,那似乎是一個暗號。黑影子突然閃微弱的燈光;那綫燈光忽明忽暗起來了好 進了茅屋,門很快地關上了。 這座茅屋內只有一個人,這個人約莫 有一座茅屋的門扇敞開了,露出一綫

兩道目光却是烱烱逼人。 五十來歲,頭上巳經禿了頂,雖巳老邁

情况。「高新喬!你的故事編得很好,但高新喬沉默着,他好像在分析眼前的

的師兄收屍的。那個時候你就已經想到劉「關於那輛大車,你說那是買來爲你 君武要死,爲什麼呢?因爲預謀者是你…

條路,俯首就擒。」

「辦不到。」

「爲什麼?」

他手中的七首已經刺了出來。 一陣風的刀法奇怪無比… :」話聲未落,四週你已埋伏了千軍萬馬,你還是不行, 週你已埋伏了千軍萬馬,你還是不行 「你的本事還不够,就算在這茅屋的

是我快?

對法律,接受公平的制裁 (第



J 51 ・文 盧 昌 令 砂井 是正要告辭,如有誤會冒犯之處,容日再當面致歉-祥砌詞是屬下有人負傷,着人往警告勿再呻吟,以免驚擾貴客,假趙公玄起身攔阻 公玄之名,但仍矢口否認曾擴來趙小蘭,雙方爭辯問,驀聽一聲輕微呻吟聲傳來,費天 冒趙公玄的林一葦往找費天祥,要他放回趙小蘭,林一葦依命前往,費天祥雖震驚於趙

嬌娃叠遭劫

いっていたのでものできていてい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きないのできないできないないないないないないないないないないのであれ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のできないというないのできない。

份現身,以武功嚇退假天醜帮帮衆,約三手婆婆午夜在廢園相晤。錢堃返回居所,着假

處尋仇,三手婆婆自問非敵,避不敢見,錢堃以第三者身

上回書至錢堃一夥人,扮作天醜帮帮衆,往三手婆婆住

前文提要:

屬至交, 立刻飛報趙兄,現在小弟就不挽留了。」 咱們也會全力打聽令媛的下落, 趙兄的事, 也就是百花宮的事 一有消息

去後, 趕到囚禁小蘭的房間。 費天祥親自送到院子門口,待林一章 急忙掩閉院門,帶着五名護花使者

的注視着窓外。 薛超的護花使者却長劍出鞘,神情緊張 小蘭仍然穴道受制,躺在床上,那名

株高大的榕樹,枝葉茂密,伸延出腦頭 **愈外不遠,便是客棧圍牆,牆邊有** 

出了哼聲。」

費天祥急趕至窗前查看,却見院中平 「哦?誰有這麼大胆?」

林一葦沒有再說什麼,轉身而去。

在愈外窺探,被屬下用暗器射中,故而發 才是誰在哼哼唧唧的?」 薛超急急道·「回舅老爺,方才有人 費天祥喝問道。「發生了什麼事?剛

搜看!

## 瞎婦迭受欺

職資在身,沒敢追趕。」 薛超道:「剛由樹上翻過牆頭逃了 常,不禁懷疑地問。 「人呢?」

薛超道•「面貌沒看清楚……」 費天祥皺着眉道:「是個什麼模樣的

等到開窻察看,只望見一個穿灰布短衣的 爲房中有客,未敢喝問 是什麼人?」 費天祥道:「光天化日,怎會沒看清 薛超道。「屬下發現窗外有人影 ,就發出了暗器, 内

的同黨,所以屬下未敢追趕。」 身體,被人扯過腦頭,外面分明還有接應 費天祥略一沉吟,揮手道: 「出去捜

爺子,有客人來拜。」 夥手捧着拜盒,匆匆進來通報道: 幾名護花使者應聲欲出,突見一名店 「費老

不見客!」 來嚕嘛,給我退回去,就說我現在有事, 費天祥不耐煩地喝道:「又是什麼人

强見不成? 次來的客人好兇,只怕不見不行呀!」 費天祥怒道:「怎麼說,難道他還敢 店夥期期艾艾地道:「老爺子,這

來勢汹汹,好像要殺人的樣子。」 是,一個個醜得嚇人,身上都帶着兵器, 店夥道。「這次來的是幾位女客,但 「哦?是女客?

費天祥接過拜盒一看,心頭不覺暗暗

副帮主歐陽玉嬌頓首百拜」 盒中拜帖寫着十四個大字:「天醜都

費天祥的氣燄頓時低沉下來,只得將

華同樣佈置,接見歐陽玉嬌。 捜査的事暫擱在一邊,仍照剛才接待林一

是比林一葦客氣得多,語氣却比林一葦更 歐陽玉嬌帶着「四鳳」同來,態度倒

趙公玄的妻女而來。」 次奉帮主令諭趕來太原府,就是爲白骨爪 敝帮在江湖中所作所為,費爺想必早有耳 ,咱們是恩怨分明,睚眦必報,小妹這 一見面,歐陽玉嬌便開門見山道:

貴帮爲什麼找上我費天祥?」 費天祥道:「趙公玄跟百花宮何關?

保護中,所以,才依江湖規矩,備帖前來 蘭,殺害了本帮三位同門,小妹奉命報仇 ,而且,趙小蘭也正由百花宮的護花使者 却聽說百花宮和趙家,巳結爲秦晋之好 歐陽玉嬌道•「三手婆婆和她女兒小

「這個……」

費天祥想推諉,一時却不知該如何措

份 誤信了外間謠言,試想,百花宮是何等身辭,忙假笑道: 「歐陽副帮主,你一定是 ,怎麼會跟白骨爪趙公玄結親家呢?」

不眞實了? 費天祥道•「當然不真。常言道•」正 歐陽玉嬌道··「這麼說,外間傳言並

邪殊途,冰炭不同爐.....

這句話,咱們就好談了。 歐陽玉嬌截口道:「很好,有費爺你

費天祥道:「談什麼呢?

蘭帶來飛雲客棧藏匿,究竟是存的什麼目 百花宮旣然跟趙家兩無瓜葛,費爺將趙小 歐陽玉嬌道•「小妹想請教一件事

怎麼能武斷說趙小蘭藏在飛雲客棧內!」 費天祥一驚, 道:「歐陽副帮主,你

說嗎?」 飛雲客棧前後,也已經被本帮弟子層層包 「不瞞費爺說,自從諸位來到太原, 動,莫不在本帮嚴密監視之下,此時的 ,費爺是聰明人,還用得着小妹挑明了 歐陽玉嬌醜臉扯動,一陣冷笑,道: 一舉

然知道了 存的什麼目的,那是百花宮的事,貴帮旣 不禁惱羞成怒,也冷笑着道。「百花宮 費天祥被當面揭穿了秘密,臉上一紅 ,又何須多此一問。」

帮處置,咱們對百花宮並無敵意。」 希望費爺顧全江湖規矩,將趙小蘭交給本 和百花宮却井河不犯,小妹此來,只 歐陽玉嬌道·「本帮和趙家有血仇未

費天祥道:「你是奉命而來,費某也 歐陽玉嬌道:「爲什麼辦不到?」 費天祥搖頭道•「這個辦不到。」

> 宮宮主親自到了太原之後才能决定,費某 是奉命行事,如何處置趙小蘭,那得等本 人不便作主,恕難從命。」

湖規例,不肯給天醜帮這份面子了?! 費天祥冷冷道•「貴帮倚仗人多勢衆 歐陽玉嬌變色道··「費爺這是藐視江

自大,目空一切,事後可不要後悔!」 相見,自問已無虧江湖道義,你這樣狂妄 破壞江湖規例,沒把百花宮放在眼裏。」 包圍客棧,私入內室窺探,這是你們先 歐陽玉嬌怒目道··「姓費的,我依禮

客。 兩旁護花使者同聲應諾,按劍趨前 「四鳳」也各按兵刄,怒目相向。

費天祥不答,拂袖道:「來人呀,送

呼 費爺多多留神,休怪歐陽玉嬌沒有先打招 吃虧的還不知道是誰哩。從現在起,希望 別以爲百花宮勢大,惹惱了我歐陽玉嬌, 歐陽玉嬌冷笑一聲,站起身來道。「

院子門口,有人橫身攔住去路,却是 突然一聲冷喝道:「站住!」 說完,帶着「四鳳」轉身向外走去

剛離去不久的林一葦。

費天祥見趙公玄(林一葦) 去而復返

老弟替我護衞小女,讓我先會一會這位副 陽副帮主口口聲聲要殺令媛報仇 呼道:「趙兄來得正好,這位天醜帮的歐 ,適時出現,心裏又驚又喜,急忙搶着招 林一葦道。「這個我已經知道了

會對自己不諒,聽他口氣,竟毫無責怪之 費天祥本來担心秘密被趙公玄獲悉

> 戒備,守護囚禁小蘭臥室,决定坐山觀虎意,心裏一寬,忙吩咐手下護花使者小心 ,看看趙公玄如何對付歐陽玉嬌。

齣搭檔巧妙的老千騙局而已。 玉嬌全都是西貝貨,這塲把戲,只不過一 他當然想不到,眼前的趙公玄和歐陽

歐陽玉嬌似乎頗顧忌「白骨爪」趙公

仇雪恨 皂白 天醜帮 ,咱們也不會跟你爲敵。」 玄的威名 ,殺了本帮三名弟子,咱們自然要報 ,這件事跟你無關,只要你不插手 一向恩怨分明,你的妻女不問青紅 一面凝神戒備,一面說道:

我趙某人這一關。」 我豈能袖手不管,你們要報仇,就得先過 一章冷笑道·「她們是我的妻女,

的事 就見個眞章,分個强弱,如果我敗了,天 醜帮門下立刻退出太原府,從此不提尋仇 歐陽玉嬌道。「既然如此,咱們彼此

歐陽玉嬌望望費天祥,道:「這話你

道··「百花宮只是替趙兄保護小蘭姑娘 切當然全由趙兄作主,你休想從中離

了吧?」

義勇爲的費天祥,別以爲我歐陽玉嬌真的

間分化 在百花宫手中,你未必能作得了主……」 得先問問費爺同意不同意,須知你女兒現 手送出,殺剮聽便,絕不皺一下眉頭。」 林一葦道: 費天祥生怕林一葦受了挑撥,連忙接 你若敗了呢?」 一葦道:「我敗了,情願將小女親 「歐陽副帮主,你聽清楚

歐陽玉嬌冷笑一聲,道:「好一個仗

,又何必多說廢話。 歐陽玉嬌一昂頭大聲道:「好!歐陽

用不着捨近求遠了。」 這院落很寬敞,咱們就在此地分個勝負 玉嬌先走一步,咱們在東教場候駕: 「不必!」林一章横身攔路,道。

費天祥也希望固守原地,只等他們二

兒動手,我也不反對。敢問要如何分判勝 好較量。」 因此應聲道·「對,此地內外隔絕 歐陽玉嬌冷哼道:「你們一定要在這 應聲道:「對,此地內外隔絕,正,必有一傷,那時再從中坐收漁利

都奉陪 負?」 五人齊上也好,單打獨鬥也行,趙某人全 林一葦冷冷一笑,說道。 「你們願意

名滿江湖的白骨爪玄功!」 女道…「退後替我掠陣,讓本座親自會會 歐陽玉嬌重重哼了一 擊,回 顧四名醜

割牛刀 還不遲。」 世玄功,如果無法取勝,副帮主再出手也 四名醜女一齊躬身,道:「宰鷄何用 ,弟子們願意聯手領教趙前輩的絕

了便宜,可不許再使用兵器了。」 「也好,但你們以四對一,人數上已經佔 歐陽玉嬌故意沉吟了一下,點頭道: 「是!」

林一華嚴然一笑,道:「歐陽玉嬌林一華展開了包圍陣勢。 四名醜女躬身應命,分兩列而出,對

凝視着林一葦瞬也不瞬時,口裏連續發出「嘶時,口裏連續發出「嘶 口裏連續發出「嘶嘶」的聲音,兩眼,混身骨骼不停地「畢剝」作响,同歐陽玉嬌突然披散了頭髮,開始提氣 乎耗力不少

縷

「無血」

而噬。 看她神情 活像一條毒蛇正準備擇人

費天祥瞪大了眼睛,這一次,他决心露出黑黝黝的指甲,白中泛青的肌膚。 林一葦又緩緩舉起雙手 十指曲伸

傷敵…… 要看清「趙公玄」 的白骨爪功是如何出手

先出手的 ,却是歐陽玉嬌

喝一聲,左臂揚起,掌心微凹虛合,呼的她的雙手始終斜垂在衣袖中,突然大 一掌向林一葦直推過去 掌心微凹虚合,呼的

葦前胸 左掌才發, 右掌又擧,同樣劈向林

林一葦不避不讓,雙掌齊揚

起兩股濛濛烟霧 兩聲巨响,非僅其聲震耳,掌接處,更爆 兩個人四隻手掌接實,只聽「蓬蓬

會爆發出像火藥般的烟霧? 費天祥駭然暗忖:這是什麼掌力?竟

的掌心內,本來就藏着兩包火藥。 他那裏會知道,歐陽玉嬌那微凹

力 陽玉嬌四掌接實以後,不便立刻分開,正因爲手心內藏着火藥,林一葦和 人掌心對掌心,閉目運氣,好像較上了內 ,互不相讓。 林一章和歐

笑了一下,道:

「多承關護,待趙某父女

林一葦倒 足足過了半盞茶之久,兩人同聲吆喝

一葦倒退了一大步,胸部起伏

趙某行走江湖一向心狠手辣,今天遇上我 趙某人的白骨爪神功,那就打錯主意了, 你以屬下跟趙某對敵,以爲可以從旁觀察 ,算你們天醜帮合當倒霉。」

明已經在運集功力,準備出毒手傷人。 費天祥久聞「白骨爪」之名,從未見 說着,雙臂緩緩上提,十指虛合

識過,因此全神注視着林一葦的雙手。 只見林一葦十指如鈎,指端蓄着寸餘

鉄鑄的 長的指甲,其色黝黑 他做夢也想不到,那些指甲本來就是 ,宛如鉄鑄的一般。

帶白,白中泛靑,就像塗了一層油彩。 他當然更想不到,那本來就是塗的油 接着,又看見林一葦的一雙手掌黃中

指不停的曲伸,顯然也已「運集」好白骨 巳逼近到林一葦的左右,而林一葦雙手十 就在費天祥的凝目注視下 四名醜女

兔,雙鳳展彩翎!」 爪功力,蓄勢待敵。 歐陽玉嬌突然大聲喝道:「蒼鷹搏狡

刹時人影飛騰,展開了搶攻 四醜女立刻「嬌」應了一聲・「殺!」 這兩句又像令諭,又像歌訣的話出

出手 林一葦的兩名醜女同時蹲嘴矮身,閃電般四名醜女分明諳熟合擊之術,最靠近 更歹毒,竟施展「葉底偸桃」抓向林一葦 的「命根子」。 ,一個揮掌拍林一葦的小腹,另一個

這一式「蒼鷹搏冤,雙鳳展翎」,別一齊飛身縱起,朝林一葦頭頂撲落。 其他兩名醜女也沒閑着,手臂齊振,

令人眩目。管它是真打假打,都稱得上是配合佳妙, 費天祥不禁替林一章捏了一把冷汗

也暗暗對天醜帮的武功刮目相視。

刹那,不知道林一葦使了個什麼手法,突可是,就在人影騰空使人眼花繚亂的 的兩人,首先倒飛墜地。 聽「四鳳」同時發出一聲輕吁,凌空撲擊

,退出半丈以外。 攻向下三路的兩名醜女,也貼地翻滾

按着肚子,腹部連衣帶肉,破了個血窟窿 臂膀上鮮血淋淋,另一人傷得更重,雙手 ,幾乎可以看見從指縫間擠露出的五臟內 在一招之下負了傷,一人肩上衣服破碎 費天祥急忙細看 只見其中兩個人竟

幾名傍觀的護花使者,一個個全嚇呆 費天祥駭然大驚

樣受的傷? 何處部位,自然也很難看清楚那一個是怎 躍撲擊,人多招快,使人無法看清誰攻擊 敵又採合擊戰術,有的貼身下手 因爲「天醜四鳳」以四對一 ,有的飛 ,出手攻

尤其那肚腹破裂的一個,眼看已是活不成中兩人已經受了傷,而且傷得十分慘重, 大家只看見人影飛騰,一觸立分,內

,如此厲害? 趙公玄的白骨爪功力,果然駭人聽聞

丢人現眼的東西,救傷葬死,都給我滾回歐陽玉嬌也是驚容滿臉,低喝道。「

一個攙扶着一個,低頭匆匆而去。 四名醜女,沒傷的只賸下兩名,正好

親向趙兄討教幾招 「白骨爪果然名不虛傳,小妹不自量力 歐陽玉嬌緩步走向林一葦,冷笑道。

,何苦要屬下晚輩們送死。」 林一章道•「本來早就該你親自出手

功夫。」 她們學藝不精,自取其果。趙兄的功力練歐陽玉嬌道:「是傷是死,那只能怪 在雙手,小妹不才,正想領教趙兄的 掌

林一葦道:「你想怎樣較量?」

兄硬拚兩掌,純以內力定勝負,誰若存心天總得有一個不死也帶傷,小妹打算跟趙 取巧,就算誰輸了,如何?」 歐陽玉嬌冷冷道:「咱們兩個人,今

作個見證,只要你能硬接下我兩掌,就算 趙某人敗了。」 林一章道:「很好,咱們就煩費大俠

句話小妹可要說在前面。」 歐陽玉嬌道·「那倒不必 過

林一葦道:「請說!

個弟子,這仇恨,遲早仍要尋你報復。」 閣下還活在這世上,只要天醜帮還賸下一 歐陽玉嬌森冷地道。「天醜帮睚眦必 永無休止,今天無論咱們誰敗,只要

若畏懼尋仇報復,就不會問罪你們了 一字道:「百花宮也不例外。 歐陽玉嬌慢慢轉過臉,對費天祥一字 林一葦大笑道: 「隨時請便,趙某人 0 <u>\_\_</u>

話作答。 怨毒仇恨,令人心悸,只乾笑了兩聲, 費天祥但覺她的語聲和眼光,充滿了 無

上。 也多有失禮之處,費老弟,千萬別放在心

兩人互相客套,護花使者巳將小蘭帶

小蘭穴道乍解,見了林一葦,不覺吃

來

驚,吶吶道••「你……你……」 林一章眼眶內含着淚水,哽聲道。一

候,你還在襁褓之中,如今都長得這樣高 孩子,不認識爹了麼?咱們父女分別的時 ,連爹也差一點不認識你了。」 小蘭期期艾艾地道•「可是……爹…

爹不是好好活着嗎?」 你不是已經……已經死了麼……」 林一葦含淚而笑,輕喝道:「胡說

屍體,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小繭道:「真的,我親眼看見過一具

你都快等瘋了 不由她再說 林一章截口道:「不許瞎扯,你娘等 ,咱們快些回去吧! ,牽着小蘭的手,大步而

心中一動,忙道:「趙兄請留步 費天祥聽了 小蘭臨去的幾句話 小弟還 ,突然

過前面院落,奔向客棧大門 林一章只作沒聽見,帶着小蘭快步穿

護花使者們却茫然相顧 費天祥發覺不對,頓足喝道: ,不解地道: 「快追

「追什麼人?」 費天祥道:「趙公玄是假冒的,咱們

受騙了,快些把人給我追回來!」 幾名護花使者都大吃一驚,急忙拔劍

追出

見林一葦和小蘭的人影。可是,就在這一轉眼的工夫 ,已經不

中找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出,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持刀仗劍在人叢 這會兒正是大白天,店中旅客進進出

,務必要查出串通假冒天醜帮和趙公玄的跳脚痛罵了一頓。同時下令全城嚴密捜査 **護花使者們** ,怏怏而回,全被費天祥

玉嬌看管,然後將經過情形 堃,回想起適才脫身的驚險,猶覺餘悸 林一葦奔回秘樓,先將小蘭交給歐陽 ,大略告訴了

動你一根毫毛。」 氣,當時你若停下來不逃,費天祥决不敢 錢堃埋怨道:「這只怪你心虛沉不住

那小丫頭很可能把咱們的底全揪出來,值 林一葦道:一我沉得住氣有什麼用?

叫人堵不住。」 錢堃道·「話雖不錯 ,但你這樣心虛

帮名號也不能再用,這該有多不方便。 咱們不能再用趙公玄的身份出現,連天醜 開溜,也等於把底全抖露了,從此以後, 下今夜跟三手婆婆見面的約會,是否仍的事,以後再慢慢設法吧,咱們先安排歐陽玉嬌道。「事情已經這樣了,以名號也不能再用,這該有多不方便。」

後的事,以後再慢慢設法吧, 在王府廢園中?」 一下今夜跟三手婆婆見面

得更改才行。」 錢堃搖頭道: 「不能 時間和地點都

林一章道:「爲什麼?

計受騙以後,决不會就此罷休,他一錢堃道:「太原府就只這麼大,費天

歐陽玉嬌却連退了兩三步,嘴角滲出

匝 嚥下了喉嚨,兩手一拱,道:-「領教 後會有期。」 她一伸頸脖, 「嘓」一聲,竟將「鮮

攔住 費天祥忙喝道:「截住她!」 左右護花使者正欲出手,却被林一葦 話完,大步而去 ,道:「讓她去吧。」

放走她,豈不留下無窮後患!」 費天祥道:「天醜帮睚眦必報,今天

真能留得住她,反落她笑柄,那就更不值 歐陽玉嬌的功力頗爲驚人,我雖然僥倖勝 了她,並未使她傷得太重,追下去,未必 不懼她尋仇,百花宮又何必畏懼。况且, 林一葦淡淡一笑,道:「趙某人尚且

「便宜了這醜鬼……」 費天祥想想有理,只得嘆了口氣,治

任也了啦,應該送姑娘父女相會了。 小蘭姑娘請出來。天醜帮退走,咱們的責 接着,便吩咐護花使者們:「快去把

的用心。 聽的,而是暗向林一葦解釋自己藏匿小蘭 林一葦自然聽得懂他的話中之話 後半截話,當然不是說給護花使者們

適才趙某初至,小弟因爲不識尊面,未敢 夫妻相會團聚之後,再行面謝。」 費天祥連忙謙謝道:「好說!好說!

遽然承認,還望趙兄多多曲諒 林一葦笑道:「這也難怪

,趙某言語

J 54

才能用小蘭的安危,掌握三手婆婆,逼她 婆婆隔離,不讓他們有合作的機會,然後 說出王府藏珍的秘密。 首先,咱們必須設法將百花宮的人和三手 錢堃略作沉吟,道。「百花宮勢大, 歐陽玉嬌道:「如何才能隔離百花宮

和三手婆婆?」 法,只有先將蕭雲弄到手 上,要想使百花宮放棄王府藏珍,唯一方 錢堃道:「這件事 ,關鍵全在蕭雲身

不必煞費苦心去安排了,你以爲蕭雲真的錢堃道:「若像你想的那麼簡單,就在木屋,隨便去幾個人就把他弄來了。」 小子不過是個執袴公子,現在又一個人住林一葦接口道:「這個容易,姓蕭的

有什麼驚人之處? 那樣容易對付?」 林一葦道:「怎麼?難道他的武功還

此事只宜智取,不可逞强。」傍,咱們决不能光天化日去動手刦持他,,姑無論他的武功如何,礙於三手婆婆在 錢堃道•「蕭雲是百花宮的獨子單傳

姐冒險再現身一次,此外,還要另外借重 一個人…… 林一葦道: 錢堃道•「辦法是有,但還得歐陽大 「依你說該怎麼辦?」

**嬌絕不皺一下眉頭。」** 錢兄,你儘管吩咐,水裏火裏, 我歐陽玉

歐陽玉嬌道。「只要事情能够成功

舌。 會出面援助你,萬一事敗,有小繭在咱們情况,現在還無法預料,必要的時候,我 敵不是三手婆婆而是百花宮,會遭遇何種 手中,全身而退,應該沒有多大問題,可 是,另外借重的一個人,却恐怕要費些唇 錢如正色道·「你這次再去木屋,主

錢堃道:「就是被咱們意外俘獲的 林一葦急問:「那人是誰?」

哦?你的意思是想要他-**璣堡堡主藍子欽。**一 林一葦和歐陽玉嬌齊都一怔,道:

密。」 去見三手婆婆,替咱們探聽王府藏珍的秘 錢堃道:「我想放了他,讓他到木屋

面貌

訴我們。 而來,即使他探聽到什麼秘密 一這太冒險了,藍子欽就是爲了王府藏珍 林一章第一個就不贊成,連連搖頭。 ,也不會告

作。 難,藍子欽的武功不弱,這次被咱們所擒 ,全屬意外,我想,他絕對不肯跟咱們合 歐陽玉嬌也反對道:「擒虎容易放虎

會跟咱們合作,絕不敢生貳心。」 够控制他的把握,而且,我敢保證他一定 林一章和歐陽玉嬌同聲問:「有什麼 錢堃微笑道:•「我說放他,當然有能

方法?」 妻 俯首貼耳,乖乖聽命。」 咱們放了他,却留下芸娘,他必然會 錢堃道•「藍子欽夫妻情深,一向畏

錢堃載口道•「他是堂堂璇璣堡的堡歐陽玉嬌道•「可是他——」

主,咱們當然不能以眞實身份跟他談合作 靜 ,這點我已有安排,不必担心。 歐陽玉嬌想了想,終於點頭道。

去之前,已更換了衣服,並且掩蔽了本來 才獨自前往幽禁藍子欽夫婦的秘室 ,仍在這兒見面,再作决定。」,我去跟藍子欽談談,咱們半個時辰以 錢堃道··「你先派人去採探木屋的動 我全聽你的,你說怎辦就怎辦。」 他一走,林一葦也匆匆離去,只是臨 錢堃又對林一葦叮囑了 歐陽玉嬌應諾而去。 ,然後

面目。 ,爲了躱避百花宮耳目,不得不掩去本來林一葦的面貌原來跟趙公玄十分相似

不到半個時辰,三個人又在大廳內晤

面 似乎並不如錢堃想像那樣嚴重一 客棧搜索了一遍,並未展開全城搜查。 可能因為人手不足,只在城中幾處較大的 林一葦最先報告市街上的情况,一切 歐陽玉嬌帶回來的消息更是令人振奮 百花宮

的費天祥取得聯絡。 醜帮」是被人假冒的,也沒有跟飛雲客棧 直沒有離開過,顯然,他們並不知道「天 這些消息,對他們即將採取的行動 木屋平靜如故,三手婆婆和蕭雲却一

無疑都是非常有利的 可是,錢堃臉上,却流露出濃重的憂

色 詫問

歐陽玉嬌和林一韋都大感不解

玄是甚麼關係?他怎麼會知道王府藏珍的屍體,究竟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他跟趙公

破 號

一善道:

可要派人暗中跟去,以

秘密

你們在這裏略待片

他們也不知道我的質實身份,從何識

**那是他無意中遇見了趙公玄,當時,趙公** 幺正傷重垂危,臨死之前,透露了藏珍的 林一葦道:「他不是已經說過了嗎

我很快就回來

不通,令人難以相信 歐陽玉嬌搖頭道:一三一番說詞根本

林一章道:「爲其麼?」

又何須要我們串演這齣假戲呢?一 遇 他儘可將趙公玄的屍體送去木屋,坦述經 ,三手婆婆也一定會拿他當朋友看待 歐陽玉嬌道。「如果他說的是實話

事謹順,他會知道如何自保的。! 林一葦搖頭道:「不會的,錢大哥行

歐陽玉嬌道:「老林,說句實話

該不會是出了甚麼意外吧?

歐陽玉嬌不覺起疑,對体一釐道: 半個多時辰,仍然不見錢堃回來 歐陽玉嬌和林一產在小樓中等候,

歐陽玉嬌又道。二三手婆婆兩眼俱賭 林一卷愕然,竟無詞以對。

演假戲、這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嗎?」 朋友看待,他捨此捷徑不走,却要我們扮 三手婆婆必然會感激,也必然會把那人當 急需帮手 ,只有一個女兒小蘭在身邊,人單勢孤, 他這麼做,目的何在? 林一葦越聽越心驚,喃喃道:「是啊 ,如果有人送回趙公玄的屍體,

們跟他萍水相逢,彼此並無深交,只因爲歐陽玉嬌道:一人心難測海難量,我

因爲

跟我們玩甚麼花樣?

林一葦詫道:「你是指

覺得有些不放心他。

手婆婆問出破綻,才想出這條以假亂真的 被他害死的,他不敢直接送回屍體 歐陽玉嬌道:「我猜,趙公玄八成是 9 怕三

如果相互猜疑,怎麼能成大事呢這樣多疑,既然合作,就應該彼

下,就應該彼此信任,

「你不要

知,他却對我們瞭如指掌,防範之心

歐陽玉嬌道:「可是,我們對他一無

們的形跡業已敗露,失去了利用價值,萬 珍,一切計劃,全由他一手安排,現在我 天醜哲,他才願意跟我們合作騙取王府藏 你的面貌酷似趙公玄,我的外貌可以冒充

得特别當心,趙公玄尚且不是他的對手 林一葦駭然道: (真如此 9 我們

現在開始,你我必須嚴密合作,彼此帮助 有事的時候才能聯手對什 歐陽玉嬌壓低了聲音道:「所以,從

對付得了嗎?」 林一葦薆心忡忡地道:「我們……

覺 ,等到王府藏珍到手,就給他來一個先我們表面上別動聲色,暗中隨時提高警 歐陽玉嬌道·「二人同心,黃土變金

丈夫,難道你要等到別人先對你下手? 廠陽玉嬌道:「量小非君子,無毒 林一葦顯然已經沒有主意,連連點 難道你要等到別人先對你下手?!

望匆匆踰牆而入。 却見錢望衣衫不整,氣喘咻咻,分明遭 正說到這兒,突見牆頭人影一閃,鋒 一章和歐陽玉嬌急に起身迎上前去

料、幸虧你們沒有去、否則、後果不堪錢堃搖搖頭、喘息道:一果然不出我 林一章吃驚地問:一情形如何?

一郎邊究竟發生了甚麼

錢煙道: 啊 一百花宫上蕭桐親日率領大

都滿佈醫容 草和歐陽玉嬌同時驚呼失聲

現這地方,只得去城外兜了好大一個圈子機得早,險些無法脫身,我怕他們跟踪發屋,已由百花宮門下嚴密防守,若非我見 錢堃道:「如今 ,三手婆婆居住的木

> 道:「莫非藍子欽夫婦不肯答應合作?」 手婆婆了 同意合作的條件,而且已經到木屋去見三 錢堃搖頭道:「不,藍子欽已經完全

一好

,咱們立即按計劃實行呀 歐陽玉嬌道·「那還有甚麼可担

行,這件事,只怕其中另有變化。」 林一葦愕然道••「其中會有甚麼變化 錢堃又神色凝重的搖搖頭,道:一小

已被佈置了陷阱。一 ,未死太不合常情,我懷疑那棟木屋中 錢堃徐徐地道·「據你們打聽到的消

可能守在飛雲客棧中毫無行動。」 ,他應該派遣人手去木屋附近監視,絕不歷可疑,必然會知會木屋中的蕭雲,至少 歐陽玉嬌瞠目道·「怎麼會?」 錢堃道•「費天祥既已發覺你們的來 林一章和歐陽玉嬌都默然了 - 的確

搜查,至少應該把情况告訴蕭雲,以発再 上當才對 費天祥縱然人手單薄,無力作全城嚴密

好欺,費天祥更不笨,內中情形,實堪尋 面平靜,暗中越蘊藏着凶險,三手婆婆不 林一葦道··「就算果如所料,咱們應 咱們必須冷靜,千萬不能冒險。 錢堃接着又道:「我想,此事都是表

要離開,由我去一趟木屋。 該怎麼辦呢?」 錢堃沉吟了一會 ,道·「你們暫時不

一他們識破了你的形藏,豈不糟了林一葦和歐陽玉嬌幾乎同聲道 錢堃道:「我並沒有假冒任何人的名 一葦和歐陽玉嬌幾乎同聲道●「萬

才回來,總算還沒有敗露形藏 歐陽玉嬌道。 「那麼,金花聖母有沒

不是要改變了麼? 必得,那老婆子八成也已經到了太原。」 然親自來了,是證百花宫對王府藏珍勢在 林一葦道:「這麼說,我們的計劃豈 錢堃道:「尚未遇見,不過,蕭桐旣

應變吧 能離開這座宅子,到入夜以後,再看情形可了,為了安全起見,咱們的人暫時都不 錢吃道。「事已如此,非變更計劃不

國赴約嗎?二 林一章道:一三手婆婆今夜還會去廢

我想她會去的。 錢堃道…「她要證實趙公玄的生死

然也在百花宫的監視之下,我們還能够去 林一意道·一但今夜的王府廢園

們也非去不可,但是,要去也只能由我 手婆婆一個人知道,就算是龍潭虎穴 錢堃道:「王府藏珍的秘密,只有三 我 , 我

像根本沒有注意錢堃的談話 的意見,却見歐陽玉嬌正在擬神沉吟,好林一華望望歐陽玉嬌,似乎想徵詢她 個人去,你們不必去冒這個險。

外去,還有趙公玄的屍體,也得一齊搬走 夜以後,你們要設法將小蘭和芸娘遷出城 ,這兩個人和一具屍體,就是我們手 錢堃又道:「這地方已經不安全,

大的本錢,千萬不能失去。 「藍了欽去木屋的情况如何了?」 一直很少開口的歐陽玉嬌突然問道..

的眞身份

身份,譬如說,木箱中那具趙公玄的歐陽玉嬌道:「我們應該設法查明他

時,才能發生效用。」 

J57

真快……」 還很平靜,想不到,百花宮主蕭桐倒來得 氣,自言自語地說道:「不久以前 歐陽玉嬌沒有再問,只輕輕嘆了一口 ,木屋

**明對錢堃帶回來的消息有些不大相信** 她雖然沒有直說出來 ,言外之意,分

易就範了 手婆婆有百花宮作奥援,恐怕不會那麼容,只是憂慮地道。「百花宮人多勢大,三 林一篇比較老實, 倒還沒有這種猜疑

錢堃笑了笑

看來 不,他早已經成竹在胸· 空笑了笑,未置可否。 只是不想

日易盡,轉眼已是黃昏

悄悄地,門扇大開,寂無人聲。 三手婆婆獨自坐在堂屋中 木屋中巳點燃了燈火 ,房子裏師

可怖 搖曳的孤燈,照在三手婆婆陰沉的臉 使這楝簡陋的小木屋顯得有幾分陰森

今那盞燈和那扇打開的門,分明是為了別都一樣,她雙目失明,根本不能視物,如其實,有燈無燈,對三手婆婆來說全 人而設

時間慢慢消逝,天色已經黑盡了她預計中必然會來的不速之客。 她也分明正在等候一個人 個在

,=

石像。 于婆婆動也不動地坐在那兒,彷彿是一曾

,語聲平靜地說道:「清進。」 突然,她深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吐出 一條人影出現在屋門口,却沒有進入

那是一個頭上戴着闊沿笠帽,混身黑

藏在帽沿 衣的人,肩後斜插着長劍,整個臉部全隱 暗影下

屋內外有沒有埋伏。 進木屋,也沒有開口 黑衣人側着身子站在門口 顯然正在搜索這木 ,旣沒有跨

來,為甚麼又這樣胆小。 三手婆婆冷笑道··「朋友,你既然敢

黑衣人也笑了笑,道:「害人之心不 防人之心不可無。我來並無惡意,

不願被百花宮誤會做了劍靶子 除了我瞎老婆子,絕沒有任何埋伏。」 已經全部撤走了,這木屋週圍五十丈內 三手婆婆道:「放心吧,百花宫的人

黑衣人道··「這是蕭桐的主意?還是

你的安排?」 三手婆婆道••「是我瞎老婆子要求蕭

宮主這樣做的。」 黑衣人說道•「哦!蕭桐他居然肯答

是我的家,任何人都不能替我作主。」 應? 三手婆婆道:「不答應也得答應,這

從命了 道:「不愧是趙大嫂,兄弟我就恭敬不如「好!」黑衣人一歩跨進了木屋,笑 「好!一黑衣人一步跨進了木屋,

側,目光如刀,向屋子裏迅他人雖然進了木屋,却 - 裏迅速掃視了一遍 生,却飛快地閃向門

> 料定我會來?」 仍舊毫未鬆懈戒備 ,道:「大嫂遣走了百花宮的人,莫非 黑衣人道了一聲謝,側着身子面門坐 三手婆婆一擺手,道:「請坐。」

會來,因爲你心裏比我更着急 及午夜了 ° , 已經等不

黑衣人似乎略感意外

問你有甚麼目的,我只關心女兒的安危和 何條件我都願意接受。 丈夫的生死,你能替我辦妥這兩件事,任 三手婆婆道: 「我不管你是誰,也不

的 是我刦持了令媛,特地到來談交換條件似黑衣人說道:「聽大嫂的口氣,好像

係 **峻的人是費天祥,後來被人從飛雲客棧將** 令媛架走,這件事,根本與兄弟我毫無關

…你儘管實話實說吧……」

三手婆婆道:「不錯,我知道你一定

只是有些誤解我的來意了。」 黑衣人笑笑道:「大嫂真是快人快語

黑衣人道:「這完全是誤會,劫持令

三手婆婆大聲道: 「那你的來意是甚

黑衣人道。 「我是趙公玄趙大哥的朋 些關於趙大哥的近

,道:「這麼說

你也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三手婆婆道:「誤解了甚麼?」

三手婆婆道:「難道不是?」

况消息。」 友,此來只是想奉告一

住激動,緩緩間道:「告訴我,公玄他…的手,不停地顫抖,好一會,才極力壓制三手婆婆突然激動起來,緊握着拐杖

…他怎麼樣了?

鎮定,不可過份激動。」 三手婆婆連連點頭,道. 黑衣人道。「我說出來,大嫂千萬要 「我會的:

「趙大哥身負重傷,不能如約來跟大嫂晤 黑衣人壓低了聲音, 一字一字地道:

閃電般扣住黑衣人的手腕。 整個人突然症椅上跳了起來,五指疾翻 刺入三手婆婆的肌膚,她一聲輕呼出口 這短短兩句話,就像兩根尖針 同時

平靜的注視着她的神情變化。 黑衣人沒有躱避,也沒有掙扎 ,只是

顫抖,急速地道:-「你再說一遍,再說一 三手婆婆全身都在顫抖,連聲音也在

了傷,暫時不能如約跟大嫂見面。」 黑衣人徐徐道:「我是說,趙大哥負 三手婆婆顫聲道•「你的意思是說

他並沒有死?」 黑衣人道:「是的

的還活在世上…… 坐了下來,喃喃道:「這是真的嗎?他真三手婆婆突然鬆手,「蓬」地一聲又 黑衣人道:•「不錯,他還活着,而且

已經到了太原府。」

知道他一定會來的,他說過來,一定會來 , 從來沒有失過一次信……一 三手婆婆仰面長吁,瞎眼中竟流下兩 一面却帶淚而笑,自語道。「我

語聲微停,忽又問道:「那木箱裏的

三手婆婆一驚,道。「你不是說他還 趙大哥又毒傷未癒,無法言語, 黑衣人道:「其一,大嫂眼睛不便,三手婆婆道:「甚麼顧忌?你說。」 ,徒亂人意,反增猜疑 相見不能

屍體,又是誰呢?」

黑衣人道:「就是趙大哥。

這是實情,三手婆婆只有承認

驚擾了廢傷,後果將不堪設想。 被他們跟踪發現了趙大哥藏身的地方,對此地的動靜必然時時在監視之中,萬黑衣人道:「其二,百花宮心懷叵測

就跟死一樣。」

三手婆婆道••「你初來的時候,為甚

奇毒,整日僵臥昏迷,不能够言語行動

黑衣人道。「他是活着,但不幸中了

不可了 縱然再急於跟丈夫晤面 (再急於跟丈夫晤面,也不能堅持非去第二點顧忌更是合情合理,三手婆婆

靜養期才過了一小半,還得個把月方能痊 黑衣人道:「我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再見他?」 人,才聽見三手婆婆長吁了一口氣,低聲 久,才聽見三手婆婆長吁了一口氣,低聲

以免被仇家追踪殺害。」非但不可打擾他,更不能洩漏他的下落,

控制,才能够開口說話,在這段時期內,須等七七四十九天以後,才能將體內毒性出來,因爲他已經服用過解毒的藥物,必

黑衣人道。「是趙大哥吩咐不許我說

等那麼久?」 三手婆婆輕嘆一聲,道•「啊!還要

事,許多年都等過去了,短短二三十天 黑衣人道··「大嫂,這是沒有辦法的

好吧,你說我該怎麼辦?」 務必要忍耐。」 三手婆婆無可奈何的點點頭,道:

了一套謊話,租下這間閣樓,原意是想讓設法讓他安靜地治療毒傷,所以,我才編不許我問,只吩咐我將他秘密送來太原,

害他的?他有沒有告訴你?仇人是誰?」

癒。

黑衣人搖頭道:「趙大哥沒有說,也

喜,又有些半信半疑,忙又問道:「是誰

三手婆婆聽了這番話,說不出是驚是

三手婆婆苦笑了一下 我自然會作一番安排。」 都不知道,那我如何相信笑了一下,說道:「我連

黑衣人道··「如果大嫂相信我的話

你。 你的真名實姓,

黑衣人道·「在下錢堃

地方,可是,目前還不能引大嫂去。」

黑衣人道··「人在一處很隱密安全的

黑衣人道••「因爲有兩件顧忌。」

故事是真是假,急道:「他人在甚麼地方

三手婆婆夫妻情重,

已顧不得細想這

還自稱是大名府宏遠鏢局的鏢師……這些 三手婆婆道:-「我知道你是錢堃,你

> 能令人相信嗎?」 錢堃微笑道:「身份固然是假

關重要,我丈夫跟你在一起,我就非相信 却是真的。」 三手婆婆道:「其實,眞眞假假已無

密的地方去,等趙大哥的霹傷痊癒,那時 樣安排如何?」 再商議取得王府藏珍的事……大嫂以爲這 矢之的,必須儘快離開,另外搬到一處隱 百花宫的監視和控制,這木屋已經變成衆 設法先救小繭回來,然後,就得設法擺脫 你不可,你說吧,準備如何安排?一 錢堃道。一目前最重要的事,當然是

動。 婆婆並沒有正式承認知道王府藏珍秘密 以試探對方的反應,因爲直到現在,三手 果然,三手婆婆的神色 他故意提到「王府藏珍」四個字,用 ,似乎有些震

蘭在甚麼地方嗎?」 ,道··「好,就依你的安排, 但她很快又恢復了鎮定 ,只點了點頭 你可知道小

天祥鄉去的。」 錢堃道:「據我親眼目覩 ,她是被費

在天醜帮手中。」 三手婆婆道:「但費天祥却說她是落

這個地方。」 來,請大嫂先將隨身要緊的東西收拾一下 無論她落在誰的手中,我都會設法教她回 一有消息,我就來通知大嫂,立刻離開 錢堃道:•「這件事,大嫂不必操心

你的消息好了。 三手婆婆點點頭 道: 「那麼,我等

錢堃起身告辭,跨出屋門 ,當他穿過

> 人等候着了。 院子行抵籬門門口 ,却發現竹籬外早已有

,姓名

藍子欽,以及大約二十名護花使者 腹的中年人,此外,還有玉面郎君蕭雲, **那是費天祥和一個身軀偉岸** ,長髯過

那身軀偉岸的中年人,必定就是百花宮宮 錢堃連忙停步,不用猜,他已經知 金劍蕭桐。

開口說話。 **瞬也不瞬凝注着錢堃,但沒有一個人** 百花宮的人全在竹籬外面,數

復又舉步走向門外 錢堃略一遲疑,抬手拉了拉闊沿笠帽

請留步。 蕭雲跨前一步,拱手道•• 「錢大叔

錢堃駐足道:「有何見教?

就是我爹和我舅舅,還有這一位,是璇璣 堡藍堡主……」 蕭雲道。「我來替錢大叔介紹 ,這位

久仰。」 錢堃淡淡地拱了拱手 道:「久仰

,特地親自來向錢大叔致謝 蕭雲道·「前承援手,我爹十分感激

錢堃道: 「些微小事 ,何足掛齒,告

讓敝宮主和小弟,面聆教益,聊表一點敬 下處已特備薄酒,敢請錢兄移玉賞光 費天祥突然橫身, 難得結識高人 關住去路,抱拳道 ,豈能當面錯過

意 有些瑣事,改日再登門拜訪吧。 錢堃聳聳肩,道. 「不敢當, 錢某点

說完,又想舉步

時幌燃火熠子,點亮了隨身携帶的燈籠火 左右齊聲應諾,二十名護花使者,同 突聽仓劍蕭桐沉聲喝道:「亮燈。」

利那問,竹籬門外燈火通明,照耀如 錢堃似乎並不感覺意外 ,仍然半重着

『蕭宮主是恐黑夜中認錯人,要也驗明正頭,藉闊沿笠帽,掩住面舵,緩緩地道: 金劍蕭桐道:「不敢,蕭某人一向恩

百花宮記住友人的容貌吧。」 不忘,錢兄既然無暇撥冗移駕,總可以讓 ,小兒承錢兄援手之助,自當銘誌

錢堃冷聲道:「賤容鄙瑣,不值得一

以貌取 蕭桐道:「百花宮但以情誼論友,從

> 容貌,只怕見了會大失所望。 蕭桐道:「如果當面錯過拜藏尊容的

錢堃輕笑道:「宮丰一定要看看我的

機會,蕭某人更會遺憾終生。」 錢煙道:「好吧。宮主既然非見不可

將展現的臉,誰也沒有留意到專職優主藍 在下只好獻醜了 蕭桐父子和費天祥都注目盯着那張即 說着,學起左手,後後推起帽沿

丁欽正悄悄揚起右手…… 距離較近的七八支燈籠火炬應聲熄滅 錢質的帽沿剛要掀起、突然風擊入耳

「甚麼人? 蕭桐等人齊吃一驚,紛紛四顧喝問:

負傷,燈籠墜地… 受到了暗襲,有的火炬被擊減,有的手腕 驚亂中,其餘掌燈持火的護花使者也

誰也不知道偷襲來自何方

# 卒手擲箭顯奇能 慧心・

演的人,都說這是真功夫。 此人在雜技團裡面挿了一脚,當衆表演,出去,挿入三來板,這種內勁相當驚人, 也是用拋擲筷子去表演武功的,看過他表 ,把塑膠製成的象牙筷子在三十尺外飛擲 最近電視多次介紹一個隨得武功的人

得到,而且比較他更加出色,並把這種武 功列入拋擲暗器這一類,稱做「擲箭 這一類雜技表演,在清代已經有人做

,竹箸代篩之法,出自少林,唐朝少林寺 前代武術精華錄這本書裏面有所報道 价基宗和尚創製,作爲暗器,但因他必須

> **甘原池相遇他就索這一招嚇倒甘風池。** 個青年,姓何,叫做何啓光,在江湖上跟如何,他惟得這種絕技,後來山他傳到二 朝元和尚實在是明朝的宗室,姓朱,單名 叫做朝元,隨得此技,然後傳到外邊去, 承續衣鉢,免得失傳,後來相傳 習,甚少流傳到外邊去,每一代僅以一僧 無箭鏃、亦能傷人,因爲 有內功在身,然後能够把筷子變成箭,雖 ,不知何人接替,清初時期,有一名和尚 個復字,明朝既亡,削髮入空門,不知 夫不易練

何啓光是武林高手,無人知晓、至於

亂。 心駭異,個個驚惶,竹龍門外頓呈一片混 等到蕭桐和費天祥喝住屬下護花使者

那人的身法十分迅速,正當外面火光

重新點燃燈火,門前已不見了錢堃的人

這像伙的機智和武功都屬上乘

正而貌,分明是心虚,可惜被他脫身逃掉 費天祥頓足記道:一這厮不敢願露真

可是、我想 。恨看見他用

自己並沒有承認是乾坤一絕劍 藍子欽也附合道:「不錯,就憑他剛

先,此人絕非等閒之輩。一 才在衆目睽睽之下,竟能學減燈火脫身退 費天祥道:「我明明看見他手

的, 有他的同黨埋伏接應: 也根本沒有機會讓他出手,附近一定

衆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費唇舌去猜測了,只要他不離開太原,總 有再遇見的時候,咱們回去吧。」

這道竹籬 百花宮的人紛紛撤離,片刻 ,木屋四

蕭桐道:「仍照原來承諾,不可越過

婆,別問我是誰,也坐着別動,我手中

門後傳來冰冷的語聲,道:

「三手婆

「是誰?是誰聚在屋子裏?

三手婆婆連忙摸到拐杖,

沉聲喝問:

有一具無影針筒對着你,無影針筒的厲害

,想必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吧!

婆的耳朵 但外面所發生的一切,却沒有瞞過三手婆

『大悲截脈手』傷了天醜四鳳,而且,他 上是空 却在想一 而且,一直停留在屋門背後。 熄滅,呼喝聲起的時候,飛快閃進木屋, 悄地,那人在門後却沒有離去 ,究竟是不是「乾坤一絕劍」呢?如果是 ,他為甚麼不肯承認,也不肯以眞面目 「錢爺,你可以走啦。」 聽聲音,那人竟然不是錢堃。 三手婆婆不言不動的坐在原處,心裏 **那人沒有回答,只輕輕冷笑了一聲** 三手婆婆有些忍耐不住了,緩緩道: 百花宮的 錢堃的聲音低沉有力,那人的噪音却 這一聲冷笑,使三手婆婆駭然吃驚—

人已經撤走了

木屋內靜悄

示

微帶吵啞,聽起來就像鋼鋸鋸鐵一樣的刺

費天祥低聲問:「此地的佈署……」 金劍蕭桐擺了擺手,道:一不必再

週又恢復寧需

不知何時,木屋中的燈光已經熄滅,

明的人,耳至總是比平常人敏銳 木屋和竹籬雖然有一段距離,限睛失

清二楚,更聽見混亂中有人濟進了木屋 一手婆婆不但對剛才發生的事聽得一

嗎?」 重要的是這具無影針筒,你還記得這東西 人?想幹甚麼? 那人道:「我是甚麼人這不關重要 三手婆婆心頭微震,道:「你是甚麼

二手婆婆 一怔,道:一無影針简怎麼

了本帮三名图下,難道就忘了? 那人冷哼道·「你質用這個東西

依從,這人却伸手自行奪取甘鳳池的酒菜叫喚。甘鳳池不想計較,可是,酒保不肯叫酒保把那些菜搬到他那邊去,因為他先 進食,似乎蓄意挑戰。 甘鳳池所喚的酒菜到來,此人忽然震怒, 醉,當時甘鳳池隣座有一瘦削青年先在, 入酒肆叫喚小菜,另加黄豆若干,意圖一 鳳池由北路訪友,回到金陵,途經浦口 ,但却沒有學習過擲箭之技。有一天,甘輩談及,甘鳳池亦是朝元和尚的入室弟子 **甘鳳池,却名震一時,至今仍然有些老前** 

我作對,眞是不知死活了。」 鳳池,名震京都,你這個小子竟然斗膽跟 甘鳳池勃然大怒,說:「我是大俠甘

就是反清復明,居然斗膽自道姓名,而且池,你出自少林,竟然不知道少林的宗旨磐狂笑,說:「啊!原來你就是大俠甘鳳 至。 自稱名震京都,辱了少林的聲譽,可恥之 此人照樣進食,睨了甘鳳池一眼,震

鳳池的腕勁十分厲害,其快如風,但見此 桌上拿起一隻空了的錫杯,向前飛擲,甘 人從容不迫,輕輕舉手,那隻錫杯已經給 兩人相隔僅有一丈,甘鳳池憤然就在

門,不妨留下來,沒有膽決鬥,自行走開 ,我並不追, 與時請你看朝元和尚傳給我 「我叫做何啓光,如果你認爲有膽跟我决 接了杯之後,這個瘦削青年笑着說。

雙竹筷子,向前使勁擲出 說完這句話,他就把右手三指拈起一

9給飛擲杯子過去的內勁震傷,已經有些 甘鳳池看見他接杯手法靈活,而且沒

> 門之內搖曳生姿,跟着第三枝筷子已到。 射來,甘鳳池側身一閃,那枝筷子揷入木 他剛剛轉身,第二枝筷子又再向他的臉孔 有如射箭,甘鳳池看在眼裏,更加吃驚, 木柱當然比較筷子堅實,但仍 稍爲不慎,筷子就會穿掌而過,迫於閃避 筷子飛出 ,第一枝筷子因他閃避之故,揷中木柱, 吃驚,後來看見他竟用右手三隻指頭拈起 ,其快如風,他知道不易接招, 給它挿入

沒有再追。 頂撞穿,凌空飛出,亦非等閒之輩,此人 突然飛躍,竟將酒肆之內的薄板砌成的屋 落空。甘鳳池仗着輕功犀利,頭硬如鐵 **罐,因此何啓光抛出的第三枝筷子,又告** 出來,避無可避,甘鳳池迫不得已縱身飛 枝竹筷的,如果給他像連珠箭似的飛擲 那些酒肆所用的竹桶,俱是藏着二三

朝元和尚教授,不覺惘然。 集,且有自愧之色,後來多方面調査,才子作為飛箭出擊,險些把他殺掉,騰怒交知竟給這個無名小卒,自稱何啓光,用筷 甘鳳池一向横行江湖,沒有敵人,那

暗器,却又拳脚平凡,因此之故,各人不 來不教暗器,至於何啓光,只是懂得拋擲 他教甘鳳池的虎爪拳,天下無敵,但却從 的武功並非全部教授給某一個入門子弟僧,他認為無法跟淸朝對抗,故此他本 大師傅,因反淸復明,遁跡空門,削髮爲 ,他認爲無法跟清朝對抗,故此他本人 當時朝元和尚的是武林中最高的一個

光後人那邊學習得到,亦未可料。 程絕技,確是真功夫,大概他輾轉從何啓

三手婆婆駭然失聲道•「你是天醜帮

的人?」

堂主余夢龍。」 那人道:「不錯,我就是天醜帮刑堂

,別怪我射你一身峰窩。」 余夢龍喝道…「坐下,不許動,否則 三手婆婆一提拐杖,便想站起身子

再上當。」 帮已經有人來冒充過一次了,別以爲我會 姓余的,用不着唬我老婆子眼睛瞎,天醜 一雙白菓眼連連翻動,冷笑一聲,道:「 三手婆婆眼不能見,只得緩緩坐下

影針筒總不是假的,你用它殺了本帮三名 余夢龍道・「就算我是假冒的,這無,三手婆婆的拐頭上巳中了一枝毒針。話猶未畢,突聽「卡」地一聲機簧响

絕不假,但她心念轉動,却淡淡一笑,道三手婆婆只聽那機簧聲音,知道針筒 :「你手中 雖然有無影針筒,未必真敢殺

**余夢龍鷹聲叱道**· 「我爲甚麼不敢殺

三手婆婆道:「你若敢下手 ,早就可

你,我是奉了帮主令諭,留你活 以下手了 你若抗命不從,我一樣有權將你當場格 余夢龍冷哼道:「並非余某人不敢殺 何必跟我說這許多廢話?」 口,但是

我活口?」 必報嗎?我殺了 三手婆婆大笑道:「天醜帮不是睚眦 你們的人,你們又何須留

余夢龍道•• 「這是帮主的令論 ,有話

要當面審問

三手婆婆道。「你們帮主,在甚麼地

余夢龍道: 「別問,乖乖跟我走就行

不到。 要見我,儘可以到這兒來,要我去見他辦 識你們的帮主,也不想離開這楝木屋,他 三手婆婆搖頭道…「對不起,我不認

余夢龍怒聲道。「你是敬酒不吃吃罸

叫我走却不行。」 酒兩不吃,針筒在你手裏,要殺隨便,要 三手婆婆倔强地道: 「老婆子敬酒罸

余夢龍冷哼一聲,道: -「今天只怕由

話落,擧手輕擊三响

屬下,今天也要死在毒針之下。

明早已隱藏在木屋外,事先竟然連呼吸聲 三手婆婆不禁暗驚— 三手婆婆不禁暗鷩——因爲那兩人分一陣脚步聲,由屋外又進來兩個人。

帮主,語態傲慢,多涉不敬,請左右護法 也沒發覺,顯然是兩名內家高手。 只聽余夢龍說:「此人抗命不肯去見

活口?」 擒下她强制帶走!」 其中一人道··「是否不論傷殘,只留

余夢龍道. 一正是

內,我就解决她 那人道: 「行!你們先出去,三招之

横拐蕃勢而待 和中氣, 內力充沛,必然是個難纏的人物,連忙中氣,發覺他語音凝而不散,吐氣沉穩 三手婆婆全神注意那人說話時的音調 (未完



前文

要:

跟她返回子午

神宮,聞玉存毅然應命,抵達後,子午神嫗並非要處罸他,而是成全他,

,治癒公孫瑩瑩的傷毒,那日子午神嫗找上門來,要聞玉存

回書至聞玉存爲取得寒碧草,和合崔衍取得的血龍珠

盧 令 憨

心,但若非如此,你焉能在這短短的三個 成全,雖然婁神嫗之成全你,她是別具用 月內理解得梵文,頷悟出『敦煌秘笈』

裏神嫗成全晩輩之用心了!」 神嫗有問你研究悟解出那本書沒有?」 老人家問你,你出得那『子午殿』時,婁 神嫗此學是別具用心?」 青衣老頭兒微微一笑,道:「如此我 聞玉存點頭道•「晚輩正是不 青衣老頭兒道:「小子,你不相信婁 信。」

青衣老頭兒道:「她問過你如何研究 聞玉存道:「有。

的曠世奇學。」 ,心中不由立時大起戶感,雙眉微揚地說

聞玉存便把這幾個月的所遇,扼要的 妙計揭奸謀 看懂那本書中的武學的方法沒有?」 聞玉存道:•「問過,晚輩也詳細的告

傳聲告訴了青衣老頭兒。

青衣老頭兒聽得雙目異采飛閃地說道

頭說出身份後,閗玉存便坦說實在並沒有什麼奇遇,只是——

玄功驚豪客

老頭,傳音向他詢問,這數個月來,可是獲得了什麼奇遇,聞玉存初則不認,在青衣老 巳有大成,子午神嫗便放他返回中原,那日途經臥龍鎭,在飯館中,遇一化了裝的青衣 把他關在子午殿,要他潛習奇書絕學,並受水火煎熬之苦以增進內力,三月後,聞玉存

你,事實上却是成全了她。」 「小子,你可知道,看起來是她成全 「這就是了 」青衣老頭兒點頭含笑

竟先得到凌瞎子的成全,又復得裏神嫗的 ··「小子,你真是憨人憨福,福緣不淺

到了婁神嫗這一代雖然於偶然的機緣中尋 頷悟,所以直到今天,仍未能習練得上面 了回去,但因不識梵文,智慧不够 的一招半式,如此,你明白了麽?」 午神宮』的絕學秘笈,曾經一度遺失, 青衣老頭兒笑笑道:「那本書原是 聞玉存惑異地道:「這話怎麽說?」 ...法

聞玉存一聽說婁神嫗是「別具用心

對你絕對不會。 時雖然會說假話騙人,但那得要看對象, 青衣老頭兒道:「小子,我老人家有 闡玉存道·「您這話可是真的?」

樣知道『子午神宮』的這些事的? 聞玉存微一沉吟道·「您老人家是怎

,我老人家沒有個不知道的,就拿你的 青衣老頭兒笑道··「天下武林中的事 身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道: 「老人家,您這話只怕不對,課會了

身世的唯一的一個。」 大師以外 世來說吧,除了那撫育你長大的少林慧空 ,我老人家便是當今世上知道你

家眞知道晚輩的身世?」 青衣老頭兒點頭道•「我老人家說過 聞玉存星目倏然大睜地道:「您老人

對你决不會說一句假話騙你。」

老人家告訴晚輩自己的身世。」 青衣老頭兒道:「可以,不過我老人 聞玉存眨眨星目道:「如此,晚輩請

聞玉存道•「可是又要晚輩請您吃喝

青衣老頭兒道。「不是,我老人家要

你在這裏參加比武招親擂台。」

「這個……」 你不願意?」

也不想做馮家的女婿。」 「老人家原諒,晚輩既不想和人爭强

「那麼老人家的用意是什麼?」 「我老人家要你參加比武招親擂台的 也並不是要你做馮家的女婿。」

們到一處僻靜的地方好好的談談去。」 飯菜來了,你先吃飯吧,吃完了飯,我 青衣老頭兒話鋒忽地一轉,道。「你

默地低頭吃飯。 於是,聞玉存也就未再說什麼的,默 說話間,那名小二巳送上了飯菜。

雖然不少,十有八九都是武林中人,但却 音入密功夫,是以店堂裏喝酒吃飯的客人 因爲二人的談話對答,都是施展的傳

聞玉存吃完了飯,付過賬,剛跨出店

道外 ,青衣老頭兒已隨後跟了出來,低聲說 「別說話,跟我走。」

踏步的隨後跟了下去。 聞玉存眉鋒不由暗皺了皺,但隨即大 說着,脚下已快步往街南疾行

緊跟在身後的聞玉存一笑,說道:「這裏 四野空曠無人,我們就在這談談好了。」 多路,青衣老頭兒這才停下脚步,回頭朝 聞玉存星目閃動地四望了一眼,只見 走出鎮街,轉彎東行,一直走了三里

出五里以外。 四面都是禾田,冷月清輝下,一眼可以望

要先試試你的武功身手,已經練到什麼火 道。「小子,在未談一切之前,我老人家 他剛四望了一眼,青衣老頭兒又笑說 小心!」

抬手直朝聞玉存胸前抓去。 「小心」兩字出口,招式已發,條然

絲毫思考的餘地。 竟是說「試」就出手,不容聞玉存有

兒抓來的腕脈。 翻腕,已奇快絕倫地一把攫住了青衣老頭 聞玉存雙眉不由微微一揚,閃電抬手

異采飛閃地問道:「小子,你這手法可是 『敦煌秘笈』上的武學?」 聞玉存放手鬆開靑衣老頭兒的腕脈, 青衣老頭兒先是神情一呆,繼而雙目

的武學。」 點頭道··「不錯,這正是『敦煌秘笈』 青衣老頭兒道•• 「招式何名?」 上

句 聞玉存道··「名『閃電擒龍手』 ,雙目忽然一亮,道…「我老人家明 「閃電擒龍手。」青衣老頭兒輕唸了

白了。」

是那一位前輩武林奇人留下的絕學了!」青衣老頭兒道•「明白『敦煌秘笈』 聞玉存連忙問道•「是那一位前輩武 聞玉存道。「老人家明白什麼了?

來,再慢慢的談吧。」 青衣老頭兒笑了笑,道。 「我們先坐

說着,他先矮身盤膝坐了下去

「百多年前,武林中出現了一位少年英俠 ,讓人覺得他太以殘忍,太以好殺,因 他一出江湖,便辣手戮殺了很多的江湖 苦修多年,後來雲遊天下

聞玉存微一沉思,問道:「這『閃電

,他最具威力厲害 青衣老頭兒點頭道:「不錯,除此以 的奇學是八招『天籟

頓,凝目問道·「有這劍法指

」聞玉存點點頭,問道:「您

道他老人家當年的號諱稱呼麽?」 青衣老頭兒道。•「他俗家姓官名宏庭

,皈依佛門後的法號心禪。」 話題倐地一變,轉入正題的說道:「

小子,你願意答應我老人家的條件麽?」

白告訴晚輩,用意是什麼?」 聞玉存眨眨星目道• 「請老人家先明

驚,心神不安!」 正日,我老人家想在今晚先擾他個胆戰魂 青衣老頭兒道:「明天是擂台比武的

擂台。」 青衣老人道··「希望能够阻止明天的 聞玉存一怔!道・「這是爲什麼?」

爲何要這麼做?這可是件損陰德的事!」 聞玉存眉鋒微微一皺,道·「老人家

麼認爲,想來必然有道理了,晚輩請問道 聞玉存雙眉深蹙地道:「老人家旣這

人家認爲這是件積功德的好事!」

青衣老頭兒搖頭道•「恰恰相反,我

段 實告訴你吧,這比武招親擂台只是一種手 ,一個陰謀!」 青衣老頭兒想了想,道:「小子

聞玉存道:「何以見得?」 青衣老頭兒道·「你可是不相信我老

人家的話?

何在?」 是請問何以見得是一種手段、 問何以見得是一種手段、陰謀,理由聞玉存搖頭道:「晚輩不敢,晚輩只

半也不及!」 智過人,可是和你比起來,只怕連你的一 愚,智慧高絕,我老人家雖然素向自譽心 臉憨像,傻乎乎的樣子,其實你是大智若 ••「小子,我老人家現在才發覺,看你一 青衣老頭兒目閃異采地輕聲一笑,道

因爲不明白而請問,那能說得上什麼大智 ,您太誇獎高抬晚輩了 聞玉存神情憨然的一笑道:「老人家 ,晚輩這只不過是

人留下的?

聞玉存立刻也跟着矮身盤膝坐下。

雷音寺中, 此,引起了一位佛門聖僧的慈悲心腸,以 無邊佛法,渡化了他,皈依佛門,曾在大 窮兇極惡的惡徒,但是,由於他殺得太多 人物,雖然,他所殺之人,大都是江湖上 青衣老頭兒輕咳了一聲,緩緩說道。

擒龍手』就是他老人學的絕學?」

劍法』和一式『震天指』!」 語聲一

J62

J 63

老人家是好人還是壞人?」 頃 ,說道·「您老人家應該是前者。」 聞玉存星目條然凝視了青衣老頭兒稍 這是個考驗,也是別具深意的心機。

青衣老頭兒眨眨眼睛道:「是根據的 聞玉存道••「晚輩只是這麼覺得。」 青衣老頭兒道:「何以見得?」

壞,十有八九正確不會差得多大,但他 青衣老頭兒明知以人「眼神」測人之 聞玉存道:「您的眼神!」

對晚輩說過,眼爲心之神,心術不正之人 却故作惑然不解地道:「眼神?」 其眼神亦必不正。」 聞玉存點頭道••「是的,慧空大師曾

,你願意相信我老人家麼?」 青衣老頭兒點了點頭,道:

青衣老頭兒道:「相信我老人家不會 聞玉存凝目問道:「相信您什麼?」 不會讓你有辱你的家聲!」

家賜告晚輩的身世。」 青衣老頭兒道…「事完之後,我一定 聞玉存星目倐又一凝,道:「請老人

聞玉存道:「爲什麼不在現在?」

母可 青衣老頭兒搖頭道•「現在還不是時 聞玉存劍眉微微一皺,道。「先父先

門。」
學的內功真力移開那塊巨石,才能進入莊戶的巨石,縱過細沙地之後,必須有極深一般巨石,縱過細沙地之後,必須有極深

衣老頭兒又問道. 「這第二關確實比第一關還難!」 「第三關呢?

「據說是兵刄方面的功夫。」 「這就不太清楚了。 」黑衣大漢道••

說,能够進入莊內 青衣老頭兒默然了刹那,道:「這麼 ,接受招待的客人並不

衣老頭兒道: 衣大漢道: 「可也不少 「少年 人多不多?」 ,已經有二

黑衣大漢道: 「不少,我看着進去的

玉存問道: 衣老頭兒眨了眨眼睛,忽然轉向聞 「小哥兒,你能越過這爿細沙

那塊千斤巨石呢? 道•一應該不是難事

「移開它大概不成問題。」

不成問題?」 小兄弟,你說你能移開那塊千斤巨石 黑衣大漢聽得雙目不禁條然一睁,道

從未試過,但應該不成問題。」 「嗯。」聞玉存點頭道・「在下雖然

來參加比武招親擂台的麼?」 聞玉存神情淡然地道:「在下並不 黑衣大漢目光一凝道。「小兄弟也是

定要參加 看熱鬧的了! 黑衣大漢雙目一眨·道· 「那麼是來

J64

高! 「不但是武林中人,而且身份聲望兩

「算得上是交情不差的好朋友!」 「如此,晚輩應該稱呼您伯父了! 「您認識先父先母?

「事實確該如此,不過,這稱呼也必 『臥龍莊』事了以後。一

「這又是爲什麼?」

老 人家賜告尊姓號諱,這總該可以吧!」 聞玉存心念暗轉了轉,道:「晚輩請 「現在別問,到時候你自然明白 0

要等事完以後。」 聞玉存兩道劍眉方自一蹙,青衣老頭 青衣老頭兒搖頭道:「這也不行,也

兒却又接着問道:「小子,你現在可願意

相信我老人家,聽我老人家的話麼?」 聞玉存默然沉思了片刻,點頭道。

晚輩聽您老人家的話就是。」 我們就去吧!」 青衣老頭兒輕聲一笑道…「好,現在

麼地方?」 聞玉存跟着站起身子,問道: ,長身自地上站了起來 「去什

吃喝的好地方。」 聞玉存心中條有所悟地星目一眨,道 青衣老頭兒道。「去一處有美酒佳餚

正是臥龍莊。 「臥龍莊?」 「不錯。 」青衣老頭兒一點頭道:

這會兒才去不遲了些麼?」 聞玉存道:「現在時刻已是初更將半

在去正是最恰當的時候。」

街 脚下有若行雲流水般穿過「臥龍溝」鎭 ,直奔「臥龍莊」 於是,青衣老頭兒在前,聞玉存隨後

牆足有三丈多高

两道上的江湖豪雄,全都望着面前一爿十立了許多人,都是些武林少年俊逸,黑白立了許多人,都是些武林少年俊逸,黑白 丈許寬闊,鋪着細沙的沙地,裹足不前。 青衣老頭兒和聞玉存來到 「臥龍莊

明白地,望着身旁的一個黑衣大漢問道: 然已經猜料到這是怎麼回事,但却裝着不 「兄台,大夥兒爲什麼都站在這兒, 青衣老頭兒目光一瞥細沙地,心中雖

情,冷冷地說道··「你看見面前的細沙地貌不驚人的樣子,心中頗有點瞧不起的神那黑衣大漢見靑衣老頭兒形狀猥瑣, 沒有?」

這爿細沙地怎麼樣? 黑衣大漢道··「要想進莊,必須能縱

過這爿十丈細沙,你能嗎?

沒有把握。」 爿細沙地,道・「老朽可以試試,不過

把握,你就最好別試。 聲冷哼

黑衣大漢道••「這細沙有毒,沾上了靑衣老頭兒道••「爲什麼?」

「臥龍莊」,地方大,氣派更大。 ,火把高燒 形勢雄偉而巍峨,護莊 明亮如

莊裏去?

青衣老頭兒點頭道•「老朽看見了

「哦!」青衣老頭兒望了望眼前的

黑衣大漢一 ,道…「如果沒有

毒沙可不是件好事。

怔!瞪目道・「這話是誰說的?」 「這細沙有毒?……」青衣老頭兒一

難道還會有假!」 黑衣大漢道:「是『臥龍莊』的人說

選擇佳婿。也不是個大善人的心腸了。 何要這樣做?這種行爲倒不像是在爲愛女 自語地說道:「這是爲什麼?馮大善人爲 理由的。」 剛才已經解釋過了,馮大善人這麼做是有 青衣老頭兒神情做作地呆了呆!自言 黑衣大漢道••「但是『臥龍莊』的人

人是怎麼解釋的? 青衣老頭兒雙目一凝,道: 「臥龍莊

太多了 報名參加比武招親擂台!」 通過三關才能進莊接受招待,也才有資格 這麼多的人,所以才臨時設下三關,必須 黑衣大漢道:•「臥龍莊的人解釋得很 他們說前來參加擂台和看熱鬧的人 臥龍莊雖大,可也無法招待容納

三關比這第一關更難!」 「這麼,這十丈細沙地就是第一關了。 ,這才算是恍然明白了地點了點頭說道: 「哦,原來如此。」青衣老頭兒聽後 「不錯。」黑衣大漢道:「第二關第

什麼?」 青衣老頭兒道•「第二和第三兩關是

**塊巨石麼?**一 的一塊丈多高的巨石,說道:「你看見那 黑衣大漢抬手一指莊門口門樓下地上

千斤多重吧!」 地說道:「呵!好大的一塊石頭,怕不有 青衣老頭兒連忙抬眼望去,故作一驚

其實他早就看到那塊千斤巨石了

能說是適逢其會,順便看看熱鬧而已。」 青衣老頭兒忽然接口說道•「小哥兒 聞玉存道:「在下原是路過此地 ,只

餚吧!」 我們就快進去叨擾馮大善人一頓美酒佳 你移開那塊千斤巨石,既然是不成問題 聞玉存淡然點頭,身軀一側

, 抬手說

道: 青衣老頭兒笑道:「小哥兒,還是你 「如此,您老先請。

沙 先請吧,小老兒跟在你後面好了。」 上踏去 聞玉存沒再說話客套,一抬腿就朝細

雄見狀,心中全部不由暗暗一驚! 黑衣大漢和站立在一邊的一衆武林豪

震 力的青衣老頭兒,也不例外地心頭駭然 落在細沙上,即連巳知他身懷奇絕武學功 所有人,都以爲聞玉存這一步一定會

, 奇事發生了

外地 忖道·「這是怎麼回事?這小子是怎麼跨 ,但也全都驚訝地怔住了!雙目大睜地暗 聞玉存一步跨出,不知怎地竟出人意 一衆武林豪雄心中全都不禁鬆了口氣 ,從容而安穩地跨過十丈寬的細沙。

輕功奇學「縮地成寸」。 這正是「敦煌秘笈」上所載的 ,上乘

過去的?難道他會邪法?……」

飛越了過去 不由微呆了呆!旋即暗提一口眞氣,騰身 成這種「縮地成寸」的罕世奇學,神情也 兩皆高絕已臻上乘,但也沒有想到竟然練 青衣老頭兒雖然已知聞玉存武學功力

聞玉存一步跨過了十丈細沙,莊門兩

問少俠奪姓大名?」前一步,朝聞玉存抱拳一拱,說道:「請簽站立着四個黃衣中年漢子之一,立刻跨

黄衣中年漢子側身抬手道· 聞玉存道: 「在下姓聞名玉存 「請聞

勢離地而起。 掌虚抓;那千斤巨石竟然隨着他的虚抓之 疑,隨即默運「先天眞氣」,緩緩抬起雙 尺之處岳立,目注巨石神色間閃過一絲遲 聞玉存點頭一笑,跨步走近巨石前三

瞪大了眼睛,呆住了! ,目睹這等罕世的絕學功力,全都不禁 和站立在莊門兩旁的四個黃衣中年漢 那站立在十丈細沙外面的一衆江湖豪

功夫,凡是武林中人大都知道 這是武林上乘奇學中的「虛空攝物」

者;放眼當今宇內武林,幾乎已是難覓其 較輕之物,如能「攝」動三五百斤重之物 練成,但那也能僅「攝」動一般體積較小 一、遑論「攝」動千斤巨石? 雖然非身懷絕頂功力的內家高手而不能 「虚空攝物」功夫雖是武林上乘奇學

在太巳驚人駭人聽聞了! 聞玉存這種功力實在太已高絕,也實

虚空攝物」奇學,「攝」得千斤巨石離地 ,莊門內突然傳出一個淸朗的聲音, 「少俠請收神功,够了! 這裏聞玉存剛以「先天眞氣」施展 說道

着一襲青衣 見一條靑衣人影身形電射地自莊門內飛掠 出來,落地現身,是一個身材頎長 聞玉存聞聲立即收功,抬眼望去,只 ,文士打扮的中年人 穿

> 灼如電,胆鼻,薄唇,算得上是固英挺的;白臉無鬚,雙眉斜飛入鬢,雙目精光灼這青衫中年文士,相貌生得頗爲不俗 胆鼻,薄唇,算得上是個英挺的 他臉上缺少了一股正氣,目光

稍嫌陰鷙,嘴唇也嫌太薄了些。 他,正是「臥龍莊主」馮大善人倚爲

臂膀, 掌管全莊一切大小事情的總管駱大

,迎請少俠入莊。 4存一拱,說道:「在縣大成身形落地。 聞玉存星目微凝地道: 「在下本莊總管駱大成 ,立即雙手抱拳朝聞

才使巨石離地,這樣就算通過了麼?」 「在下只不過

能算是通過,今晚只怕就沒有一位武林朋 」之離地,以這等罕世絕學功力,若還不 友能通過三關,爲本莊座上貴賓了!」 細沙,復以『虚空攝物』神功將巨石『攝 百餘斤,只要能將它移動就算通過,少俠 駱大成含笑說道:「此巨石重一千二 『縮地成寸』上乘輕功一步跨過十丈

麼邪法,而是罕絕武林的「縮地成寸」上跨過十丈細沙,渳神奇的一步,並不是什 乘輕功奇學 聽得駱大成這麼一說,這才明白聞玉存那 站立十丈細沙之外的一衆江湖豪雄,

隨即轉向身旁的青衣老頭兒一抬手,說道 :「行了,老人家請 聞玉存朝駱大成笑了一笑,

青衣老頭兒剛自點頭一笑,駱大成已

聞玉存道··「在下同行的朋友。」目視聞玉存問道··「這位前輩是?……」

駱大成條然轉朝青衣老頭兒抱拳一拱

名?二 ,道··「請恕在下眼拙,請教前輩上姓高

經傳,姓賈名千里 青衣老頭兒輕聲一笑道。 「老朽名不

J 65

「這名字從未聽說過,看來眞是個名不經點大成層頭不由暗暗一皺,心忖道: ,雙手却再次抱拳一拱,

要老朽憑自己的能力通過這第二關入莊 管別客套了,請直說吧,駱總管之意可是 「原來是賈前輩,在下失敬了!」 他暗忖間 買千里抬手一擺,含笑說道。「駱總

是不是?」 駱大成點頭道:「賈前輩明鑒,這是

道

「在下的朋友也必按

照這規矩才能入莊麼? 入莊接受貴賓之禮招待的規矩,在下未便 駱大成肅容說道: 聞玉存接口 「這是莊主訂下的

更改 聞玉存明目一眨道:「旣是不能例外 駱大成搖頭道: 聞玉存道:「不能例外? 「尚請少俠原諒。」

入莊門

賈千里隨後跟了進去。

那就算了。 我們走吧!」 語聲一頓, 轉向賈千里說道。「老人

丈細沙以外掠去! 話落,身軀一轉,作勢長身就要朝十

駱大成神情不由一呆,連忙說道:

聞玉存回首淡淡地問道。「總管有何

駱大成道:「少俠請少待,莊主規定

在下入內請示以後再說。」 在下雖然未便更改,但可以請示,請容

禮。」 俠和他的朋友同入本莊,接受貴賓招待之 •• 「駱總管不必請示了,老夫特許請這少 突然,莊內傳出一聲哈哈大笑,說道

莊主巳有令諭,在下恭請少俠和賈前輩入 駱大成聞言立朝聞玉存躬身說道。

賈千里問道。「老人家以爲如何?」 聞玉存沒有立刻答理駱大成,却望着

進去吧。」 面子够大的,小老兒這是兔子跟着月亮走 ,沾你的光不小,還有什麼如何可說的 賈千里輕聲一笑道:「小哥兒,你的

老人家請。」 聞玉存轉過身子 ,抬手道: 「如此,

賈千里搖頭道:「人家看重的是你

還是你先走前頭吧!」 聞玉存笑了笑,沒再多說話,擧步跨

是什麼?」 望着駱大成問道· 「駱大成問道:「駱總管,請問第三關跨入莊門,聞玉存脚步立即一停,轉

通過了。 • 「第三關是兵刄, 駱大成連忙上前一步 不過 ,少俠已經不須 ,躬身陪笑說道

外的規矩麼?」 聞玉存道。「爲什麼?這不是不能例 真妙,他竟在這兒刁難駱大成了 ,這

可眞是「六月裏的債還得快」 「少俠武學功力兩皆罕絕蓋世,何須通過 駱大成臉孔不禁一紅,訕訕地說道:

兵刄之關,兵刄又豈在少俠眼下 三關,總管能作主?」 聞玉存星目一眨道• 「這不須通過第

是一 憨人也有得理不讓人的時候,竟然又

迎請少俠入莊之時,莊主交待的 的 駱大成訓訓一笑道•「這是在下現身 既然是莊主交待的,那還有什麼好說

主現在何處?」 於是,聞玉存淡然一笑,道: 「貴莊

往大廳拜見貴莊主吧。 駱大成答道: 聞玉存道•「如此就煩請總管帶路 「莊主在大廳

接少俠來了。」 條又停住神色一肅,說道··「莊主親自 話落,側身垂手肅立 駱大成恭敬地應了一聲,剛一邁步

馮化雨,歡迎二位俠駕光臨寒莊。」朝聞玉存和賈千里一抱拳,說道:「老夫 外年紀的紫袍老者,大踏步的走了過來 雙目精芒如電,氣度威儀懾人,五旬開 聞玉存抬眼望去,只見一個方臉灰髯

在下聞玉存拜見莊主。」 聞玉存雙手抱拳躬身行禮地說道。

少俠入莊 里見過莊主,並謝莊主特許小老兒隨同聞 賈千里也抱拳一拱道:「小老兒賈千

塊千斤巨石雖重,根本難不住賈兄。」 ,老夫雙眼不花,賈兄一身功力不俗,那 馮化雨哈哈一笑道:「賈兄太客氣了

位請先入大廳飲宴再談。」 語聲一頓,側身抬手肅客說道:

是隻人人見了頭痛的「老狐狸」! 有可能是個意圖東山再起的陰謀手段。招親擂台之擧,很可能別具深意用心,很可能別具深意用心,很大善人,既是當年武林中的某人,便决不大善人,既是當年武林中的某人,便决不 賈千里是武林中有名的「智狐」

派人知照一聲,赴湯蹈火,伍某都在所不主以後如有需要伍某出力効勞之處,只要

「半片雲」伍蓋天是位燕趙男兒,成

天,從今天起是交定莊主這位朋友了,

莊

「多謝莊主盛情,在下『半片雲』伍蓋

還手傷他一根毛髮。

俠義之士,但那三分之二中,却有大半是 介於正邪之間的江湖豪雄,真正的黑道人

老少武林高手,雖然只有三分之一是正道

楚你的身世,知道你父母的生死存亡所在 質千里道••「因為他是當今之世最清

之人。」 」聞玉存眨眨星目道•• 「對那

白麼?」 賈千里道•「對女的你可以還手對付個女的呢,我也不可以還手嗎?」 她,只要不傷她的性命就行了,如

一他和你動手時,很可能全是不顧自己的那個白衣文士他患有『失心瘋』病症,萬 賈千里道: 聞玉存道: 「還有件事你必須記住, 「晚輩明白了。

已歇 願意和馮化雨訂交,此起彼落的話聲恰好 他二人這裏傳聲交談完畢, 聞玉存道·「晚輩記住了 0 那裏那些

佛,同敬馮莊主一杯

足有六丈 好寬大的一座大廳,長足有十丈,寬

二十多位老少武林豪雄,早巳入席開始 大廳中,擺着五桌酒席,先入莊內的

年青的自然都是當代武林俊逸,名門弟子這老少二十多位武林豪雄,不用說, 年老的都是成名武林的高手,一 方霸主

的人物 成爲這大廳上的座上客。 武學功力,要不然,他們焉能通過三關 當然,這些人一個個都有一身不俗的

只是,此刻因為他臉上經過易容化裝千里却有一半是熟人。這些人,聞玉存雖然一個不識,但賈

是熟人 千里之名又是個假名字,是以雖然有一半,出現在衆人眼前的不是他的真面目,賈 ,但却無一人認識他

『臥龍莊』也永遠以上賓之禮招待諸位好武的勝負如何,都是『臥龍莊』的好友, 立即揚聲向廳中老少豪雄說道•「諸位在居中他自己的那一桌席位上落座之後 **唇承諸位遠道光臨本莊,老夫深感榮幸,** 凡是今天進入本莊之人,不論明日擂台比 進入大廳,馮化雨請聞玉存和賈千里

人覺得這位 是個值得一交的朋友 「臥龍莊主」馮大善人馮化雨 ,說得够好聽,够感人的,讓

身材魁梧,神態威猛,五旬上下年紀的錦因此,馮化雨話聲一落,立刻有一位 衣老者霍然從席位上長身站起,洪聲說道

此刻,他早已看清楚了大廳中所有的 男的武學功力高絕,女的除了一身功力所得太容易了,這兩個人都十分不好對付,實千里道:「小子,您先別把事情看 ,或是制住他的昏穴,軟麻穴,絕對不能小心,他要是和你動手打你,你只能躱避 她的門道,所以,對付這兩個人, 學不俗外,更精擅施毒,稍一不 愼便會中 你必須

道: 聞玉存聽得心中不禁呆了呆,傳聲問 「這是爲什麼?」

此你明

神。」

神命進攻招式,這一點,你要特別小心留

主明天能順利選得乘龍快婿之賀,借花獻我們應該爲與馮莊主訂交,並爲預祝馮莊 杯,高擧地豪聲說道:「予位,今天 伍蓋天此際突然端起桌上 ,各位以爲如何?」

紛响應附和,紛紛站起身子,紛紛舉杯。他話聲一落,一衆老少豪雄又再次紛

老夫却認為諸位這一杯酒不該敬老夫,應擺了擺,說道:「謝謝諸位的盛情,不過 該轉敬另二位才合理。 一衆老少豪雄全都不由愕然一怔 然而馮大善人却雙手朝一衆老少豪雄

「半片雲」伍蓋天問道: 「應該轉敬

視馮化雨。

,目

那兩位?」

們二位一杯。一 賈千里二人說道··「老夫認爲應該先敬他 馮化雨微微一笑,抬手一指聞玉存

全都不由微微一怔! 這話頗有點出人意外,一衆老少豪雄

學功力高絕之故,馮化雨才有此說。 中意念飛閃間,立即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於此可見,聞姓少年在馮化雨心目中 很明顯地,這是由於聞姓少年一身所 不過,一衆老少豪雄都不是傻子

的份量,已超過了大廳內所有的豪雄。 因此,一衆老少豪雄也就立刻聯想到

中 然「乘龍快婿」! 已確定了聞姓少年是他 馮化雨對明天的「比武招親擂台」, 「臥龍莊」 的當 心

玉存之敵! 是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但絕無一人能是聞 ,眼下這大廳內所有的老少豪雄,雖然都 的確,以聞玉存的一身所學功力而

目睹,但心中全都十分明白 」兩種上乘武功,一衆老少豪雄並未親眼 ,所施展的那「縮地成寸」和「虛空攝物 雖然,適才在莊外通行第一第二兩關 ,這絕對假

因此,他認爲今天的「臥龍莊主」

正是他心中所猜想的那人

俗語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十分清楚,也已經斷定了,這位馮大善人

現在馮大善人就在他的面前,他看得

武林中某某人,只是不敢隨便斷定而已。

聞玉存傳聲答道•「晚輩看見了。衣文士和一個白衣婦人,你看見了麼? 衣文士和一個白衣婦人,你看見了麼?」有一個頭髮披散,滿頰于思短髮的中年白

賈千里又傳聲說道:「等會兒,我老

雖然並不知道馮大善人是何許人物,但他

因爲賈千里在未見到馮大善人之前

即

傳聲對聞玉存道··「小子,那邊東子上

賈千里在暗自籌思好了對策之後,

立

心中已經猜想到這位馮大善人可能是當年

暗直皺眉頭,也不住的暗暗冷笑。

這情形,只看得賈千里心中不住的暗

的陰謀用心。

些對馮化雨的阿諛奉承之言。

,這些此起彼落的話聲中,不乏

揭穿馮大善人真實身份,以瓦解馮大善人的馮大善人之策;决定於適當的時候當衆

之間,已經籌思好了對付這個假冒傷善的狐」,他於心中暗暗直皺眉頭的意念飛閃

因此,這隻武林人人見了頭痛的「智

半之人紛紛站起了身子

於是,二十多位老少豪雄中

,立有大

了,

這情形就會立刻改觀了!

必然立刻有人响應。

凡事只怕沒有人開頭,只要有人一出

紛願和馮大善人訂交,那是因為他們都不他心中很明白,大半老少豪雄雖然紛

知道馮大善人的真質身份來歷,要是知道

於是,願和馮化雨訂交的話聲此起彼

實不愧是位燕趙男兒!

伍蓋天這番話,豪放,爽直感人,確

物,

只不過五六個人!

個爲人頗爲正直的鐵錚豪雄,沒奢遮的好 雖然算不上是一位正道俠義之士,但却是 名江湖二十多年,威震燕趙,在武林中

。賈千里深信這兩句俗語乃是千古不變

馮

了的

,要是跑掉了

,您唯我是問就是。」

萬不能讓他們趁亂跑了。

聞玉存道··「您放心吧,他兩個跑不

一定要看緊那白衣文士和那白衣婦人;千時,這間大廳內可能會發生變故紛亂,你人家要是揭穿了馮大善人的真實身份陰謀

少俠,咱家借花獻佛,敬你一杯! 蓋天首先轉向聞玉存舉杯豪聲說道・「聞 於是,馮化雨話一落, 「半片雲」伍

一杯!」 一杯!」 於是,大廳立刻响起了一陣七嘴八舌

是在這等場面下,不便說什麼,無可奈何 些兒不自在不屑之感,但因身居客位,又 種附炎趨勢的拍馬行徑,心中雖然大都有 玉存,對「半片雲」伍蓋天等衆人這一些少年後彥,對馮化兩如此特別看

整厚之人,一見這種情形,不由連忙站起知馮大善人另有眞實身份,但他本是心性開玉存雖然已得賈千里傳聲指點,已,只好隨着大家默默地擧杯作敬酒狀。 各位,謝謝馮莊主,小可……」 ,抱拳朝衆人連連拱手說道·「謝謝

「馮莊主,你這是什麼意思?」 突然,賈千里猛地站起身子,說道:

馮化雨一怔!道·「買兄,老夫這有

,你又想興風作浪麼?」 賈千里聲調條然地一冷,道••「馬二

二彪?」 ,你在說什麼?馬二彪是誰?誰又是馬馮化雨心神不禁暗暗一震!道:「賈

要千里冷聲一笑道··「馬二彪,你可名化雨,是這「臥龍莊』的莊主。」 你認錯人了,我不是什麼馬二彪,我姓馮 馮化雨臉色一變,搖頭道·· 一變,搖頭道:「賈兄,「你!你就是馬二彪!」

以瞞得了別人,却瞞不了我,我自信我的 一雙眼睛絕不會看錯人,你就是脫胎換骨 我也能認得出你。」

「諸位還記得二十年前太行山 語聲一頓,轉向一衆老少豪雄說道: 『斷魂谷』

時趕到,武林精英幾乎全部毀於「斷魂谷惡毒的陰謀,據說若不是武林「五奇」及 身經歷,但都聞聽說過,知道那是件非常 眼下的一衆老少豪雄雖然大都未曾親 提起二十年前太行山 「斷魂谷」的往

上。 雙目光全都灼灼電射地逼視在馮化雨的臉 老少豪雄的臉上立時全都變了色,二十多 因此,質千里一提起這件往事,一衆

往事? 疑與不解,不解賈千里爲何突然提起這段 但,一衆老少豪雄的心中也有一股懷

憶裏十分陌生,從未聽說過 因爲「馬二彪」這名字,在衆人的記

. 心頭不由一寒;但隨即揚聲哈哈大笑地道 「賈兄,你我有仇麼?」 馮化雨被一衆老少豪雄的目光逼視得

賈千里搖頭道•「無仇也無怨。」

二彪是什麼人?與當年 前人 又有何關? 彪是什麼人?與當年『斷魂谷』的往事『斷魂谷』的什麼往事,老夫請問,馬,指說老夫是馬二彪,又提起那二十年 馮化雨道··「如此,你爲何要血口噴

說解說給咱們大夥兒聽聽吧! 主這話不錯,問得有道理,賈朋友,你解「半片雲」伍蓋天接口說道:「馮莊

> 抖出你的全部底來麼?」 天一眼,冷笑地望着馮化雨道。「你要我 賈千里的目光瞥視了「半片雲」伍蓋

無妨,反正老夫不是馬二彪,你怎麽說都 情平靜而淡淡地說道··「賈朋友,你但說 馮化雨臉色變了變, 暗吸了口氣,神

乾净净。 他把一切都撤開了,推了個乾

高遠。」 就是當年的『斷魂谷主』,也就是要陰謀 網打盡武林精英,雄霸武林的那個司 賈千里冷笑了笑,說道:一馬二彪,

司馬高遠,就是馬二彪了? 你賈朋友這麼一說,當年的『斷魂谷主』 馮化雨不禁心神連連震動地道·「照

龍莊主』馮大善人你閣下!」 魂谷主』的真實姓名,也就是今天這 1主』的真實姓名,也就是今天這『臥賈千里道••「不錯,馬二彪才是『斷 「哦。」馮化雨淡淡地道••「賈朋友

是脫骨換胎,我也不會認錯你。」 你確實沒有認錯人麼?」 賈千里道··「我適才已經說過,你就

很熟很熟的老朋友了!」 你賈朋友和那司馬高遠必是相知極深 馮化雨雙目倏然一凝,道••「這麼說

咬上了賈千里。 這一手更厲害,他竟然倒打一耙

但是, 賈千里豈是簡單人物 , 又豈是

這麼容易就被他反咬上的?

口麼?別做夢了,我和你,要是相知極深陣大笑,說道:「馬二彪,你想反咬我一馮化雨話聲一落,賈千里立刻哈哈一

的老朋友,今天此刻,便不會得當衆揭穿

錯人的?· 此,老夫請問,你怎麼那麼有把握不會認 馮化雨冷笑一聲,道··「賈朋友,如

就能永遠認得出來。」 一雙眼睛向有過人之能,只要見過一次 賈千里道:「我這人別無長處,就是

要證據?」 俗語說得好,『口說無憑』,你可懂? 質千里冷聲一笑,道:「你這是向我 馮化雨條又一聲冷笑道:「賈朋友

你說紅的就是紅的,說黑的就是黑的,天高遠,就該拿出個事實證據來,總不能由是那什麼馬二彪,是那『斷魂谷主』司馬 下有這個道理麼?」 馮化雨冷冷地道·· 「你既然認定老夫

令人信服,天下也沒有這個道理。 這話不錯,是理·沒有事實證據何能

十年前的「斷魂谷主」司馬高遠,但是要 講事實證據,他可一點也拿不出來。 大善人馮化雨確實就是馬二彪,也就是二 儘管賈千里心中十分清楚,今天的馮

點頭說一句「不錯」,馮化雨便立刻無可 證明,以那 雖然,眼下這大廳內有個人可以替他 人在當今武林中的身份,只要

俗語說得好,一個「理」字能壓死人姓名都記不得了,又怎能替他證明呢? ,這有困難,眼下那人連自己的

說的却是個「理」字。 儘管賈千里說的千眞萬確;無如馮化

這也是賈千里的疏忽,事先沒有想到

此,賈干里不禁皺起雙眉,語塞的

馮化雨又豈是等閒人物,怎會輕易放

相信麼?

過這個「打蛇隨棍上」的機會。

朋友,老夫在等着你拿出事實證據呢!」 顯然,他是看準了賈千里拿不出事實 於是,他輕聲一笑,接着又道:「賈

證據,所以他才敢這麼說,落得大方。 他嘴裏雖然這麼說着,其實他心裏已

上了他心裏的「閻王簿」 經起了殺機, 「賈千里」這名字,已經登 0

二彪,如果有人證明你確實就是『斷魂谷 賈千里雙眉條然微揚了揚,道••「馬

主」司馬高遠,算不算是證據?」 馮化雨心中微震了震,覧頭道·「當

聲望兩高之人才成。」 然可以算,不過那必須是當今武林中身份

一言為定。」 應該算是個難題,但是,買千里却似乎胸 要找這個人來證明,對賈千里而言

,現在可要看你的。」 語聲一頓,轉朝聞玉存說道。• 「聞玉

贾千里道•「限下這間大廳內只有 聞玉存一怔,道·「看我的什麼? 7,就非得

。」聞玉存眨了眨眼睛問道。

聞玉存望望那白衣文士,有點遲疑地 賈千里道••「就是那個白衣文士。

> 間大廳內 聞玉存道••「他的證明,別人一定會 聽內唯一的能證明之人。」「當然。」賈千里點頭道••「他是這

有人不相信。 的身份聲望, 賈千里含笑說道:「你放心吧,以他 當今天下武林大概還不至於

一片驚異之色,目光投向白衣文士 一衆老少豪雄臉上立時全都不禁現露

豪雄的心裏都在意念飛閃地暗想着。 **望過去的目光全都無動於衷,毫無反應** 無表情,對賈千里的話和一衆老少豪雄投可是,白衣文士的臉上却神色淡漠毫 「這白衣文士是誰?……」 一衆老少

雲,至於這夫婦二人是什麼出身來歷,他這二人是一對夫婦,美婦人姓冷,文士姓 是毫無所知了 白衣美婦人的身上打轉;因爲他也只知道 馮化雨了,他雙目灼灼地直在白衣文士和 此際,心中最感驚異而震凜的要算是

當不當問?」 **倏然,那白衣美婦人開了口** 

白衣美婦人道··「賈朋友知道拙夫是 賈千里點頭道•一夫人請問

賈千里道··「夫人應該明白

能替我證明之人了!」 不知道,就不會說他是這間大廳內唯一的一頭千里道。「夫人應該明白,我要是 白衣美婦人道··「賈朋友真認爲拙夫

望 賈千里道••「他要是還不够那身份聲 ,只怕就沒有第二

够那身份聲望替賈朋友證明麼?」

賈朋友看錯人了,也高抬拙夫了! 「哦。」白衣美婦人眨眨美目道・

應該明白。」 錯人了,或者是高抬了他?夫人自己心裏 賈千里微微一笑,道··「我是不是看

利,從不涉及江湖恩怨事非,是以他在江拙夫雖然身懷絕學功力,但他向來淡泊名 湖上只是位默默無聞之士。」 ,從不涉及江湖恩怨事非,是以他在江 妾身心裏可是一點也不明白 白衣美婦人淡然搖頭道•• 「賈朋友錯 1,只明白

之士,該是指他現在的名號而言吧!」 質千里道··「夫人說他是位默默無聞

前還有原來的名號?」 自然也必有以前了,你可是認為拙夫以 白衣美婦人倐然一笑道:「既有現在

該有個原來的名號。」 賈千里道··「不錯,我正是認為他應

什麼?」 此妾身請問 白衣美婦人雙目微微一凝,道。 ,賈朋友,拙夫原來的名號是

名號,還是等會兒由他自己說好了。」 賈千里淡淡地道:「我看他那原來的

聲說道:「星郎,你該讓你的姓名讓天下 白衣美婦人淡笑了笑, 向白衣文士柔

我又不想爭雄武林。 白衣文士臉色神情木然地道。「算了

士呢! 可是那位賈朋友他把你當作另一位武林名 白衣美婦人道:「星郎, 這我明白

不是。 白衣文士道: 「隨他去好了 ,反正我

> 可是件十分麻煩討厭的事呢!」 他去呢,讓他誤認你是那位武林名士,那白衣美婦人道••「星郎,這可不能隨

名告訴他吧。」 白衣文士道··「那妳就代我把我的姓

你自己說他才相信呢! 白衣美婦人道••「但是賈朋友一定要 「好吧。」白衣文士無可奈何地道:

「我姓雲名夢星。」 賈千里接口道: 「閣下 ,你眞叫雲夢

沒有接話。賈千里雙眉不由微微一皺。 白衣婦人却柔聲說道:「星郎,還有 雲夢星目光冷冷地望了賈千里一眼

雲夢星道:「什麼事?」

件事,你也該解說一下。」

明的事。」 白衣美婦人道・「賈朋友要你替他證

白衣美婦人道··「賈朋友說馮莊主本 雲夢星茫然地道•「證明什麼?」

馬高遠,你能證明麼?」 名馬二彪,也就是當年的『斷魂谷主』 雲夢星目光望望馮化雨,搖頭道.. 司

我不認識他,不能證明。」 白衣美婦人道:「你再想想看,見過

雲夢星皺眉不耐煩地道:「不用再想

笑說道:「賈朋友,你都聽見了麼?」 輕拍了拍雲夢星的肩膀,轉向賈千里含 白衣美婦人抬起一隻賽雪欺霜的柔荑 我從未見過他。」

賈千里微一點頭,說道: 「老朽雙耳



那暗算女霹靂的人得手後,追上女霹靂的坐騎,追趕雲蓮,而雲蓮英聽得身後蹄聲驟急 外處泊舟登岸,策馬而行,途中,女霹靂遭人暗算慘死,而策騎前奔的雲蓮仍未發覺 分批前往金虎堡外,聽候鬼母到來,雲蓮帶同女霹靂,輕舟減從,來到離金虎堡三十里 ,但想不到女霹靂已死,是以頭也不回 ,脅迫各高手效命,爲她攻打金虎堡,衆多高手證實鬼母所言非虛後, 前文提要 來血雷宮的衆多高手服下,然後說明她已在血蓮子中下了無名蠱毒 上回書至謝英傑被龍門帮主搶走後,鬼母以血連子爲餌,誘到

唯有俯首聽命

## 禍由累積起

變生肘腋間

雲蓮身後,不到四五尺處,只見他身子向前一 俯,就在馬背之上,欠起身來,手指向前一伸 ,直點雲蓮背後的「神堂穴」 那人策着馬,越追越近,眼看已來到了離

自己偷襲,心中一凛,立時身子,向側倒了下 擬,那人一指向前點出,運的力道甚勁,雲蓮 形之下出手的,照說,實在是非點中不可的。 一下子就覺出身後有異聲傳來,像是有人在對 但是雲蓮的武功,究竟不是女霹靂所能比 那人出手快絕,又是在雲蓮絕不提防的情

匡令

雷飛珠

己出手,只當是女霹靂忽然生了異心,是以她 一面向側倒去一面疾聲叱道•「你想死啊! 那人出手快,雲蓮避得也快,「刷」地 在那一刹間,她選料不到是甚麼人在向自

了一鷩 又細又長,决不是女霹靂的手,心中才陡地吃 時,才看淸向自己偷襲的手,枯如鳥爪,手指 聲响,一指已在雲蓮的身邊擦過,雲蓮直到這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便向那隻枯如鳥爪的手,掌背拍了下去 在向前飛馳,這時她一覺出有異,反手一掌, 她身子側倒,人仍在馬背上,馬兒也一樣

> 空中一轉,轉了過來,足才一點地,便已喝道 離開了馬背,斜斜向外,竄了出去,身子在半 :「甚麼人? 那人立時縮手,雲蓮的身子,也在這時

可是那人動作真快,竟也立時離馬,飛撲

射而出 迎面撲了過來!雲蓮心中,驚怒交集,又是一 聲厲叱,手腕略翻,一股殷紅的紅綫,已經電 撲撲的人影,捲起一股塵土,帶着一股勁風 未曾看清那人的面貌,只見一條又細又長,灰 那人的來勢快絕,雲蓮在急切之間,仍然

這一出手,便可以佔上風了,却不料,就在紅 似直,勁射而出,那人的來勢又快,眼看雲蓮 來,但仍有一丈五六之長短,而且那是雲蓮自 神山令逼了囘去,被鬼母雲飛娘,斷下了一截 光一閃之際,那人的身形,陡地向上,騰空而 小相隨的兵刃,出手快絕,一出手, 那股紅綫,在血雷宮中,曾被雷紅嬰,以 便是筆也

了的那股紅綫,在那人長衣下擺之上,穿了一 只聽得「撲」地一聲响,被雲蓮內勁貫足

地一聲,將衣服扯裂。 ,那人的身形仍在向上騰起,又是「嗤」

,雲蓮只覺得一件晶光閃亮的東西,向自己當 而那人的動作也眞快,才一騰起,手抖處

去。 身子一側,便自馬背之上,斜斜向外,掠了開 是以也存了戒心,那精鋼罩子,才一壓下,她 人想向自己偷襲起,她就知道來人必非易與, 這時,雲蓮仍在馬背之上,從她一發覺有

地一聲响,只見一隻其大如牛的精鋼圓罩,落 她人向旁掠開,還未落地,便聽得「拍

是甚麼兵刃,她却也說不上來 湖閱歷,不可謂淺,可是那隻精鋼圓罩,究竟 慘嘶,馬背之上,鮮血像箭一般,射了出來。 在馬背之上,緊接着,那匹駿馬,發出了一下 雲蓮看到這等情形,心中更是大駭,她江

突然向自己偷襲的究竟是何等樣人,而在這樣 的情形下,她也無暇去細察,身子在半空中一 ,足跟才一點地,手揚處,三點綠光閃閃的 直到這時候爲止,她仍然未曾看淸楚,那 已電射而出

見那人陡地落下地來,在地上連滾幾滾,緊接 射出那三枚鐵蓮子之際,只見對方還在半空之 射出的那三枚鐵蓮子,上面便有劇毒。雲蓮在 着,一柄閃亮的飛刀,又已向雲蓮電射而出。 種暗器,皆給她自己淬毒,雲蓮這時,一反手 的暗器功夫,得自山西唐門眞傳,而且,每一 功極高,幾乎盡得武林中各大門派所長,所習 ,但三枚鐵蓮子,「嗤嗤嗤」向前飛出,只 雲蓮自幼跟她母親學武,鬼母雲飛娘的武

去,而是去纏利刃柄後的軟索,刹那之間,索 ,立時又反手揮出那股紅綫。 雲蓮撣出手中的紅綫,並不向那柄利刃揮 上有軟索繫住

> 緊纏住 幾相交,雲蓮的紅綫,連轉幾轉,已將軟索緊

了再說,至少可以看一看,對方是何等樣 可不防,但是也想先將對方的那柄利刃,纏住 一隻精鋼圓罩,究竟是甚麼東西也不知道,不 快疾無比,冤起鷸落,簡直連喘氣的時間都沒 ,雲蓮自恃身邊暗器多,雖然明知對方還有 她一出手,紅綫將軟索纏住,立時手臂向 雲蓮和那人,一動上手,雙方的出手,都

間 ,軟索和紅綫,都扯得筆也似直。 她這裏一縮手,那人也是一縮手,利那之

目深陷,身子又高又瘦,面色深棕,顴骨高绛 ,頭髮濃密,看來不類是中土人士。 兩人身形凝止,雲蓮已然看清楚那人,雙

雲蓮只看得一眼,便厲聲喝道:「你是甚

是他叫的是甚麼,雲蓮却全然聽不懂。 那人在雲蓮喝問的同時,也怪聲叫了一下

殺了出來。 和遵命在金虎堡外相候的衆髙手會面,絕想不 ,已快到地頭,會有這樣的一個高手,攔路 雲蓮此行,本是比鬼母雲飛娘先行一步,

出數十枚暗器來 手 刹那之間,只見金光閃耀,自她的手中,飛 ,仍是緊扯着那股紅綫,一手早已連連揮動 她喝了一聲,對方也沒有回答她,雲蓮一

緣鋒銳,也隱隱有深綠色的光芒在閃耀。 「嗡嗡」的聲响,在日光之下, 乃是數十片形如銅錢,其薄無比的圓片,邊 那數十枚暗器,向前飛出之際,帶起一股 漫天飛舞而至

出手,至不濟,也有一枚,可以射中對方一 「漫天洒金錢」,照例,七七四十九枚金錢 而這四十九枚金錢之上,既然餵有劇毒 這一手暗器功夫,號稱暗器手法之王,喚

> 就算中上一枚,對方也是非死不可不 雲蓮也是因爲對方的來勢,實在太兇,是

以一有機會,便施殺着,以免夜長夢多

怪的神色來,竟然不知趨避,在這樣的情形下 响,電射而出,那人的臉上,似乎現出一種奇 ,實在是非被射中不可的了。 眼看那四十九枚金錢,帶着「嗡嗡」的聲

鬼似魅,疾掠而至,來勢快得難以言喩。 大樹之後,突然傳出一聲怪吼,一條人影,如 但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路旁,另一株

那撲向前來的人,身上蕩起一股勁風,衣服向 他來得雖快,四十九枚金錢,也已一起湧到, 上,疾揚了起來。 那條人影來勢快絕,直向那人撞去,可是

刹那之間,足有十七八枚金錢,落在撲向

指在軟索上一夾,先將軟索夾斷,接着,反手 錚錚」之聲,一起反震了開來 前來的那人身上,但是,却激起一陣輕微的 而撲向前來的那人,也已伸手,只見他變

掌,將那人推出,他自己的身子,也跟着翻

起射在地上,如同暴雨打在水池上一樣,濺 起向外翻出,雲蓮發出的四十九枚金錢,才 處塵頭來。 當眞捷逾電光石火,直到兩個人

個人,心中自是大駭 明明已有好幾十枚射中了對方,却被反震了開 人更高,一個人已然不好應付,何况又添了一 之下,將對手救了開去,而且,發出的金錢, ,由此可知,後來的人,武功比前來的一個 雲蓮一見對方來了帮手,竟在這樣的情形

雲蓮也自提氣,身子也向後掠去。 是以,當兩人後退,金錢還未落地之際

前看去,對方兩人,也自站定。 雙方各自向後掠出了兩三丈,雲蓮定睛向

> 蓮半個字也不聽不懂。再去看另一個人時,雲 講話,形容甚是憤怒,可是他在講些甚麼,雲

這一類西域,波斯,或是天竺的高手,雲蓮曾

那高瘦的人在說話,一面說話,一面揮着手 閃生光,簡直就如同金絲一樣,滿頸虬髯,也 也似藍,膚色白裏透紅,更奇的是,他也正和 樣是金光閃耀,高鼻,深目,眼球眼珠竟碧

主的那位高人,她只是驚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 身份極其神秘,來自極西之地,現任龍門帮帮

來,道:「雲姑娘莫驚,在下是龍門帮主 瘦的人,仍是一臉不憤之色,龍門帮主轉過頭 只見龍門帮主已和那高瘦的人講話,那高

是一開口,說的話,却居然字正腔圓。 雲蓮一聽得對方開口,立時便聽出,那聲

怕簡直會將他當作是甚麼千年的金絲猿猴,成當然,而且還是想得十分客氣,再進一步,只 雲蓮的眼中看來將他當作半人半獸,自是理所 了서怪了,這是閒話,表過不提 被認爲是一位金髮美男子,但是一到中土,在 那龍門帮主,想是來自北歐,若是在當地,必 世代閉關自守,不知外面還有各種各樣的人,

那身形高瘦,膚色深棕的一個,大聲正在

見過。可是那另一個人,却是怪到了極點。 那膚色深棕的人,看來不像中土人氏,但

竟連手背之上,也是密密的金光, 只見他身形高大,一頭金髮,在陽光下閃

來 雲蓮以前未曾見過他,自然不知道他便是

那人樣子,和中土人氏,無一點相似,但

帮主,是這樣半人半獸的一個怪人 任何人,不論如何設想,都不會想到,龍門帮 子之中,不斷傳出來的聲音,可是當時,只怕 音,正是當日在血雷宮的大殿之中,在那頂轎

看官,需知世界之大,人種複雜,中國人

J70

神,道。「我怕你作甚?」 雲蓮當下,立時冷笑了一聲,勉力鎭定心

實在暴躁得可以,竟和雲姑娘動起手來了!」這位朋友,邀雲姑娘來一談,不料這位朋友, 器功夫,果然驚人,但只怕是誤會了 龍門帮主笑道:「雲姑娘剛才,那一手暗 那瘦黑漢子,竟像是知道龍門帮主在數他

的不是,一臉不服的神色,悶哼了一聲。 上衝,道:「你倒說得輕鬆,可知我母親的一 雲蓮聞得龍門帮主,那樣說法,不禁氣往

個記名弟子,已死在他手中了麽?

過頭去,向那瘦長漢子,厲聲喝問起來。龍門過頭去,向那瘦長漢子,厲聲喝問起來。龍門 漢子形容,却也是十分激動,兩人大聲吵着。 帮主講的話,雲蓮仍然聽不懂,但是看那瘦長 雲蓮眼看着兩人爭吵,心中正在想,自己

來越怒,陡然之間,龍門帮主,「呼」地一拳 化 然下手呢? ,只見他們兩人,越吵越是大聲,神情也越 她心中正拿捏不定間,陡地事情已有了變

是趁此機會離去呢,還是趁他們爭吵之際,猝

單了下來,龍門帮主又是一聲大吼,一拳向着吼,已抖起那精鋼罩子,向着龍門帮主,當頭 那精鋼罩子,打了出去,「噹」地一聲,打個 ,揮向瘦長漢子,這一拳直擊瘦長漢子的下頷 ,看來全然沒有甚麼招式。 那瘦長漢子身子一側,避了開去,一聲厲

正着。 罩子,也向着那瘦長漢子,直撞了過去。 那精鋼罩子上,立時呈現出了一個凹痕,精鋼 雲蓮看得分明,龍門帮主一拳打了上去 瘦長漢子大叫了一聲,抛了軟索,轉身便

但是那鋼單被龍門帮主一拳之力,打得向前高 瘦長漢子的動作,也可以說是快得出奇

去的速度,却來得更快,瘦長漢子才一轉過來 長漢子一聲怪叫,隨着他那一聲怪叫,鮮血直,「砰」地一聲,鋼罩便已撞在他的背上,瘦 噴出了丈許遠近。

大喝。 只見他揚起手來,指着龍門帮主,像是還此深棕黧黑的人,這時看來竟是蒼白得可怕。 靠着大樹,已是出氣多,入氣少,本來膚色如 而出,撲到了路邊的大樹之前,轉過身來,背 想講些甚麼,但是龍門帮主,却向着他,一聲 那瘦長漢子一面怪叫,一面身子向前直撲

,可是龍門帮主這一下巨喝聲,恍若半天之中 ,陡地响起了一個焦雷,聽得人心脈皆震。 那時,雲蓮離龍門帮主,足有五六丈遠近

被龍門帮主那一下巨蝎,生生震死了 -下,倒在路上一動不動,在重傷之後,竟而再看那瘦長漢子時,只見他身子陡地向 龍門帮主立時轉回身來,尤自滿面怒容

姑娘看看,他自作聰明,與姑娘爲敵,已被我 處死了! 那瘦長漢子突出偷襲,動作快絕,雲蓮也

反手指着瘦長漢子的屍體,向雲蓮說道··「雲

之高。 暗器功夫,只怕還佔不了上風,可知對方武功 鬧了個手忙脚亂,才應付了過去,若不是仗着

龍門帮主的武功之高,眞是不可思議,再加上 龍門帮主,剛才那一喝的餘威,兀自令得雲蓮 心頭生悸,這時雲蓮只是心頭亂跳,道。 ,我看到了 招之間,便死於龍門帮主之手,由此可知 可是這時,也是那瘦長漢子先出手, 却在 一是

,和謝少莊主見見面!」 龍門帮主道••「我還要請雲姑娘隨我一行

,失聲道··「他現在怎麼樣了 一提起謝英傑,雲蓮心中,不禁怦然而動

念着你!」 雲蓮不由自主 龍門帮主微微一笑,道··「很好,只是想

,龍門帮主已道··「請跟我來 ,向龍門帮主,走近了幾步

鋼罩,一脚踢得向上直飛了起來,飛出了七八 出去,雲蓮忙跟在後面,龍門帮主掠出了兩步 丈遠近,才落在地上,滾進了大路之旁的溝壑 將到那鋼罩之前,飛起一脚,將那隻斗大的 他一個「來」字才出口,身已向前,掠了

種厲害兵刃,必然早已大行其道,不必再等兩 那瘦長漢子,不是此際死在龍門帮主之手,這 有不少滿是利齒的環,在轉動着,但只是一瞥 之間,自也看不清楚。她自然更想不到,要是 喪膽,取了無數人性命的「血滴子」了。 三百年之後,直到有清一代,才成爲人人聞名 雲蓮只看到那圓罩在飛起之際,罩內似乎

掠去,不多久,又來到了河邊 閒話表過,却說雲蓮跟着龍門帮主,向前

到了河邊,撮唇發出了一聲長嘯,其音清越,河邊靜蕩蕩地,一個人也沒有,龍門帮主 影陡現,向前飛也似地掠了過來。 長嘯聲,只見沿河不遠處的一叢樹木之後,人 綿綿不絕,也不知可以傳出多遠,隨着那一下

謝英傑的,就是這頂轎子,當時抬轎的,便是 八個人,只不過在逃走時,曾被「尸老婆婆」 蓮却絕不陌生,血雷宮中,突然發難 補充了兩個。 手,擊斃了兩個,現在又是八個人,想是已 轉眼之間,轎已到了面前,這頂轎子,雲 ,單走了

轎子一到了近前,龍門帮主便笑道:「請

上輔! 隨着他的話,轎門便已自動打了開來,雲

忖龍門帮主行動之際,全是身在轎上,自己和 門帮主望去,道:「你呢?」他,一起上轎,這未免不十分好,是以她向龍

龍門帮主像是立時知道了雲蓮的心意,

呵呵」笑了起來,道:「我跟在轎後好了 不好意思,她低着頭,就待向轎中跨了進去, 龍門帮主答應得如此爽快,雲蓮倒也有點

那一下大喝,突如其來,聲如焦雷,雲蓮都主,一聲大喝,道:「什麼人,快出來!」她一隻脚才跨進轎子,陡然之間,只聽得龍門 不禁大爲震動,她只覺得耳際嗡嗡直响。 的內功造詣已達一流境界,可是乍一聽到,也

也似藍的眼睛,異光四射,身形微矮,雙掌向滿頭金髮,起伏不已,看來異特之極,一雙碧 以條地轉回身來,才一轉身,已見龍門帮主 前,疾拍而出 她自然知道,一定有什麼變故發生了,是

尺高,看來是一堵倒坍了的泥牆。 在兩丈五六開外,有一堆泥堆,那泥堆有五六 可是,看他雙掌所推出的方向時,却只是

如天神一般,他那兩掌的掌風,响起轟轟發發龍門帮主這時的神態,看來實在威猛之極,猶 也爲掌風所及,衣袂飄動,刷刷有聲。 之聲,直向前湧了過去,雖然他襲擊的只是那 土堆,但是在一旁的雲蓮,和那八個轎夫, 這一切,全是電光石火, 一刹那間的事

門帮主的掌風,在半空之中,互相撞擊,全成來,大小泥塊,望半空中飛了起來,一遇上龍 只見那全是大小泥塊堆成的土堆,突然爆了開 無數小塊,四下飛濺了開去,而泥塊飛起之 ,一個人已自泥堆之下,站了起來 轉眼之間,只聽得又是「轟」地一聲响,

那人站起之後,當着龍門帮主的掌風,又

有無數大小泥沙,向他身上撞到。 可是,他却站立着不動,泥塊打到了他的

可坐四個人而綽綽有餘,雲蓮猶豫了一下,心蓮向轎內望去,只見轎內鋪陳得極其華麗,足

風,逼得向後原去,是人見了……了開來,那人的一頭亂髮,全被龍門帮主的掌 ,逼得向後掠去,是以他的臉面,看來也十 上,發出一陣「拍拍拍」的聲响,全都反驚 只見他額廣,臉長,雖然髮如飛蓬,面色 比的猩猩一樣,直向那怪人撲去,十指如鈎, 豎了起來,雙臂上揚,手臂之上,又滿是金毛突兀之極,身子疾敗而出之際,滿頭金髮,直 ,看來簡直像是一頭全身長滿了金毛,其大無

把蘆管之際,雙访相隔,已只不過丈許遠近了現身,又極其突兀,等到雷紅嬰向前射出那一

轎子

**正在向前飛掠,去勢快絕,雷紅嬰的** 

,刹那之間,只聽得在前面的四個轎夫,發出

七八根蘆管飛

過來,或穿其

幾步。那怪人大聲道…「好,如今方知天外有 間,聽得兩人又發一聲喊,各自身形,後退了 未曾看出這兩人是如何交手的,只是在刹那之 門帮主的去勢快絕,以雲蓮的眼力而論,竟也

不枉我到中土來走一遭!」 龍門帮主也是一聲長嘯,道:「果然了得

讚揚對方的。 ,各自領略到了對方武功的厲害,是以才同聲 聽他們兩人的話,像是剛才在一交手之後

得一股勁風,直壓了過來,根本還未曾弄清楚後疾退而出,在龍門帮主後退之後,雲蓮只覺 跌進了轎子之內。 是怎麽一囘事,眼前一黑,身子一翻,像是已

着雷紅嬰,直撲了過去,去勢之威猛,無與倫

而龍門帮主身在半空,仍然張牙舞爪

射而來的蘆葦管,一起拂了開去。

地一股勁風,自下而上,疾拂了起來,將勁

龍門帮主才一自轎中穿出,手揚處,「呼

着,在飛也似向前掠去。

人,却一樣沒有人知道 成了尸老婆婆的模樣而E

老婆婆的模樣而已,可是他究竟是什麽

走了謝英傑之後,身形暴長,和雲飛娘對答

血雷宮中的「尸老婆婆」

,在龍門帮主掳

「尸老婆婆」的聲音

她却是認得出來的,那正是在血雷宮之中,

·這人她雖然從來也沒有見過,可是那聲音

那人一開口,雲蓮的心中,便不禁陡地一

人人都知道他並不是真的尸老婆婆,只不過扮

向母親追問,却是什麽也問不出來,她心中也中,像是有不少隱秘,可是事後,不論她如何

尤其是雲蓮,她聽出那怪人和她母親的話

一直存着疑惑,是以此際一聽出是那怪人的聲

音,心中陡地一震。

「閣下武功高超,却像老鼠一樣,躲在土堆之

當下,只聽得龍門帮主一聲冷笑,說道。

絕 她才一站起,手揚處,只聽得「呼呼」聲响不 草叢之中,人影一長,雷紅嬰已然站了起來, 着河岸,向前奔出的,但也就在這時,河邊的 轎子越去越遠,已奔出了二十來丈,轎子是沿 在十丈開外,那怪人站着,倒並不追趕,眼看 那蘆葦管子,在河邊多的是,人人都可以,自她的手中,飛起來十來根蘆葦管子來。

> 門帮主的面門,龍門帮主一聲悶哼,身子一側 變得在半空中停頓了下來,緊接着,身形向下 躬,本來是迅疾無比向前撲出的,突然之間。得龍門帮主,發出了一聲大叫,只見他身子一 沉,「砰」地一聲,雙足沾地。而雷紅嬰也 ,掌心向前疾拍而至,拍的竟是龍

帮主那一避,也是巧妙到了極點。 門帮主才一落地之際,便疾攻而出的,而龍門雷紅嬰那一拍,去勢飄忽之極,恰好是龍

本來是要向前衝跌出去的,却突然收住了勢 可是,龍門帮主才一避開,雷紅嬰的身子

際,也只有龍門帮主,叫出了它的來歷來,這令牌之故。這面綠色令牌,在血雷宮初亮相之 着,顯然是因爲她掌心之中,有着那面綠色的 時自然不致被它擊中。 攻向敵人,尤其是攻向像龍門帮主這樣的高手 可是却是反手向後拍出那一掌的,本來,這樣 ,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但是雷紅嬰敢行此險 那一掌的勢子更奇,她人還在向前衝出,緊接着,反手一掌,拍了出去。

龍門帮主,發出了一下怪叫聲,身子陡地向外 也疾轉過身,又向前逼來。 ,飄了開去,他飄出了兩三丈,直到了河灘上 怪叫聲兀自綿綿不絕,而雷紅嬰一掌不中 果然,雷紅嬰的那一掌,去勢雖險,但是

龍門帮主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她撲過來之際

雷紅嬰的臉色,看來極其蒼白,但是,在

就在那時候,只聽得那怪人一聲長吟,道

似掠了過來,一面向前掠出 這時候,只見那怪人雙臂張開 , 面大叫道: ,向前飛也

**撞中,各自發出一聲慘叫,身子竟如斷綫風筝** ,本來是並肩站着的,當中的兩個人,首先被了過來,只聽得「砰砰」兩聲响▶那四個轎夫去路。可是那怪人恍若未覺,仍然向前,疾衝去路。可是那怪人恍若未覺,仍然向前,疾衝 字排開,向着那怪人迎了上去,阻住了怪人的 那怪人來勢也極快,只見那四個轎夫,一

那怪人大叫一聲,雙臂也自揚了起來。龍

道,刹那之間,竟令得整頂轎子,直翻了轉來

前面四個人一死,後面的四個人,却不知

,原來後面的四個轎夫,也直翻到了半空之中

,各自發出了一聲怪叫!

頸,或貫其胸,四個人沒有一個,躱得過去

去,不過這一次,蘆管的去勢,雖然一樣勁疾見她手一伸,又抓了一把蘆管在手,直向上射

雷紅嬰的動作也眞快,轎子才一翻轉,只

,轎底突然打開,龍門帮主,也已竄了出來!

門帮主的廬山眞面目,眞不是易事!」

也已挺立,那人在一笑之後,道:「能見到龍

龍門帮主一見那人現身,雙掌一收,身子

,聞了令人心悸!

不絕,但是那人,當風而立,却發出了「哈哈

這時,龍門帮主的掌風,何等勁疾,風聲

一笑,笑聲自掌風的轟發聲中,直透了出來

灰白,但是看來,另有一股說不出的威嚴。

龍門帮主在話一說完之後,身子立時又向

而且,緊接着,便已覺出,轎子已被人抬

腿向前奔去,去勢快到了極點,轉眼之間,已,他自己也閃進了轎中,那八個轎夫,立時撒龍門帮主出手真快,一將雲蓮推進了轎子

內力質足,却無異是鐵矛一樣! 採摘,可是這時,抛出的蘆葦管,經雷紅嬰的

之際,雷紅嬰的雙手 那股勁風,膠着了一下,動作維艱。 掌向着龍門帮主,張了開來。 紅嬰的動作却相當慢,像是被龍門帮主捲起的 ,但是她仍然兀立不動,只是緩緩揚起手,手之際,所帶起的那一股勁風,已將她至身罩住 ,她却仍然兀立不動,眼看龍門帮主向前撲出 可是,就在龍門帮主快撲到雷紅嬰的身前 龍門帮主這時的動作,又快又猛,但是雷 ,也張了開來,在她的掌

心之中,是一塊三角形,碧也似綠的令牌! 這面令牌,一在雷紅嬰的掌心出現,只聽

「帮主,這位雲蓮姑娘,我有話要對她說!

那怪人翻了翻眼,看來也並不發怒,道:

龍門帮主一聽這話,陡然之間,身子直欺

龍門帮主的這一下動作,真可以說,來得

J72

而出-

,「撲通」,濺起老高的水花,跌進了河中。跌出了足有七八丈,向下落來之際,「撲通」 也似 ,向外直跌了出去,在半空中翻翻滾滾

轎夫的領子,抓得那兩個轎夫,眼珠突出,神 雙臂向前撲來的,身子撞出了當中的兩個轎夫 之極,是以行動才如此凌厲 減,一逕向前撲來,想來是他看出了情勢危急 情極其可怖,而他竟抓着那兩個轎夫,去勢不 ,張開的雙手,順手一抓,已抓住了另外兩個 而那怪人的去勢,並未停止,他本是張開

起了十來個人來 起了十幾朶水花,自河水之中,突然之間,冒 那兩個轎夫,跌進水中的同時,河邊上,又湧 龍門帮主的那一下怪叫聲,尚自綿綿不絕,和 而這時候,雷紅嬰正在向龍門帮主撲出

間,十幾股黑色的水箭,自銅管之中,激射而出來,也不奔上岸,一起對準了雷紅嬰,刹那手中持着一隻黃光閃閃的銅管,才一自水中冒 那十來個人,全是一色的黑色魚皮水靠

想連龍門帮主都被自己逼退,就算龍門帮中的 龍門帮主逼退,不免將事情看得容易了些,心 便已知道對方也有準備,可是她連出險招,將 學了下來!雷紅嬰一見河水中有人冒了 人再多,還有甚麼花樣可出? ,互相交織,竟成了一張網,向着雷紅嬰,疾 那十幾股水箭,一射出之後,在半空之中 出來

着她直罩了下來,她如何不驚?一時之間,竟 空之中,纖成了一張方圓足有三四丈的網,向 威力之猛,滴石爲穿,她是見過的,如今在半 紅嬰的心中,才大吃一驚,那種黑色的毒水, 不知如何才好。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那怪人一 聲大喝,道:「站着別動!」 及至那十幾股黑色的水箭,激射而出,雷

雷紅嬰和龍門帮主一動上手之際,那怪人

滴鳥光閃閃,带着一股奇腥之氣,迎頭洒了下敢動,抬頭向上看去,黑水像是驟雨一樣,滴與,再聽得那怪人一叫,立時站定,一動也不與,再聽得那怪人一叫,立時站定,一動也不 接連兩下呼叫聲,雷紅嬰也全聽到,可是她並 來,竟是無可躲避之處!

一汗浹背,那一刻的時間,本來極短,但是對雷 被他抓住的那兩個轎夫,身子帶起呼呼的勁風 獨尊,幾時曾經過這樣的險境,利那之間,冷 紅嬰來說,却像是長得無可比擬! 那怪人呼喝聲未畢,雙臂已然向上振起, 雷紅嬰自小在金虎堡中,養尊處優,唯我

兩個轎夫的屍體,向上飛起,所帶起的勁風, 向上直飛了起來。 這時,正是雷紅嬰仰頭上望的一刹間,那

嬰的身旁,伸手拉住了雷紅嬰,身子一側,兩地,向上托了一托。而那怪人也已竄到了雷紅範圍廣達數丈,竟將向下落來的水箭,硬生生 人一起着地向外滾去。

而龍門帮主在這時候,身子也向上,拔了

掌 起來 掠了過去 ,緊接着,身已落在轎子之旁。 掠了過去,在掠過之際,順手向下,拍了兩 他身子拔得極高,竟在那一大堆毒水之上

出去。 龍門帮主拉住了雲蓮的手,身子又向前掠了 雲蓮也恰在此際,自覆轎之中,冒出身來

轎夫的屍體,先落下地來,接着,又是驟雨也先聽得「叭叭」兩聲响,那被怪人抛出的兩個 似的一陣「拍拍」聲,大蓬黑水洒了下來,落 門帮主的掌力所催,向下落來的勢子更急,首 在那兩個轎夫的屍體上和地上。 這時候 ,半空之中的那一大蓬黑水,被龍

,冒起了一股青烟來,那怪人和雷紅嬰在地上 凡是沾着物事的黑水,都响着「嗤嗤」聲

只不過尺許遠近,當虞是千鈞一髮!

才一躍而起,那是,漫天黑水,也已一起落下 托着,在湍流之中,疾溜而下 衣人,托起了一隻皮筏,由那二十來個黑衣人 形再一拔起,河心之中,突然又有二十來個黑 ,只見龍門帮主和雲蓮,早已掠到了河邊,身 那怪人和雪紅嬰,直滾出了十來丈遠近

雷紅嬰鱉魂甫定,再看時,岸邊那十來個

出了三十來里,雷紅嬰才說道。「快到金虎堡 射出毒水的黑衣人,不知何時,全已不見!

胡三先生那一批人,在甚麼地方等候鬼母? 五六十里遠近,那怪人點了點頭,道:「不知 土,極目望去,遠處隱隱可見山影,大約還有 ,全是高低起伏的土岡子

他們,他們身受鬼母控制,遇事必拚死向前

堡不需任何人帮忙,你剛才救我,我感你恩德 這麼多高手,金虎堡吃得住麼?」 但以爲金虎堡若沒有你,便會失敗,可就錯 雷紅嬰性高氣傲,聞言冷冷地道。「金虎

父親當年一樣,看來我沒有料錯!」 也不以爲竹 ,只是笑道: 「與像你

到過你。」 向我詳述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手,好像未曾提

,還有所懷疑麼?」 那怪人一笑,道:「然則,你對我的武功

龍門帮主向着河岸,聲若洪鐘,道。 麼人

那怪人跟在雷紅嬰的身後,一口氣向前奔

雷紅嬰聞言,先是冷笑了一聲,顯然那

批高手,並未放在她的心上 那怪人微微一笑,道:「你可也別小觑

雷紅嬰斜睨了那怪人一眼,道:「我父親

**雷紅嬰搖搖頭,道:「不是,只是你的來** 

他臉上的皺紋本來就多,這時好像又加了不少 自己的來歷,顯然是極不願意彼人提起一 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看他的情形,他對於 經怪人揭了揚手,阻住了雷紅嬰的話頭

定能盡知天下高手的來歷,那龍門帮主是甚 過了半晌,他才緩緩地道。「雷堡主也不 ,只怕令尊他也一樣不知道!

是現在的龍門帮主!」 天下時,就曾遇到過一個,武功超羣,多牛便 ,蠻悍勇頑,最擅航海,叫作威堅人,他遨遊 ,他早就對我說過,西航十餘萬里,有一族人 雷紅嬰冷笑道:「那你未免太小觀家父了

,掠過了十來個土岡,已然可以望見,前面一甚麼意思,兩人一面說話,一面向前飛掠而出那怪人聞言,却又嘆了一聲,也不知他是 隔得還遠,但是大門上的兩隻金虎,金光閃耀 座高崖,崖上一座巨堡,陽光照耀之下,雖然 ,一樣看來,極其奪目。

高崖,已然來到了金虎堡的大門之前。 不慢,不多久,掠過了山下的幾排房屋,攀上那怪人讚了一聲:「好氣派」,脚下絲毫 ,脚下絲毫

快,可是却拔得極高,落到了牆頭之上 ,身子已然斜斜拔起,看來她拔起的勢子並不 一到了門前,雷紅嬰伸手,向上指了一指

嬰也不轉頭,只是在腦頭上,向前掠去,那圍那怪人「熈」地一聲,已自她身後响起。雷紅那紅人「黑」地一聲,已自她身後响起。雷紅 口處,審紅製一等身,落了下去 面,陡地一塊厚約尺許的翻板翻起,現出了入 十來丈,雷紅嬰身形一凝,頓了頓足,只見前 在金虎堡的高牆,足有一丈五六之厚,掠出了

落了下來。雖然是在高牆之中,但是內裏陳設等到電紅嬰落到了牆中心,那怪人也跟着

着那怪人,神情十分疑惑。 ,那兩個人雖然在對雷紅嬰行禮,但是却直視 佈置,却無異華厦,立時有兩個人,迎了上來

雷紅嬰也不還禮,只是道·「堡中有甚麽

得很! 那兩人齊緊道. 沒有事

雷紅嬰雙眉一揚,道: 一他們敢不聽話?

你們去吧,我要去見堡主!

終於道:「少堡主,堡主的規矩是——」 那兩人仍是觀着那怪人,欲言又止者再

他們講完,便「哼」地一聲,道:「我知道了 ,金虎堡的規矩,是誰也不准帶外人進來。」 雷紅嬰像是知道他們要講甚麼一 一樣,不等

雷紅嬰一囘到金虎堡中,神情更是高傲, 那兩人神情十分惶恐,忙道:「我們本不

走!我正要去見堡主,你們多囉唆甚麼?」竟連話也不讓人家譯完,又揮手道。「那就快 在起伏不定,猶如皮下,藏着青蛙一樣,顯然 ,偏是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講話之際,還 那兩人一個身形高瘦,面上一絲肉也沒有

不許多,但是一雙眼睛,却是精光四射,極其怪,面如黄蠟,木然無光,看來竟和死人,差 有勁·也是一望而知,是一等一的高手! 內家氣功,有極高的造詣,另一個形容更是古

身退了開去,雷紅嬰向前走,那怪人便跟在雷 紅嬰一揮手叫他們走開,他們便諾諾連聲,躬 但是那兩人對雷紅嬰,却是十分恭敬,雷

雷紅嬰停也不停 望去,石級盤旋曲折,竟像是不知有多麼深 個人也隨後跟了來,向前走出了十來步, 一個洞口,直通向下,全是潔白的石級,向下 當雷紅嬰和那怪人,向前走去之際,那兩 ,便向下走去,那兩人仍然跟 便見

J74

那兩扇門,足有七八尺高,看來竟是通體了一百來級,才看到盡頭處,是兩扇金門。石級一面向下,一面盤旋彎曲,足向下走

欲 純金的,在門上,各嵌着一頭姿態威猛,作勢 撲的猛虎,雷紅嬰來到門前,站定身子,道 「爹,我囘來了

也看不到 ,只聽得門內,也有聲音傳出道:「進來!」越尖銳無比,綿綿不絕,傳了開去。過了片刻 ,向旁慢慢移了開來,裏面漆也似黑,甚麽 隨着這「進來」兩字,那兩扇通體純金的 她顯然是早有準備,這一開口 ,聲音便清

陣囘音,想是那兩扇門內,是一條相當長的甬 能將我體中奇毒去盡,是以我才帶他來的! 相識,也知道是甚麽人對我下毒,他說有辦法 道 她這幾句話,直向門中投去,還响起了 •「爹,我還帶了一個人來,他說是你的舊奮紅嬰却並不立時進去,只是站在門口,

情很緊張,那怪人忽然「哈哈」一笑道。是一點反應也沒有,雷紅嬰站在門口,看是 朋友,當年秦嶺孤雲峯的舊相識來了,莫非不 道 可是,在雷紅嬰的語音停止之後,門內却 口,看來神

嚇了一 歡迎麼?」 當那怪人陡然出聲之際,跟在那怪人身後 神色突然一變,互望了一眼,顯然是

傳來了一句話,道:「進來吧 起了轟然的囘音,過了好半晌,才聽得甬道內 那怪人的這兩句話 ,在甬道之中 更是响

黑。 進,背後那兩扇金門,便已閣攜,眼前一片漆 走去,那怪人跟在她後面,他們兩人,才一走 雷紅嬰的雙眉,略揚了一揚,大踏步向前

> 了一個彎,眼前立時有了光亮,再向前走去時雷紅嬰一直向前走着,又走出百十步,轉 ,已然看到,眼前是好大一個廳堂。

是光亮,抬頭看光的來源時,只見頭頂之上,形高大的人,正背對他們而坐,越向前去,越那個廳堂中的陳設,極其古雅,有一個身 有不少五色繽紛的魚,正在優遊自如,甚至還 情形,清皙可見,看來乃是一個池塘的底部 是一大塊水晶,足有兩丈來方圓,水晶上面的 以看到,有不少釣鈎,沉在水中,等魚兒上

約可見,一個個坐着,一動不動,就像是木偶在池邊垂釣的人,透過清徹的池水,也隱 一樣,自下而上看去,更是奇特之極。

個大堂,正是金虎堡主的居所。而在池塘上下塘底下,會有一塊大水晶,而水晶之下,是一 的那個池塘,當日謝英傑在金虎堡中時,也曾 ,由於光綫反射,也果然無法看得到下面的 常在池畔垂釣,只不過他做夢也想不到,池 看官,這時那怪人自下而上,望上去所見

步走去,一面說道:「爹,這次外出,外面的 雷紅嬰在那怪人抬頭上望之際,已向前緩

嬰的胸口 ,只見那人突然站了起來,也不轉身,手翻處 精光一閃,一柄電也似亮的七首,直刺雷紅 她講到這裏,離坐着的那人,已不到三尺

用盡心機去醫她,愛護之情,何等深切 如何說才好,再加上她自小身中帶毒,她父親 何想得到竟會有這等事? 知父親鍾愛自己,也不免責怪,心中正在盤算 進來時,還唯忍她擅自帶了一個人來,雖然明 這一下意外,實在是突兀之極,雷紅嬰在 ,她如

等到七首突然刺來,雷紅嬰覺出不好,相

隔如此之近,如何避得過去? 偏,匕首早已刺中,没入四寸有餘 ·身子且略偏得一

畢竟武功高絕,立時覺察不對,喝道:「怎麼 **曾發出絲毫聲响來,那怪人正在抬頭上**望 事生倉猝, 雷紅嬰已被刺中, 可是仍然未

倒去,緊接着,「呼」地一聲响,眼前一黑他這一聲才喝出,電紅嬰的身子,已向 一大片鳥雲,已向那怪人當頭罩到 ,已向下

再快,想傷他也是極難了 乎尋常的變故,在那樣的情形下,對方的出手 而此際,他一見雷紅嬰倒地,已然心知有了異 可以將她及時拉開來,不致於被利刃刺中的。 未曾在意,雷紅嬰的處境雖危,那怪人也必然 那怪人的武功極高,剛才,若不是他全然

大喝,雙臂向上一振,內家罡氣,立時如潮湧間,那怪人雖然還認不清那是什麼,但是一聲 那一大片烏雲,向前直罩了下 來,急切之

離他的頭頂,還有兩尺高下時陡地便被阻住。罡氣向上一托,那團迎頭壓下的烏雲,壓到了 罡氣向上一托,那團迎頭壓下的烏雲, 的境界,隨心所欲發出的內力,那怪人的內家 直到此際,那怪人才看淸,迎頭壓下來的 - 氣無形有質 ,乃是內功練到了極高

,是一張徑約五尺,烏光閃閃的圓網。 人才一向上一揚手,眼前晶光一閃,一柄長 而將雷紅嬰刺傷的那人,動作也眞快,那

之極。 刺了過來,手持長劍的那人,臉型狹長,濃眉 那怪人身子一縮,陡地向後退開,長劍又立時 大目,可是一雙眼睛,却是白多黑少 那柄長劍電也似疾,刺到了怪人的胸前 ,異樣

地一聲,他一眼就認出 那怪人一和 這人打了一個照面,便「哼」 ,那人絕非他的舊相識

奸大惡,神宗婁挺! 自江南,一直趕到了大漠,自此蹤跡不見的巨得整個武林,不論正邪各派,齊勁公憤,將他 金虎堡主,倒像是傳說之中,窮兇極惡,惹

那怪人身形閃動,一一躱了開去。招奇幻莫測,電光石火之間,連攻了七八劍, 那人手挺長劍,劍光抖出十來杂劍花,劍

上,隱藏着許多細如牛毛的密刺,長約半寸,却發出了一陣「扎扎」的聲响來,在那些粗綫的,並無十分奇特之處,可是一落到了地上, 手指組細,直泛鳥光,也不知是什麼東西織成 一起紮進了地下的花磚之中! 地上。那張網在半空中的時候,看來是有直到七八劍之後,那張鳥光閃閃的網,才

「婁挺,是你麽?」 那怪人連避開了七八劍,一聲大喝,道:

僵在半空,竟再也刺不出去。 一望,一望之下,面色陡地大變,看他的樣子滴溜溜地轉了一轉,異光四射,向那怪人望了 ,本來一劍已要刺出的,但是只刺了一半,就 那人的劍勢略凝,小眼珠在眼眶之中,竟

那怪人「哼」地一聲,冷冷道:「果然是

:還在江湖上淌渾水麼?」 要挺的聲音,聽來很異樣,道:「你…

撲了過來,攻勢之猛烈,無與倫比。長劍舞起,劍影千重,連人帶劍,一起向前, **婁**挺忽然縱聲大笑起來,隨着他的笑聲 那怪人冷笑一聲,道:「雷堡主呢?」

將開上。可是,基挺所撲過來之勢,居然未慢 那怪人的內功而論,這向前一拂之勢,就算是 的兩隻衣袖,竟被削去。 一尊向他迎面倒下來的石翁仲,也可以被他拂 那怪人一聲長嘯,雙手一齊向前拂出,以

> 之際,喉核突起,幾乎已觸碰着劍尖,裏挺却 閃亮的劍尖,離他咽喉,只有幾分,當他大喝,可是也就在這時,只聽得那怪人一聲大喝, 緊接着,長劍抖起,已直塢那怪人的咽喉

下來,形狀可怖之極、存接着,又是後退一步 ,身子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隨着他一步退 ,七竅突然一股鮮血直冒,七縷鮮血,流了 婁挺只凝立了極短的時間,手中仍握着劍

堆皮肉之中,雙眼之中,兀自在冒血,那情景 不知所云的一堆,而頭有一大半,陷在那一大 下來的,而是整個人,突然矮了下來,變成了 地,接着人也倒了下來。他身子其實並不是倒 ,當眞是詭異可怖之極-,只聽得「噹」地一聲响,他手中的長劍先落 他向後連退了三步,整個

起震裂不算,還將他的全身骨頭,一起震成了 給他勉力衝到了近前,可是綿綿不絕的內力,,裏挺乃然仗着劍,不顧一切向前衝來,雖然 粉碎,是以身子才變成了這樣奇形怪狀一堆! 却一起襲入他的體內,將他全身奇經八脈,一 那怪人自然知道,剛才當他雙掌前推之際

死止,其間只是一刹那間的事。 裏挺直向電紅嬰發難起,到他被那怪人震

的聲音,這•「我……爹怎麼了?怎會有這種 昏了過去,一見那怪人,口唇掀動,發出微弱 嬰的身前,只見雷紅嬰倒在地上,居然還未曾 **樭挺一死,那怪人身形一閃,已到了雷紅** 

那怪人一聽得雷紅嬰逼樣說,心便向下一

實在只有一個可能,那便是金虎堡主 了囊挺的毒手,而囊挺則扮成了金虎堡主,只蟹在只有一個可能,那便是金虎堡主,已然遭 因爲,在金虎堡之中 ,發生 丁這樣的事

要再一出手,將雷紅製殺死,金虎堡就是他的

却料不到雷紅嬰會和別人一起來,而且來的人 ,武功還如此之高,一照面便已身死! 本來,婁挺的奸謀,可稱萬無一失,可是

的柄,那怪人便急叫一聲道:•「別動!」 面說,一面便伸手去拔,她手指才碰到匕首 隨着那兩個字出口,他疾伸手指,刹那之 雷紅嬰的一胸之上,還插着那柄匕首,她

按在她的胸口,一揚手,將匕首放了出來,另 她胸前六七處要穴,這才一手拈着刀柄,一手 間,在雷紅嬰的胸前,連點了六七下,封住了

了上來,一股陽和之氣,立時傳進了體內,疼陣劇痛,一聲呻吟,但緊接着,那怪人的手按當匕首才一拔出來之際,雷紅嬰只覺得一一手立時一移,按在傷口之上。 痛登時減了不少,她閉着眼睛不住地喘着氣

形,竟然陡地一震,立時縮囘手來。 那怪人的手,又按在她的胸前,看到了這等情 這時,陡然泛起了幾絲紅暈,看來極其動人, 怕,是以看來,給人有一種異樣的陰森之感。 雷紅嬰本就極美,只不過因為她臉色蒼白得可 見雷紅嬰蒼白的臉上,竟然現出了幾絲紅暈。 那怪人的手,一直按在雷紅嬰的胸口,只

一起逼了囘去,迅速在雷紅嬰的體內運轉,這過掌心,源源不絕湧出,將要湧出來的鮮血, 才令得雷紅嬰的臉上,突然冒起紅暈來了。 並沒有血湧出來,再加上那怪人的內力,透 ,一拔出匕首,立時便以手將傷口按住,是 雷紅嬰的傷口極深,剛才,那怪人出手極

如泉湧,她並不知道那怪人何以突然縮手 起手來,雷紅嬰一聲嬌吟,傷口之中,立時血 可是這時候,還未竟全功,那怪人突然揚 ,望定了那怪人,十分情切,那怪人一

> 胸前,有甚麼東西阻隔着一樣,再也按不下來 可是手却發着抖,像是他的学心,和雷紅嬰的 ,而且,他臉上也現出極其痛苦的神情來。 雷紅嬰喘息着,聲音微弱,道。「你……

那怪人像是中了邪一樣,臉上的肌肉抽搐

地震動了一下,手掌仍然價在半空不動,而雷 她喘着,道.. 紅嬰却再也支持不住,已然昏了過去。 極重,連大聲點譜話的氣力都沒有,喉頭發驗 只覺得鮮血像得要從口中,湧了出來一樣 雷紅嬰看了 :要死了,是不是? 你… ,心中更覺得怪異,而她傷得 ….再不出手,我要死了 」那怪人身子院

絕技,意猶未足,竟深入少林寺,找到了這位憑她的美貌,顚倒衆生,學了不少名門各派的娘到中原,不知瘋魔了多少武林高手,雲飛娘娘到中原,不知瘋魔了多少武林高手,雲飛娘 十,便已有極高的地立,可是,皆手是武器を過,原來他本是少林寺中,一位高僧,不到三 ,當時在少林寺中,已位居達摩院首座的大智 ,便已有極高的地位,可是,當年鬼母雲飛 看官,那怪人的來歷,作書人一直未曾表

,便將雲飛娘打成了重傷,但是却未曾再下毒就看出雲飛娘不是善類,立時動手,十招之內 手,反倒不忍起來,爲雲飛娘治起傷來 當時大智禪師存了一絲仁念,雖然一上來

只是過了一個來月,在這一個多月之中,雲飛娘和大智,在少林寺中,如膠似漆, 艷媚入骨,大智一個把持不住,鑄了大錯 ,却不料肌膚相接,雲飛娘不但美貌絕倫,且 當時的情形,也是將手按在雲飛娘的胸前

娘的傷早已養好,並且還學了不少少林寺的絕

的事,終於爲寺中其他高僧所察,這可以說是 但是,大智禪師私留美女,和傳本門絕技

手打傷,兩人也離了少林寺,遠走高飛。 ,堅持清理門戶,却被大智和雲飛娘兩人,聯如何肯聽,終於鬧翻,百幾個脾氣暴烈的高僧如何肯聽,終於鬧翻,百幾個脾氣暴烈的高僧 僧雲樂,開始,還在勸大智禪師及早囘頭,而少林寺自建寺以來,從未有過的大事,全寺高

,令得一位少林高僧,連犯佛門七戒,被逐出道鬼母雲飛娘,以她的絕色之姿,和萬種風情,是以當時情形究竟如何,也無人詳知,只知 佛門而已 問起的時候,少林寺各高手,還是一問三不知,終於漸漸傳了出來,江湖皆知,但是當有人之際,有不少人目擊,如何能永久關得了下去 ,但是少林寺之中,寺僧數千,當月事情發生知,極其秘密,少林高僧相約,絕不對外洩露知,極其秘密,少林高僧相約,絕不對外洩露

鬼神,在華山之嶽,號哭七日夜,令得出雲峯而別,戀雲居士這一傷心,當眞是動天地而騰 煩與戀雲居士長相厮守,不到十天,便自不告少林寺的武功,等到離開少林之後,她如何耐 不過宝飛娘入少林,惑大智,目的全是在騙學一的名頭,不出一年半載,必可天下皆知,只 愛情。本來,以他的武功而論,這「戀雲居七 的鳥獸,盡皆趕逃,隨後便不知所蹤,再也 ,自號戀雲居士,以示對雲飛娘矢志不移的 大智和雲飛娘離開少林後,大智便索性還

雷宫中再叙,一個已是皤然老嫗,而另一個, ,後來日久無音訊,才漸漸將之淡忘,及至血 成了滿面皺紋,一臉愁苦的怪人,真是恍如 **墨飛娘在離開他的時候,**還怕他死跟不放

雲居士,那「雲」也無可再戀之處,無以名之 ,只好稱他為無名先生了,他在雲飛娘離去之 那怪人僧號大智,早已不是僧人,且號戀

> 所能了解,疾揚起手來之後,再也難以按下去在少林寺中的情景,心頭愛的震動,絕非外人 ,而雷紅嬰傷得極重,却已昏了過去! 嬰面泛紅量,嬌艷動人,竟然是音年和雲飛娘 出頭而已,這時,他手捫電紅嬰的胸前,霭紅色,看來像七老八十,其實,也只是不過五十後,三數十年間,每日只是自怨自艾,未近女後,三數十年間,每日只是自怨自艾,未近女

救的話,三十年來的鹽夢,可能再重現一次 不出手相救的話,電紅製一定傷重而死,難以,無名先生警着她,心中自然知道,自己再要也自消失,蒼白之極,胸前兀自在汩汩流着血 救治的了。但是他也自知道,自己若是出手相 雷紅嬰一量了過去,臉上的那幾絲紅量

心中如同有利刃切割一樣,陡地抬起頭來 可是就是壓不下去;他額上的汗,涔涔而下他的手掌,雕電紅製的胸前,不過尺許 一下巨喝!

過去的皆紅型,又被崇得緩緩醒了過來 他那下巨喝幣,些响極其驚人,已然昏了

先生,却是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她一才醒啊,胸崩急速起伏,眼望着無名

道:「我不要死……我要活……我年紀還輕, 如要教你,便會發生甚麼事麼? 一聲,道: "我不能救你,你可知道……… 雷紅嬰喘着氣,聲音極其微弱,斷斷續續 無名先生也望着她,過了片刻,他才長嘆

起劃了開來,伸手便按了下去。 ,「嗤嗤」兩聲响,將雷紅嬰胸前的衣服,一緒光四射,手伸處,指甲在雷紅嬰的胸前劃過 汗更多,陡然之間,他睜開眼來,雙目之中 無名先生閉上了眼睛,自他額上滲出來的不論怎樣,我都要活下去,我……求你!」

非睡,似醒非醒。似這般,過了不知多少時候股陽和之氣,順血而流,疼痛消失,人也似睡 他的手才一按下去,看紅嬰立時便感到一

> 「運轉眞氣!」 她耳際才聽到了無名先生的一聲巨喝,道。

自己的胸上,任何人只怕都是一樣。 雪白的肌膚之上,沾着血漬,又有人以手按在 旦自半睡半醒中驚覺,看到自己,胸脯暢開 ,就吃了一驚,想要掙扎起身,任何少女, 雷紅嬰精神一振,睜開眼來,才一睜開眼

**封住,身子如何能動彈,一時之間,只急得她但是雷紅嬰的胸前要穴,早已被無名先生** 紅,無名先生沉聲道:「速運眞氣,我

住,雷紅嬰立時睜開眼來,只見無名先生臉上 的神情,古怪之極。 **她連忙想挺身坐起來時,雙肩却被無名先生按** 那之間,全配了起來,心頭亂跳,只有閉上眼審紅嬰一聽這句話,所有發生過的事,判本來不要救你,是你自己,苦苦求我的!」 睛,聽其自然,運轉眞氣,又過了好幾個時辰 她只覺出胸前一點,幾個穴道,全已解開

名先生一挺身站了起來,轉過身去,雙手扶住 了牆,身子在微微發抖。 紅嬰胸前的傷口之上,立時覺得傷口清凉,無 手指彈處,有一縷黑綠色的葉粉,已彈落在雷 雷紅嬰坐了起來,将衣服拉了拉,遮住了 雷紅嬰心中一驚,張口想叫問,無名先生

動自如了,低頭看傷口時,只留下一道極細的,而她雖然不像未受傷前的那樣,也是可以行 起一片紅霞,日頭在西,顯然已過了一天有多 胸前,先抬頭向上一看,只見上面的池中,泛 ,撩開了一度竹簾,進了內間。 綠色的縫,雷紅嬰站了起來,匆匆向前走去 無名先生一轉過身來,和她打了一照面

她臉上便自一紅,低下頭去,道:「我爹死了

樣,陡地一個轉身,他轉身轉得如此之快,以 無名先生像是未曾聽到雷紅嬰的這句話一

> 得外面,傳來一陣「砰砰砰」的聲响。 到她定過神來,無名先生早已掠了出去,只聽 被那股勁風,逼得幾乎連氣也透不過來,而等 致蕩起了一股勁風,迎面撲向雷紅嬰,雷紅嬰

先生大叫道。「開門!開門!讓我出去!」 雷紅嬰站着不動,過了片刻,又聽得無名

今事既不成,其他主謀者,如何會打開門 他們出去?他們是出不去了 今事既不成,其他主謀者,如何會打開門,放叛變,而且主謀者之一,在這裏等着殺她,如 生了甚麼事,雷堡主既死,自然是堡中發生了 前走了幾步,手扶住一張圓桌,輕輕嘆了一聲面,响起了一陣又一陣的嗡嗡之聲,雷紅嬰向無名先生的聲音,宏亮遼闊,直震得地下 ,她自從一看到她父親的屍體之後,就知道發

名先生,脚步沉重,慢慢走了回來,望定雷紅 了過來,足有半個時辰之久才算靜了下來 ,喘着氣,道:「快開門,讓我出去! 雷紅嬰仍然站着不動,過了片刻,只見無 只聽得無名先生的打門聲和呼叫聲不斷傳

通道,快帶我離開,我要立即離開你 雷紅嬰的手臂,厲幣道:「這裏一定還有別的 要是從外面拴上了,誰也打不開!」雷紅嬰緩緩搖着頭,道:「那兩扇金門 無名先生陡地踏前一步,一伸手,抓住了

見這等情形,聲音發顫,道:「沒有別的通道 雷紅嬰嘆了一聲,垂下眼來。無名先生

兩聲響,擊在頂上的那塊大水晶之 ,足足跳高了六七尺,雙掌向上,「砰砰」 雷紅嬰緩緩點了點頭,無名先生疾跳了起

可以望得清清楚楚,只見上面池塘的水面之上 力,却是自水晶直傳了過去,站在下面望着, 武功再好,也無法將之擊碎,但是他那兩掌之 那塊大水晶,足有三尺來厚,無名先生的

巳有點氣喘了。

「眞了不起,我想不到原來你是一位藝術

司馬洛拍着手掌推開簾子踏進廳中

好

僵住了,接着她忽然嬌叱一聲,就向地上

依絲德看見司馬洛,吃了一驚,一時

直,向他的眼睛戳去。

然我向你丢一隻真炸彈了

「也許祇是因爲你不會製造眞炸彈吧

着司馬洛,就像她的心裏是埋藏着什麼重

「我不能告訴你。」依絲德恐懼地看

大秘密似的。

「你不想得到那隻血皇冠了嗎?」

「來得好!」他喝一聲,一手執住了

她還想用柔道招式把他摔開,但是不

忽然嬌叱一聲,就一撲而前,二隻手指駢

她半跪在那裏,恨恨地瞪着他

,後來

現在還想弄瞎我的眼睛

「我不是想殺你的!」她叫道,「不

竟是誰把它偸去了的!

洛說,「我必須知道這一點,才能查出究」「告訴我你為什麼要血皇冠,」司馬

滾,滾到了司馬洛的脚邊,雙脚疾伸上

的舞蹈。當她終於練完一遍而暫停時,她

脫了

動還快,因此她不能用力,便給司馬洛甩

司馬洛再翻了一個觔斗,已在地上站

這樣對一個女人的,但對一個像你這樣惡

作呢?」

他嘆了一口氣。「哼,我通常是不忍

毒的女人又不同了!你向我丢磚頭丢炸彈

讓她再接受一陣痛苦,然後才放鬆

司馬洛還是繼續把她的手臂向上托

我和你一樣想知道是誰拿了,如果你還想

「你得相信我,我並沒有拿那皇冠,而且

「依絲德,」司馬洛扳着她的兩肩

得到它,你就得相信我並且和我合作!

依絲德遲疑了一會,問道\*「怎樣合

尖叫着,進淚水也流出來了

「不要!不——要!」依絲德哀求地司馬洛還是把她的手臂再向上一托。

他迅速打了兩個觔斗,打得比她的滾

她正在練習着一種姿勢很複雜而困難

的女人通常應該是如此的。

着。她是一個身裁極好的女人;精於舞蹈

傷害之前,他已隨着她滾動了

面,司馬洛並不是一個弱者,在頸部受到 可能連頸子也給她扭斷的。但在搏鬥這方

,如果不懂得遷就她的動作

這一下

一層皮膚似的,因此她全身的曲綫都顯現。獨自一個人。那舞衣是緊身的,好像另

依絲德正穿着一身黑色的舞衣在練舞

擒梟迫內

指要比她高得多了,B 行,司馬洛在這方面出

,司馬洛在這方面也是一個大行家

因此他反手一扭,

大麻?」

住所,依絲德正在大廳 馬洛。他潛進依絲德的

你怎麼找得到我的?」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誰叫你去吸食

絲德忽然疑惑地看着他:「唏,司馬洛

他們走過去,並排在沙發上坐下

,依

司馬洛不依諾言將血皇 高常的兇手,並聲言如 ,更便誣司馬洛是殺死

**运她**,她將殺死司

那一列沙發。

把她的手臂反扭到背後

「哎唷!」依絲德痛苦地叫起來

「我不是爲了吸那個而去參加的,我是

「我並沒有,」她否認着,又聳聳肩

」她低下頭。

結識她的

識她的,我也是從她口中知道交易的時「她喜歡到輪盤俱樂部去。我是在那裏

「梁惠謙有個情人,」依絲德遲疑着

我的酬勞,你就得先做好我的事。」

「但,」司馬洛說,「我已寫了支票

麼嗎?你可知道古偉平是要把那血皇冠寄

來。「關於古偉平那一方面,你可知道什

隻血皇冠!

「你那個計劃?噢,

,去偷你那

我那一個計劃了

然有空,你就可以和我合作一下

另一種金達所創造的奇怪食物。

「我正在想,

」金達說

「現在你既

遭遇全部告訴了金達,而現在他正在吃着

司馬洛現在已經回到家,他已把他的

偷血皇冠的

當金達初來找他時,就是邀他一

司馬洛差點忘記了

司馬洛站起來,走到門口,又轉過身

「我的好奇心最重,很難忍得住的。」

在交易吧了!

「也許我會查出來的,」司馬洛笑,

「你最好不要問。」

那即是說,和你交朋友都沒有機會了?」

馬洛涎臉而笑。「這麼兇的態度,

她搖頭。「我們不是朋友,我們祇是

她聳聳肩。「隨便你吧,但你旣拿了

個時間去和梁惠謙交易?」司馬洛說。

嗎?

「真的有着一些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內幕

說

「現在走吧,滾!」

「我將來再告訴你,」依絲德嚴肅地

「如果得不到血皇冠,你會失去什麼

細!本來這件工作我是打算聘私家偵探去可以做一件工作,就是查一查依絲德的底

司馬洛對金達說·「如果你嫌悶,你

做的,但既然你悶,你去做好了

可馬洛問

「這件事,」司馬洛奇怪地看着她

「你不認識他,但你却知道他會在那

「我不認識他。」依絲德搖着頭

那個皇冠的買客就行!」

知

「你現在已經有了偵查的對象,就用不着

她把頭側起了,十分狡猾地看着他。

失什麼,但我—

—」她忽然止住,沒有再

比你更心急的,你得不到血皇冠,不會損

「別担心這一點,」依絲德說,「我

轉進了一間睡房裏,開始動手更換衣服。 看着他走遠了,才回到屋中。她進入走廊

道爲什麼了,」她說,「你祇要去偵查

她用兩手抱着身子,就像覺得很冷似的

不是因爲認識他才知道的,

「我是從另一個來源知道。」

什麼來源?」司馬洛問。

那天晚上,

說,「而我認爲最可疑的還是那個買家

「那麼兇手一定是熟人了,」司馬洛

竟是爲什麼要得到血皇冠呢?」

「現在,關於那另一個問題—

你究

「但最好早一點。」

,梁惠謙把血皇冠拿給他看的,那個人是

我們從望遠鏡中看見的那一個

個看更人也說那天並沒有陌生人從梁惠謙

「你也看過報紙上刋登的細節的,那二

得到血皇冠,你就必須辦到。」

「如果你還想我帮助你,如果你還想

天再去看看。我打電話給你吧!」

「好的,我等你電話,」司馬洛說

好吧,再見!」他離開了她的家。

依絲德走到門口,看着司

馬洛出去,

相信她是知道的,

她祇是不肯說吧了。「

「你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

,我不知道!」

,又連忙控制住自己;她搖起頭來

住自己;她搖起頭來,「不」依絲德冲口說出了一個字

一定碰得着她的。如果碰不着,就要明

,我現在就去輪盤俱樂部一趟,不過 依絲德想了一想。「我看也得明天晚

「好吧!」她點頭。

「那麼是誰幹的呢?」依絲德皺着眉

一點的。」

依絲德遲疑着。「也許我可以辦到這

家究竟是誰。」

次。」司馬洛說,「向她探聽一下那買

到這些情報呢?」

我也沒有理由再逼你了

司馬洛點點頭。「你什麼時候可以查

那隻血皇冠的?」司馬洛問。

「那麼,古偉平究竟又是從那裏弄到

「那麼我認爲你應該再去輪盤俱樂部

「你的確是衝出來打暈了二個看更人。

「那你也難怪我懷疑你的,」她說

「就是我偷了皇冠、我也不必殺人的

謙屋裏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她。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便把梁惠

部的?」司馬洛問。

「你就是爲了結識她而加入輪盤俱樂

,「我祇是想嚇嚇你,使你把血皇冠交出

惠謙是對你說謊。」

「當然不是真的

皇冠的。」

,但旣然血皇冠真的不在你的手裏

「我本來就不打算殺你,」依絲德說

依絲德點點頭,垂低了眼皮。

絲德懷疑地打量着司馬洛。

真的沒有殺死梁惠謙?」

說

否則,你就得告訴我了。」

司馬洛誠懇地

她去找他。」

要的生意約會,不肯和她見面,也不肯讓

「她祇是說,梁惠謙在那個時間有一個重

續替你做這件工作,但你得答應你不會殺

「好吧,」司馬洛點頭,說 • 「我繼

箱裏,你可以去拿回的。」

不知道,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依絲德搖搖頭。「古偉平的事

「古偉平的事我完全

「關於他那個故事!」司馬洛說

,

梁惠謙說他是從南洋帶來那隻血

「我沒有收,」她說,「還在那儲物

「很可能不知道,」依絲德聳聳肩 「她也知道血皇冠的事?」

「那麼,除非你不再需要我的服務

地說,

「我想的,我當然是想的

2

她吶吶

間。

馬洛問。

的升降機進出過。」

N,

司馬洛沒有拿到血皇冠 依絲德,她不特不相信 翼而飛,他將實情告之 慘遭橫死,血皇冠也不

相信你,你就要殺死我了

我們坐下來,詳細地談談嗎?」

「這裏够好了!」她指指大廳一邊的

司馬洛嘆口氣。「有什麼地方可以讓

洛說,「我並沒有拿,你得相信我。」

「我正是來告訴你這一點的,」司馬

她不屑地哼一聲。「現在,如果我不

進高常住宅,發現高常

了那隻血皇冠!

上回書至司馬洛潛

我有權殺死你,」她咬着牙說,「你吞沒 恨地瞪着他,一面揉着那疼痛的手臂。

司馬洛放了手,她站直了,轉過來恨

前文提要:

,雖然他堅持說,所偷的是同一隻血皇

你所說的那個地方了嗎? 我們不是已經證明了 血皇冠

一定說證明,也祇能說證明另外一個地 ,又怎能證明那地方沒血皇冠呢? 一隻血皇冠吧了!如果我們不去親眼 「我們並沒有證明什麼, 馬洛伸手搔着頭。「我們還是等 一金達說

是有了空了嗎?」 爲什 麼呢?」 金達說, 「你現在

?我們怎能證明不是我去殺死了梁惠謙而 奪回來的血皇冠?」 把它偷到手,那我們怎麼對依絲德解釋呢 所說的這個地方真有這血皇冠,而我們 「是這樣的 司馬洛解釋 「假設

?司馬洛 的有意殺我,我很可能已經死掉了!」說,「她已經示範過兩次了!如果她是 金達鄙夷地看着他。 「她已經示範過兩次了!如果她是真 「說不定她真能殺死我的 ,担心這個女人會殺死你嗎?」 「你在担心什麼 司馬洛

就依你好了! 金達聳聳肩。「好吧,既然你怕死 我先去查一查這個女人的底

「你在此地有什麼綫眼聯絡嗎?」 「當然有,」金達說,「我在每一個 「明天一早就動手吧!」 司馬洛說

地方都有的 「那麼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司馬洛

說。

依絲德在第二天晚上仍然沒有給司馬

馬洛肚子正餓得很。「金達,」司馬洛說金達也是到晚上才回來的,那時,司 洛回音,但是,金達的回音反而來了

「無論你查到什麼,先到厨房裏弄點吃

「你自己打電話到餐室去叫吧!」

「那豈不是對你一種侮辱了 「打電話到餐室去叫?」司馬洛微笑

「看看我查出什麼吧!」金達說着取

出 「你看不懂的 個小小的記事簿 馬洛伸手去接,但金達沒有給他 ,一金達說着把簿子翻着

「你知道這女人是誰嗎?」 「這就是我盼望你去查的 。」司馬洛

說。 卡國的護照。」 金莲說

「她是來自卡 「是的,卡卡國?」司馬 司馬洛驚愕地看着他 國的! ,」金達點着頭 ,露

德這個女人果然是大有來歷的了情報,單單是這一句話,就使他 句話,就使他覺得依絲額,消化着金達這一件

出

個得意的微笑。

妙的計劃,可以把血皇冠偷出來,金達一禁宮裏收藏得禁衞森嚴,但金達有一個巧冠。他堅持說血皇冠是卡卡國的國寶,在提出那個計劃就是到卡卡國去偷那隻血皇 直都深信,真正的血皇冠是在卡卡國內的妙的計劃,可以把血皇冠偸出來,金達一 依絲德是卡卡國人?而她想得到這血皇 因爲,當金達最初來找司馬洛時,他

「還查出什麼嗎?」 司馬洛問

> 我從大會堂資料室偷來的,」金達說,「馬洛。這是一張從報紙上撕下的照片。「馬洛。這是一張從報紙上撕下的照片。「 差點就給他們發覺了

他皺起了眉頭。因為那張照片裏面拍攝着 也皺起了眉頭。因為那張照片裏面拍攝着 的是個宴會的場面,宴會中衣香鬢影,而 好得很高貴,幾乎認不出是她。再看清楚 那張照片下面的說明,司馬洛就不禁目瞪 口呆了。那說明的大意是說卡卡國國王設 壽宴,兒女們正在祝賀。 改行不可了。 「偷這一點點東西也失手 一司馬洛冷冷地說 。接着 那你

「那麼她可能是一位公主!」司馬洛

「那麼你的情報一定有點失準了 「是的,」金達點頭 「她可能是

親國戚。爲什麼她還要到外面來找? 宮內,依絲德怎會不知道呢?既然她是皇 馬洛說,「如果血皇冠是在卡卡國的禁 回輪到金達緊皺着眉頭。「我不

「是的,祇好如此了!」金達說:去,讓事情順其自然發展了。」 「也許,」司馬洛說,「我們祇好等,」他搖着頭,「我真的不明白!」

别把名堂告訴我,你做的菜是好吃的,就現在,你要吃什麼,讓我去弄吧。」 是名字叫得不好,教人失去胃口

金達瞪了他一眼。

但是,似乎,他們等下去的話 事情

,一個女人死了。這個女人不是別人,正的新聞,輪盤俱樂部裏發生了一件謀殺案的新聞報告上,司馬洛知道了一件使他震驚的訊息。而在司馬洛唯一欣賞的電視節目的訊息。而在司馬洛唯一欣賞的電視節目 是不會自然發展的,因為,直等到第二天 是梁惠謙生前的情婦

何關連之處 警方正在調查這兩件謀殺案有沒有任

道得多的 那一件也有關連,更不知道這案子的他們根本還不知道這兩件謀殺案與古 告 就是在這隻血皇冠上。司馬洛是比他們 警方所 根本還不知道這兩件謀殺案與古偉平 ,但,司馬洛當然沒有意思去報隻血皇冠上。司馬洛是比他們知有關連,更不知道這案子的關鍵 知道的當然是很少的 前

「我看我得去找依絲德談談了

該對依絲德那麼放心,既然金達那麼空閒覺他是犯了一個大錯誤。他的錯誤就是不當司馬洛去到依絲德的家時,他就發 司馬洛日經召興三十二 現在後悔已經遲了!因爲依絲德巳不在 爲什麼他不叫金達監視着她呢?不過 那屋又連大門都沒有鎖,司馬洛開了

經搬走了,抑或是被捉去了? **像**俬,日用品及衣服都沒有了? ,看見地上丢棄着什物,而房間祇剩下 依絲德巳

去了,而捉去她的人替她把東西搬走,造可能她是匆匆搬走了,也可能是被捉 司馬洛不能斷定。

能給他什麼指引的 索,但沒有用,那些都是舊物廢物,不可,找尋着,檢驗着,可以希望得到一點綫 司馬洛在那些藥下來的雜物之中蹲着

成搬遷的樣子。

司馬洛的第一反應是躱起來,不過一 又沒有如此做了。 花園的大學 忽然 。車門打開又關上,高跟鞋聲走近 ,一部汽車駛到花園的門外,停 ,跟着,大鐵門給推開了, 轉念

秘密的人。 响亮亮地來臨的,就不像是一個懷着什麼 因爲,既然這個人是堂堂正正地, 响

上挽着一隻時裝公司的膠袋。屋中的凌亂,年輕美麗的女郎踏了進來。這女郎的手 着可馬洛 使她肯先怔住了,跟着,她又怔怔地打量 那脚步聲到了門前,一個打扮很時髦

「陳一陳先生呢?」 她囁嚅地問

絲德。依絲德是教跳舞的 可馬洛想了一想才明白她所指的是依 ,所以給稱爲

陳先生呢?」 「我是來上課的。」 「你找陳先生什麼事?」 她說 司馬洛問 , 「學跳舞

「很有趣, 一司馬洛微笑 「似乎陳

先生是搬走了!怎麼,你不知道嗎? 「搬走了?怎可能呢?」她難以置信

情形使她相信了。「這就奇怪了,」她說 地走到裏面去轉了一轉,再出來,內面 「怎麼她事先不通知我一聲呢?」 那就是:依

她搖起頭來。

「我不知道!

-但你是

如果你知道她的新地址,請你告訴我好不她不會是存心逃帳,祇是一時忘記了。但 我來收一些衣服帳,很小的數目,當然 「我是來收帳的 司馬洛說 流道,

損失 知道,我跟她不很熟,祇是師生關係!」 可可 以給我你的電話嗎?」可馬洛問 那女郎搖搖頭, 一我不

「也許她會通知你到一個新的地方去上

好?如果這帳收不到,對我們總算是一種

課。 ,「如果有什麼消息,我打電話通知你「還是你給我你的電話吧,」她聰明地 那女郎懷疑地打量着司馬洛 ,遲疑着

を下する。 各實在不像是一個裁縫。 是一個裁縫?」她懷疑地問。因為,司馬 是一個裁縫?」她懷疑地問。因為,司馬 「很好! 司馬洛給她一張名片。

馬洛不是一個裁縫。 乎也是一個常常光顧裁縫的人,她當然不認還種味道。這個女人的樣子時髦,她似 **曾辨認不出那種味道的。她一看就看出司** 業的人,都有那種行業的味道的,裁縫也裁縫,而是他沒有裁縫的味道。每一種行 有裁縫的味道,特別是女人,就更容易辨 並不是他長相英俊和穿得漂亮就不像 ,都有那種行業的味道的,裁縫也

司馬洛有點尷尬地

部份都是由我設計 !」他信口開河地,說,「不是一個裁縫 他信口開河地,「陳先生的新裝,大「不是一個裁縫,我祇是設計時裝的

由你設計 一次那個舞蹈表演會中的新裝, 「哦?」她仰慕地一睁眼 的了?」 一那麼 也都是

哪裏?」

「金達!」

司馬洛大聲叫道

**死有點臉紅** 是的 一司馬洛承認着,

承道,「衣服能穿在你的身上是一種光榮 「像你這樣漂亮的小姐,」司馬洛奉 果我需要設計一些新裝我也可以找你?」果有什麼消息,我會通知你的。也許,如 ,價錢方面我不會計較的。」 「很好,」她把名片放進手袋,「如

不捨地看着司馬洛。一位時裝設計家,而能令她們興奮的東西了!而且,她還戀戀 且還是一個這麼年靑英俊的男人 都市的女人都愛美,沒有更比美麗的衣服 「先多謝你了!」她喜不自禁地說。 眞不容

「再見!」司馬洛說 再見!一她很勉强地說着

顯示出他的新地址的綫索的 。通常,一個人搬了家是不會留下什麼能 的遺物。終於,他也不得要領地離開了 在她走了之後 ,司馬洛又繼續研究屋

糟的。似乎有一陣旋風吹襲過,或者,是的家也和依絲德的家差不多,裏面是一團當司馬洛回到家裏時,他發覺他自己 有一隊軍隊來這裏搜過

司馬洛在屋子裏由頭到尾巡視了一遍

開打碎,床也給翻轉了。幸而金達不在被,幾乎找不到一件完整的東西。沙發給撒 毁之列。

「我在這裏,」 金達從露台 外面一翻

身跳進來,身上還是穿着睡衣的 「金達,」司馬洛瞪碧他,「你在這

辦? 裹攪什麼鬼,爲什麼要拆掉我的房子?」 「是他們!他們拿着搶衝進來,我能够怎 「不是我幹的!」金達連忙申辯道

「誰拿着槍衝進來?」 司馬洛憤怒地

一是他們 」金達吶吶着說

你先坐下來,從頭對我說一遍。 司馬洛執住他的手臂 「冷靜一點吧

有四個人,手上都已拿着槍。 外張一張,不禁嚇得魂飛魄散, 在撬門的聲音,由於他也是那一行的人物 上床睡覺了。在床上的時候,他聽見有人來,司馬洛出去了之後,金達早早就熄燈 ,那聲音雖然很細碎,也馬上把他驚醒 ,他對這些聲音的感應當然是特別放銳的 金達從床上爬起來,走到門前 於是金達對司馬洛從頭說了一遍。 ,因爲門外 原

着槍一 有人,便來撬門,他們有四個人,而且拿達說:「所以見你出去了,就以爲屋中沒 「他們大概不知道我住在你家

鐵,你是不能抵抗他們的 「我知道,一司馬洛說, 跟着又發生了 「你手無小

什麼呢?

金達不是那種喜歡依靠警方的人,而且, 他也知道報了警對於他們的事情會有不良 正常人的反應當然是打電話報警,但

J81

所以他沒有報警,他祇是爬出了露台

難做到的事。他祇是躱在外面,蹲在水渠 以他這一行的人來說,這倒是一件不

他們是來找那隻血皇冠。」 「他們是來找東西的 ・」金達説、

「他們是這樣說的。」金達道・「他 「他們告訴你的嗎?」 司馬洛問 0

們一面在找一面就這樣在談着。」 司馬洛說。 「但當然他們是什麼都找不到的。

不在我們這裏呀!」 「當然了 ,」金達說,「血皇冠根本

洛沒好氣地說。 「而你就這樣讓他們走掉了!」司馬

要我把他們捉住嗎?」 已給他們殺掉了,你還想我怎樣,難道你 他們四個人有四把槍,我手上連子彈都沒 「你想我怎樣?」金達委屈地說, ,如果我不是及時逃了出來, 恐怕 ---

裏去了 人會不動聲色地跟踪他們,看看他們到哪「不,」司馬洛說,「但一個聰明的 ,以及他們是何方神聖!」

「但我不用跟踪他們,」金達得意地 「因爲我認得他們之中的一個。」

金達說, 「左邊臉上

> 前是 有一塊靑黑色的疤的。他叫做陳志,他以

「以前在傅氏賭場作巡場的那個陳志

「是的,」金達說, 「他在傅氏賭場

是跟着焦老大做保鑣的!」 幹過,不過我認得他是在新加坡。那時他 「青面阿志」 -」司馬洛沉吟着,搓

着自己的下颌 「以你的綫眼之廣,你不會不知道在什 「青面阿志既然來了此地,」金達說

麼地方找得到他的吧?」

說,「找是一定找得到的!」 「我得打幾個電話查一查!」司馬洛

然我所料不差,用不着我白費工夫去跟踪 拈鬚微笑的手勢,可惜他並沒有鬚,「果 「唔,」金達自負地點着頭,作了個

「如果你跟踪了,我就不必再打電話

了 」司馬洛說。

「怎好滿街跑呢?」 「但我身上還是穿着睡衣。」 金達說

司馬洛沒有睬他,已經在撥電話了

厨房裏的東西他們沒有弄破。」 司馬洛點點頭,金達便進去了。他捧 「要吃點東西嗎?」金達問, 「還好

些還可以收拾的東西。 着食物出來的時候,司馬洛還在收拾着那

「找是一定找得到的,」司馬洛說 「如何了?」金達問。

怪. 「不過要遲一點了。」 ,又有一帮人要這皇冠 又有一帮人要這皇冠,他們旣然! 他們吃着時,金達自言自語着: ,他們旣然到你 日白語着:「奇

> 了。 家來找,那很顯然他們不是依絲德一路人

洛說,「不過,我相信她是信任我的 「除非依絲德仍不肯信任我,」 「那麼這些人是誰呢?」金達問。

司馬洛說,「也許他們殺死了古偉平仍得 不到皇冠,就在調查,終於查到了我的身 「很可能就是殺死了古偉平的人!」

金達說。 「但他們却不是殺死粱惠謙的

什麼?」 惠謙的人已經得到了血皇冠!他們還來找 「當然不是,」 司馬洛說 , 「殺死梁

達說,「有很多人, 「那仍然證明我的推論是對的 要這血皇冠 ,太多人 金

信這一帮人還可以透露不少我們所不知道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另一帮人是誰了,我相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另一帮人是誰了,我相 的秘密。

「如果找到青面志的話 金達說

了一口氣,「幸而這兩天賺了不少錢,不 然,這筆裝修費用不知到何處去拿了。」 然,這筆裝修費用不知到何處去拿了。」 然,這筆裝修費用不知到何處去拿了。」 你是住在何處,就應該也知道你是吃軟不

司馬洛解釋。 錢也不會低,不如不出錢而得到更好。」 「他們當然知道就是要出價的話,價

就是要出價,你也不肯賣了。」 「我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以賣給他們的 「但經過這一下,」金達說,「他們

找到他們,他們這帮定是殺死古偉平的人 因爲古偉平是不害怕普通人的。」 」司馬洛提醒金達。「不過,我却很想 這表示他們一定知道血皇冠的內幕。 「那卽是說他們也是勢力很大的人了 「他們是殺死古偉平的人,」金達說 L--

屑地捲起唇皮。 「我並不怕勢力大的人!」司馬洛不

却似乎是遠超這個的。」 件珠寶,但是對於他們,血皇冠的價值 「總之,」司馬洛點着頭 「對於我們,血皇冠祇是一件古董 「當我找

「再吃一點吧-金達把一盤食物推到司馬洛的面前。 到了青面阿志時,我一定會問出不少內幕

「够了,」司馬洛說 , 「現在 一,讓我

們來動手收拾一下吧!

開隻眼閉了。的毒窟,不過他却不是道友,他是毒窟裏的毒窟,不過他却不是道友,他是毒窟裏 青面阿志平時流連的地方是一座吸毒 窟,不過他却不是道友,他是毒窟裏

反手把門關上。 門忽然給推開了,一個人走進來,迅速又 面阿志正在毒窟後部一個空房間裏睡覺 這天凌晨時份 ,接近天亮的時候,青

,他以爲如果有危險來臨的話,他在外面在這裏睡覺,青面阿志是完全放心的

在背後,而一把小刀擱在他的喉嚨間。了,他發覺自己翻了一個身,手臂已給扭上驚醒過來。到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太遲的弟兄們也會先行提醒他。因此他沒有馬

「醒過來吧!」 「好了,阿志,」 司馬洛的聲音在說

阿志張開眼睛,看着司馬洛那猙獰的

他吶吶地問。 那張靑面就更靑了。 表情,瞥見刀鋒在自己喉嚨間閃閃發光, -想怎樣?」

的問題,這個我却可以不追究的 司馬洛說,「不過如果你肯乖乖回答我 「我第一就是想你賠我家裏的傢俬

青面阿志似乎是一個很識時務的人,他馬 上就願意表示屈服。 -要問什麼,祇管問好了。

」司馬洛問。 「你到我家裏去搜索, 想找些什麼?

青面阿志表示非常詫異。 「你怎麼

別問 「我有我的辦法 祇是回答我的問題好了。 9 司馬洛說

一件珠寶,一隻血皇冠,你知道的 青面阿志的眼珠轉動着。「我們去找

你們找錯了對象,我手上沒有這件東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告訴珠寶,一隻血皇冠,你知道的。」

青面阿志聳聳肩。「我們搜過,我們

麼覺得血皇冠是在我家?」 麼你要到我家去找那隻血皇冠?你們憑什 「現在告訴我,」司馬洛說, 「爲什

J82

青面阿志遲疑起來。「你是要我告訴

說 「我不是來聽你講故事的 。」司馬洛

死梁惠謙,奪取了那隻血皇冠-青面阿志又聳聳肩。「我們知道你殺

地說 「我沒有這樣做。」司馬洛氣急敗壞

眞話 ,這就是眞話了!」 阿志又聳聳肩。 「你叫我告訴你

爲什麼要得到血皇冠?」 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一現在告訴我,你 「我告訴你,我沒有 -但算了吧

「有人聘我去拿的 青面阿志冷冷

司馬洛

不合規矩的。 「我不能告訴你,一青面阿志說

刀子擱在你的頸上!」 「現在不是講規矩的時候,現在是我的 「別跟我講規矩,」司馬洛恨恨地說

知道 個 图比 医正生 是一個卡卡國大使館的人,一告訴你吧!是一個卡卡國大使館的人,一我們,一樣可不可能說,「我 比你更有權得到血皇冠的人!你大概也 「好吧,」青面阿志不屑地說

「別問我他的名字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他。「卡卡國大使 ,血皇冠是卡卡國的國寶。 , L. 青面阿志說

他的電話號碼,我們是用電話聯絡的!」 「我不知道,他並沒有告訴我,我祇是有 青面阿志恨恨地瞪着司馬洛。 告訴我他的電話號碼!」 「那麼

你想直接和他交易了?」 ,」司馬洛說, 「你能阻我

來找你的,那時我會殺死你! ,除非你現在就殺死我,不然,我「我現在不能阻你,」阿志說 ,我以後會

繼續慫慂他·「我們大家都不過是要賺 他終於說,「如果你不想我破壞你的生意 父何必做敵人? 大使館的這位朋友叫出來,我們 那麼我們不如來一個妥協吧!你把你在 」青面阿志懷疑地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看了他一會。「靑面 ,既然有一個共同賺錢的機會,我們慫慂他:「我們大家都不過是要賺錢 。司馬洛 阿志,」

否眞有血皇冠賣給他呢? 又刁鑽地打量了司馬洛一遍。「你究竟是他終於點頭,「這是一個好主意!」接着 他終於點頭,「這是一個好主意! 青面阿志再考慮了 一番 「好吧,

手中, 手中,我也不會收藏在你們偷得到的地方,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即使血皇冠在我 0 「以後再算吧!」司馬洛說 「總之

洛說道。 「很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起程 」青面阿志又點頭 吧! 司馬

了眼睛。 「現在?這個時間?」 青面 阿志瞪起

「好吧,」青面阿志無可奈何地答應 果我離開你,說不定你會出賣我呢!」 你一起下樓去打電話,這是最好的了 「是的 ,現在,」 司馬洛說 了,如

道。

阿志揚一揚。「看淸楚 志揚一揚。「看清楚,阿志,我身上有,退後,然後拔出了一把手槍,向青面 司馬洛小心地把刀子從他的頸上拿開

> 槍來亂掃一頓,那就不大好了 的弟兄們作什麼暗示,否則,要我拔出手槍,當我們一起出去時,你最好不要對你

得很痛的手臂。跟着他又摸摸自己的喉嚨 「有流血嗎? 青面阿志點點頭,一面揉着他那被扭 「沒有,」司馬洛搖頭 2 「如果你若

我們走吧!」他說。 青面阿志整理好身上的衣服。 「那麼

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

無其事地出去,你是不會有事的

外面沒

境,司馬洛是知道得不少的。青面阿志的房間。對於烟格裏 的身份進來,而在乘人不覺的時候閃進了 司馬洛來時並不是打進來的,他是以顧客貼得很近。果然沒有人發覺有什麼不對。 的手放在袋裏,握着槍,槍咀和青面阿志外面那些吞黑吐霧着的道友中間,司馬洛 司馬洛和青面阿志出了那間房 。對於烟格裏的規矩及環 ,走在

號碼。「這個時間,大使館的人都休息了 馬洛就站在旁邊,監視着青面阿志打電話 青面阿志在電話裏放進角子, 司馬洛指指電話,他們一起進去了,司他們下了街上,走到街口一座電話亭 ,「他們會很不高興的。 」青面阿志一面等着有人接聽電話一面 然後撥了

,就不會不高興了! 「但他們知道了你是有什麼事找他們 一司馬洛說

下,司馬洛注意到他的臉上換上了一副對不起,我想找王漢成先生!」沉默了 有人接聽了,青面阿志有點抱歉地說•• 「 司馬洛注意到他的臉上換上了一副極 他們在電話亭中等着, 好一會,終於

和他還有-說,「那他什麼時候會回來呢? 訴我 ?不回來?怎麼可能呢?我和他是 我今天晚上還和他通過話的,他也沒有告 而有口難言的,「算了吧,我另外想辦 他放下了聽筒,轉向司 7.他什麼時候會回來呢?——什麼一」再沉默了一下,聽着對方的訴 他顯得氣急敗壞 馬洛 我

J83

的眼光瞪視着青面阿志 「他不在嗎?」司馬洛問着,以凌厲

給調回國了, 剛內着,自己, 候我還和他通過電話,現在他却巳-「王漢成?卡卡國大使館的王漢成? ,自己也表示難以置信, 剛剛走的。今天早 你不會相信的,」青面阿志 一點的時 「他已經

司馬洛皺着眉頭說

「王漢成是幹什麼

的? 他不能就這樣走掉的一的,我猜他做的是間諜 我可不能替他白做工作。 「他從沒告訴過我, 能就這樣走掉的!他還欠我一千元,我猜他做的是間諜工作之類,媽的, 他老是顯得神神秘秘

「我——我說的是真話。」青面阿志不寒留在衣袋裏。這隻手當然就是拿着槍的。 而傑地緊挨在電話亭的玻璃壁上,「真的 ,你不以爲我是騙你的吧!」 司馬洛祇是站在那裏看着他,一隻手

「卡卡國大使館,幾號電

館。」來悅耳的女接綫生的聲音。「卡卡國大使來悅耳的女接綫生的聲音。「卡卡國大使 ,照撥了那個號碼。電話接通了,那邊傳 青面阿志告訴了他,司馬洛納入角子

「我要找王漢成先生!」司馬洛說

回國了,他是兩個經顯得有點不耐煩的 道 「他祇是大使的客人! 「他不是在這裏做事的 「他是在這裏幹什麼的?」司馬洛問 「你不是剛才那位先生吧?」接綫生 ,他是兩個鐘頭前走的。」 接綫生說

「但你說他給 『調』回國去了

馬洛明察秋毫地指出她的語病 0

找他有什麼事呢?」 使館的職員,但他在國內負担其他的職務 」接綫生解釋着,「請問你是那一位?也是政府人員!他給他的機構調回去了 這—是這樣的 ,王先生不是大

下了電話 司馬洛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祇是放 。他轉身看着青面阿志

沒有權這樣 志吶吶地道「他沒有理由忽然失踪的,他 ,他不能這樣的。」 不是有點古怪嗎?」青面阿

地說

不想見你,你要找他就難了!」在大使館出沒,而又隨時離開的,如果他 類 「我看這個王漢成是一個情報人員之 司馬洛說·「祇有這種人才會常常

着 「那麼他欠我的一 」青面阿志吶吶

來? 「你想不想我替你把他欠你的錢追回 馬洛微笑

「你能嗎?」青面阿志的眼中忽然升

笑, 起了新的希望 祇是在代價而巳!」 「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做不到的 「我當然能的 司馬洛又得意地微

「哎,」青面阿志頹喪地揮揮手

「王漢成先生已經調 別跟我開玩笑吧,你的價錢我知道。」

接應他這個故事的。 有能力達到卡卡國大使館去安排一些人來 來,而且,即使是編出來的故事, 豐富的人 青面阿志的話的。青面阿志不是那種幻想 能找到這個王漢成才行!」他是完全相信 馬洛說,「不過你却得供給資料,讓我 「也許我能免費替你追回這些錢,」 ,他編不出這樣逼真的一個故事 他也沒

莽人,他馬上就信以爲眞了 真有辦法?」青面阿志是個

訴我。 來 司馬洛點點頭。「但你得先把眞話告 譬如,古偉平那件事是誰幹的?」 不是我!」青面阿志發抖起

「我— 「那麼是誰?」司馬洛說 不知道一 一」青面阿志吶吶

得不少!」 既然知道去找我,我證明你對這件事知道 就殺死他了!你應該知道這個人是誰,你 個有勢力的人,但是交不出來,這個人 馬洛指出,「他答應了把血皇冠交給某 這一次 「古偉平也是爲了血皇冠而死的,」 ,可馬洛看得出。他是說謊的

抗議地道。 「是王漢成說去找你的。」青面阿志

馬洛說 「那麼王漢成一定也對你提過 ° L 司

一些什麽秘密了! 吞吞吐吐的時候就是表示他的心中正藏着 馬洛知道他是果有所知的。這個莽人,在 青面阿志又吶吶不能成言了。於是司

> 阿志,你不想退回那些錢了嗎?」 司馬洛一手執住他的衣領。「怎麼樣 「我祇聽他提過一次

「提什麼?」 司馬洛問。

證明什麼。」 苦惱地搖着頭,「他沒有講明,我也不能「我——我不能告訴你,」青面阿志 -我不能告訴你,」青面

再談清楚吧!」 他拖出電話亭之外,「來,我們到車上去 「阿志,」司馬洛拉着他的衣領,把

的,所以有什麼話,你不妨告訴我,而且 洛誠懇地說,「我不是警探,也不是法官 洛的車子。「阿志現在你聽清楚, ,你不論對我說什麼,都不必負法律責任 - 王漢成並沒有直接跟我說,是在我無意 我越知道得多,對你也愈有好處的!」 阿志祇好跟着司馬洛出去,上了司馬 「好吧,」阿志嘆口氣,「是這樣的 一司馬

「他說託過誰?」司馬洛不耐煩地追

之中聽到的。似乎,他在找我之前還託過

一個人替他取得這皇冠。我不能證明什麼

我祇是聽見王漢成說吧了!

問。

勞動他親自出馬。」 大是個飯桶,這麼簡單的事也幹不好,要 次我聽着他在自言自語地埋怨着,說張老 「張老大!」阿志吶吶地說, 那一

「張廣義,」阿志說, 「誰是張老大?」司馬洛看着他。 「你不會沒聽

過他的名字吧?」

就是使古偉平害怕他的大人物!是他殺了 「哦,」司馬洛恍然 ,「張廣義,他

青面阿志連忙辯

級人物!他同 在本地的黑社會之中,張廣義簡直是天王 也難怪青面阿志不肯負責任的,因俘 然比青面阿志大,也比占偉

張廣義就是這種能使古偉平敬之如神

什麼本領能使張廣義替他做事呢?」 馬洛說着又表示奇怪, 「你沒有說,祇是我這樣猜的 「但是,王漢成憑

沒有興趣問他。」 青面阿志聳聳肩。 「他沒有說,我也

麼他還沒有到手,就回國去了呢? 不擇手段了!但,已然他是那麼急,爲什 義是不濟事的,就親自出馬,找你來帮手 張廣義那種手段。跟着,王漢成認爲張廣 偉平答應交出血皇冠,但到時古偉平交不 !他顯然很急於得到皇冠 來,張廣義認爲很失面子 「張廣義替王漢成與古偉成聯絡 」司馬洛點頭,「不錯,這是 ,爲了皇冠,就 ,就把古偉平 ,古

所說 說 青面阿志聳聳肩。 ,王漢成憑什麼能指 得動張廣義?:」 唏,正像你剛才 司馬洛

不能拒絕的,是不是? 是要靠卡卡國的 ·國有一個人來,要他帮這一個忙,他是 「張廣義所做的 。」司馬洛說:「如果卡 生意有相當大一部份

「照道理看是的 國就是派這個人來 。」青面阿志說 , 司馬洛 0

> 不出皇冠來,張廣養以爲古偉平是在向他,但結果到了答應張廣義的日期,他却交握得到那隻血皇冠,而拿了張廣義的酬勞似乎是受了張廣義之所託,或者自稱有把 要黑吃黑的手段,便把古偉平幹掉了! 似乎是受了張廣義之所託說,「派這個人來和張廣 ,「派這個人來和張廣義聯絡 ,古偉平

和地點着頭,似乎很佩服司馬洛的頭腦了 「你怎樣找王漢成呢?難道到卡卡國去 「但,」他又提出一個難可馬洛的問題 「很可能就是這樣的!」青面阿志附

真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了。」 你的確已經把你所知的全告訴我了嗎?」 「是的,」青面阿志一攤兩手 「我自有主意,」司馬洛安慰他, 「我

有什麽消息我會通知你的,你有什麽消息 你也通知我吧!」 「那麼,」司馬洛說,「你回去吧,

「好的,」青面阿志點點頭,道:

把他在烟格的門口放下了,然後說開走司馬洛開動車子,載他走了一段路 一面皺眉頭在思想着。

是卡卡國的人,他們是什麼關係呢?他們嗎?另一方面,依絲德•陳和王漢成又同道卡卡國那一隻血皇冠是已經給偸出來了應該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的寶物呢?難 對的。不然的話,他們就不會分開來聘人同是那一國來的,然而他們却又似乎是敵 去偷那隻血皇冠了。 為什麼卡卡國本身的人要來這裏爭奪一件了梁惠謙而奪去了血皇冠的人又是誰呢? 殺死古偉平的人就是張廣義,但殺死

> 要再兜了一個圈子才回到門口。洛大爲頭痛,車子經過了屋門也不知道 這許多問題在腦海中繚繞着 下知道,使司馬

弄着吃的東西了。好在他的厨房還是完整 到屋中的時候,金達又在厨房

着問 「你要吃東西嗎?」金達在厨房中叫

晚,就是祇會在厨房裏弄。」 「我還是剛剛吃過了才出去的,你一天到 「有什麼辦法?」金達聳聳肩, 「誰吃東西!」司馬洛沒好氣地說

屋

一起到卡卡國去偷那隻血皇冠?」 裏亂成這個樣子,祇有厨房可以容身。 叫着問··「你究竟是爲了什麼要我和你 「金達,」司馬洛在一張沙發上坐好

道這個理由還不够好嗎?」 **」金達說,「這是最簡單的理由了,難** 「當然因爲血皇冠是一件值錢的東西

來 金達皺起眉頭。 司馬洛把他查出的事情都告訴了金達 放在桌上。「究竟查出了什麼?」 司馬洛沉默着,金達捧了一盤食物出 「靑面阿志不會說讌的。」司馬洛相 「有這樣的事?」

這個人叫王漢成嗎?」金達終於問。 而金達更緊皺着眉頭在尋思着。 個人面對着那些食物,都沒有去吃 「你說

當肯定地說。

成是什麼人物?」 所知一定比我多,也許你知道這個王漢 「是的,」司馬洛說,「你對卡卡國

不陌生,讓我想一想。」 金達搔着頭皮。 「這個名字 好像並

> 一樣的贋品來!」可能有相同的兩隻,沒有人能製造出完全 在想,也許你所說的是真的,這血皇冠不「我有一些猜想,」司馬洛說,「我

「那麼呢?」金達問

卡國的人才會出來找尋。」 ド國白人才會日を戈季, 也許已經給偸掉了,運出了國外,所以卡 「也許卡卡國的血皇冠已經沒有了

出來呢? 關防得那麼嚴密,除了我們之外誰能偸得 「不可能的!」金達揮動着拳頭 ,

皇冠巳不在他們的國內。」我們清楚!他們出來找,應 「血皇冠在不在, 「但這是唯一的解釋了 來找,應該就是表示血,卡卡國人自己一定比的解釋了,」司馬洛說

金達托着腮在尋思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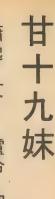
之類?例如我的受託?」 這血皇冠呢?會不會是有人託你做這件事皇冠呢?為什麼不偸別的東西,一定要偸 個問題,你是爲什麼要到卡卡國去偸這血「金達,」司馬洛說,「我剛才問那 「金達,」司馬洛說,

金達搖頭 「沒有 ,這完全是我自己

清楚的?」司馬洛說, 「你又是怎會對這血皇冠知道得這麼 「誰告訴你的?」

吵,讓我想一想好嗎?」 「別吵! 」金達煩躁地擺着手 別

道得多的。金達的食物弄得並不難吃, 馬洛雖然心不在焉 ,等着。他相信金達也許想出一些端倪來 。到底,金達對卡卡國的情形是比他知 司馬洛不做聲了,祇是吃着那些食物 ,却也依然有着相當的 司





## 情仇難分野

娘莫非在動手殺人之前,從來都沒有動過惻隱 他輕嘆一聲,又道:「人死不能復生,站 尹劍平點點頭,道•「的確是這樣!」

灣 罵我!哼,怎麽沒有,如果我真的見人就殺 ,只怕閣下這條小命,也活不到現在了!」 九妹一笑道:「好呀,你這是在拐着

妹手下留情,尹劍平的確已沒命了。 一想到那夜二人劍鋒相對,設非是甘十九

他冷冷一笑道•• 只是尹劍平却不領這個情 「姑娘何以要對我手下留

着:「說良心話,你這個人眞叫我……弄不清她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上上下下在他身上轉 「哼!你好像還不領情似的!」一面說,

## 恩怨難兩全

面不知心』!也許妳永遠也不會清楚我! 不簡單,這就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尹劍平微笑道:「一個人要認清一個人並

着地上的雲中鶴,道••「這個人,你要怎麼處 九妹道••「是麽?」她笑了一笑,睨

念頭,想殺了他,可是,轉念一想,一個人要 練到他這樣一身功夫,確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尹劍平一笑,道••「我原先也和姑娘一樣

旦落在我的手上,我絕不會對他手下留情! 道・「這個世界上我最恨的就是賊・這種人一 尹劍平一笑。「賊固然可恨,可是這個天 「所以你的心軟了!」甘十九妹冷哼一

底下比賊更可恨的人還多的很,

-而這等人

是不願意要他看見你的廬山眞面目罷了!

感,「嗆!」的一聲合劍入鞘-却並不一定都得到了壞的報應 他原已拔劍在手,說到這裏,突然又有所

雲中鶴・ 「他死不了!」甘十九妹看了一下地上的 「不錯!就讓他躺在這裏吧! 「怎麼,大俠客,你動了惻隱之心了?」 「而且他就要醒過來了

動。 脈下側方,後者突地身上打了個哆嗦,遂即不 一面說,她纖指突出,突地點中雲中鶴左

多躺一會,這樣才不會打擾我們兩個說話。」 笑:「我才犯不着做這個惡人呢!只是叫他再 尹劍平一鷩道·「妳殺了他?」 「只怕並不止此吧-「沒有,你放心好了!」甘十九妹微微一

「還有什麼?」甘十九妹一雙盈盈秋波凝

視着他:「你猜猜看?」 「這還用猜麽?」尹劍平一笑。「姑娘妳

,抵達破廟,雲中鶴交手之下自知不敵,中鶴形踪,兩人約定到郊外荒廟一决雌雄,驀見雲中鶴正向窻戶窺探,遂即揭破雲 為尹劍平玄功所破,並將他擊昏,把他偷到的甘十九妹截住,雲中鶴突施暗算,但 意圖逃走,當他方躍起半空,突被驀然來 晚,驚覺有人偷近房外,尹劍平潛出門外 張殺了他,尹劍平回過臉來注視着她,甘 自尉遲太爺的鎖子金甲剝回,甘十 九妹問尹劍平是否認爲她的心太很

九妹主

吳老夫人繪在壁畫上的數度玄妙招式,那

棧靜心思考,又悟出 上回書至尹劍平在客

前文提要·

根柱子抱膝坐下來。 她把手裹的千里火放在地上,然後倚着一 甘十九妹嬌笑了一聲:「你很聰明!

尹劍平選擇了一個面對她的地方,也坐下

苗子「哧哧!」的竄着,閃爍着兩個人的臉時 明時暗,含蓄着無限的神秘朦朧 二人相距不遠,隔火對座,輪廓分明,火

趕來看你的。」 眼睛却瞟向尹劍平道:•「我是從很遠的地方 甘十九妹隨便抓了一根樹枝在手裏玩着,

那裏來的? 「啊!」尹劍平打量了他一眼。「姑娘從

聽過這個地方沒有? 尹劍平點點頭。「妳是說樊銀江所佔聚的 「銀心殿, 一甘十 九妹神秘的看着他

那個銀心殿?」 尹劍平看了她一眼——對於這個姑娘,他 甘十九妹一笑道。「你也認識樊銀江?」

心機,才打進到她身邊,自是不願前功盡棄! 就可能暴露了自己身份,他好不容易,費盡了無時無刻不提高了警覺,只是有一句話說錯, 聆聽之下·他微微一笑:「妳以爲呢?」

居心叵測! 知道,是了--明明看見他與樊銀江同桌飲酒賦詩,他却並不 甘十九妹心裹一動,暗忖道。那一天,我 我不如詐他一詐,看看他是否

他是不是會說認識呢?」 認識,他必將說不認識,我如果說他不認識, 「嗯!」她心裏繼續想着。「我如果說他

心裏這麽想着,她遂即一笑道。「我想你

,如果尹劍平說一句謊,或是「言不由衷」的說了這句話,她眼睛一瞬不瞬的盯視着他

話·她必然會看出一些破綻— 然而,她的這一試探,似乎沒有發出預期 一這一點她確可

認識,而且交情不錯 尹劍平點點頭道。「妳猜對了!我們不但

我是說,他可知道你住在碧荷莊? 甘十九妹一笑道:•「你們可見過面?

• 而且還來看過我。 「當然知道!」尹劍平道。「他非但知道

劃着:-「什麽時候 尹劍平道••「因爲,那時候我還不認識姑 九妹漫不經心的用手裏樹枝,在地上 --?我怎麼不知道?」

的言出至誠呢?還是在跟我鬥智? 的雨夜,心裏情不自禁的說道:尹心!你是真 甘十九妹一雙盈盈秋波,不禁轉向黑沉沉

的「鍾情於先」,只是在選擇一個異性知己之 她的胃口,事實上她的來,早已證明了她 然而,無論如何,這個年輕人却是越來越

•不得不使她「慎重從事」,雖然在一開始

貴客淪住客棧的道理? 該把你接到他家裏,好好招待,豈有任你這個 九妹微微一笑。「既然你們是好朋友,他應 「這個樊銀江說來有點小家子氣-

友,但却是『君子之交』,姑娘當知『君子之 尹劍平搖搖頭:「姑娘錯了,我們雖是好

內偷偷打量他們的一幕。 交淡如水』這句話吧! 甘十九妹看着他,腦子裏囘憶着那日在窻

水

那一日,他們賦詩飲酒,確實是一般

讀書人仕的應酬模樣!

她一向是懷疑人慣了,可是這一次竟然破

格於應尹劍平寄以信任。 甘十九妹微笑了笑,她遂即沒有再繼續問

氣, 好像妳已經拿下了銀心殿似的! 尹劍平冷笑了一聲,反問道:「聽妳的口

樊銀江呢? 「那!」尹劍平似乎吃了一驚。「樊… 「我本來就拿下了銀心殿。」

「你放心,他死不了,因爲我已經把他放

色丨 一面說,她十分注意的觀察着尹劍平的神

• 「因爲我曾經答應過一個人!」 「我不得不這麼做! 」甘十九妹吶吶的道

他乾脆一句話也不說。 ,隨便說一句話卽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 尹劍平保持着原有的沉默,這是要緊關頭

左明月也走了-的諾言,所以我才放走了他,可恨的是,那個 甘十九妹笑了笑:「爲了實踐我對那個人

「左明月?」尹劍平搖搖頭,道:「沒有

哼,卽使能逃過了我,却逃不過…… 他們逃過了道一次・却逃不過下一次! 甘十九妹忽然站起來。苦笑道。「有什麼 「逃不過誰?

許你還不知道,軒主就要來了 尹劍平心裏一驚,道。「妳是說丹鳳軒主 」甘十九妹看着他微微一笑・・「也

我都不一定能救得了你! 師父的名諱,只能稱她老人家軒主,否則,你 可是跟你自己過不去,到時候萬一出了事,連 他。「記住,無論什麼時候,你都不能直呼我 「水紅芍-」甘十九妹伸出一根纖指指着

人,我倒是還沒有聽過。」 尹劍平一笑道:「原來令師是這麽跋扈的 「豈止是跋扈?哼!

話到唇邊又吞到肚子裏。 說了這一句話,她却又似有些碍於出口

對方師門,已有了空隙,這倒是他始料非及。 尹劍平心裏動了一動,他忽然發覺到敢情

來的! 一聲嘆息,道。「我的感觸,不是你能體會出 「那倒也不是…… 「姑娘莫非有什麼碍難出口之處麼?」 」甘十九妹輕輕發出了

的。 妳這樣的人,我實在想不出來還有什麼不如意 「爲什麼?」尹劍平有意試探的道:

亮 「那你說說看,我應該是屬於那一型的人?」 尹劍平道。「妳的武功高,任性,人又漂 這一型的人似乎不會有什麼傷感!」 「我 — -」甘十九妹似笑又顰的看着他••

「難道你不是這樣? 「你一直是這麽認爲?」

「如果你這麼認爲,你就錯了!

現出了一副傷感,苦笑了一下,遂即把目光投一面說着,她那張美麗的臉上情不自禁的 落在沉沉的夜色裏。

爲你已經走了。 這麼遠來看你,却並不期望着你在這裏,我以 我們還是不要談這些吧!老實說,我雖然跑了 尹劍平道。「在我事情未辦完之前,我是 忽然她偏過頭來,向着尹劍平一笑道。• 「

不會走的。 

很驚訝。「什麼事?」

甘十九妹臉上立時飛起了一層迷惘 「我已經辦完了。」

我剛辦完。」伸手一指地下昏睡的雲中鶴• 呶!就是他-「姑娘不信麽? —我等的就是他。 □尹劍平笑道••「這樣事

那件『鎖子金甲』?」 甘十九妹含笑道:「你是說要取囘你身上

「不錯!」尹劍平道:「現在衣服我要回

,事情也辦完了,隨時都可以離開了! 「你是說,你就要走麼?

說我可以走了。」 尹劍平搖搖頭:「我沒有這麼說

「那你到底要不要離開呢?

談這個問題,我們就換個題目,談談其它別的 甘十九妹一笑道··「好吧·既然你不願意 「暫時我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與趣!」 尹劍平一笑,道:「我對什麼題目,都有

,打量着他··「在生我的氣?」 甘十九妹那雙深邃的眸子。隔着一片火光

「姑娘妳誤會了 一廿十九妹注視着他。 「我看得出

你心裏一定充滿着仇恨!

J86

住垂下 望你的仇恨不是因我而起就好了 尹劍平微微一怔,喟然長嘆了一聲,由不 她似若有所失的凄慘一笑。「一

不「虚與委蛇」一番。 現出敵意,如何保持着一種屬於個人的「超然 她,但是戰略的運用,却又不能容許自己過早 制着自己的情緒,彼此的立場不容許他去接近 」,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想到這裏, 自從與甘十九妹見面之後,他就一直在壓

惑」之感-那麽廿十九妹早已贏得了他的愛情,即使現在 件事,如果拋開這些加諸在他身上仇恨不論, ,每當他向她注視之時,也會有突然性的「迷 這毋寧是尹劍平所感到最最痛苦的

尹劍平在立場上不得不仇視她,但是如果倒不如說是她那種特殊的氣質所以致之! 如其說這是由於甘十九妹的「美」使然,

獲他心,她的一顰一笑,甚至於她尖銳的談鋒 ,無不是他所欣賞的範畦! 「立場」這兩個字不論,對方實在早已深

情不自禁的內心又起了强烈的震盪! 現在,當他再次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時,

什麼這麼來安排我和她? 一想到二人最終的結局,尹劍平只覺得起

「孽障!」他心裏不禁吶喊着:「上天爲

自足心的生出了一陣凉意! 畢竟他已久習慣了痛苦折磨,受人之所不

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

內心幾經翻騰,感觸幾經壓制,終於使得

光裏看出了一些端倪-然而明眼如甘十九妹,却已由他奇異的目 他再次平和了下來

丢下了手上的樹枝,她緩緩的站起來,慢

慢的走過去——一直走到尹劍平面前站住。

一我眞希

尹劍平幾乎不敢接觸對方那雙眼睛:「我 「難道你這幾天,從來也沒想過我?」

「你怎麼不看着我? 尹劍平沉默了一下,緩緩抬起頭來。 你說謊! 」甘十九妹近看着他

兩雙目光交接之下,尹劍平輕嘆一聲,遂

即把眼睛轉向別處。

兩件不可告人的隱秘。姑娘也不例外 我的確有點想不透你,你心裏一定包藏着什麼 ,藏有一個極大的隱秘,我看得出來。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任何人都可能有 甘十九妹秀眉輕輕皺了一下。「說真的,

什麼事要你這麼想不開?」 自己?尤其是一個男人,要拿得起,放得下 十九妹淺淺的笑了一下··「幹什麽要這樣折磨 「但是你的顯然和一般人不大一樣,」甘

實情,聆聽之下,不禁呆呆的看着她,一時不要劍平不擅說謊,却又萬萬不能對她訴諸 知何以作答。

肩上:「嗯!你怎麼不說話? 甘十九妹情不自禁的伸出一隻手,搭在他

尹劍平忽然站了起來,倒不禁把她嚇了一

跳!

他看着甘十九妹道:「我走了! 說罷轉身踏出長廊。 「姑娘,我心裏煩得很一 」頓了一下

踏着斷壁殘垣,他一逕向着觀外步出 外面雨還沒停,頃刻間他已全身盡濕,踐 忽然身旁多了一個人。

上的浪花・兜頭蓋臉的潑過來。 甘十九妹也淋着雨,陪着他一塊走出來。 一陣寒風吹過來,雨水更像是拍打在礁石 兩個人也躱不過,俱都成了落湯鷄。

尹劍平冷冷一笑,打量着她。「妳這又何

一束束就像蛇也似的垂掛在她肩上 那些柔細美麗的髮絲,早已被雨水淋得透濕, 甘十九妹兩隻手分掠了一下頭上的長髮,

一派純眞,聽了尹劍平的話,她低頭笑了一聲 「痴」的表情看着他。 只是用那雙黑白分明;像是極聰明而又有些 似乎沒有一些痛苦,怨尤,她臉上顯示着

忖着:·她原是這等天真無邪的姑娘,我却把她 尹劍平漠漠的看着她,內心不無衝激,暗

我下手殺害她時,豈能下得出手?」 當作胸羅萬機,口蜜腹劍的蛇蝎少女! 「唉!」他心裏繼續想道・「有朝一日

邪』四字,輕輕抹煞了這筆昊天罔極的血海深 劍平!你這是爲她感情所惑,難道你忘記了諸 殺害各位師長的殘酷手段?你豈能以『天眞無 師是何等凄慘的罹難在她手中?忘記了她手下 另外一個念頭,忽地又由腦中閃過。「尹

伶打了一個寒戰,一時有如置身冰窖! 這一個念頭的陡然與起,不禁使得他機伶 雨勢繼續着,有增無減。

兩顆心却是那等熱烈,激動藉 ——只是誰又能想像到, 兩個人像是由水池子裏剛撈起來那麼的狼 只是誰又能想像到,包藏在腹腔內的那

一個重創,料必她無能防範,對,我就是這個 我下手報仇的良機,不如狠下心來,待機給她 忽然心裏一動,忖道。「是了,此刻也許正是 尹劍平圓瞪着一雙眼睛,直直的盯着她,

,簋出尋丈以外!——她身上正落向半塌的門然而,在這一刹,甘十九妹竟然縱身而出在動念之際,早已聚結了功力,緩緩提起—— 一念之興,陡地殺機昇起,一隻右掌也就

框之上,一面向遠方打量着,臉上盪漾着無邪 己所動念的無限殺機! 的笑,何曾顧慮到一刹那之前;身側同件對自

,情不自禁的又緩緩放了下 看到這裏,尹劍平那隻原已要推出的手掌

豈能出手暗殺一個少女?這件事,我是無論如 何也不能這樣做。」 ••「我不能這麼做,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 」他心裏幾乎有些顫動的忖思着

「尹兄――我有個好主意。」

到她轉側之間的迷人輕功,即以眼前這一旋一他面前——尹劍平沒有聽清她說的話,却留意 快捷,嚴然大家身手 廻,即使在驟雨中,亦不顯絲毫滯遲,俐落 甘十九妹身形再轉,翩若驚鴻的又來到了

一些警惕-看到這裏,尹劍平不禁起自內心又昇起了

個出手不愼,反為自己罹下了殺身大禍。郎自大了,這個姑娘又豈是好暗算的!只怕一 他情不自禁的暗笑了一 聲··我也未死太夜

她在「銀心殿」的一場搏殺。 思念電轉,使得他不禁聯想到前此不久與

力的一場拚鬥,然而結果,尹劍平並未獲勝, 險些喪生其手 想到這裏,尹劍平一腔凌厲,情不自禁的

無疑的,那是雙方各盡所能,各盡實

消下了一些。 甘十九妹看着他,微微一怔··「奇怪

你到底在想些什麽?」

不開下手殺害她的念頭。 尹劍平擦了一下臉上的雨水,內心兀自離

看見沒有?」 ,我倒有個主意,可以消消你心裏的悶氣甘十九妹「格格」一笑道:「你也別發 「你也別發呆

伸手一指對面,黑沉沉的一座高山,

咱們比一場輕功怎麼樣?

壓個比法? 尹劍平點點頭道:「好主意,姑娘妳要怎

尹劍平點頭道:「好! 甘十九妹道:「我們從這裏開始,目標是 · 誰先到誰就算顧 · 怎麼樣?」

不如就利用這個機會・中途下手殺她便了。 想到這裏,遂即向甘十九妹道:「好!我 心念一轉忖思道:「這可是天賜良機,我

們現在就開始吧! 甘十九妹把一頭爲雨水所淋得透濕的頭髮

**童心未**泯 為每看一眼,就會令他心裹大為猶豫,而狠不 ト心來ー 挽了挽,臉上不再含着笑靨,那副樣子端的 尹劍平簡直不能再看她一眼,因

「姑娘可準備好了?」

你好像想要嬴我的樣子 」甘十九妹偏過頭來看着他:

,我們這就開始吧!」 尹劍平一笑道••「既要比賽•當然要求勝

甘十九妹一笑道:「你想要顧,只怕沒這

說罷身形倏地向下一折,一聲清叱道。

」驀地射起如箭,向外直穿了出去。

身形條地騰起,隨着她起身之勢,一倂向外縱 尹劍平原已蓄勢以待,見狀自不甘後人,

起來,向着一座高出的斷牆上落去。 二人幾乎是同起同落,俟到足尖沾地,相 -緊接着兩個人身形同時又縱了

**設起來,這的確是個巧合,二人所取落身** 

角度,竟然是一致,雙雙向着同一落足點上墮 **计十九妹較尹劍平搶先一步,她身子自** 

• 尹劍平已自她身後猛襲上來

這一刹,不啻是天賜良機一

思用「雙撞龍虎掌」向她背上擊去。 尹劍平殺機陡然興起,雙掌猝然一合,正

好勝的那種稚氣 不意就在這一刹,甘十九妹忽然囘過頭來 —笑咪咪的一張臉,充滿了女孩兒家逞强

的起落,已縱出十數丈外。 難以遞出,就這麼一腔凌厲,頃刻爲之冰消! 度騰起,自此如飛燕般的靈巧,連着幾個快速 尹劍平忽然心裏一軟,該出的雙掌,竟然 甘十九妹發出一串銀鈴的笑聲,嬌軀已再

方別一別苗頭 一路輕登巧縱,施展出渾身解數,到底要與對 是以不得不暫時壓制着殺機,遂卽展開身法 尹劍平到底年輕氣盛,不甘心就此服輸,

幸二人都具有一身極為傑出不凡的功力,一經展身手,天黑再加上下雨,到處都是泥濘,所 展開身法,其速度端的驚人已極! 刹時間已是百丈開外。 這是一段長距離的賽程,各人大可一

即使有所差距・亦不過三四步之間。 有一段甚長的距離,二人幾乎保持着平行

尹劍平旣驚又氣,只是觀諸甘十九妹起落 甘十九妹足足領先丈許之遙 ,實在顯示出卓然不凡,的確是較諸自己 然而再過些時候,這個差距可就拉開了

先兩丈有餘,尹劍平氣惱固不待言 看看前行巳臨近山側,甘十九妹却顯然領 技高一籌

三四個快速的進身,終於趕上來,就在貼近山忽然廿十九妹足下慢了下來,尹劍平一連 但不曾佔先,反倒落後了一肩。 根的位置,兩個人同時抵達終點!甘十九妹非

甘十九妹一聲嬌笑道:「呀! 一被你追上

> 之下・單以輕功而論・相差何止一皮。 他確信自己的確已施展了全身功力,兩者相較,到劍平心頭有數,對方分明是存心相讓,

有什麽話好說,對方姑娘就是要比自己高上一 劍平的確只覺得一陣透心發凉,沒

燈油

故意放慢了脚步,反倒要自己佔先一步? 當然,這個原因不難想知! -然而,明明她已領先自己,何故却又

一刹,尹劍平眸子裏,流露出「領情」光

兩個人誰也沒說一句話 甘十九妹也用着一種奇異的神態盯着他!

們彼此的狼狽 忽然,當空亮了個閃電,清楚的照見了他

尹劍平只是直直的看着她,雨水斜斜的飄 甘十九妹恍惚的向前走了幾步。

那張臉上早巳喪失了原有的凌厲殺機! 洒在他臉上——閃電再亮,照着他蒼白 不知何時,他的呼息變得急促了 - 閃電再亮,照着他蒼白的臉, 就在

緊迫對攤的身子,幾乎溶成一體! 聲隆隆一 ,却似與他們毫無關聯!男貪女愛— 兩個人却是那麼緊緊的擁抱着!咆肆的天 一巨雨傾盆· --那麼

這時,甘十九妹投進到他懷中,閃電再亮

雷

聲拖長了尾巴,密如貫珠的由頭上滾過去。就在那棵大樹下,他們熱烈的擁吻着,雷 閃電頻頻ー 一邊聳立着大樹

像是有一個天然可避風的石頭洞 - 照見了前面山窪子 - 那裏

事先既無徵兆,臨事更不知何以應措-兩個人跌跌撞撞,踉蹌奔進。 ,突破,真像是缺堤的河水

乾適,滴雨不沾的乾燥石洞裏,那份溫馨,甜 由雷雨閃電交加的曠野忽然奔入到寧靜;

> 也許這洞裹曾經有人盤桓過蜜,簡直非言語所能形容。 地上鋪着軟草,角落裏的瓦罐裏,還盛着

能清楚的聽見心跳喘息聲-兩個濕淋淋的人,緊緊的壓迫着,彼此更 甘十九妹這位曾爲武林切齒,畏若神明的

竟然柔順如斯 女中翹楚,想不到一旦作爲愛情的俘虜之後

在草墊上,柔弱的就像是一隻小貓一 眼睛裏閃爍着晶瑩的情淚一 -直直的倒睡

的擁吻 - 她用喜悅羞澀的窘迫,承受着尹劍平

益切! 預料的,恨之深,愛之切 這種可怕的轉變,簡直是尹劍平事先難以 ,恨之益深,愛之也

成了此一刻「慾火」的奔放。 多少仇恨,憂怨,悲切,忍耐,沉鬱....

只在偶而閃電亮時,彼此才得以辨明一切。山洞裏是黑黝黝的,任什麽也難以看淸,看起來,他簡直像是一頭情發的獸! 情火的蔓延,似乎已經迫近到緊要的關頭

在尹劍平强力進襲之下,甘十九妹忽然滾

身一旁。

.....「啊......尹心......不 甘十九妹忽然伸出雙手,用力的支撑着他 尹劍平再撲過來。 …你不能!得寸進

尺……不行……我不能失身… 閃電大明!光同白畫 她語音顫抖,說話時幾乎要哭了出來!

麼厲害,用以支撑尹劍平的那雙手,更像是無眼淚,濕糊糊的沾滿了面類……她的心跳得那 甘十九妹的臉,一如雪也似的白,雨水

力負荷,連同她出口的語音一件顫抖着! 閃電頻亮,石洞裏時明時暗。

九妹一聲聲的在討着饒一 ,這一瞬間會變成了如此柔弱。 「尹心……我求求你,求求你… -一身武功,滿腔豪

她這般軟弱過。 的看着他,打從尹劍平見她之始,還不曾見過透過晶瑩的淚水,她那麽柔軟,害怕無助

,又復魂牽夢繫的那張臉: 忽然認清了十十九妹這張臉 幾個奇快又復鮮明的意念,深深的打入腦 尹劍平怔了一下,定住了身子 曾是不共戴天 ,閃電使他

般的被壓制了下來 頓時,那焚身的悠火,如同着了一盆冰露

一聲雷鳴要——他忽然就像是被冰凍住了那 尹劍平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在震天價般 一陣冷風吹襲進來

閃電,鳴雷,一次又一次的亮着,响着

九妹終於冷靜了下來

同時也發覺到對方的面色有異! 接接收回了用以支撑尹剑平的那雙手

起身來,那麼認真的看 着他。

款!的鋼針,扎向他內心深處,其痛苦眞是無以名 喪,深深的困繞着他,一時彷彿有千萬把尖銳尹劍平忽然掉過身子來——難以譴責的懊

「尹心,你怎麼了?」

由他後頸繞過去,接觸在他兩邊臉上!那麼體甘十九妹顯然大吃了一驚,一雙纖細的手 貼的撫摸着他。

「啊!」她吃驚的道:「你的身子在抖

嚏 說到了「冷」 ,她自己也由不住打了個噴

剛才雙方熱情如火,自然誰也感覺不出來

這時相繼冷靜下來,再吃冷風一吹,自然覺

出冷來。 ,我的千里火忘了帶來了 甘十九妹匆匆站起來,摸着身上道:「糟

「叭打!」一聲,一幢火光由尹劍平手上

克起來,石洞裏立刻大現光明。 甘十九妹喜道:「原來你帶在身上。」

覺到自己身上的狼狽— 淋得透濕還不說,其上滿沾泥沙,眞是狼藉 盞燈點着了,等到燈光也亮起,她才忽然發 當下忙由他手上接過來,轉過去把洞角的 -一身漂亮的衣服被雨

尹劍平忽然囘過身來看着她,二人默默的

這麼瞪着人家看?」 甘十九妹情不自禁的背過身子來。一幹嘛

,却也把心定下來,彼此都是出身武林的頂兒處置——他自信自己再不會像方才那般的迷失番寬遇,遇此非常際遇,自不能以常情來衡量 作態! 失兒人物,也不會像一般世俗小兒女那般忸怩 尹劍平一經冷靜之後,總算也想明白了這

他深深的告诫着自己:先把心定下來,大

受凉了,我來找些乾柴,看看是不是能生一堆想到這裏,看着甘十九妹道:「姑娘大概丈夫提得起放得下,且容過了眼前再說。 火,先把衣服烘乾了再說。

上現出了一片暈紅! 甘十九妹聆聽之下,微微點了一下頭,臉

也無不具備 竟然還有石頭支好的爐灶,即使連鍋碗瓢桶

有點燈,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些,現在燈光一亮 ,看清了這一切,都不禁暗暗納罕--方才兩個人爲情火燒得昏天黑地,加以沒

甘十九妹奇怪的注視一週,越現驚異:

這是怎麼回事?莫非這裏住的有人?」

管他的,既然沒有人,外面雨這麼大,只好在尹劍平就着現成的爐灶,支好了乾柴:「 「大概是吧!」

這裏將就一夜再說。」 甘十九妹曼吟了一下··「這真是奇妙的一

一面說,她背過了身子來,擰着頭髮上的

光映襯裏別具誘惑 ,尤其是敞開的那一截頸項,玉潔粉搓,在火

堅守分了不使放縱,更為不易! 功夫,而而對色情,不爲動心,更是難能可貴 掩忍仇恨,不使發作,固是須要一番內裏

新轉過身來-尹劍平心神交戰了一刻,拿起千里火,重 -一刻工夫,火生着了。

石洞裏光華大盛

高明,內行的很呢!」 炊也不例外——真難得,我看你升火的手法很出來,你文經武略,樣樣精通,居然連燒火舉 廿十九妹微微一笑,盯着他道:「倒看不

尹劍平苦澀的笑了一下,添了一大截乾柴

尹劍下用力的抖了一下衣服,一笑道:

「當然。」

他臉上一刹間顯現出沉痛之色!

升火舉炊,更是我童年日常之事……故此不會個的生命,無時無刻不在堅忍掙扎痛苦之中!仍進一大馘乾柴:「姑娘,到目前為止,我整 「我不像妳,千金之軀!」尹劍平往火裏

來在火上烤着。 一面說他解開盤扣,把外衣脫下來,做開

對方那種蓬勃豪邁的氣質,一次又一次的打量着尹劍平魁昂的健鱱。 着她嫣紅可人的臉盤——斜過那雙剪水瞳子 九妹掠着頭上的長髮,爐火熊熊,照

打進她的心坎裏!

短暫的一刹。

的劈拍聲。 誰也沒說一句話,只有乾柴着火,散發出

,而有"!"他抬頭看見了一根吊索:「這只顧了我自己,倒忘了姑娘妳了——」 寬衣服!! 裏有根繩子,我可以作個簾子,姑娘也可以寬

點點頭道:一也好! ?二 暗微焰豫了

廿十九妹睨着他道:「難道你裏而的衣服幔掛在繩索之上,用以遮蔽甘十九妹更衣。

以外,裏面的衣服都還沒有濕透! 尹劍平搖搖頭道:「選好,除了兩隻袖子 ·妳知道爲什

「因為我裏面穿着的那件水火不優的寶衣着衣服,一面脈脈含差道:「為什麼?」 九妹是時已曆身入幔,一面悉索的脫

鎖子金甲!

甘十九妹輕輕「吸」了一聲,道:「難怪

尹劍平一笑道:「好人作到底,妳交給我臉上現出了尷尬表情。

甘十九妹遲疑了一下,才把手上的衣服遞

起來在火上烘烤着。甘十九妹脈脈含情的一雙尹劍平接過來,用兩根乾樹枝把它高高挑

眸子,深情欵欵的注視着他 「今天晚上,可眞是奇妙的一夜?」她喃

喃的說道:「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呢! 條地一件物件劃空向洞中飛來。 閃電仍然不時的在明滅着 劍平深沉的嘆了口氣,沒有說話!

揮去,身後的甘十九妹却先已出手 尹劍平心中一驚,正待用手上的樹枝連衣

只見她纖手條地抬了一下,耳聽得空中

尹劍平趕上一步,仔細的一看,才發覺到吱!」的一聲,壁下一來。 原來是一隻巨大的蝙蝠—

身是血,在地上顫動了一下,頓時一命嗚呼! 也不知甘十九妹是怎麽傷了牠,只見牠遍

我一跳,原來是一隻蝙蝠!」 尹劍平深有所感的道:「姑娘好手法,佩 甘十九妹也看見了,微微一笑道:「嚇了

服 ,佩服!

認爲她手無寸鐵,衣不蔽體,就可以任人欺凌 法,大存戒心,敢情一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人嘴裏說着,不禁對甘十九妹奇妙的暗器手 , 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心,果真

也會同地上這隻死去的蝙蝠一樣,落得同一下慶着自己並沒有向對方乘機出手。否則,是否 尹劍平眼睛看着地上的蝙蝠,心裏却在暗 。否則,是否

J90

够火候! 不會下這個毒手了,可見得我的暗器功夫還不 也饒不過?唉!我如果早知道是一隻蝙蝠,就不是覺得我的心太狠了?連一隻小小的蝙蝠,不是覺得我的心太狠了?,其十九妹含笑道:「是

力,只怕普天之下沒有幾人! 青地步,舉手之間,能使飛蝙蝠斃死,這般功 在我看來,姑娘妳的暗器手法已當得上爐火純 「這話怎麼說?」尹劍平回過身子道。「

「心哥」 你這就錯了!

裏交熾着極爲錯綜複雜的表情— 種莫明的歉疚浮上心頭,霍地回過頭來,瞳子 尹劍平忽然發現她對自己改了稱呼-

歡我這麼喊你?」 怪 ,她作了一個奇怪的微笑:「怎麼,你不喜甘十九妹被他突如其來的目光看得有些奇

如何?」
如何?」 我是在想妳剛才的那句話-尹劍平搖搖頭,改口道:「那倒不是 一在我想來妳的暗

種程度,剛才我就不出手了。」 九妹娓娓說道:「如果我真的達到你所說的那 「你聽我說給你聽,你就知道了。」 甘十

只是什麼人能够有這種眼力?」 尹劍平點點頭,嘆息一聲道: 「我明白了

「我師父就有。」

「妳說的是『丹鳳軒主』?」

尹劍平頗有所感的點了一下頭,內心情不,那是絲毫也偸不得懶的。」 籌,也就等於他本身的內功勢將也更高人一籌 也必定更高人一籌,當然,如果他目力高人一個人暗器手法達到了極流高超境界,他的目力 ,所以說起來,武功這一門學問,雖是勾技 「不錯!」甘十九妹津津樂道的說:「一

高出許多了?」 道:「這麽說令師丹鳳軒主的功力,較妳還要他坐下來,繼續在火上烤着衣服,順口問自禁的浮起了一層淡淡悲哀!

確是如此,但是要論及火候,那我却比她差多 然她自言把一身所學都傳授給我了,事實上也 「當然!」甘十九妹輕嘆一聲,道。「雖

須出手,而我却失之於急切毛燥 比她老人家差,但是在臨場鎮定上來說,却要 實已無懈可擊,甚至於我的眼力,也不見得就 比她老人家差遠了 方才那一手暗器來說吧,也許我出手的手法確 微微一頓,她遂即接下去道。 「-如果是我師父,她根本無 -就拿

毛燥,是我們這一行道的大忌呢!」 「你知道吧!」她笑了一下又道:「急切

益不淺!佩服之至!」 尹劍平點頭道:「聽妳這麼一說,使我獲

爲止,你在我心眼裏還是個神秘人物呢!」 功造詣較之我並不差-甘十九妹一笑道:「用不着客氣,你的武 說良心話,直到現在

個願望倒是真的 把妳作爲心目中『達到』甚至於『超越』的 過姑娘妳確實給了我很大的啓示,我因此而 尹劍平搖搖頭道。「不 - 妳太客氣了

九妹道:「這件衣服烤乾了 一面說,他把手上那件烤乾了的外衣挑向 -姑娘可以

甘十九妹匆匆脱下亵衣,把水擰乾,换上赤身露體的人前更衣,畢竟是尷尬之事。 着 着的褻衣脫下來換上— ,尹劍平更是背向着這邊,但是相距咫尺, 廿十九妹接過來道了聲「謝」 -雖然說有一件衣幔遮 ,匆匆把內

了烤乾的外衣,一張臉早已羞得紅通通的 我要你一直背向着我不許回頭

,我才肯出來,好不好?」

玉股畢陳的一刻,一時心旌搖動,內心忐忑不 聽見她悉索的脫衣聲,想到了美人赤身,粉容。 尹劍平雖然不會囘頭,但是耳中却清楚的

諦聽之下,他鼻子裏哼了一聲,垂下頭不

甘十九妹只當他已經默許,遂即步出了衣

就露了出來,拉過這邊遮不住那邊,一時狼狽 ,身形微偏,衣角滑落,一條欺霜賽雪的大腿雖勉可遮住身上要緊部位,但遺露處在所難免 爐火熊熊,她挨着邊坐下來,那襲長衣,

着她,連頭也不囘一下。 所幸尹劍平眞個的依其所言,始終是背向

平正襟危坐,始終不曾囘過頭來,倒也無可奈 何的放下心來! 九妹拉遮了半天也遮不住,看見尹劍

起脫下的內衣就火上烤着。 當時她也學着尹劍平先前模樣,用樹枝挑

亂的君子! 背影道·「真想不到— 一面烤着衣服,她偏過頭打量着尹劍平的 你竟然是一個坐懷不

輕輕嘆息了一聲,她又道:「這一次江湖

我多少?人心隔肚皮,一個人要認識另一個人之行,能够認識你,總算我不虛此行……」

好事!」 三分呆痴,故意不把事情看穿,未嘗不是一件 人生在世,有時候不要太過於認真,能够帶着甘十九妹一笑道:•「這話倒也不錯,不過,在我來說,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了。」

甘十九妹烤乾了一件,又换上另一件 尹劍平心裏一動,遂即不再吭聲

,風狂雨暴,石洞裏爐火正熾,却是如沐夕陽 石洞裏早已不再寒冷,儘管外面雷電交加

與你今後三天在這洞中相互厮守!只可惜……好?果能那樣,我願以未來十年的生命,換取 我這個小小的願望,却難以達到。」 一個人實是有本事能够留住派逝的韶光該有多 • 「你相不相信?自從我離開師門 ,從來就沒有你今天夜裏這麼高與過-甘十九妹望着紅紅的火焰,忽然笑了笑道

之下,幾乎要落下淚來 尹劍平心裏如同着了一拳般的難受,聆聽

之她的至情天真,豈不問心有愧?唉一 日思夜想要斬草除根的唯一禍害麼? 看不出來我尹劍平正是妳未來的大敵?正是妳 九妹呀!妳怎地聰明一世,胡塗一時,當真就 來加以防範,更存着時刻致她於死的念頭,較 至情的姑娘,我却一直把她當作殺人的女魔頭 他心裏不禁思忖着。看來她確是一個純潔

,對於自己的胸羅險詐深深感覺到愧疚! 這麼想着,他內心更不禁浮現起一陣悲哀

當時忍不住驀地囘過頭來

的一刹,對方偏偏竟在這時回過頭來。 說未加防範,內衣旣已烘乾,樂得就在此地換 原來甘十九妹相信對方君子風範,心裏也 此時此刻,再想掩遮,那裏還來得及?

才會陡然演變成此一刻的「大失常態」! 奇艷,驚魂失態,一個羞窘情急,無以復加,情形的轉變,實在過於突然,一個是目睹 登時,兩個人俱都呆住了。

溫腻柔情?

白過來,身形猝轉,赤條條的抱起衣服,轉到 ·那雙俊劇的胖子,一時像是要噴出了火來。 尹劍平刹時間面色赤紅,但見他長眉猝挑

能說出一句話,彼此的心,正如俗語所說: 一 了衣幔之後一 四隻騰惶萬狀的眼睛相對的一刹,誰也未 尤其是甘十

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其窘迫尴尬, 的開來··「你的眼睛該換換地方了吧?」 直非任何語言所能形容於萬一-九妹,備直恨不能有一條地縫讓自己鑽進去。 **真是,說不出的又蓋又氣,却又能奈何?** 「你……唉……」微微閉了一下眼睛,又 - 她才恢復過原有的鎮定。

··現在選裝什麼勁兒,看都看够了!」「唉——」甘十九妹又是一聲嘆息··尹劍平聆聽之下,趕忙إ過頭去。 尹劍平臉色發紅,吶吶道:「姑娘千萬不 」甘十九妹又是一聲嘆息••「傻

要誤會,我實在不是……故意……」 甘十九妹這時衣服已經換好,步履姗姗的

「傻……東西……誰又在怪你呢!」由衣幔後轉出來,一直走到了尹劍平面前。 一面說時,却把一隻春葱般的玉手,揷進

後,我對你的感情更深了一層,只怕除了你之 緊緊的攏抱着他的臉,這一刹不啻肌膚相親。 到尹劍平的頭髮裏,她的另一隻手輕輕盤起, 她幽幽的發出了一聲輕嘆:「經過今夜之

少女的溫馨、就像是電流般轉到了他身上。 着整個的上軀·巳爲對方緊緊摟入懷中· 他原是血氣方剛的少年,如何能尅制這等 尹劍平只覺得佳人面貼・玉手無力・緊接 我再也不會看上另一個人了! 一種

頓時,他張開了雙臂,將對方緊緊擁入懷

濺 旗火劈拍有聲的在燃燒着,時而有火星四

小貓般的馴服! 火獨有過之——不知何時,廿十九妹變得像是

,注視着加諸她「痛苦」與「喜悅」的年輕人 忍受了上天所安排,命運所加諧一切 她用無限溫馨,含笑着晶莹的淚光的眼睛

證,活着的東西 這洞裏唯一不休止的東西,是黑暗裏唯一醒着 燈蕊畢直的燃燒着,不時的聳上一聳——算是角的那盞豆油燈,仍然如同先前一般的明亮, 對於過往所發生的一切,曾經目睹而可作見 一算是

所難免的了 夜夢迥的人,那麽「寂寞」的侵襲,勢將是在 其是在此萬籟俱靜的深夜裏,如果你是一個午 外面的雨早已停了,空氣是那麼的靜,尤

甘十九妹赤條條的欠身起來——一刻小睡

抹微笑,却又有說不出的餘悸-怎麼也沒有想到,他會有這個膽子?這種

一野人哪一

一刹間,她只覺得對方是那麼陌生!

男女兩個人的熱情如火,却較諸這一爐烈

爐子裏的火巳成了除燼 天色仍然是那麼中

倒是搖曳在

並不能少緩她身上的那種疲憊 打量着熟睡中的那個人,她臉上現出了一

摸 —— 體力?印像裹的那種斯文,一時已變得不可捉

着他-起雪白的一雙玉態,纖手支頤,近近的,凝視婆娑的昏暗燈光裏,她翻過了身子來,盤 心裏想着,固不知這一刻的酸甜苦辣!

E——寬厚的天霆之下,兩道俊朗的長眉,那張頗有男子氣槪的俊臉,映着燈光時明

個極有個性的 直直的鼻樑骨經不止一次的昭示着她:他是一

及招架,在情場上打了敗仗,作了他愛情的俘就是這一點神秘的暗示,才使得她上來不

一陣冷風襲過來

才使得她忽然意識到自己赤條條的身上,寸縷 甘十九妹禁不住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一

子裏添上幾根柴,這洞裏立刻大現光明 悄悄的監過身子來,披上一件 ,在爐

爐火揭開了這洞裏曾是不可告人的一些隱

下他半裸的前胸上一

然而她止住了這個動作。又採出,想去觸摸一 伸出一隻尖尖玉手,想去觸摸一下他的臉-

發出了只有熟睡時才會發出的均勻鼻息聲

十十九妹無可奈何的苦笑了一

下, 緩緩的

贪盹的那個年輕大男人·翻動了

一下身子

石洞裏,第一次傳出昆虫的鳴叫聲!

大紅,懷裏就像是揣了一頭小鹿般的亂撞着 腦子裏掠過,想到了窘迫處恁的由不住她臉色 爐火的映照下·這洞裏已不再神秘。 她又止住了 」她腦子裏在想•• 」方才的一切,走馬燈似的由她 「這個時候我可

能擺脫開眼前這一刹的悲哀?這一刹的洗禮與女,最最操權的女豪傑,女王,公主……誰又 乎傻住了 斑斑的血瀆,初現在她眼前的一刹,她幾 ,最要强的女人,最了不起的俠 …女人!處子 …天底下即

兩行淚水汩汩的順腮滑了下來 看着,看着,由不住她心裏一陣子發酸

像是失落了什麼……又像是受了多大委屈

她真恨不能放聲痛哭一場 胡亂的挽了挽,心裏這一會簡直是亂透了 - 又怪得了誰呢 長髮早已凌亂了,却是沒有心情再去理它 -把臉埋在了胳膊彎裏,

陣張惶,連一點主意也沒有了 種事,來得那麼突然,生平是那麼希罕,何嘗 經歷過,簡直連想也不督想過,也就莫怪乎臨 她可不是這種好哭的女人。只是眼前的這

偏偏這一刹•她的思慮又這麼多-

是心有別處一 心有別處——果眞那樣。可就休怪我……」而你呢?你是不是也同我一般的痴情,抑或 心裏一陣發凉,眞像是當頭淋了一盆冰雪 「唉!尹心,今夜之後,我固是非你莫屬

女授受不親」那一項,最稱嚴厲-,在那麼許多的禁令規矩裏,似乎有關於「男 那樣,頓時就怔在了當場。 思念電轉一一不禁想到了師門嚴厲的規矩

想天開」,果眞一旦爲師門獲悉自己與此人之 休要說今後與這個「尹心」的婚事的「異

L無異。 些許親近交往,以師門律令來說,也是「必死 想到了這些,她的心裏可真是亂透了

於他,我怎能下這個毒手?」 遂即又鬆了開來。 她的手不自覺的握住了劍柄--偶一觸念,她 」她心裏强烈的在衝突着·「對

住,有一點風驚草動傳到了師父耳朶裏,我命 「然而,」思慮再轉:「如果此人守口不

劍柄 那隻方自鬆劍的手,不禁又緊緊的抓住了

J 92

是曾經打算過脫離師門麼?這一次機會來了 -我不能殺他!」甘明珠 一妳不

> 「不如眼前與此人遠走高飛?」 他,豈不是妳一個最稱心如意的帮手麽?

> > 燈蕊成灰

业住這個動作——一時後退一步— 心裏一動,方待仲手去攤他,却又忽然制

磨琢磨方可决定……」 雪白的臉上,交熾着錯綜複雜 最後這個念頭,終於使她冷靜下來。 一唉……不行·不行,這件事我要好好琢

劍平 妄動,」她默默的想着:「且待打下了清風堡 的穿上衣服,一切就緒之後,她再次打量着尹 ,完成了師門所交付給我重任之後再說吧。 這麼想着,她遂即悄悄站起,怪不得勁兒 「這件事我且留置心頭,眼前却不可輕舉

說不出的難以割捨!

來

在石洞裏快踏一遍之後,他又回到原處坐

驀地挺身躍起。

昨夜的一切,歷歷由腦海中掠過

後。 只是此刻不走,可就難了,一待他醒轉之 自己义得以何等面目去見他?

想到這裏,她驀地飛紅了臉,可真是羞死

柔情萬樓一 這一剎,她心裏所交熾的却又是剪不斷的 眼睛裏的光采,最能反映出心裏的情愫

一陣寒風襲進來 一依依難捨的睇視着他

知是如何一番滋味?

他心情忐忑的坐下來仔細盤算着,腦子裏更不

頓時・他就像個石頭人那般的定住了 昨夜的一切, 再清楚也不過的浮上 眼簾,

「情深意濃,君且珍重」。

襲打了轉 - 遂即又穿梭而出 甘十九妹忽然騰了一下,意識着自己該要 火光裏,兩隻蝙蝠相繼低飛而進,在石洞

她,以後只怕將是更難下手了,何况雨者之間

他知道,昨夜自己竟然沒有勇氣下手殺了

·更加上這等關係 · 以後又將如何自處?

這麼一想,他與禁不住興出了一種透骨的

在地上留下了「情深意濃,君且珍重」,八個 悄悄的拔出了佩劍,就着火光,她清楚的

寒意

石洞裏日光漸盛

,昨夜的風雨凄厲,雷電

離開的時候到了。

**间劍入鞘,悄悄步向尹劍平身邊,默默的** 

• 遂即消逝於沉沉的夜色之中。 打量了他一會兒,足頓處,箭矢般的穿身而出

隨着日光的大量洩入,也漸漸為之點然!

尹劍平經過了一番沉痛的心神交戰,才似

交加,都成了過去,無限的溫情,兩心繼續,

硬的黄岩所開,壁面上現出斑斑斧痕、顯然年 月已久,其上都生有一層毛作片的藩苔? 這石洞有十丈,內裏十八生的存在絕非個然。

能看出人工所加諸的巧妙安排與獨具匠心。 矮適度,看似純然天成,其實如經留意,也却 洞裏除了前述的炊具之外,石桌石椅,高

一個貯水池之後,才向外開始證出。的由地面湧起,在積滿了五尺見方,半尺深厚的 意外的發覺到一股粗如兒臂的清泉,怒蛇也似 冻凉的流水聲,引導着他走向洞角,使他

了一陣子呆,忽然坐起來。 先是睜開雙眼——觸目着石洞頂壁,他發

渲染着清泉,光彩奪目,色如琥珀,

石洞裏,尹劍平一覺醒轉。

未幾,東半天起了一片火紅的雲霞,紅光,夜來風雨,給原野帶來了一番新的面貌。

到處都是淙淙的流水

流成溪,池水高

黎明的曙光、劃開了穹空一綫!

流水,順着洞邊的溝渠潺潺流出。 想是昨夜那一陣山雨,泉水大盛,滿溢的

水質溫熱,敢情竟是溫泉? 不意他手指方一觸及水面,頓時才發覺到 尹劍平彎下身來,掬起一捧水來洗臉-

這一突然的發現,使得他心裏猝然一驚

感的嗅着了她的身上那種獨具的幽幽清香。 深刻了,腦子裏想着這個名字,鼻子裏立刻敏一一再也沒有這個名字,此一刻給他的印象更

眸子也就在此一刹,接觸到地上的八個字

遂即大喜-當下不假思索褪下了衣褲,先在外洗滌

·終不過瘾·遂即縱身入池,洗了個歡樂盡

樂趣! 定的溫度之後,即不再昇高,沐浴其中, 異常,整個的貯水池簡直就形同是一具大鼎釜 無窮的地熱就似釜底柴薪,妙在水溫達到 才覺出地底石質其熱 無限

抛向九霄雲外,逐即大肆開懷的在水裏洗起澡 無意中觸此奇與,先時的困惱柔腸,一股腦的 尹劍平原是憂心忡忡,有些兒神不守舍

昏沉沉的過度之感。 液流暢,無限舒服,只是浸泡略久,即有一種 一片茫茫霧氣,洗了一刻,只覺得全身上 原是一池靜水,被他盡興的一攪,蒸騰起

由夢境裏回到了現實-

他開始好奇的打量着眼前這座石洞,越覺



#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令·圖

中。

原來,那女婢的左手

,忽然間縮入袖

成方冷冷一哼,說道。

「姑娘,拏出

就斬下她的左腕。」

楚小楓道:「不用太仁慈,不聽話,

## 劍寒敵胆

有毒藥,但却無法可以吞下

拚摶,一舉將柳烟擒下,詎知柳烟憨不畏死,不肯就範,楚小楓出手一指,

而總司令者竟是裝扮為丫環的柳烟,楚小楓隨即點了陸夫人的穴道,與柳烟

,楚小楓立出手扣着陸夫人的腕脈,迫令放人,但那陸夫

、却不能作主,

淋的玉手,落了下來

成方劍勢一沉,鮮血迸濺,一隻血淋

鮮血,才覺到一股劇痛,直透肺腑,大叫

那女婢左手落在地上,看到了身邊的

聲,向後退了三步。

點了柳烟兩處穴道,斷絕她自戕機會,柳烟頸間兩處穴道被點,口中雖然含

命王平等下艙搜索,未幾王平匆忙回報,說是周橫,華圓中了迷藥,昏倒艙

**刦往一官船,楚小楓立偕王平等,按址找到官船,** 上回書至楚小楓獲報綠荷,黃梅,紅牡丹被擄

斬斷。」

嫩的手,我不相信你小哥子真會忍心把它

那女婢搖搖頭,笑道:「一隻白白嫩

的武功不弱,想來了妳也不是個容易對付 的人物了。」 楚小楓望着另一個女婢說道: 「柳烟

手中握着劍柄,凝神相待。 那女婢一直在成方的監視之下,成方

將迅如電火的劍勢,直刺過去。 武林高手,一旦運功戒備,都帶有一 只要那女婢稍有意外的舉動,成方卽

種濃烈的殺氣。 ,你太高估小婢了。」 那女婢輕輕吁一口氣,道:「楚莊主

太過謙虛,如若姑娘,不施展一下,就束 楚小楓道。「姑娘,其實,也用不着

陸夫人,更不如柳烟姑娘,當面出醜,倒 確實也會點武功,不過,我的武功,不如 手就縛,豈不是死也難以瞑目了。」 不如藏拙的好。 那女婢淡淡一笑,道:「楚莊主,我

鮮血的手中,握着兩個黑色的彈子。

成方目光一斜,只見地上那隻沾滿着

兩粒圓圓的黑色彈子,在地板上滾動

劍無眼,我又何必冒險呢?」 ,全神防範,似乎是隨時就可以出手,刀 成方道:「妳倒是很識時務啊!」 女嫭淡淡一笑,道··「閣下手握劍柄

艙外

要劃破那女婢的皮膚而入。

成方右手微微加力,長劍寒双,似是

着。

楚小楓很小心的把它拾了起來,投入

劍,逼出她的左手。」

左腕。

片語脫牢籠

你的腦袋。」

狠心手辣,你手中的暗器,我相信十分惡

楚小楓道:「姑娘,這也怪不得我們

上,道:「姑娘,再不肯聽話,我會割下

成方長劍一揮,架在了那女婢的領子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成方,快出

成方劍出如風,一劍逼上了那女婢的

楚小楓道••「姑娘,你們在場的四個

,算你的運氣最壞,我想到你們可能

她似是自知失態,立刻住口。 那女婢驚急失聲,道:「不要!」

套話,也許能够聽出一點其中內情。」 心中打了兩個轉,緩緩說道。「不是

有聽說過?」 十倍,百倍的組合,也還在開始活動。」 楚小楓道:「這個,在下怎的完全沒 柳烟道。「因爲,有一個比你們强過

們這一批年輕人,胡作非爲。 你們猖狂,就是丐帮,排数,也不准許你 江湖上門派分立,不但各大門派,不允許 柳烟的口風很緊,話題已轉,道:「

用武功把我們制服了。」 只要想阻止我們,都辦不到,除非他們能 本來就準備闖出一番局面,不論什麼人? 楚小楓道:「咱們既然進入了江湖,

還能和丐帮對抗麼?」 柳烟道。「就憑你們這一批人,難道

有豪氣的人。 我們心上。大不了,拚一個血濺黃沙。」 教壓我,就算是少林,武當,也不會放在 柳烟道。「看起來,你似乎是一 楚小楓道。「姑娘,不用拏丐帮,排

的局面?」 雖輕,但却都是充滿着自信的人。」 楚小楓道。「咱們這個組合中,年紀 柳烟道。「你們想闖出一個什麼樣子

面就行了。」 只希望混出一個不太大,也不算太小的局 有自知之明,所以,也沒有太大的心願, 楚小楓略一沉吟,道:「咱們自己也

個不大不小的局面。」 柳烟道:「你說說看,怎麼樣才算

個對妳,都不是太好的結果。」 需在兩個嚴苛的事實中,選擇一個,那一 有嚴苛的規戒,你不敢說,只可惜,你必 那女婢道•• 「我,我……

會叫他殺了你。」 己的作法,姑娘不肯回答在下的問話,我 不會太受江湖上什麼規矩約束,我們有自 我不是什麼成名江湖的大人物,我們也 楚小楓道。「你不用想用言詞套住我

若表現出一點毒辣手段,只怕無法震服他 我,那是活該,我什麼也不能告訴你。」 靜了不少,苦笑一下,道:「你一定是殺 流血,臉上的驚容雖然未消,但人已經鎮 楚小楓心中暗道。對付這些人物,如 那女婢已自點了肘間兩處穴道,止住

憾 ,我要殺了妳。」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很遺

過處,人頭落地。 成方右手的劍一推,唰的一聲,長劍 搖一搖頭,示意成方下手。

去,冷聲說道:「姑娘,我們也給妳一個 楚小楓頭也不同,轉身對柳烟行了過 鮮血噴射中那女婢的屍體倒了下去。

了腦袋,實在有些可怕。 眼看着活生生一個人,被一下子斬下

露出了恐懼之色。道:「你要幹什麽?」 那位姑娘就是個榜樣。」 楚小楓道··「問妳話,妳如是不肯說 雖然盡量保持着鎮靜,但雙目中仍然

柳烟道:「你要殺我?」

柳烟道•「看我?」 楚小楓道··「對!姑娘如是不肯合作 楚小楓道:「那要看姑娘了。」

份不同。」 或是不願回答,我就可能殺了妳。」 楚小楓道:「什麼身份不同。」 柳烟說道。「我比他們的身份,高很 柳烟道:「你知道麼,我和他們的身

答一句。」 不會放在心上,殺一個也是結仇,殺十個 ,也是結仇,在下問一句,希望你姑娘回 楚小楓笑一笑,道:「這一個,在下 多。

句不囘答,就斬下她的腦袋。」 她如不肯回答,你就斬下她的左手,第二 ,咱們豈不是沒有人可以問了。」 成方道:「囘主人的話,如是殺了她 楚小楓接道:「成方,我問第一句 柳烟道•「我……」

不知道什麼。」 楚小楓道··「他們不知道,在下也會 柳烟道。「就算還有兩個人,他們也 楚小楓道。「還有兩個活的。」

江湖上有些什麼規矩。」 這一號人物,所以,咱們也用不着太顧忌 ,年紀輕,衝勁足,也許應該有一點發展 柳烟道:「看你們武功,和這股銳氣 楚小楓道: 「江湖上本來就沒有咱們 柳烟道。「你很嗜殺。」

,可惜你們出來的不是時候!」 楚小楓心中暗道。「曲徑通幽,話中

殺了他們。」

比喻,大體上說,咱們在江湖上,要有相 當的聲譽,控制着一片地盤,能受到武林 同道相當的敬重。」 楚小楓道··「這個,很難說個適當的

也沒有什麼作用,現在,我只想知道一 楚小楓道。「姑娘,這些事,告訴你 柳烟道: 「這野心的確不算太大。」 ,你們願不願放人?」

住了

道。「大事情,先放了咱們六個兄弟姊妹 情解决了,小事情很容易辦好。」 明白裝作不明白,楚小楓一皺眉頭, 柳烟道:「咱們現在在說大事,大事

刻下令殺人!」 柳烟道。「放人很容易,只要我說一

什麼事情,都好談,要不然,在下要立

「那就有勞大駕,請說

們抵命。」 殺了我們,你那六個兄弟姊妹,也要給咱 也可以殺人,如若咱們談判不成,你可以 柳烟道:「我說一句話可以放人,但

會放過他,他會受到最慘酷的報復。」 我們一個人,只要我們有一口氣在,就不 之事,都不會放在心上,不過,誰要殺了 楚小楓道:「我們出來闖蕩的,生死

威脅我 上走動,這種事情,我見過的太多了,人 楚小楓道。「好!咱們就試試看吧!不可時,那也只好咬咬牙挺上去。」 一個,命一條,誰也不能死兩次,你不用 柳烟笑一笑,道:「楚莊主,在江湖 ,我雖然有些不願意死,但如非死

成方,斬下她一條右臂。」

抬,長劍劈下。 成方早已得了楚小楓的暗示,立刻收 成方應了一聲,仗劍衝了過去,右手 柳烟道。「住手。」

有心機,如何能成得大事?」 柳烟怒道:「你這楞小子,一點也沒 楚小楓道。「妳可要下令放人。」

如想揚名立萬,必得有一股狠勁。」 楚小楓道:「就在下所知,闖入江湖 柳烟道:「那是匹夫之勇,一輩子成

不了大事,你真想在江湖上混出一個局面 最好聽聽我這大姐姐的意見。」

娘今年貴庚啊?」 楚小楓哈哈一笑,道:「大姐姐?姑

面! 比你大兩歲就是,你資質不錯,人也够英 再能有點頭靈活腦,倒也不難闖出一個局 俊,更難得的是,還有一身好武功,如是 柳烟說道:「妳不用管我幾歲?我總

楚小楓道:「哦!」

功 們如若願意,我可以帮你一個忙,三五年 出來,不過,眼下倒有很好一個機會,你 楞小子,真的能打出一個什麼樣子的局面 內,就可能成就你所期望的局面。」 ,已經天下無敵,更別指望你們這一羣 柳烟道:「聽我說,別覺着你這點武

柳烟道。「你願不願意,只憑你一句 楚小楓道:「有這等事了。」

楚小楓心中忖道:無論如何,先要救

去 ,緩步退出艙門,下了大船。整小楓走在最後,而且是面對着柳烟 直待到下了大船之後,才轉身疾行而

人一眼,說道:「你們怎麼會被人生擒了 了脚步,囘頭看了綠荷,黃梅,紅牡丹三 一口氣行出了數百丈,楚小楓才放慢

遠,未再出言勸阻。

柳烟行到了甲板之上,望着楚小楓去

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就失去了主裁自己的 能力,跟着她們登上了這條船。 綠荷道·「不知是走漏了什麼風聲,

楚小楓道:「有這等怪事。」

騙之術,就有迷暈藥餅的施用。」 王平道:「這並非太難,下五門的拐

如何中毒的事?」 楚小楓道:「綠荷,能不能記得你們

尤存餘悸,不能不小心一些。

他想到成中岳等突然暈倒的事,心中

柳烟道。「這麼看來,你也不是太莽

要由在下指定……」

楚小楓道··「明天午時,地方,也不

柳烟道:「什麼時候?」

她,不過,不是現在。」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我可以去見

王平低聲道:「公子,不能去。」

去?」

個人去。」

柳烟搖搖頭,道:「不行,只有你一

楚小楓道:「我們一起去麼?

柳烟道:「女的。」

楚小楓道··「至少妳要告訴我是男的

柳烟道。「嗯。」

楚小楓道:「也在船上。」 柳烟道・「距此不遠。」

楚小楓道:「黃梅,紅牡丹,能够記 綠荷道··「記不淸。」

方注意,我想,此後,咱們一定還會遇上未遭傷亡,不過,情勢變化的已引起了對 小婢們也記不清楚了。」 楚小楓道・「唉!這一陣,咱們總算 黄梅,紅牡丹,同時搖搖頭,道: 刀

設計很成功。」 內,就引起了他們的注意,那證明公子的 很多的凶險。」 王平道。「公子,咱們在短短幾日之

付咱們,咱們遇上的危險也大。」 楚小楓道:「如是他們集中了全力對

> 出來華圓,周橫,成中岳。再作主意,旣 然黃老帮主要我自作主意,那就不能用太

下倒希望,只是咱們不能太相信你。」 法沒有用對,如是姑娘說的句句眞實,在 沒有揚名立萬,在下也正在想,是不是方了一陣,也傷了幾個兄弟,到現在,還是 暗定主意,吁一口氣,道:「咱們闖

,我先要他們放人……」 ,另外給三個中毒人的解藥,放他們上 柳烟道:「好!有你這一句話就行了 提高了聲音,接道:「放了那三個姑

岳 ,都由底艙中行了出來。 ,華圓,周橫,和綠荷,黃梅,紅牡丹 她的話,還真管用,片刻工夫,成中

柳烟道:「楚莊主,你現在如是變卦

遵守。」 受江湖上規戒束縛,但這信義二字,還要 道,向柳烟笑一笑,說道。「咱們雖然不楚小楓伸手拍活了柳烟和陸夫人的穴

抱出去。」 柳烟活動了一下手脚,道:「把屍體

那名中年總管,抱起女婢屍體,向外

一縷銀芒飛出。 人到艙門口處,柳烟却突然一揚右手

,你… 那中年總管身子一搖,道:「鬼丫頭

張臉,也變成了一片紫黑。 一句話沒有說完,人已經斷了氣,

抱定了必死之心。只要咱們的死亡,有價點,不用顧慮,咱們隨跟公子的時期,已王平,周横齊聲說道:「公子,這一

那就是一椿很大的憾事了。」 錯,但我如把你們完全帶入了死亡之路, 王平道: 「公子,我們……」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 「這話雖然不

聲道·「小心戒備。」 楚小楓一搖手,阻止王平接下去,低

强的信心,聽他如此說,立刻散佈開去 各自拔出了兵刄。 這時,王平等人都已對楚小楓有了很

哈哈大笑之聲,道:「好耳目。」 只聽三丈外一株大樹上,響起了一陣 微風颯然,飄落下兩個全身黑衣的大 楚小楓道:「什麽人?」

閣下兩個人麽?」 楚小楓拱拱手,緩緩說道:「就只有

完全像一個人似的。 兩個人的動作一致,投手舉足之間 兩個黑衣人並排向楚小楓行了過來。

「這兩人的舉動很怪,認識他們麽? 兩個黑衣人行到了楚小楓身前五尺才 王平搖搖頭。 楚小楓皺皺眉頭,囘顧王平一眼,道

弟很少在江湖上出現,認識咱們的人不多 ,閣下也不用多費心了。」 左首一個黑衣人冷冷說道:「咱們兄

楚小楓道··「請教兩位大名。」

楚小楓心頭一震,道··「姑娘,爲什 好厲害的奇毒暗器。

麼殺他?」 柳烟道。「滅口。

殺他滅口。」 楚小楓道:「你們自己人,怎的還要

出去。」 定認爲我很怕死,我又不願意把這件事傳 柳烟道:「他看到了剛才的情形,一

位夫人麽?」 望望陸夫人,接道··「妳也要殺了這 楚小楓道•「哦……」

我相信她不會說出去什麼。 柳烟道。「她不要緊,是我的好姊妹

陸夫人道••「小妹根本就沒有聽到什

麼?如何會說出呢?」

底艙之中。 一面把管家和那女婢的屍體,拖入了

願不願意跟我去見那個人?」 柳烟舉手理一下鬢前亂髮,道。「你

手段,實在叫人寒心,咱們兄弟闖蕩江湖 ,至少不會殺害自己人。」 楚小楓道··「看到妳姑娘對自己人的

能相提並論。」 柳烟道:「每人的處境情况不同,不

清楚吧! 帶在下去見一個什麽樣子人物,應該先說 楚小楓道:「不談這件事,但姑娘要

能事先奉告,不過,大姐我確是一片誠心 ,你見他之後,自然會明白。」 柳烟沉吟了一陣,道:「這個,我不

楚小楓略一沉吟,道:「那人現在何

麼?你小子知道我們。」 右首黑衣大漢冷笑一聲,接道:「怎 王平呆了一呆,道:「是你們-左首黑衣人道。「巫山雙煞。

息隱了二十年了麼?」 左首黑衣人道:「咱們是息隱罷了 王平道。「在下聽過,兩位不是已經

沒有死,自然可以再出來。」 王平道:「公子,巫山雙煞,是三十

遇上。」 了二十年,想不到竟然會在今晚上叫咱們 年前,名動江湖的殺手,不過,已經息隱

,遇上了有些什麼結果?」 楚小楓道・「遇上不要緊,要緊的是

們來的。」 王平道••「看來,他們好像是衝着我

人結過仇吧?」 楚小楓道·「咱們似乎是沒有和這些

歲,兩位高人,從來沒有見過面。」 楚小楓道: 「問問他們吧,來此的目 王平道。「沒有,咱們還都不到三十

的何在?」 王平應了一聲,回頭對兩個黑衣人道

「兩位都聽到了?」

黑衣人道·「聽到了。

王平道••「兩位攔住咱們,必有目的

公子的人頭。」 仍由左首黑衣人道:「有一留下你們

們公子是什麼人麼?」 王平笑一笑,道:「你們可知道,咱

左首黑衣人道··「不管他是什麽人

作罷,在下要告辭了。」 一揮手,羣豪魚貫向外邊走去

那就達到統制江湖的目的。

子的組合,看上去,好像十分神秘?」

楚小楓道··「你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

柳烟道: 「對!等我一旦不神秘時,

你,還在未定之數。」

,事實上,我縱然肯帶你去,她是否肯見

柳烟搖搖頭,低聲道。 「這個辦不到 楚小楓道••「在下一向膽大心細。」

J96

,姑娘如若不能同意在下的辦法,只好

楚小楓笑一笑,道:「這就很難談攏

手已握住了劍柄之上。

成方,華圓,各自向前踏了一步,右

個黑衣人,却不開口。

楚小楓臉上帶着微微的笑意,望着兩

我們只想要他人頭就行。」

東南亞名小說家

今年度新貢献!

原屬

全書 290 頁 定價HK\$3.50

全書 260 頁 定價HK \$3.20



全書 305 頁 定價HK \$4.00



事故奇俠遊初民







全書 283 頁 定價HK\$3.40



全書 288 頁



定價HK \$2.70

出版社出版 雜誌 書 、田 豐導演

一劍,劈了過來,逼開了對方掌勢。 雙煞,二童,立時展開了一場激烈的 他和華圓,配合的也很好,華圓刷的

搏殺。 四個人,都配合的很好,二童劍勢

相互支援,雙煞的掌勢,也配合的攻守相 楚小楓索性向後面退了幾步,凝神觀

王平,周横,也未出手,冷眼旁觀

不說理由。

人,最是敬老尊賢,但兩位這等做事之法

王平歎息一聲,說道。「咱們公子爲

,却是老而不賢,那就不值得咱們的敬重

事,巫山雙煞,要殺人,就是殺人,從來

咱們公子人頭,總該有一個理由吧。」

王平輕輕咳了一聲,道:「兩位想要

左首黑衣人道·「你年紀輕

,少不更

看這一場龍爭虎鬥。 成方,華圓的劍上造詣,有些出乎意

擋住。 外的高明。兩支劍交互的變化,竟把雙煞 這是楚小楓組成這個組合以來,第一 王平等看的心中暗暗佩服

不是來叫你們敬重的,老二,出手吧!」

左首黑衣人怒道:「咱們來殺人的

,直向楚小楓衝了過去,右手一探,抓了

右首黑衣人應了一聲,突然踏出一步

次和人正式動手。 對兩個劍童的佳妙配合,楚小楓也有

些意外。 但至少雙煞却有些心頭震動了。

了這麼扎手的人。 正點子還未出手,但是人家身側兩個 兩個人這次重出江湖,想不到竟遇上

條無形之綫,連在一起一樣。

兩個黑衣人的一切舉動,就像是有一

右首黑衣人已發動,左首那黑衣人也

横向黑衣人斬了過去。

成方,華圓,雙劍並出,寒芒如剪

劍童,就把兩人給擋住。 片刻之間,雙方已經交手了五十餘招

收住掌勢。 仍然保持個不勝不敗之局。 巫山雙煞,忽然間同時向後退了一步

方,華圓雙劍落空。

右首黑衣人攻出的右手微微一縮,成

但他却是攻向成方。

虚而入,直逼到成方的右臂之上。

成方要出劍相救,已自不及,但他很

但左首黑衣人攻向成方的一掌,却乘

的劍童,竟也有如此的武功,排數這個組 了一聲慚愧,忖道:「想不到這兩個小小 成方,華圓,也收住了劍勢。 一側觀戰的周橫,王平,只看的暗叫

合,實是不可輕視。

沒有一招是楚小楓傳授的劍法。 己由無名劍譜上得到的劍招,傳給這些人 目的就是想增加他們武功上的成就 但成方,華圓,對付巫山雙煞的,却 楚小楓也看的十分滿意,他不惜把自

原有的成就,抗拒了巫山雙煞的攻勢。 楚小楓忽然感覺到自己領導的是一個

年輕,强大的組合,這些人,雖然年輕, 把最精銳屬下交給了他。 但却都是第一流的高手。 黄老帮主說的不錯,丐帮和排数,都

黑衣人開口說道:「你們這兩個娃兒,叫 一流的組合。 但武功,銳氣,却是武林中從未有過的第 巫山雙煞互相望了一眼,仍由左首的 楚小楓臉上泛現了微微的笑容。

楚小楓索性端起了公子的架子,微笑

劍童,名不見經傳。」 • 「你問的太多了,咱們只是公子的兩個

錯,老夫不忍心殺了你們…… 不得毒手,你們兩個小娃兒,劍術造詣不 息隱了二十年,數十年不殺人了,有些下

左首黑衣人冷冷說道:「小娃兒,你

們。」

只是他們本身苦練的劍招,那是他們

這一批年輕人,人數雖然不算太多,

什麼名字?」

不言。 成方看看楚小楓的臉色,才接口說道

左首黑衣人冷冷說道:「咱們兄弟,

頭麼?」

來 招

華圓接道:「兩位,不怕風大閃了舌

認爲老夫眞的殺不了你麼?」

,咱們也有很多殺手,沒有施展出來。」 左首黑衣人道:「哦!」 華圓道:「在下可以奉告兩位老前號

華圓道。「正因爲,兩位沒有施展殺

,却是武林中奇招,絕學,如果施展出 ,所以,我們也手下留情,沒有施展奇 他不是恫嚇之言,楚小楓傳授他的劍

算栽到家了。」 ,巫山雙煞實在也很難抵擋的。 「老大,一代新人勝舊人,咱們今天 右首那黑衣人突然長長歎一口氣,道 巫山雙煞楞住了。

咱們應該如何呢?」 左首黑衣人道:「老大,你的看法 右首黑衣人苦笑一下,道:「走,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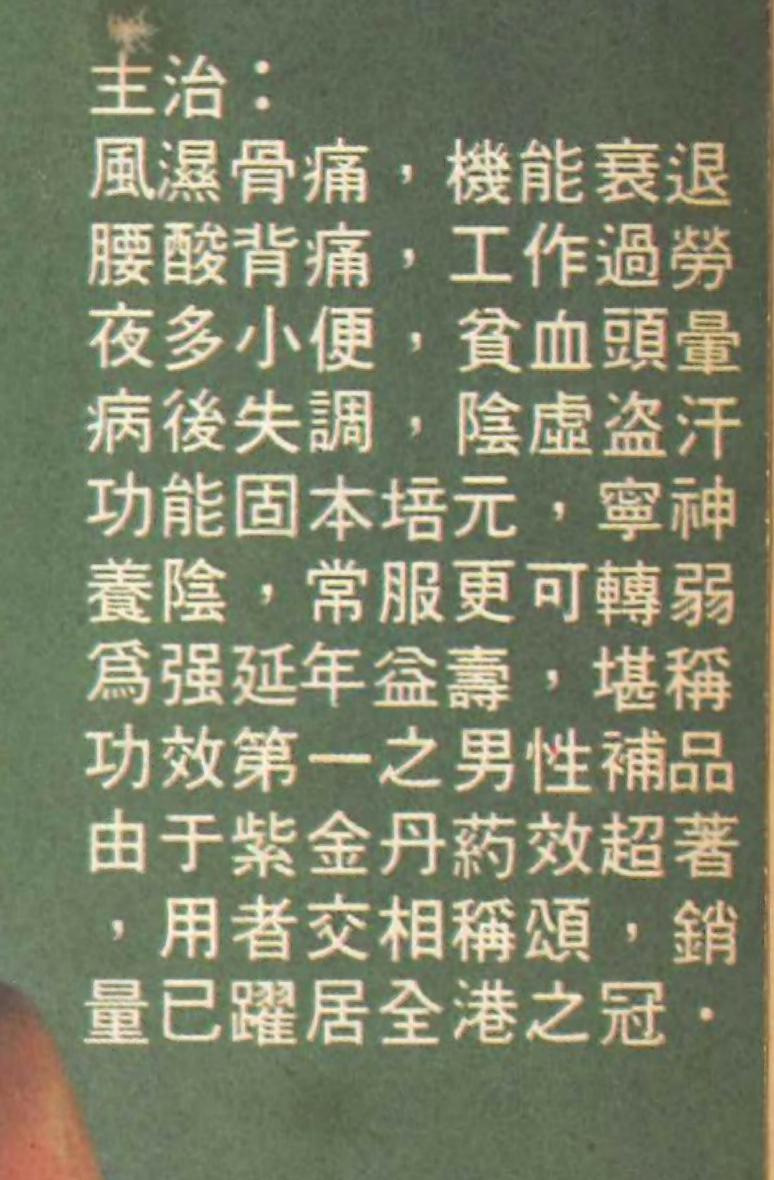
件事咱們辦不了。」 右首黑人衣道: 「老二,你認爲,咱

記得,咱們來此之前,喝的一杯酒麼?」 們走得了麼? ,兩位盡管請便,咱們公子不會阻攔。」 老二道:「怎麼,那杯酒難道還有古 左首黑衣人搖搖頭,道:「老二,你 成方道:「咱們公子 ,一向寬大爲懷

有點想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待咱 性就會發作 如是帶不走他們公子的人頭,天亮時, 老二皺皺眉頭,說道:「老大,我值 老大道:「是,那是一杯藥酒,咱們 藥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 H-488261(10綫) TELEX: 83567 (HNEWS HX)

###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總批發 つ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2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